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 R.O.C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登記號 3077
類號
冊
全書 函 30 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874

萬卷菁華目錄

史官黃道周參玄氏輯

卷一 君道一 君道二
卷二 王命 興亡
卷三 治道一 治道二
卷四 教化 詔令
卷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總攬　權勢　御臣
重民　賞罰　法術
卷六
太子　后妃　宦官
卷七
臣道　相臣　功臣
卷八
吏治　仕進　時命
言路
卷九
用人　綜覈　信任
知人
卷十
任讓　邪正　朋黨
和同　薦舉　才品
卷十一
官制　汰冗　守官
理財一
卷十二
理財二　錢　錢幣
鹽政　勸農　田制
卷十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賦役　救荒　漕運
卷十四
屯田　郊社　宗廟
祭祀　明堂月令　明堂
卷十五
禮　名諱　樂律
選舉　學校
卷十六
道學　心性　學問
卷十七
經學
卷十八
圖書
卷十九
史學
卷二十
論文
卷二十一
博物　字學　名將
御將
卷二十二
論兵　兵制　兵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政 弭盜 諫止征伐
卷二十三
謀計 遊說 御夷
卷二十四
御夷 論邊 治河
卷二十五
水利 天文
卷二十六
時令 歷 祥瑞
形勝 五行 讖旬
卷二十七
封建 孝 氏族
師友
卷二十八
論人 豪俠 隱逸
謙讓 言行 經權
名實
卷二十九
信 公 明察
仁 審微 斷
過 除奸 變粧
盛滿 諸子 道家

卷三十
養生　闢異端　墨家
愚　似是而非　浮辯
自然　古道不可用　精誠感動
雜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次編

君道

亢倉子　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貲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態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

莊子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

卷三十

養生　闢異端　墨家
畏　似是而非　浮辯
自然　古道不可用　精誠感動
雜言

次編

君道

亢倉子　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矯形異埶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

莊子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

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尭曰勝、攖
攖予字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
帝尭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裁天地而已矣
管子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
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
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筴籍以相揆也
此明公道而滅姦僞之術也
人君不公常惠于賞而不忍于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
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
竭情以納其忠

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
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
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于勝任之士
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
主道得騎材遂自性治々亂在主而已矣
將與之患辱不能供將敎之嚴威不能振嚴威不能振患辱
不能供勢實有聞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
者不宥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于民則人歸親
于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
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

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于民者也夫民别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于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雖[illegible]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閒之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為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民之制于上猶草木之制于時也故民迂則流之民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塞之決之則君子行于禮塞之則小人篤于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劍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窟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其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

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于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于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于爵祿

呂覽 今有人于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譽以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為馬以馬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

今之為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為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于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于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

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為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

昭釐侯曰是非嚮者之豕耶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開梧南撫多䫿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

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為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為責而不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為道以奈何為寶堯曰若何而為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

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
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
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
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
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
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
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
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
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
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
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
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
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
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
為故能使衆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
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
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武王之佐
五人武王之于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
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

則能全智者謀矣能全勇者鬬矣能全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于此使眾能與眾賢功在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

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郼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

曰公之言若衆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于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于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于其所已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萬物不同而用之于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故國廣巨兵強富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于用之桀紂用

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来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取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枯骨又況于人乎或得寳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聖人于物也無不材孔子之弟子從遠方来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于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楗也

韓非子　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

恃人之以愛我為也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邪而國已治矣人主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少矣非不蔽之術也耳必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

子華子　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齊而俱王于天下明旌善類而誅鋤醜厲者法之正也其所以能行為精誠也精誠不白則無以王矣其在後世以急刻而責恕以譎僞而課忠言非其類意非其真而保人之弗致悲夫是以坐于夕室也是白之變而黑之募也是縱楫于陸而發軔于川也其亦不可以幸而幾矣

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鈎策為非以夫鈎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筮者以為決所以立言于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于公也義識而理訓舉天

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爲式所以文信于公也
德澤汪濊威剛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函納然且法度禮籍
以爲準所以立義于公也

鶡冠子　天者誠其日德也日誠出誠入南北有極故莫弗
以爲法則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故莫弗
以爲政天者明星其稽也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
以章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而不干故莫弗以爲必
然天者一法其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故莫弗以爲常

尹文子　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
節行亦所以成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
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
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
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
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顯于堯湯之時非自逃于桀紂之朝
用得其道則天下治失其道則天下亂

淮南子　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
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
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
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

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

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鞅鞈鐵鎧瞋目扼掔其于以御兵刃縣矣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于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于為治難矣

君人者其猶射者乎于此豪末于彼尋常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于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于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

夫舟浮于水車轉于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軸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

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

之來皆在于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贛于君是故朝廷蕪而
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不
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樸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如軍之持
麾者妄指則亂矣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
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
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為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
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為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于宋
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于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
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
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為人
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
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
繩矣故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能應敵操其觚招
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
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
海者順也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
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
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

而為之轂智欲圓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于旋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于己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于己者也

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懸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

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

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

治天下非為民性也猶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時大化時
細矣
說苑　董安于趙人簡子使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
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乎主曰安信乎曰信乎
令曰安敢乎曰敢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中鑒　聖王以天下為憂天下以聖王為樂凡主以天下為
樂天下以凡主為憂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凡主申己以
屈天下之憂申天下之樂故樂亦報之屈天下之憂故憂亦
及之天下之道也
譚子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

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所雨露所以招其怨
神愛禱祀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
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
虎踞于林蛇遊于澤非鵷鳥之仇鴟鳥從而號之以其蓄異
心之故也牛牧于田豕眠于圃非鳥鵲之馭鳥鵲從而乘之
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喙衆
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于蹶善鬬者終于敗
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為不巧者所使詐者為不詐者所
理
止人之鬬者使其鬬抑人之忿者使其忿善救鬬者預其鬬

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
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
物之情

乳童拱手誰謂戲之豈在乎誠敬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
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鷄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簫韶
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
之御設溝隍以禦之陳劍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闌檻
以遠之蓋有機于民不得不嚴有私于己不得不防

人君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
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
為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
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矯飾偽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
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
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矯飾之偽一萌于心如人有病先見于
脈如人飲酒先見于色聲色動于幾微之間而猜阻行于千
里之外獷者為敵弱者為怨四海之內如賊盜之憎主人鳥
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
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
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獄災莫深于興土功毒莫甚于
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阱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

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富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叛常道而求異術文奸言以濟慝行為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教人主天下之父也為人父而用術于子其可乎為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殉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君使厚斂則曰吾以繕兵革而誅暴亂鋤者狃仁而卒歸于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

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為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必資之于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行焉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為人主之威福而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竊吾威福而賣之于外則權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于懷私則事無

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乎恩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宥不如殺而幽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蘇軾代呂公著論道德疏

昔者晉文之圖霸也二年而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民知義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民知信矣又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蓋文公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為者三也而子犯三遏之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曰伐吳可乎又曰未可也又一年又問焉又一年又問焉則皆曰未可也蓋越王之志踴躍奮迅而欲有為者四也而范蠡四拒之夫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之于抑鬱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得逞則無乃過乎蓋二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懼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國力已強兵氣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勝形之見而不可禦則破楚滅吳皆此事不終朝爾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乎平藩鎮者乎然不勝其憤銳于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于藩鎮者終其身求節度則與節度求宰相則與宰相故藩鎮之禍始于德宗而成于德宗至于亡唐藩鎮亡之也德宗豈真成藩鎮之禍者哉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德宗而不速則不折〻而不沮則豈不猶可為也何遽至于晚年之姑息哉文宗之志有

一日不在于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于任訓注而一決
一決而出甘露之禍也則不敢言及于宦官者終其身專制
則聽其專制詘辱則甘其詘辱故宦官之禍始于明皇而成
于文宗至于唐宦官亡之也文宗豈真懲宦官之禍者哉
速而折也折而沮也使文宗而不速則不折、而不沮則豈
不猶可爲也何遽至于飲恨而沒哉二君之志本以求天下
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大禍則不養其志之患也 楊萬里論
銳志中興

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
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
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
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
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
無一不領于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
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
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
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
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世後法程也 朱熹應召上急
務六事

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

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分識邪正之實然
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操舟者常患不
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
于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棋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
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于争而旁觀者無
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蘇軾包通下
情除壅蔽

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以出田及苑振業貧民
減樂府員罷黄門狗馬除甘泉宮衛息角抵齊三服宮節用
愛民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殖黎元日困

以知人不明失其操柄耳蕭望之社稷之臣而恭顯譖令引
決于私室張猛忠正之士而自殺于公車劉向宗室之英也
排擯詆毀令不得進用至于許史宦官則信任不疑大本既
失雖有恭儉之小節何足以正紀綱隆國祚抑奸宄救黎元
之困厄乎至如昭帝以齒則不逮孝元之長以文學則不如
孝元之博雅以奉身謙虔又未必如孝元之節儉也然能辯
上官桀之詐信任霍光漢祚復安黎元按堵識得君人之本
耳胡安國上欽宗

夫泰隆之祚非可以豫怠取也純厖之俗非可以荒寧建也
故事有言之若逆于耳行之若拂于身而其究甚安甚利甚

美甚樂舉國家社稷生靈之計無以易此者不可不察也夫
無逸一書非周公所以戒成王者乎欲其上下殷周歷選列
辟舉其勞逸配以歷年勞之必修逸之必促若執契而合符
券而責未有真者此豈帝令傳會故為符應之說以震怵聳
動人主哉人主一身于天下之欲無所不得致而天下爭持
其欲以中人主人主之身受寡而欲至眾故曰萬物章章以
害一生生無不傷故損之又損尚供胥越其神明也雖之惟
艱猶處顛歷于末路也夫惟尊而能憂貴而能勤美日遠
藥石日近嬖薄日初恬澹日就而神加王而氣加和故不攝
而康不祈而福勞其身而身安後其身而身存詰后興王所

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以此商周以降剛忠之臣希蹤
姬旦詞法無逸亦代有之宋璟之手開元崔植之手長慶李
珏之于會昌或銅出入觀省或顧以為元龜或數稱道以勸
証不諄諄然圖於而勝乃以山水圖易之即宋璟之忠棄不
復用矣玄宗且然如穆如武者又何望焉皇祐則有王洙元
祐則有秀傅紹興則有范沖或請置通藏或請施中禁或請
設講殿詎不拳拳然歲久而敝乃以白傅詩代之微揚安國
之誦幾不復書矣仁宗且然如哲如高者又何責焉蓋語無
逸于基命之主易語無逸于守文之主難當震業而無逸易
當清晏而無逸難踐序滋作之初以無逸求治易遠治定歲

久之後而持無逸不變難故康熙之詩說者謂其美而有刺一曰夜未央二曰夜未艾三曰夜向晨則視朝漸晚晏安漸馳也夫刺戒者常迫近而省聽者多忽怠全德纘業千載亡聲而欲勤崇義鴻延歷慶紀圖登咸之功擬箕翼之壽不其遠歟哉　二祖聖神合德敬守一心櫛沐不忘乎懷旰昃不暇乎處一言一動靡匪無逸蓋　高皇帝嘗曰朕歷年久而益惧者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懈生一心百事皆廢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　文皇帝嘗曰朕處天下之大應務之殷豈可須臾怠惰一息惰則百廢弛故其時有以怡養勸有以遏勞詠　高皇卻爲而惟早朝晏退至于中夜不寐積三十餘禩而無逸如一日也蓋不但書　殿壁以為鑒因進講而益警而身體良多矣或請少息勤勞或勸簡嘿調養　文皇拒焉而惟昧旦坐思日夕聽納至于秉燭不倦積二十餘禩而無逸如一日也蓋不但揭務本以　垂訓舉措陰以　諭臣而身教獨切矣　列聖相承率繇茲義哉　皇上紹天闡繹雅嗜尚書之學尤加意于無逸十有九年之間日乾夕惕孝作者咸于無逸所稱奚翅羹牆而弦帶之莫近脩　列祖遠駕商周而軼唐宋諸君于無足數者乃比者暫爾　深底宴為靜攝而一二淼室紀人見不徹　淵蚪蠖濩之中明不窺瀅神合氣之微徒見　清蹕希傳　威顏難望顧禎〻致

疑于九仞設慮于十寒規〻然掇陳言以進也得無與所為
攝者厎乎而愚謂正言似反近言似遠是聽者之所忽而明
者之所擇也今夫萬鎰之璞不以緹而襲之為愛而磨礱者
真愛璞者也千將之劍不以柙而藏之為寶而淬礪者善寶
劍者也夫人愛寶其精神寧直緹襲柙藏而已將必有磨礱
淬礪之道焉故養尊生者必攝生善攝生者必不以逸傷生
夫無逸者人主之素問也雖有禁方視之懸矣今 皇上自
謂攝生乎則請以無逸為攝以無逸為攝乎則愚請得而備
言之夫 郊廟至大禮也乃二至四孟漸忽祗承往〻委
宗子之儀于有司而攝 曾孫之虔于臣下借曰有孚不薦
將無對越之義弁而著存之誠歉乎對 大路而升中 禋
覓而深衍相以辟亾櫟以膚敏朝言勞也 朝講至切務也
乃 黼扆旒幃久稀 臨御往〻屬句臚以典謁之規而賓
除沃于日進之牘借曰尸居淵默將無前後疑丞之誼號而
左右贊御之情昵乎則永衣而風興積絃而晝接會不失時
講不憖素朝言勞也情貴下宣事須而析而堂陛閨隔 召
對闊疏即心膂密臣曾不得朝接辭而夕造膝今士大夫視
乎臺之傳宣以為曠典也而可乎愚謂即不能如 延對轉
對故事第不時延見三九大僚取一二政事幾宜而與商榷
不為過也 九重萬里一日 萬幾而章奏淹留動逾旬朔

即事關軍國或屢請而得報聞令士大夫緣一二留中之疏
別有揣摩也而可乎恐謂即不皇事丶關決第先付中書詳
定而後 裁許未為失也凡若此者其節在於降祼獻而脈
絡榮衛為之通其事在視聽起居而調護樽節為之寓將德
日清明身日彊固靈長之休浩大之福萃是矣何也人主之
精神不能不用亦不能兩用夫惟執玉捧盈之慎動于懷則
欲不得伐其性矣集木臨谷之防廑于慮則物不得猾其和
矣故曲房邃閣宦牀越席不如御繼章而聽路寢之安也燕
息順養茹茶餅沐不如閱夜未衣之適也偃仰詘信呴噓呼
吸不如親耆碩繙經史省覽臨決之為節宜也語曰流水不

腐戶樞不蠹故尊人主以逸也者人主淫焉而于身不便矣
規人主以無逸也者人主不淫焉而于身便矣夫攝心與攝
身內外異而非戀指也保身與保民上下異而非岐術也諸
臣不憚剴切日進檳規而 上心未加者未有以養生之說
聞于 上者也 皇上誠洞形神之理燭壽命之源毋以逸
之者勞之毋以靜之者擾之毋以攝之者戕之毋以 萬乘
之尊而行殆毋以 九廟之重而蹈危則左圖右史何必不
如蓍陽之引年朝乾夕惕何必不如倉扁之扶石即形受備
勞而躬受備福名受備號卜世卜年與 天無極錄有無逆
之篇藏之巾笥可也昔先臣楊守陳進說 孝宗朝有曰頤

陛下處　乾清宮之時少處　文華殿之時多不識斯語
猶可為　皇上誦之否
人主法誠極備猶考信于祖宗夫祖宗者體之所從出也上
之數十年逆上之亦數百年親在則其緒易承尊在則其儀
易則人主每曰吾家自有制度云耳故法祖要也然有以迹
法者有以神法者以神法則張弛異施緩急殊術而皇軌輳
于同歸以迹法則一以成兩暫以立常而化瑟膝于膠柱絆
驥謂之法而以言乎善述善繼則懸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
帝神智雄武肇造區夏諸所立綱紀或以草昧從權或以亂
國用重赫、烜、威震殊俗為頓其為時叙也乃　文皇帝

亦猶之乎叙也叙造之畧固非守成所常用也洪熙而後
列聖相承寬而定之莫若　宣廟靜而恰之莫若　憲廟懿
我　孝廟又以深仁厚澤漸而漑之于時積華發菁之氣雖
熙如朝陽而經綸國濩之思實膏于春雨猶歟麻哉固所稱
善繼善述而萬世守成之極軌矣　皇上馭宇二十六載于
茲矣嚮　聖祖著蔡　列宗斡轉璣旋實兼全美豈伊一察
一行所能名肖而遹自靜攝以來中外之士以寸量嵩以蠡
測海則轍謂有所專法思嘗因而求之人性因于所近而習
篤于所趨即　聖人天縱宜或有然者　皇上仁率親也親
莫加于　父祖義率祖也祖莫近于　世宗　世宗肅皇帝

永祚純禧遠軼姬禰　豐功茂烈昭然在人其緒易象其規爲則宜　宸衷獨契而獨決也蓋　爾皇帝天下之英主也舊勞于外凡四方之情僞與兆民之囏難盡知之矣養正于蒙手披五帝三王之籍百家之書盡究之矣而又哲于任人當其惟𢥞金帛移也勇于求言當其合逆耳弗恤也收六事之權而旁落之寶璽筆類守之職而中消之勢絀外府無關梁山澤之專內府無瓊林大盈之蓄凡此皆　爾皇帝之大略也總而言之有三曰明曰公曰一明不惑公不偏一不二用能興建禮樂維持綱紀　深慮務清而天下晏如狼烽韃息不撼萬里之干城鯨浪卽翻不動山川之舟楫嘯聚時聞

而牛犢猶故兇凶歲有而鴻雁旋歸河伯告安終不能改弔成之天地祝融爲虐終不能替清寧之乾坤有以也已若夫郊廟鮮祀　朝講布御前呈之屬不奈太一之祠皆興閣土輟圉冠纓襆褶或加于骨鞍則　爾皇帝之所悔而非意也然甚敬祠歲時宮中未嘗不望燎火肅下拜又　甚慮遠姦出　景卽就國用以安　務考而開我　皇室于德音之溫亦時需發維衛變甚嚴而滋漉滋厚矣嚮令幷此皆無悔則三五何加焉　主上神聖天成光于　烈祖嗣服之初晨興晏罷百辟膳端冕之光四國歷納陛之隱　堯舜之德華夏布聞故燧不燔波不揚風雨時五穀登四方輻輳奉

一尊而歸命天之所以相　聖人也通以　端居習靜遂闢
九閤名物典章不無廢闕至于東請西稷北迴南荒未嘗
金妖所在見告公車之牘動徵　祖訓而以為　上得毋置
天下弗念哉天下猶器也器不用則手不習而扞格不可操
愚以為　主上操天下非下手操器者之智而或者　聖明
之有以自信也得毋謂　肅皇帝時郊常親乎廟常假
乎亦日坐細旃而談虎觀乎　元良亦眷建乎伏爲亦時鳴
予諸嬰鱗者盡茹納乎而四十五年之天下無損焉今何必
自苦然後享巍巍之尊也又得毋謂　肅皇帝時虜不九跳
梁乎島夷不蹂躪乎　三殿不煨燼乎星不孛河不決枹鼓

不鳴乎方數千里不旱蝗乎而四十五年之天下無損焉今
亦何必恒惶然後徹蒼蒼之祐也而議者乃胥起而爭何也
　主上見為合而諸臣見為分也諸臣見為分而挾石修之
愚請于分合之際稍和劑之以為瞑眩助可乎　主上睿哲
超常信天所啟然自料民衆之周知情僞之洞究孰與舊勞
者邃于帝三王之籍百家之書博綜遠覽孰與舊學者深刻
世久承平時趨外季堂下百里而日不聞階前千里而月不
聞門外萬里而歲不聞未必盡明也蓋有神隱有冤未有蔽
股閣抵隙未必盡公也　詔書數格　今甲屢更千紀逆法
者何日蔑有又未必盡一也　肅皇帝即稱揆大臣而事關

幾暇時不懈夫十行令能與　上面詆者幾何　肅皇帝即
不臨御而誰賢誰否皆洞其心今幸得被袞自見者又幾何
世變陵夷未知所底竊以為不作也乃若所作則有之　郊
廟以上公攝矣　朝會以臚句傳矣　講讀以講號寄矣馭
臣制下循用三尺矣夫　主上之所極意慕効以享嵬、之
尊者皆　肅皇帝之精神所不用也　主上之所幾幸一當
以嚴蒼、之椿者皆　肅皇帝之脈理所不關也誠欲接其
精神通其脈理諸法其善無法其悔必曰明曰公曰一然後
可明閤于不見公絕于無朕一成于無二時必損私心拂滋
垢絕二三然後可既接且通然後惟　上心所幸耳不然雖

未晨而衣已晏而食猶以為後也尚何暇優游而自怡逸哉
先後諸臣之發憤言事者未有以　肅皇帝之法為　上言
也如以　肅皇帝之法進則天災物變何可不亟弭山屯海
梗何可不亟馴川防之口何可不亟宣鶴使之民何可不亟
撫環何可不亟賜釋何可不亟通進之而　祿將何可不亟
親　輔康何可不亟御　乙邑何不亟定誠意夫　肅皇帝
之起于今不能一夕安若睹儀形若聞謦欬嚴然而作惕然
而圖必有真神理之往來而善繼述之志事安得惟于便己
者法而不便己者不法也且以　高皇帝之神聖也而律令
數易始成官制晚年始定前之所窮後輙通之故神明默成

握竅會而妙乎心善法　祖者也渾融合併執粹精而參衆
美善法　諸祖者也夫　諸祖皆　祖也觀則淵源可代通
則範型可世守以　主上憲章紹明爲比非難也於戲　三
宗不可忘矣鴻參總匯遺數之不能終物諸各論一焉　宣
宗爲太孫日久練于政機矣而猶信用三楊十餘年不改
國家德澤之所爲厚實始于此夫當而任之其權重然不以
爲專也參而任之其勢廣然不以爲比也故任人如　宣廟
爲萬世歸明焉　憲廟末年嘗一置西廠以絕奸矣而商輅以
爲妨于德澤疏言輒罷其官斥其人夫身置之而身除之不
吝也方寄任而遂見法不難也故聽言如　憲廟萬世歸哲

焉　孝廟之御文華無虛日內事問謝遷劉健外事問劉大
夏戴珊揆我　明之光舜焉德澤于是乎最深厚子孫恭民
賴之而愚猶感于李夢陽之事也夢陽以郎署小臣論壽寧
逮之下獄以訊問左右無敢不死之者會因晏壓詰壽寧竟
冠乞死而夢陽出夫始猶罰言者以察群小之情既大窮犯
者以明不私之法寧惟容直抑且養直寧惟不罪士抑善護
士故惜才如　孝廟萬世歸聖焉之皆光虽史冊爲古今美
談　主上誠臚然永思穆然深體業　三宗之美以增　肅
皇帝之光則藹萬曆者億斯年比羲軒躋堯舜可也　萬曆戊
戌會魁江

文章廣藹

君道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然後君志先定則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雖出入閒燕必有誦訓箴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無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上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道義以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嘵嘵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篤信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天下幸甚 程頤

人君不患才太剛而常患才柔而不斷太剛者不能無過舉然不失為賢君柔而不斷則遂有昏亂之漸蓋剛者多明柔者常暗明暗者賢君庸主之所以分也漢宣帝勵精為治信賞必罰總核名實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至元帝則優柔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為明無復仁恩之意不能無過舉然卒為賢君者剛故也若文宗則仁柔少斷以致甘露之禍觀元帝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風烈然有一蕭望之卒使讒使自殺至委用弘恭石顯則樛固而不移此孝宣之業所以衰而漢之紀綱遂

至不振豈非以其柔而暗歟故觀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恍然慕太宗之治大和政事號為清明然任一宗申錫卒為閹宦所誣而斥之至委用李訓鄭注則一意而不疑坐甘露之事所以禍及忠良不勝其憤而帝亦飲恨而沒豈非以其柔而暗故歟夫人君取象於天則以剛為德也取象於日則以明為德也體剛明之德而剛不至於暴明不至於察雖古聖帝明王何以加此至於剛明而不能無過舉猶為中材之君若夫剛橈而為柔明而為暗則失其所以為君之德矣雖欲建功立事追蹤古人烏可得哉　李綱

聖學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若去日之明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

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
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
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匡衡上疏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
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
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
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擇延有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
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習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
下春秋之富負上聖之資得于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
已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
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
侍勸講講〻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
皇帝請習之暇游息之間時于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
磨道義至于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
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
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
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
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

於此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
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莫備于周公周公作立政之書舉
言常伯常任至于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
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雖步不可離正人也
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
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
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于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

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
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究德
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使之然
也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供手默坐當講者立案
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公輔成
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且當如此、不知本之
論也古人生子能養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
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雖未曉知
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
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于內衆口辯

言戀于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或又以為主
上天資至美自無違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于
舜而尚皐陶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
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處
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且人心豈有常哉以唐
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矣始惡隋煬侈麗
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
所以聖賢雖明睿之際不廢規戒為慮豈不深遠也哉況沖
幼之君閑邪拂違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
講比至中秋蓋踰三月古人欲旦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
三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子弟
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乞于內殿或
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深益亦
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
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使當習熟若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
是輔道官都不為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闋且乞依舊輪
次五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
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為必無不
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
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

書亦使讀之辯色則入晉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終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至經筵亦止于默坐而已又聞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于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規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當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于言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

日即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況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為便盛夏之際人氣烝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為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于延和殿講讀後殿垂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于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

職獨臣不願別官迺後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無他職
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
使之閒爾又以為雜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
敢言告君之道只以造衆人言之夫告于人者非積其誠意
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鐘怒
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于人亦如
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
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于上心若使營營于職事
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
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
聞之必以為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
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
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
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為重事不以
為閒所也
臣不知進道德之言足以增益聖德者有幾而損陛下之遠
圖移陛下之遠意則有矣如顧臨之言是也臣料臨之心不
過以講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為說爾夫殿上講說義理
之義古昔所常行也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
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書邢昺講春秋皆在

殿上當時乃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于明肅后之意欲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當以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而臨以為非臨謂講官不可坐殿上則儒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邇英講讀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則不應置崇政說書之職縱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亦不肯于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臣每進說未嘗不規勸主上以祖宗美事為法如臨之意則是禁止主上不復得為優禮儒素之事及其崇政設職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獨不得若主上信以為然所損豈不甚大殿上說書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莫有重于此者臣今

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輔養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輝史冊不止此一事而已臨之見與臣之心何其異也且講經與錫宴孰重真宗仁宗時皆宴講讀官于崇政殿從來侍宴者皆在殿上而講經獨不得在殿上臣未諭其義也臨之意必曰彼一時之事爾曰常則不可夫于義苟當曰常何害義或不可一時亦不可也臣始言之執政大臣未以為非也及臨一言則是而從之以臣度之以臨之言為是者亦或有之若謂四五大臣皆以為是則必不然蓋非難知之事不應四五人所見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臨之言而又迫于尊君之意故不敢言爾恐非以道事君之義今世俗之人能為尊

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君唯道德益高則益尊若位勢則
崇高極矣尊至矣不可復加也過禮則非禮強尊而不尊
漢明帝于桓榮親自執業可謂謙屈也周宣帝自比上帝羣
臣齋戒清身數日方得朝可謂自尊矣然以理觀之漢明帝
賢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亂之主百世所賤也如臨
之見則必以桓榮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為能尊君矣程
頤論輔廷和諸讀不可

陛下今日學與不學繫天下他日之治亂臣不敢不盡言之
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欲慕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
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
動其心欲立于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君
子專于為義小人專于為利君子之得位欲行其所學也小
人之得位將濟其所欲也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君子與
小人皆在陛下心之所召也范祖禹進勸學疏

臣聞人主患無高世之資有、其資而無求治之意有、其
意而無好學之實三者之備而治效不成者未之有也皆缺
三者常若不可以兼備何也聰明睿智博達而疏通者高世
之資也然或矜其才以天下之萬事若不足為若此者必無
成奉朝晏罷逆用羣臣數、而不懈者求治之意也然或蔽
于一曲而不見聖人之全因陋就寡而不本先王之意若缺

者雖安易危雖強易弱可以偷安于一時而不可傳之後世人主欲無此患其惟學乎夫學非篤好而審問謹思而力行則不足以覩道德之粹精極性命之微妙人主之學苟不深造乎道德性命之際則無以應萬務之變知羣下之情以堯舜之聖而稱之曰若稽古夫古者人主之所當若又當稽也以孔子之聖而孟子稱之曰學不厭誨不倦夫已誨人矣然猶不忘乎學、可以已耶陛下以高世之資求治甚力好學而不倦可謂不世出之主矣然臣獨以為未者竊觀朝廷之政未盡得先王之意而先後之序未盡合聖人之道也臣非以謂朝廷無賢臣左右無端士顧恐陛下于學問之道未能極高明而道中庸政事之間未能先本務而後末業也陛下幸聽臣言以聽政之暇時召兩府大臣或從官之中素所親倚者虛心克己問以上躬之所不逮時政之所過差使之具以條對必有能言之者矣陛下增益其所未至勉強其所不能救其所偏解其所蔽則臣將見陛下之治度越漢唐而比隆於三代矣錄覺上仁宗

元學士承旨巙巙嘗曰天下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儒臣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国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天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為出治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為致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從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熙無為而天下治也今陛下聖哲天縱德學日新自御極以來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納聽忠諫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皆

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事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濟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宮僚伏覩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辭問以根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濟於內者未及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是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illegible]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

語而已至于千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
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之資於外者
未若堯舜之博也內濁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
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偏或銳志少懈欲心漸滋則今日之所
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放逐者異時將召而親
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
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勸務者異日將嬾而廢之豈能始
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
遵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御早午二朝以聽
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

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詢時侍
班諸臣佐之而覆解詳釋旁引曲諭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
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
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
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
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
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轉大臣講官使居
前殿之右廡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
召閣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
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閒暇之際且兼清

明之時湛然凝思常悲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于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午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列侍其御史郎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畧節口奏陛下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陛下令諸司象旨而識往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當處而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而議可否批答以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否以及諸司利弊與夫休戚年歲豐凶下至五方之風俗四夷之情狀俾各從實以對言有忠讜切實者輒議行之其諛佞諂譎者則斥逐之愚蠢狂直者則容恕之謇訥不能言者令具本奏之俾賢才常集於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合天下之目耳為一己之聰明則陛下之資於外者博如堯舜而致治之綱舉矣若謂精一執中為虛談詢岳達聰為迂說謂經書不必與儒臣問答謂政事不必與群臣而論但如近臣之聽日講以示虛文御午門以應故事凡百題奏皆付內

監諸臣調音批答謂可以致治則皇有不立其本而求能茂
不舉其綱而目能張者哉 視守陳謨學臨政疏
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經筵一開天下傾〻然傳之以為希濶
之典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〻不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
則免臨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威具講章至期講訖綸音賜
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至于日講可謂親
矣然體分過嚴上有疑焉未嘗問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
高宗學于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學于群臣曰學有緝熙於
光明商周之君好學如此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
學士日夜孜〻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古
今治亂之迹天人精微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其有得
而今也濶略如是暴之〻日少寒之〻日多傳之〻人寡咻
之〻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高宗成王為然也漢光武
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方
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至夜
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
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
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
溢輩日相講論其後　聖學高明詔告天下皆出　御製睿
翰如飛群臣拱視今　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帝臨御建

弘文館於恩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御經筵之外每覩永樂大典又常索太極圖西
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嘗召學士沈度之書日臨數遍夫自
古帝王之學如彼　祖宗之學如此　陛下睿哲自天春秋
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復修弘
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已八人更番入直內
閣大臣一人領之如　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
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　天威從容詢問或講經或諸史傳
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雅斯文之類
亦惟所好蓋亦日講之意而加親焉大略如家人父子　上
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時御經筵所以臨　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所以崇　聖學
之實功如此不已則　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
于前矣王鏊講學篇

王命

王者受命于天作主于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受殺于武以時命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號皆得其正以及魏取于漢晉得于魏史策既載彰明可知百王既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圮耿盤庚之涉亳儒王之居豐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泰稱自為中國

之位號謂之滅羿晉實未改謂之移祚已無所傳而位之者
書者稱帝元今之為歟者皆曰晉可謂夷之甚矣或曰元之
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
禮義也豈繫于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
矣沐紂之化商士為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為陸渾矣非繫
于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
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為肉
籬妻之戕殺稽衣冠為芻狗道其屠川種落繁熾歷年滋多
北面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有登山而餓
忍食其粟而立于朝哉至于孝文始用夏變夷而易姓更法

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
之興實繼隋氏子謂是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
之滅則為周矣陳氏自樹而奪無容于言況隋兼江南一天
下而授之于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
梁而上以至于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奸于南元閏于北其不
昭昭乎其不昭昭乎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
遜志方子作正統論大要以夷狄篡殺女主三者非統之正
其論精且悉矣因而廣其未備云楊子曰夷亂華足加首非
乎而夷狄是已是曰易天明胡元極矣猶誅于兩儀者也柔
乘剛陰干陽非乎而女主是已是曰逆天常呂武極矣猶誅

于三綱者也戕其主逆其天非乎而篡弑是已是曰亂天紀猾誅于萬世者也莽操裕矣皆重絕于春秋者也或戲徒曰胡元也呂武也莽操也皆後乎春秋者也何以見其誅絕于聖人也曰推以例之是以知之書楚人外荊舒是以知其不與夷狄也絕姜氏孫夫人是以知其不與女主也書乾侯黜季氏是以知其不與篡弑也夫女主也夷狄也春秋之世則未有如胡元呂武也而羿浞竊夏四十餘年則有莽操之儔矣未有以統與羿浞者也是篡弑者非直春秋不與也夫人皆不與也以篡弑之不得與知女主夷狄之必不與也曰是則然矣王通氏嘗帝元魏矣歐陽氏嘗紀武曌矣涑水氏嘗

帝曹魏寇武侯矣曰通矣偏劉子玄已駁之矣歐也迷伊川翁已正之矣涑水也固朱子已段之矣三子之瑕也亦也可攻也不可效也然即三子而論則歐陽涑水猶無說也通則有說矣其曰亂離瘼矣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謂之何哉是其言也偏也迷也固也通孰有之嘗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之所自立也既曰帝王自立夷狄豈得而立之通之言自相戾矣且元魏之憸殺史所載有不忍覩者生民何庇乎元魏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民矣何嘗受先王之道乎通又自戾其說矣嗚呼通生元魏之地則帝元魏使通生莽操之世亦將

曰吾誰適歸即吾君也是何異于魏豐年欲君使呂后傳于
其女魯元公主武氏傳于其女千金公主而魯元千金又女
女相傳適生其時亦將事之適作其史亦將帝之又何以異
于陳平魏元忠何足以為通借我通而有是也近世無錫邵
尚書之說曰華夷之輕重以地亦以人中國帝王人地俱重
褒夷荒服人地俱輕人重而地輕則有若箕子之在朝鮮人
輕而地重則有若陸渾之在伊洛故曰君從中國物從主人
小物且然而況大器乎如使猾夏者遂稱帝王則用夏變夷
者將亦從之夷乎王通氏誠变于夷者也是足以誅通矣或
曰方子以正統之說起于春秋信乎信曰也豈唯春秋易傳

昭矣班固作曆志引易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繼之
曰庖犧氏沒神農作神農沒黃帝氏作黃帝既沒堯舜氏作
此即正統之說也夫庖犧氏之後神農之前有共工氏伯九
域然與存之而固易不載其序以其任知刑以強而不王也
德之劣者聖人且黜之不載為有易天明反天常亂天紀而
可以參正統乎夫禹代之統猶一代之宗商之賢者十餘君
而太甲稱太宗大戊稱中宗武丁稱高宗為宗者三而已降
而至漢上之自尊下之媚上世已非商比矣而其稱宗者曰
太宗者文曰世宗者武曰中宗者宣而已同姓一代不皆宗
則易姓參代不皆統一也至唐則無賢不肖遥僻天皆者皆

宗矣無賢不肖謡辭天皆曾宗則無歟乎夷狄篡盜弒女主
皆統也國之統也猶道之統也堯以是傳之舜：以是傳之
禹：以是傳之湯、以是傳之[illegible]、周公周公以是傳之孔
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之死不得其傳則如荀如楊者不
敢輕以道統與之夫不以道統輕與之則道猶尊而統猶在
也如使道統而可以承乏可以假借秦之道統可付之斯高
漢之道統可屬之莽曹而晉宋齊梁之道統可移之佛圖澄
鳩摩羅什乎道統不可以之而假之斯高莽曹澄羅三靈之
主太寶之位而以夷狄腥膻之女主醜穢之篡弒戕賊之赤
何以異乎道統與斯高莽曹澄羅乎方氏之論確矣有金華

大史者獨是之乎之言立而方氏之論益明必有是乎乎如
金華者乎將無作廣正統論 抵慎廣作正統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68375 v.1

王命

辯曰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之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於王也而春秋不與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號非不竊于王也而春秋不外之不使僭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強梁之力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儕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後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耳以至尊昭烈續江左而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降武德之元又

所以法春秋之大一統也然則今日之修宋遼金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自我世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曆之間屢勤詔旨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於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于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灰牛氏之部落始廣其初枯骨化形戴豬服豕荒唐怪誕中國之人所不道也八部之雄至於河保機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稱復改

於漢天福之日自阿保机訖于天祚凡七主歷二百一十有五年夫遼固唐之邊夷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竊號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再考金之有國矣始於完顏氏实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骨打苟逃性命於道宗之世遂敢萌人臣之將而奄有其國僭稱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其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策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辭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且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又其說之曲而陋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興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亦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亦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漢為正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為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唐謂之承晉可乎繼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周繼漢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所天之曆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曆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統也宋不必膺周接漢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也自以夷虜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以主生靈自是天人交感而宋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餘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阨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道

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賞君子遂
亓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曰由康
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武中興獻公
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是書也邦昌肯
以靖康之後為徒魏而代有其國乎邦昌不得革宋則
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前宋即東漢前漢之比耳又
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馬牛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
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仍在江東則嗣祚親切比諸光
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南渡為南史

也明矣再考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于庚申我太祖之降年
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
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
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有過唐不
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曆數之正統歸之
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者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
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
論而至此則中華之統正而大者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
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

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嗁天數之符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之是非之公論而不恤也吁不以天數之正華統之大屬之我元承有宋如宋之承唐〻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夷非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於乎春秋大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商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〻以是傳之禹湯禹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

南矣既而宋亡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
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於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
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
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於乎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
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
論定也晉史修於唐〻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今日而
無讓矣而今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讓曰付
公論於後之儒者吾又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予為
今日之君子痛惜也今日堂〻大國林〻鉅儒議事為律吐
辭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昭千
載綱目君子之咲為辱恥者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
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於乎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破春
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識〻孰謂林〻鉅儒之中而無一
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而不能倡其言
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以俟千載綱目之君
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以分正閏之說者此日
家小技之論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閩宋儀正統辯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歟言宋事間從余游西湖上萬松嶺訪宋氏故都藉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說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為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猶云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荊平蜀至於吳越惴慄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稱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圍河東謀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乎鈞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〻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為正統累也明矣後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以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也并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也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也滅陳而後在隋固言如本朝亦必并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〻之統在後唐〻之統在晉〻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贇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〻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況太祖之生符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

類為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泌倣綱目例遵紀統為經而疏其始末為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據其未定之說而以為是非悉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不可以為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為是爰著於篇 徐一夔正統問

興亡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而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悦以熙化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

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
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
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彊
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敗
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彊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
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彊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
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
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彊
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
矣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

公治魯親、而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
於彊親、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于
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
治魯也故齊彊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蘇轍商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公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
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于
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
為言猶云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
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
弟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鬩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

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于中
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
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
尊飯土塯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于周而後大備其
粗始于父子之間其精布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
時亦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
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
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
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于地魂氣升于天恍惚誕謾而
不知所由為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於屋

猶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
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
之不肯安也於是先黍稷而後稻粱先大羹而後齊羞以為
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
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
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
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為至于
毫髮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獻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
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
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

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蘇轍周論

秦之先伯翳嘗勳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子貴生推言之也曰秦并萬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于鴻門曾無藩籬之艱于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于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

謀然困于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忌諱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埶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

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
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
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
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
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
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
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
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
中山之眾于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
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
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
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
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
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
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
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

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于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于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

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也異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愼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讙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司馬遷秦始皇紀贊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彊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有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寸尺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强弱勝

蜀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
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
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
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
兵之効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
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
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
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
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
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

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于亡為
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于
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天下而從六
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蘇洵六國論

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于取齊而
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
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
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
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

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閒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大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揚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柰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齔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齔齒也可拔遂扶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而肄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一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
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于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
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
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
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
偹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
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
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
遣毅〻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
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
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
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
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
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
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
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以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
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
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
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
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

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
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
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
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
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
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
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請亦知始皇之
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〻必歸
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
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

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
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
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
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
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
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
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
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
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
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

主果於殺者　蘇軾秦論

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疆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闔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闔拒以卻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于轉戰救敗之師利于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將寇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桀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虎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騖以嬰四合之鋒卒至于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覆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

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于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得其弟子公關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為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于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出關用守為救收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亡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為不知杜成皋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皋者數十軍遂至于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為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能于亡秦是以豪傑之起

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為秦役矣漢無可致之響而天下之民無至於蜀漢則亡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為漢役者也以不為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為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敗失言之訊於後世彼二子者固非愚於事机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于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何去非秦論

吾人聞自古服群馭駈英豪者無如漢高帝而光武之行事

有高帝之所未能為者二焉光武降銅馬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于沙上之謀乎光武勑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志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其異志此何異于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ヽ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

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為智猶有所窮惟見天下之利而為之惟其害而不為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于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我之所忌是以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桀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為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ヽ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為而至于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潰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蓋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為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蘇軾魏武帝論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頓王室遂卑于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眾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于夷庚反帝座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于逸軌叡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

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于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荊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

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

羣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于上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于外閑明珠瑋寶耀于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于南荒衝輣息于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

忠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羸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籓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陸机辯亡論

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覩之迹而發於遠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近有迹之可覩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于遠者其毒常淺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閑而發于近者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者非一朝一夕也探基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淹綏國更三姓而歷君數十乎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是以一發而莫之能支夫非無形也蓋爲禍之形常隱於福爲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爲今日之福福而已不執其所隱而莫窺之是以于其未發皆莫覩其眹然之形此其爲禍至于不可勝救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悉其猾夏而亂華未嘗不嚴驅攘而獨之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無與乎備物盛禮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

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為進敵之計夫既去其侮而
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
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潰然而發若決坊水莫之能遏晉為不
幸而適當之以其卒居當日不能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
宣承武帝操擊匈奴之威會五單于内爭始納呼韓邪使之
依阻塞下捍邊五原而東其朝至于孝元而呼韓邪乃願保
塞而請罷邊備輒候應之策以為自孝武據之幕北奪其陰
山匈奴失所蔽遂海道險此未嘗不哭其衰亡也今罷備塞
則示之大利元帝雖報從為自是胡人亦役而南顧漢亦甚
悅其策而不之卻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王遂建南廷以安
納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郡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
原代郡雲中定襄雁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為虜區加徙
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隴用禦蜀寇
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
半為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
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
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驁貪悍樂鬬喜
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象
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為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
發于遲而為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

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逆間其怨夫中國羈拘而賤
海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叛于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
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見微漸
爲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鳩
合而牧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
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吳曾猶標天下尚無
務乎夷狄之物矣而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
因其懷逆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廩資
之使各以種族而羣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
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內外之辨後雖有讐則無至發於肘
腋之間而彼不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果斷之主爲
子孫後世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禍也彼
晉武自平一吳曾方以修飾形於天下其能及此乎雖郭欽
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至皆恬然不爲意方抱虎而熟
寐爾噫乎爲天下者無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其所隱之禍
也何去非西晉論

長城公器識古人象平嗣主觀其承忠諫之上禁左道之人
淫祀妖書標薄假物即古明哲何以加焉但殊寵臨邊南國
斯感禮義不衆奇刻日滋鄭好不敦驕傲是務嬖妾五十盡
有班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夭桃之色加以貴妃笑生押客

象蓮玉鏡絳脣咀嚼宮徵花牋綵筆吟詠烟霞長夜不寐罄無醒日于時也隋德甫隆南被江漢學待問諜羊叔子之倆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之結隣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電莫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知命紫殿正色不用秦惡之言白刃交前但為無伏之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草沾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散絕臨江雄列之壘赴洛鳴咽之悲五百里之濟囚纍纍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冢長空一旦為一人興前首以後愚滅其家尚矣或聞曰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鍾於城中之大被天下之尊或御璧送降或逃竄困縶必不得已何者為先君子曰客所聞者具在方冊請為君子陳之任自勝為右乃救井求生權有畏死而縛請罪膝行待刑是其謀也為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遠摩之曲劉禪不思蜀叔寶絕無心肝對宵光以不思之詞和晉帝以滿閣之詠是其才也縱黃鶴樓誓昏龍高壤押江總是任也劉向蔡張孫皓之刑棄親即離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陳後主論

煬帝美姿儀性聰慧少好學善屬文敦高祖獻后特所鍾愛矯情飾迹有尚素之稱名傾承中後若子悲之仁孝莫南平

江左北靖塞垣楊素嬖其賢奈和親奏覬覦青宮失愛子據
說忠逆扶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偉入朝步四皓之賓公宴
雖多言漢止亡子之客但奸心未露偽進餚饌沐猴而冠粧
詩之才不久泥沈為善爪牙之毒曾施既無道于大漸之晨
蒸淫于馬賓之夕寧高宗之諒闇有弄朱之悔遊于時滔德
任人群生樂業二十年之訓聚百萬眾之精孫更天下之首
盈驕海內之無事乃自以土廣三代威傾百蠻侍才矜己傲
很明德內懷險躁外示寬平盛衣服以掩奸飾調令以拒諫
更乃荒淫無度法令滋章人力盡于窮兵杼軸空于驟斂十
室之內思亂者一二焉方始馭八駿建五牛旗天子之白雲

更遠瑤池之外秦始望之觀日方殘不果之南巡以衛路受
刑誡以滋味被殺死不可無罪而免僧不可有功而妄相餌
慄然莫知似上十室之內思亂者五六焉於是解斯外所玄
盛內逆兵臨遼水標新河柴月帶乙重知笑詔之犯畢日光
四散覺兆應之分崩且遊妖麗逸朋淫嘉群娛之慢言樂步
年之眺識不執不物無感無像闡根不通眺役斷絕更乃逆
取五年之謀以免長夜之娛十室之內思亂者八九焉當此
時也小人方興群盜孔熾大者劉州邑小者叔村閭ゝ四
人俱靡息肩之處噫、九上盡為爭戰之場天子乃辛離揚
從舳艫艤虎賁之騎嘔龍舟之歌以大江為天塹以長淮為

地險固帝室于陛下猶自未知闔樂入于庶前何不告我首
為天下之重今為一夫所輕豈不惜哉彼煬帝者聰明多智
廣學博聞豈不知蛟龍失雲漁夫足得為害鯨鯢出外螻蟻
可以為害思乃棄崤函之與憑河洛之重阻言賦者獲罪
敢諫者受刑豈不已醉其心天奪其鑒寵奸惡以殘其地虐
宮闈以快聖人蓋為大唐之驅除也君子曰小人之心猶火
也火之性必須所燒小人之心必須所害當其受寵遇也排
忠良飛造德構足以移視聽詞足以鉗主心熏之以淫奢引
之以苛刻人困而不恤政荒而不修如蠹蝕潛傷不覺其
敗如春風養草木但見其欲事生而未知潛禍而方保索無
才略不能以敗求全本自少恩豈能得衆成事進退雖谷無
害忍或出所以圖生或殺生而自解聊觀史策遍探興亡
閑役者多是受民害上者無非近習然庸君主暗昏皆走之
復何言哉右敘明隋煬帝論
治天下者以王道不可為之以吏治吏治可以為天下之安
而不可久也純以王道而治者三代是也吏治與王道雜然
而用者漢唐是也純用吏治者隋文是也自禹至于桀自湯
至于紂自武王至于赧三代之長各數十世安而不變者幾
二千年自高祖至于孝平自光武至于獻帝自高祖太宗至
於僖昭兩二姓者或四百年或三百年不及於三代之長而

有爲于歷代之君若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乎
而實事異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
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
于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得
學之效耶隋文之九年平陳而天下始一奮勵於爲政每一
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
于終其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滋增過於西漢其富庶
而康樂如此常人爲之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
無禮義以詩維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民敎化不足以尊其
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雜數勤察爲能當三王之位
而卑卑爲任智數覆大法比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爲也
故王陸謂其終以不學爲累而務矯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
將亡彼或用王道而常爲百世慮國祚之永久可得而近測
之哉嘗觀于三代其爲治之旨皆本于仁義禮樂先敎化而
後刑名尊道德而薄功賞其始雖若迂闊而其成以至於矣
寢刑措畢多百性之耳目浸漬涵揉百姓之骨體其勢積大
固如置方於平土之上天下之刑可以漸亂而不可以速壞
也末世中主德既不及於古才亦不至于道所用者皆佞人
而所尚者皆細法爭於功用勇于督斷謂簿書刀筆之間可
以爲治語之以王道則倘惝而竊笑強者爲之及其威猶可

以自守一有旁犄則怨心紛然內外皆為之揺動姦豪乘其
敵而起其撓天下如驅群羊而駕王業如振敗器耳是故民
聚而益亂地大而益危嗚呼彼安知三代有長久難動之法
乎後之王者鑑于三代而漢隋唐之事不悖先治之安而留
意于王道其可以長有天下之民矣 李清臣隋論
人之于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
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
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
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吾不
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

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
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
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
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
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
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
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衰其以諸
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負其
背燕趙同其北而齊擁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
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

也而以為不急特之則後世且復劉裂以為敵國是以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已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于元氏并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患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于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異者英雄潤據之懷潤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于楊素之手以及于大敗終于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于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以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于無憂而怵急者生于無聊耳昔周之興太王避狄于岐豳之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于亡然後知聖人之為

是寬緩不急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東坡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乎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乎左右之大臣則生乎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于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于其外以至于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于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于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于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業餘烈至于文景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于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

志于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䶩音之臣乃益侵侮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
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勢皆有以自
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憂在外則
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
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于天下
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
于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
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于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
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
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
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
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
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
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
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
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
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于乘隙同黨以邀大利者
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
之勢而易置從命得其擇以賢不肖之才足以人君無征伐

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
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
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于逆亂而不
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覆于大臣而不能以
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為變
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
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跡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
後彊兵悍將皆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
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
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
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于京師而莫
之能禁一亂塗地終于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
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
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
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
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于外重而外
重之弊起于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蘇轍唐論

成康既沒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于亂以至于秦盡除前
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漢漢之為漢更

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蓋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
更秦事亦多附己之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
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闇雖美矣
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于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
之地晉于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
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蓋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
宗太宗之爲君也詘以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
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
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衆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
事人習于善行離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煩取于下

者寡而為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
利任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
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
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
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學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
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
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
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
天下莫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
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

宗之為政于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濟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于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于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于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于唐八元八凱之于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于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于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于道而欲仕于上者可以鑒矣

曾鞏唐論

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為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為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為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奸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

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
得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
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更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
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
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為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
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
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秉
巢蔡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彊相均地相
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北
伯于一方耳安能彊禪天下哉唐之弱者以河北之彊也唐
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彊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
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于諸侯而亡速于唐何如哉尹洙

唐說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
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
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我讎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
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
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
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
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

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如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論

宋所以得祚大繼唐宋者獨其君英偉崇禮讓新然家範篤乎予患之致而已其他固不勝晉余得畧指數焉藝祖質非晉武帝比也然而其所以取周則又甚焉武帝藉累代之業離君臣之分勢不得退而操臣矣藝祖一啟師奔周周帝之所卵翼而手足者也一旦乘隙而撫之若承蜩然其何以見周帝地下哉晉爲篡之際其爲敵者偏霸之孫氏而宋則遺統之劉鈞也重在劉氏則輕不得不在趙氏也晉自大康中下吳即無尺地不入版者而宋至太宗朝始取太原降兩浙然盧龍十六州之地契丹之割如故也天下固已失九之一李繼遷割據夏藩梗對交征天下又失九之二而宋之君臣方日惴惴焉奉歲幣而見事契丹及二帝之北狩也與遺主南渡相等也晉之江左其志中原矣然未嘗不詔胡羯

而賊之宋之江左其君日夕不忘中原矣然未嘗不表金狄
而君之伯父之音之亡猶有稱受之迹焉宋亡而銜璧輿櫬
再奪王庭柳河甘心緣奪也故宋之治其於漢唐弟也其統
於晉亦弟也語統者伸宋則不得獨屈晉屈晉則不能獨伸
宋且宋要能越晉而漢唐也或者曰宋至濂洛繼之關而先
王之道秩如也斯其所以為統乎曰仲尼魯人也世卒不以
魯為盟主之首而況濂洛焉也彼以為宋重宋諸儒生乎抑諸
儒生重宋乎
余嘗怪晉世匈奴鮮卑羯氐羌以至索頭之虜更迭而入為
主其割中國十之六七再然往往襲華號變夷禮多足稱者
蓋至孝文而其俗彬彬如也豈其先嘗雜處中國有所覬慕於
志耶宋亡而薄海內外靡有不為元者顧其君臣日斷斷焉
思以其教而易中國之俗者豈惟寺諸路之長非其人不用
也進御之文非其書不覽也名號之錫非其語不為美也天
子冬而大都夏而上都上都漢北也其斧亦漢北視中國之
地若羈縻焉不得已而居之于中國之民若贅疣焉不得已
而治之又若六畜焉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以供吾嗜而已於
乎不亦天地之至變不幸者哉然所謂匈奴鮮卑羯氐羌索
虜者其人浸淫而忘其故矣是以一易世而蠍盡元惟不忘
其故是以易世之後僅能驅而置之大漠之外若飛鳥之執

林而巨鱗之罣壑也元所以迄今不絕哉金之有完顏雍也猶之乎漢文景也嘗悲太子盡用華服曰為世其衰矣是元之笑也

彊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夏千古亡對為叏其亡也若符合而鐵照也勢成乎土崩而溢發於蝟磔也自古帝王之興必有佐命之士與之相協以施勲而必有亂命之士與之相角而不得遂施佐命之功天下能知之而亂命之功天下無能知之是故秦之有陳項武李諸氏也為漢先驅者也隋之有楊李王竇蕭薛諸氏也為唐先驅者也元之有張陳韓明諸氏也為明先驅者也當勝國之屋社也欲以初起為合之衆率然而興之抗是以羊鬭虎也是故餌之以強有力者猗而角之彼勝而我承其弊也然而屢相抗者彼雖未覩天命所獨至勤力殘衆然所以陰蓋不淺也人主未見得天下之不易則守成之道或解多好盈而務遠大天下未見得人主之不易則驁桀之氣猶存多陰覬而輕舉事兩黷抗而不下也才智出慮長大角縣集之後僵然而念休息天下之民亦且瞿然而悔兵革蕩滌獷志上下甦〻以保治安長為漢為唐為明而不復有叢祈闢攘之患則誰力也王子曰余讀元季衰亂事蓋竊覘之為天之啟明深也或曰元事可閔歟曰天之厭之其大幾也主驕而靡臣以謟濟循其大綱也至所

以召亂者有三一曰志在國中國而蹈斂之以肴臺陵之長郡路之帥时靡不濺肉酪侏儒左衽者為黑而推不習民輿猶吏斤逋而治其飽人多矣夫安得不盗也二曰承平久士见金敍而股栗即所將又多濺肉酪侏儒左衽之子也夫以畏敵之兵而當不畏死之飢寇所以勝哉三曰官既不勝盗即無系盗何也招撫之說行而重餌盗金帛之已又官爵之盗滑之盗利而玩其主民既盗之利而嗜為盗偷安之徒幸盗之招以免責崇禁之士惜盗之招以解體詩云藪隆不虛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執事策士絲篇以古今立國之勢下詢者將諏于野而以古為體者請以聽對凡人之身必有受氣不足之處其微先见而後以身從之或憂所不足以藥成其偏勝氣血底滯則從其底滯之處受病而身從之古今國勢大略有似之者人有恆言曰周分于封建漢危于外戚東漢潰于黨錮唐亡于藩鎮宋衰于夷狄夫謂漢危于外戚宋衰于夷狄者是也謂周分于封建漢潰于黨錮唐亡于藩鎮者非本論也周之衰也諸侯翌戴天子而夾輔之至後之為亡國者盡非文之昭武之穆也秦楚吳也齊與三晉篡也周封建之國存而周存封建之國亡而周亡則其分周者乃諸侯之賊而非周之諸侯也漢之既世政出多門內參宦寵典州郡權財利蠶食百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園騶卒踐蹈命吏一時號為清流者急與之角而力不敵
正如醫不揆緩急標本而反以藥促其劑耳而非其本病也
以彼事勢激亦亡不激亦亡漢之亡不因黨人也唐之藩鎮
當安史大亂之後而餘孽未殄牙互為聲援互為制伏而莫
敢先發後代者皆以王室為名及劉氏敗羅氏弱王氏請盟
然後汴梁獨盛而莫與之爭故河北強而唐弱河北弱而唐
亡如人病一股一臂而身尚存也至心腹之病作而身與股
臂同歸於盡夫唐之亡也內外相攻而盜賊起于下不盡因
藩鎮也此五者或然或否然皆有先徵焉五伯先見始有列
國呂霍先見始有新莽南北部先見始有黨錮寵任藩將先

見始有藩鎮契丹元昊先見始有金元既以此始亦以此終
所謂發亂不足之處而其微先見者卯然亦有矯之而過救
之而適生患者秦矯周之分而以孤立亡漢矯秦之孤封三
庶孽半天下而七國之變起已復矯之分王其子孫同姓幾
與齊民等外戚乃始重非之東漢梁竇相踵不得已以中官
除之而權在內不得已以外兵除之而權在外唐之末亦以
中官監外閫而權在內後潰外兵制中官而權在外此不亦
救之所為患之所起耶唐之藩鎮誠足以弱唐而夷狄之禍
從宋以杯酒釋兵權千古以為得策然邊鎮弱而夷狄之禍
深至李綱後欲分天下為四大鎮夫邊鎮太強則唐太弱則

宋欲不亦救之所爲患之所起耶由此觀之氣不足而失於
救則敗救而過甚則至于氣血偏勝則亦敗要之有大氣運
大根本而救者不與爲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闢之初茶已
節約輕刑薄斂滋育休養元氣盡然如漢文景唐貞觀宋隆
德於時春也物力既盛文明日侈人主撫盈成之樂意無所
不得于是封禪祷祠征伐土木之役窮奢極欲殺天地之藏
以權耳目如漢之武唐之高玄宗之真宗於時夏也文明既
洩物力亦詘盛極而衰乃始補苴裒益制節謹度以名法刻
核收拾煨燼如漢之宣帝唐之憲宗宣宗于時秋也刻核之
餘天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匱竭以民爲氣而氣虧
民以國爲血而血耗宇宙遂亥人不聊生間有孤陽作四而
終不勝其寒沍如漢唐宋之末季於世冬也歟豈天地自然
之氣黜運密移而人事從之耶抑亦人事有得失而氣運隨
之耶總之以民爲本以民心思治思亂爲候然則古今治亂
安危之本可一言而蔽也我　國家立國規模高軼千古其
寬似周其質似漢憲令似唐而德澤過于宋凡前代滲漏偏
重可以謂禍始者皆深鑒其失而密塗其隙竊觀其立法之意
大略尊主權肅臣紀分政務散兵柄上下中外互爲維結權
重者以法輕之事輕者以法重之假人以寄其法攝法以責
其人如設規矩而以應運之蕃變策而以御操之天下之人

皆範圍於法而無敢自為異故前代有相業而　本朝法外
無相業前代有將畧而　本朝法外無將畧前代有清議而
本朝法外無清議前代有循良而　本朝法外無循良此
數者皆未及古人而合之乃勝古人則法勝也蓋前代人自
行其意今則百司無異意以奉一法前代朝自為政今則
列聖無異政以守一法彼當其偏勝而後世憂心趨之勢更
亦亂不更亦亂　本朝無所不兼而無偏勝守之則治更之
則亂矣愚嘗以為　國家之制如櫬之雲淩土木輕重無
錙銖相角而漸靡之久亦有稍失其初者內之制外自邦畿
郡國遞相內外以鉤繩相無便控制也極控制之所至則
宮闈之外莫不外之矣上之制下以卿大夫士遞相上下以
臂指相承不隆重也極隆重之所至階級之下無弗下之矣
任當其人無近效不當無近害人主見天下無所加損于法
則以為可有可無可緩可急漠然與臣子不相親而人臣奉
法以治持法而議毋文法之意多而修職業之意少修職業
之意多而憂　國家之意少則亦法為之也郡制太閑於上
互相鈐轄互相牽纏天下之事重遲而難舉委寄大輕於下
逸今在前議論在後天下之人束縛而難動無事不能致亂
有事亦不定亂致亂之難者權所無寄而勢不偏重也定
亂之不易者權無所歸而勢有全輕也要之全輕之極即為

偏重則亦法為之也以　今日國家全盛之勢宗藩不治民
外戚不干政士無私學臣無私黨大將稟於制府而奏狀田
面稱外臣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分于六部六科亦無敢專一
事者然則　國家所患必不在　宗藩不在外夷不在外戚
不在邊將而亦不在公卿大夫士所為萬目而憂者上獨在
宮府之格下獨在閭閻之廬耳噫〻二正之季懔而有先
見為微蒙者乎而非草茅所詳也生自閭閻來知閭閻事丸
閭閻者根本之計而氣運所關也　本朝治民之法甚詳而
養民之法猶略養民之法既略而牧民之制則詳試取今日
租賦之類比之數年以前倍矣比之三十年以前再倍矣焉

地而水旱比前而災殄而軍興繼之而礦山榷稅等并告緡
之令繼之昧安得不增財安得不匱民安得不貧夫已貧則
不畏貧必死則不畏死法制誠密根本無乃傷乎根本傷則
微風可以隕籜元氣病則六氣可以生疹乘虛而入耳又非
獨虛而已氣交爭而不定則五臟自相賊相為病執事曰
以古為鑑竊謂周漢宋事不相肖也若東漢唐之弊則異
日不可知耳漢之季中興外相劇相叉始而外臣受其敝已
而中臣受其敝而乃移之於國唐之季南北司如水火矣始
而外臣受其敝已而中臣受其敝而乃移之於國夫激則爭
之漸也爭則搆之漸也搆則獄之漸也獄則兵之漸也以

宮府之隔而成閭閻之隱以閭閻之隱而閡中外之隙執事所為通計者深在是乎夫撥無疆之祚極年世之下則八百為春中天適值之時也　累朝以來奏雲門歌大夏極盛矣然非有矜侈揭翺窮極物力崇飾觀聽者也而寮頤達于道殖脫氣滲于巡屋顧似有搖落變衰慘淡而為秋之象內而觀乎菴穹之間堂簾之際又似有天升地降閉塞而成冬之象以上下之閉塞而歛藏民間之搖落士寧得無驚目而變乎夫寒暑者四時之序也斗柄所指分四時者也當折膠而隳日不雷扶續日南至則春候升人主日敘也政令所出則斗柄也德意之沛敘諸方寸施諸六合六合滿矣施者不勞也自有之利我以不奪為與民以不擾為益益者衆矣與者不費也至密之法通之以意至峻之苛聯之以情情意洽矣而至密至峻自在也前代之弊救也弊在法不獨在一時救者不得不矯矯之則勢不偏輕即偏重權不在外即在內故其害在變法令之救弊弊在一時不在法救者復其舊而已無所事矯不矯則勢原不偏重亦不偏輕權原不在外亦不在內故其利在守法夫推創守之旨觀治亂之原衡輕重之勢通上下之情杜中外之隙一日而弭四海之患一日而存萬世之計獨在　至尊耳一念轉移即為氣運　明主在上執事亦可以無煩過計矣

萬曆辛丑會試程

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尚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真宗而納幣于契丹矣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地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宗稱臣矣河南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渡以後享國雖長于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顯功幸取于孤兒寡婦之手與劉智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況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叢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大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真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劉裕滅慕容滅姚秦滅李蜀是蠢元不僅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晉而況于漢唐乎吾師李文正公樂

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何處蓋權論也然則一統之
盛過漢唐而追三代孰有踰我　大明之今日乎　楊慎

興亡

或問武王之伐商也書曰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是言王者
無敵也又曰篚厥玄黃紹我周王是言人心悅服也夫何天
下甫定武王既崩而四國殷民扇亂不已雖化訓三紀之久
而閑之猶艱故先儒謂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八篇皆為殷人不服周而作又謂方殷之虐人如在膏
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稍定人自膏火中
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
莫能懷也由是觀之則所謂倒戈執篚於弔伐之日者不哉

於虖文子聖人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人心之不易服哉南阜子曰是蓋不然向之倒戈而不敵執籩而來迎者非商之臣也乃紂所虐害之蒸民也所播棄之犂老也其徵不服周而今商者非商之民也乃紂所比暱之罪人也所崇信之姦回也何以明之書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又曰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則商臣之黨紂虐民者皆天下之姦回罪人不可謂不衆也故孟子謂武王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而朱子以為皆黨紂虐民者也然滅之云者

豈唯類無遺哉不過殲其渠魁而餘黨之猶存者不知幾千萬人誅之不可勝誅也既不之誅而子弟念其父兄之死臣僕念其國統之絶者憤怨不已故乘三監之隙而胥其民以叛也今夫發號一呼聚黨數百猶能糜人之國其故何哉胥之而已矣豈有紂黨之在淵藪者猶衆而不能胥四國之民以叛哉故多士曰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多方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皆謂商民為所胥者衆故寬宥之而不加誅也雖以四國民命為言而曰商王士曰爾殷多士曰殷侯尹民曰胥伯小大多正則實告殷臣而非告殷民也至于畢命曰毖

殷頑民亦指殷之餘孽而言故下文言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蓋殷庶士席寵惟舊則極歎殷士之惡而無一語以及殷民
也數千載之下讀者不得其意乃謂殷民既恋殷而歸周又
叛周而思殷且或謂周之頑民乃殷之忠臣夫殷之臣孰有
忠于微子箕子而叛周者非微子箕子乃紂子武庚及其餘
黨耳使誠以為叛周者非紂餘黨乃前日塗炭之民則聖人
伐暴救民之意終無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亂臣賊子得以
藉口矣予故為詳辨之周洪謨殷民叛周論

閣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
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
此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携
後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也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
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
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
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
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
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在於此

矣及昭宣元成之世匈奴破滅匡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絶而不救則其所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釁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而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内脅其君宦官阬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〻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歟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移徙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與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為之應患至而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亭寬而猛猶與衰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與顧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蘇轍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
籌畫軍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驅馳三世性深阻有若城府
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
懷大小畢力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
各善其事故能西禽孟達東舉公孫內夷曹爽外襲王陵神
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已於是百姓與能大象
始構景王承基文王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潛謀雖密而
在機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
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

信矣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儔物之錫至於武帝逆享皇極仁以覃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詠維新四海悅勸矣事修祖宗之志思輯戎國之若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拔王杜之決役不二時江湘來同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誅母后廢黜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民不見德惟亂是

聞朝為伊周夕成桀蹠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世利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嶽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於荊揚元海王彌撓之於青冀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彼元海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

也然而據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不謂淺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藪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

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消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德道典刑以維持之也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至於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邰之豳身服厥勞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之故從之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至於文王而維新其命由此觀之周

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内除九族外尊事貴者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修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以三聖之知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百王事捷於三代

宣景遭多難之時誅庶孽以便事不及修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沖人不得復明子辟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

甬風夜匪懈者蓋共嘆難以為厥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而執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者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著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妒忌之惡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刑政

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主治之幸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于聲樂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得位羈于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

不能取之矣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孝宣皇帝

干寶晉論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坐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旣忽而不覺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〻也強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極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〻又自離而為東西而其君臣又自相篡弒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〻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百年之間南無闕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

哉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北五胡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隣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其取之也誠有以待之而不敢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于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大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處將以抗四方強

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俟偉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濟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鬪四方之羸疲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蔕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于晉而恐天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顧倒而不見天下之勢

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蘇轍七代論

藩鎮之為唐患也尚矣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其勢成於至德之九節度之分封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主帥之自立此廢置叛服之由也方太宗平定之後既分天下為十道而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繼之以都督者此其為方鎮已成之兆特待時而張耳且河北隴右皆極邊之地天下之府六百餘所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而又皆隸於衛將軍矣此何足以係廢興亡大致觀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析而為二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而其

曰軍曰守捉曰城曰鎮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六不下十餘以天下之極邊爲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略與十六衛將軍同乃在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爲一流所謂五大不在邊者果若是乎漢渴群穀掃蕩而來亡其勢之必至者此府衛之法壞而方鎮之根形矣嗚呼易封建而爲郡縣論者知其無叛國改刺史而置州牧識者料其羣牧之爭政太宗何不鑑其覆轍耶故曰其根萌於武德十道之置使者是也方肅宗即位之初安史父子相挺爲禍尚賴諸鎮勤王之師共起誅戮而九節度之號並爲大難既平蓬勃嶄露是

時也正當仲翔走之紀綱明節鎮之形分君臣幸安苟且歲月河北瓜分方鎮碁布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成肱髀雖削之形效輔車相依之勢使人視之若羌戎然此節度之名立而方鎮之勢成矣嗚呼割梁以封越所以啓叛者之亢延暴矣以予濟而還狀不待異日見之肅宗乃不思及此耶故曰其勢成於至德九節度之分封者是也乾元初侯希逸帥平盧軍士突爲之此一機也亢強弱安危之分也夫天子所恃以鼓舞天下者以爵祿廢置在上不在下焉耳命將帥統藩維事之最大者而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此而可

為夫孰有不可為武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慢朝廷自然之勢也然自立之辭生而唱亂之禍起矣嗚呼賞罰不出於天子而春秋諸侯得以抗衡守相不置於漢廷而七國侯王得以僭上又何不是之思耶故曰其禍見於乾元平盧之自立者是也自是以來苟安之念生姑息之政成且承嗣一賊耳重歛唐氏亦何能為而代宗惟恐少拂其意自置官吏弗之問也杖入從賊弗之詰也兼宰相則就加平章增以厲門之封重以天雄之號州為都府子尚公主其寵之不已過乎頃亦一賊耳贊貸深刑果何能為而德宗惟恐少拂其意愛惡予奪惟意是徇既奏元洪流端州矣而復請輕之改為長史況奏薛正倫於峽州矣而復自悔之留為判官其縱之不已過乎諸鎮相視往往以匹夫而要朝廷以卒伍而抗天子由代德姑息之過也大抵萌蘗之不翦則片言折之而有餘胡滕之已開則干戈取之而不足可不深慮而早計乎至憲宗之削平諸藩方有太阿出匣之狀然而軍士有犯上之罪以天子之命蔑之何所不可而乃給之以賞寔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必待朝廷者武宗之宣慰河北復有江漢朝宗之意然郭誼執降縱不舉賞

流之遠方可也而乃戮之以刑繼自今以往誰敢以信義望
朝廷者大抵韓信之叛心不生於餓王之時而生於雲夢之
僞遊竇融之內附不畏漢兵之強而畏河西之璽書惟義可
以起人之敬畏惟信可以使人之悅服失義與信何以立國
北藩鎮興唐三百年之相與終始也五代紛紛兵禍尤甚噫
有由也上聖龍興羣雄鼠伏惟正月乙巳以詔諭諸鎮越翼
日戊午又別以詔賜諸鎮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誰敢有異心
者鎮安之歸令坤自北還聽命鎮寧之慕容延釗自貞定聽
命彥卿之在天雄劉泰請而名符王景之在雄武則治裝而

入朝建雄之建瑋驛詔朝馳單車々至矣成德之郭崇朝發
信使夕與遣命矣袁彥之克寧以潘美諭之而至自保義承
信之浮嫌以魏王眞之而安於復國一旦以息兵為閒趙公
普以方鎮太重對片言之發適當帝心聚天下之精兵收天
下之財穀皆入京師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而又支郡長吏
得自奏事而長吏得以擧其推鎮將職屬兵委之縣而縣官
得以行其職轉運既以抵其私別乘又以制其專強藩巨鎮
皆顛倒於股掌之上吾觀開寶之二年守劇鎮者各罷而歸
環衛杯酒易置如制嬰兒自非規模宏遠何以致是嗚呼藝

祖一舉而去數百年之患仁矣哉 林駉方鎮論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已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後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聞天下之譽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內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

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
王起於匹夫艱難皆海內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天
下五禮遷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
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戮虐用其
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
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
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據天下大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
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散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
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

以兵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貴門而後
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
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
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
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臨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
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亂之矣故唐奪
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
周人不服以及於禍援其初與功臣與匈奴則不興而功臣
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

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
非以為苟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
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為也無所
不為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故之
而不顧此必有以悖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
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
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重耳拜
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
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

其既入而皆內外之賂殺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
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內而秦楚
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惟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
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
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
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
為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
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
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蘇轍五代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876 -3

萬卷菁華卷三

治道

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為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鬻子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于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閱不私相煞也故聖王在上位則民免于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臣積于道而更積于德而民積于用力故婦為其所衣丈夫為其所食則民無凍餧矣聖王在上則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于仁而吏積于愛而民積于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故聖王在上則

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
四死而得四生矣故聖王在上則使盡地力興賢良以禁邪
惡故賢人必用而不肖人不作則已得其命矣故夫富且壽
者聖王之功也成王曰受命矣
衛靈公問於史鰌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
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少焉子路見公
公以史鰌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兩國有難兩君相當司
馬執枹以行之一鬬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
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
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
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
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管子　措國于不傾之地積于不涸之倉藏于不竭之府下
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
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措國于
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于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于不
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
也使民于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
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
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

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
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
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僻賞則民輕難量
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
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夫亡國諸家者非無衆士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
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
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
術也

夫治亂之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
者財多而過寡矣大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
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
也漁人之入海〻深數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
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
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
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公
曰吾子猶如是乎四鄰賓客入者說出者譽光名滿天下入
者不說出者不譽汙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木可以為貨粟
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為貴財安可有管仲曰

此君之明也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
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
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
而訟者成以束矢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
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
夫之家而後可以危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
之不道舉賢良而後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
有置也而後必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
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
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國非

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
而不止命曰武滿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
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
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
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
衆治之至也
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權以遂德
之行結諸侯之親以姦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

廣明王之伐攻並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聖賢之德明一人
之行而百姓定矣
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
予人政而重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玉重宮門之營而
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荀子　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
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
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審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
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
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亢倉子　政煩苛則人姦偽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倍隨國
政之方圓猶帷扆之於案也食貧則乏食蓄則作法
貴于易避而難犯教辭貴於省事而一令
呂覽　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
處見利之聚無之去欲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
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
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
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二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飾
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
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

孔子曰審於言也可以為天下子有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
謂其躁也謂其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
成文于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
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也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
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
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
于身者失之人不出于門戶而天下治者其唯知反於己身
者乎

淮南子　圓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
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甂甌有堤數米而炊量粟而舂可以
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
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
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
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濊愚
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利昌羊去蚤蝨而人弗庠者為其來
蚙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于庭者為搏雞也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
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
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
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

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
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
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机孰急使
為治勞智慮苦身体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
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
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
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
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
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
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
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易以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
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
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
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
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

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
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
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
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
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
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
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
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
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惪之渥也然其
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
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
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
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〻梁靈王
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
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
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
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聽召之安可致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
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
胷矣陛下雖賢誰能與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
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
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
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
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于髖髀之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
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
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

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
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
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
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
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
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
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䟡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䟡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之下禮也足反居
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能之解猶為國有人乎非亶倒懸
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
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
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
上不使可謂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
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
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
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
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

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
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
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
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
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
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
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
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
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
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于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
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
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
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
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
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
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

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
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
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
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
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
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
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
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

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覺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
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
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管子曰礼義廉恥是謂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
体治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
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
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
君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
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
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
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
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礼
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
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
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
其身体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
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
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

使見忠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与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有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言也習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与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

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礼义也所上者罰刑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与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

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礼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禮云者貴絕惡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于內而安
危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
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
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
積而民親和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
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
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
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

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
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
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于仁義禮樂而德
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
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
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
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
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
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
臣如陛眾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

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
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
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
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
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
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
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
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

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
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
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
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
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已嘗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
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
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
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
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

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
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
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
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
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
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
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頑亡恥奊詬亡節廉恥不立且
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
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
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
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群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
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
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然未斥然正以
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
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
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
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
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

焉是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我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賈誼陳政事疏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今陛下幸加留聽于承學之臣使下明策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辞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策曰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涵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忘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礼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々以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々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々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々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
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
堯發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
于己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〻故堯兢〻
日行其道而舜業〻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
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
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
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
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

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
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
道〻者萬世亡弊〻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
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
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
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
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
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〻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〻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

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与試迹之古返之于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〻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于力不動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〻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与民爭利

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産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〻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敢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与民争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〻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

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〻赫〻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〻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〻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董仲舒天人論

臣聞御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大于前以觀欲天下波民之情見美則豔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以使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于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者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逆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眾暴寡田常篡

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于海內則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

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于胡南挂于越宿兵于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

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
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非所
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
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
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
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
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
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
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嚴安上書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
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
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　以仁義為準
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
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
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
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
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

之帳墻于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
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
意察之

東方朔化民有道對

臣聞治亂安危之机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
垂統傳之無窮繼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
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
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
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
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
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
所更或不可行而復〻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
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〻也願陛下詳覽統
業之事留神于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
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
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
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
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
戒於後時廣心好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
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

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礼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綂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与列所以貴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礼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

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匡衡上元帝疏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皋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凢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耆欲不卹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遂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于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以來三百五十餘年矣政令垢翫上下懈怠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

蠶然感浚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体堯蹈舜然後迺理哉期于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于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于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朴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

美文武之道執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千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国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养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乱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危運之會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将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廼下詔曰加笞与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廼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廼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常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崔寔政論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

弦之弊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于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乱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乱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逝人野無

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礼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于刑乎小人不忌刑况于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

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縱則驕〻則恣〻則怨〻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冦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〻之使自施之無事〻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荀悅申鑒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〻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為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

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為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耶漢興以來相與同為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于茨棘之間無所損益于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

而不可欲騁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為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為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于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于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体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絜為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獘并之埶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于戰国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于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乱尚數（不）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于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仲長統昌言理乱篇

夫王道之本經国之務必先之以礼義而致人于廉恥礼義

立則君子執道而讓于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濫于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人定功化洽黎元而鞏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于政猶樹蓺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弊人失其性雖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于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此神對策

臣歷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餘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免自魏晉逮周隋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二十年而亡良由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無遺德可思故傳嗣之主其政少衰一夫大呼天下土崩矣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令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恩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

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堯之茅茨土階禹之惡衣菲食臣知不可復行于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罷露臺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景帝亦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樂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搖向使高祖之後即值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時代差近事迹可見今京師及益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皆過靡麗臣聞昧旦丕顯後世猶怠作法于治其弊猶亂陛下少處人間知百姓辛苦前代成敗目所親見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

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竊尋自古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不知其身之失故紂笑桀之亡而幽厲笑紂之亡隋煬帝又笑齊魏之失國也今之視煬帝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往貞觀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為者多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

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衆但貯積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斂之以資寇邪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為之一日則天下知之式歌且舞矣若人既勞而用之不息萬一中國水旱而邊方有風塵之警狂狡竊發非徒旰食宴寢而已古語云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為政不煩遠求上古但及貞觀初則天下幸甚

馬周論創業傳祚諸事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為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光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有三晉宋之患天下為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網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

君其廢興之故甚美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吏生兵
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
跡內輯師旅而肆以節制外畢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
姓齊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
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
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
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之烈爲帝
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
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懷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
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闚邊至於景德二百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
雞鳴犬吠之驚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
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者宋仁宗皇帝寬仁
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
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
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
亦皆警慎否黜罷免世以謂汙擊臣之体春秋未高援立有
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
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
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羣舉

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為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叡智言動以礼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旬踐東朝淵然恭慎無所言議施為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者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為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悼閔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踪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遷職以後為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紹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盡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与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浸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

嘗興一暴侵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韓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畢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急且怨與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賊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

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贏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拔服而臧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与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擊柝之戒接於其耳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

者蓋農夫女紅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賞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懋康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謳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雖久之情養之以德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式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播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

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冐言其大体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克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為最盛之時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為成王之成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慎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〻業〻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兢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〻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

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仰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闓遠崇修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所以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曾肇論保守祖宗基業

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為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休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于所以為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為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謀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覘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為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為已今陛下好于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己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為過矣大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貴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于私門而怨謗歸于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躬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小事至于兩禁美官邊藩將帥者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眾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獨未之思也以此觀之而舉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己莫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于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于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耶陛下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 司馬光應詔論体要

臣俯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

淺陋謬承聖問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
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
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
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
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于是
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
天下先其于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
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
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于時實備
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為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

擇其可亦足以申鑑于方今伏惟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
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
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
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
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于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
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
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
父子夫婦得免于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
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
殘擾寧屈己棄財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

右近習莫敢豪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吏非有緐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飢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于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擧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于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知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叙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黜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于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

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于庸人農民壞于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為之擇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于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為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擧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于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于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王安石論本朝百年無事）

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皆審于自知而安于才分者也道可以講習而知德可以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可學必出于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而可傳者哉以諸葛孔明之賢而知人之明則其所短是以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于自知是以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于公議事已効而後

行人已試而後用終非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于知人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胸決脾洗濯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鮮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而欲試華陀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房琯之稱劉秩閣播之用李元平是也至今以為笑矣陛下親今之大臣為知人歟為不知人歟乃者推用衆才皆其造室握手之人要結審固而後敢用蓋以為其人可與戮力同心共致太平曾未安席而支口攻之者如蝟毛而起陛下以此驗之其不知人也亦審矣幸今天下無事異同之論不過潰亂聖聽而已若邊陲有警盜賊竊發俯仰成敗呼吸變故而所用之人皆如今日乍合乍散臨事解體不可復知則無乃誤社稷歟華陀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蕭何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治陛下必欲立非常之功請待知人之佐若猶未也則亦詔左右之臣安分守法而已蘇軾擬進士對策

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自處于寡昧以為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于情偽不為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為志勤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無不畢舉又

安以訪臣為戒今也猶以道遠為歎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居而無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遠之嘆由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厉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竊聞之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臣始聞而大懼以為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脫于口而四方傳之捷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為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于聖意誘而進之者何人也所謂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且皆未之聞焉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起曰吾今日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為某事某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某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遺于心

屏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
而道何遠乎蘇軾御試制科策
蘇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
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
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
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
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
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以新法不便上疏
極論且曰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而已人主所恃者人心人心失則亡此必然之理是以君子

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
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
則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
不危者也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
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
行營幹於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
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
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
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
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自古役
人必用鄉户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
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柰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
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
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
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
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
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
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于長而
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君知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則知所輕重矣夫國之短長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
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尩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亡若元氣
猶存則尩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壯盛而愈危故臣願陛下
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
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
彼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
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
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
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
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

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効未享其利澆風已成自古用人必
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
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大抵名器爵
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今若多開驟進之門
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
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耻
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
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
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
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

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為
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
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
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
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
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
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
疑其太過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
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
悞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

之言良不為過是以知國者平居必常有忘驅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

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于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也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隣人君之興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達而失天下之心也

臣伏讀八月三日星文責躬詔書節文念將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惟虛文不能應譴告之實臣愚無識竊所未諭臣聞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皇天之愛聖主如慈父之愛賢子凡有譴見不虛發意者欲警悟陛下而增益其所未至者乎臣伏思陛下即位以來綿歷三時天下之民戴目傾耳如旱苗之得甘澤餓夫之望美食繼祖宗法度日形於詔旨而京貴規模未改於章程詔旨以謂循舉故事率皆已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恐皇天昭〻在上有所未孚也京貫用事二十餘年京變
法度於內貫壞邊鄙於外王黼益之以至於今日今日之法
度非祖宗之法度亦非熙豐之法度乃蔡京之規模也今日
之邊鄙非祖宗之邊鄙亦非熙豐之邊鄙乃童貫之施設也
陛下守蔡京之規模而不改道童貫之施設而不除在廷之
臣懷畏避而不敢輕言疏遠之人希榮利而不敢輒議而欲
致休祥召和氣豈易能哉蔡京為相恣為紛更祖宗熙豐之
法無一事不遭變改者凡所變改者未有不為害者也若悉
舉而具陳之雖窮年閱月有所未徧況於尺牘之間而能盡
其萬分臣願試以今日之急務國家之大政四事言之夫養
兵之制祖宗所以威天下者也東南運漕宣武因之以為帝
都者也財用之出所恃以為國者也陝西五路今日以為根
本者也臣聞五代不綱兵疲將驕凡一過敵無不奔潰故五
十年閒離乱相尋周世宗自斬宿將樊愛能等知藝祖神武
俾知軍政藝祖悉汰老弱坐食之人選練精銳無前之衆當
時中原不過數十州禁旅之卒不過數萬人六七年閒南取
淮南北定三関謳歌者有歸遂有天下因襲前代之迹建京
師於平土以謂非重兵不足以制四海也故皇城之內有諸
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中
夜則遣朝入則希趙營居西者必給東倉之米以遠其途負

糧兩石不得顧代以闕其力諸班娶妻則太祖引視之諸軍支糧則太祖臨幸之諸班之衰盡取女子之長者欲其子孫魁傑世為禁衛而不絕也太祖嘗謂維京師有精兵數萬況天下乎其養之教之親之愛之然後嚴治以整齊之厚賞以激勸之加之深恩遠慮為後世子孫無窮之計至於府界諸邑輔郡縣鎮但係河路易致糧餉者無不屯兵三數千人重內制外如此其周密也及王安石為相思復三代民兵故創教保甲而潛消禁旅臣元豐間往來京師道中京南自延嘉以北廢營壞壘三十餘里當時禁衛精兵不知幾十萬人其後蔡京枉費軍儲闕乏衣糧不完則教閱之法弛人無顧惜則姑息之心生故弱者鬻食於市強者負擔於路高俅壞之於內童貫斃之於外數十年間不知其銷折幾何人皇城諸班之地今為殿閣池臺矣京城廢營之地今為苑囿甲第矣郡縣之民佃空營地以自給者蓋千百計富室大家尚養健僕數十以待暴客陛下以萬乘之尊威攝四海而皇城之內無諸班以宿衛京城之中少禁旅以鎮守近畿輔郡兵將備禦殆同戲事一有邊警則遠追閩越之人盡舉淮浙之衆此輩飲食異好風土異宜往來萬里觸冒寒暑雖未遇敵而疾病勞憊者十已四五萬一南方鼠竊狗偷如異日之警則何以待之借使無警全然得歸萬里之人豈可再致是動天下

之兵而困天下之衆也此臣略言養兵非祖宗之法者也臣
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古帝王之都皆可考矣惟宣武之
為都獨自朱梁而始晉天福末就糧而還爲祖宗以謂非重
兵不足以制天下也故宿重兵以制之以重兵非漕運不足
以給餉也故御東南之運以養之東南運漕取於六路年額
六百餘萬石其資以為本者三船也倉也鹽也造船之法六
路之船以供江外之綱淮南之船以供入汴之綱常六千隻
以六千船運六百萬石則一舟之運歲常千石人船之力有
餘故不勞而裕辦其後漸廢至章惇為相船抵四千而攙東
河之船運西河之石每大石升船一舟輒壞比及運畢壞者

過半蔡京更改法度廢為直達此船法壞也祖宗置真陽泗
倉名曰轉般六路綱運冬月不止江水低下運河高淺冬月
潮小水不登應則閉閘而不通故真州置倉以卸之潮大放
閘則揚泗以次卸之六路未至則發運司收糴儲於倉中加
息充代而責其直汴綱六千又近者而運之故一年歲課應
期而數倉本鉅萬皆美材也京悉取之以供京師之營造中
閒雖復興起曾不足以庇風雨而發運司糴本又盡於無藝
之求矣此倉法之壞也臣竊覩蔡京之姦謀困民之大害無
甚於鹽法者祖宗河北之鹽不榷以利河北之民河東自置
鹽監以便河東〻南收稅上供委鹽六路以賸為六百萬石

之本又發運司因之以制諸綱優重賞罰焉故三邊充足不
資朝廷之應副東南運漕常足六百萬石之歲額蔡京欲取
善治財物之功且以供無益之費也故盡取鹽利歸之中都
祖宗飛錢於三邊蔡京收利於權貨故中都豐足而三邊匱
矣西北之糧由是而空西北之兵由是而不繕治而河北之
民驅其車牛役其人丁徵輦鹽貨不得耕織者不知其破蕩
千百家天下縣鎮趨賞避罪邀門散鹽以及茶礬吏緣誅求
騷擾百出者殆不可勝言況有六路轉運司直供運漕之歲
額取之於民今亦罄矣天下章疏鉅萬山積其間果無一人
言及此者豈非國家邊事未息尚資鹽利以為用未敢遽言

之貳賦而祖宗熙豐之時以至建中靖國之初當時未收鹽
利也國用緣何而足府庫緣何而充豈非祖宗之經入法度
有所未復冗員浮費有所未減於今日者講求興復之裁省
抑免之以代鹽利可也必欲守鹽法不變而求東南運漕如
祖宗之盛運漕不繼而求內外兵馬如祖宗之強臣恐未可
以歲月冀此臣略言運漕非祖宗之法者也祖宗之時外置
轉運司以漕一路之賦內置三司使以總天下之財委任而
責其成功耳神宗皇帝聖文神武將大有為用財有式節財
有政始分天下之財以為三司轉運司獨用民常賦與州縣
酒稅之課其餘財利悉收於常平司掌其發斂儲之以待非

常之用羅三司而為戶部轉運之財則左曹隸為常平之財則右曹隸焉當是時雖一鎮一縣無不貫朽粟陳者及蔡京用事舉天下之財而盡用諸路漕臣靡然從風本路無以周給而進羨餘百姓常稅不納而急橫賦諸縣歲終無以塞責則令民取常平錢斛轉易而為二稅州郡視之而不敢禁常平知之而不敢劾上下蒙蔽以姑息苟且急於一時貪污之吏竄名詭冒猾胥頑民亦中分而有之斂取之時肆詐紛委常平之政殆將廢矣常平之財殆將竭矣雖欲求明健之吏為振擧之職天下詭冒之獄不勝其推治也天下請納之民不勝其追逮也州縣官吏不勝其誅罰也編戶民財不勝其斂取也如此則常平之政雖云不廢而其實廢常平之財雖云未竭而其實竭天下貲財不知其失陷者幾千萬億尚何區區於青苗助役是非利害之辨此臣略言財用非祖宗熙豐之法者也陝西秦鳳路祖宗開拓鞏州矣熙豐之時又闢熙河蘭會州以為熙河路阻河為界設為三關平土豐草可以耕牧甚美功也神宗皇帝時有獻青唐之策者神宗以為國家之外廐而不取也神宗皇帝得疊宕等州盡空三百里地而漢蕃兩不居之也蓋青唐之馬最良而蕃食肉酥必得蜀茶而後生故熙豐時置茶馬司大率以茶一籠計費三千而易百千之馬歲以蜀茶易馬二萬匹以三十年為率則國

用馬常四十萬矣中國之兵安得不殘夷狄之勢安得不弱
自湟鄯廓州之入中朝而茶司之本又盡於市珠玉國馬至
今蓋無幾矣神宗皇帝之不建疊宕等州豈不以城之無利
守之實雖又且以賜忠順之蓄使耕收於其間也疊宕之地
既皆不毛而湟鄯諸州萬山崎嶇殆非人跡之所涉童貫御
國家之財恣兵民之力收復三州增築城寨又於歷豐所空
之地建城而自以為功分屯兵將轉輸糧食夫弓箭手民兵
五路之根本也每差戍守一月一易則必人市頭口負乾糧
器械所需之物而趨馬路途蕃寇則多致殺掠或得疾滿三
數月間又當復徙如此勞費無有已時而熙河包氏之兵最
為忠順神宗皇帝特寵異之心一不滿勢必不為吾用此熙
河之兵所以寡弱而不振四路之兵恐亦復然今之士夫見
邊兵之凋弊則以謂未必勝於東兵見西馬之病瘠則以謂
未必及於東馬蓋不見其強盛之時而獨見其衰弊之後耳
陝西之財百萬為率常以七十萬獨供熙河而以三十萬供
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永興軍路也熙河之財十常七八以供
新邊之費則是童貫之新邊常困竭陝西之諸路陝西之諸
路常煩朝廷之應副而貽患於天下之諸路矣自宣武之為
京師恃河北河東陝西以為根本故祖宗之時優恤河北民
則不横賦兵則不出戍境則不拘榷也自蔡京竭其財榷其

盜用其民疲其兵加以中間盜賊之蜂起今歲邊事之未寧河東河北之民方仰朝廷之接救不足恃之以為強而陝西兵將尚為朝廷緩急之用則陝西之為根本明矣陛下安得不顧惜其根本而封殖之臣料廷臣慮非不及於此自見西賁黨人棄地之罪畏懼嘗膽前卻顧而不敢言耳此臣略言邊防非祖宗之法度者也臣願陛下考覆臣言而詳思之則陛下今日政事果悉舉祖宗之故事乎果因循京貫之規模乎京貫之惡天下無不欲殺之者蓋以其蠹賊生靈蠹害國家以至於今日也借使京之鹽法不改貫尚有功於國行之數十年而不可易臣恐其大不然矣雖然常平之政不可廢在修弊起廢處之以中制新邊之地不可棄在因事制宜轉敗而為成若夫養兵之制運漕之法又在謹審而力行之夫祖宗之法犬牙相制不可偏廢也如論養兵則於運漕如論運漕則於鹽法如論財賦則於常平如論邊防則於茶馬千條萬目豈易遽言廟堂之股肱朝廷之肺腑必有奇才大略能為陛下處之者非臣疎遠之敢竊議也昔仲山甫周之賢相耳詩人歌詠其功德以謂愛莫助之況聖君巍巍在上恭儉寅畏宵旰焦勞減珍味者七十品放宮女者六十人常御便坐不奏音樂雖堯舜茅茨土階夏禹卑宮菲食不是過也而臨御三時治功未進豈非有合周雅愛莫助之者乎恭惟

陛下以繼体守文之時膺創業垂統之運當以太祖之神武英斷戡定禍亂仁宗之仁慈納諫安養蒼生神宗之聰明剛健修舉百度不可優游退託日復一日以緩事機也天下之事已過三時矣昔禹惜寸陰况當救焚援溺之時而可以坐閱二十七旬乎且自古君臣必有道合德契披肝膽以相照雖骨肉之親不可間也故商高宗以傳說為旱歲之雨劉先主以諸葛亮為如魚得水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書傳所載少有能兼將相之任者漢高祖相蕭何而將韓信則西楚不足滅矣然為韓信者蕭何也唐太宗相房杜而將英衛則天下不足平矣然濟英衛者房杜也陛下體此以觀之則將相之任定將相之任定則廟堂敢措謀於軍旅將帥得注意於功名廟堂之上運用天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若杜黃裳之平西蜀李德裕之平河北指縱發策不離於樽俎而兩路平今朝廷人材豈無杜黃裳李德裕輩至於條令之未便官吏之貪汙斂求之違法奉行之未善此皆毛舉小、監司郡守片言可除之弊何足以多繫聖慮哉臣年老多病待盡朝夕祈欲一言而首丘耳干冒冕旒惟陛下留神王襄論彗星言四事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泛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為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

之效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〻具無一可仗天之意其為此耶愚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怠忽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塲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塲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皇上躬自修省又誠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修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徇情為己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者何論所指曰某為姦之首某為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至其所貶遂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況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〻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〻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塡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

之屆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廝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充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衞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慮前世草茅閭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救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罷此紀綱之大机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

者也嘗怪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代南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握客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赦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況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萬餘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頽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蔡盡革熙豐弊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

息四夷無不知若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為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縱一按誅敗將何輝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百戰百勝卒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為國之命脈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一書者真聖學之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讀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浹洽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進見於

應物之間然後為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日日而正之也我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為尤甚其當振為尤甚急蓋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為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為我之所畏今欲救之根本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聞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忽之逸游非親得售於矢石之間者

不得冒功宜從兵部核放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
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
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措其
机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
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矣一用狄青為總帥而南方遂平於
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
兵遂無敵於天下唐時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
裴度臨督一舉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
此糧賞亦在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
救時之急務也恭請時欽奴

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交
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
君臣相見止於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
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
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
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　上特視之謝恩
見辭惴惴而退　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愚以為
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
外為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
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視朝適路寢聽政蓋視朝

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
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諸吏常侍散騎為
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
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
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
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
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
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進士則從政殿
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
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

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
自古然矣　國朝　聖御正旦冬至大朝則奉天殿即古之
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
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
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原
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
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
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　孝宗晚年深有慨於
斯屢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為而民之無祿不
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

近法　孝宗晝刻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御文華武英
殿倣古內朝之意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
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
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
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
盡　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
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徒無近世壅隔
之弊哉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
而已王鏊親政篇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矣荀卿
曰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
此欲法後王矣兩者互異而荀為近焉何也法無古今惟其
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耳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所建立
不可廢也戾於時拂於民雖聖哲之所創造可無從也後王
之法其民之耳面目之也久矣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
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哉曰法後王便也
帝王之建鴻業也以綏和天下有德焉以整齊天下有法焉
然德植于深常卒乎匱法成于肅常卒乎弛又在乎後之人
培養而脩飭之培養厚則國家之命脈愈縣絡布濩而不可
解修飭勤則國家之精神愈奮揚踔朗而不可凱此所以豊

基強幹延祚靈長之道也執事首發策以　祖宗德澤法度
及我　皇上纘紹之治為詢甚思志也敢不敬效：之愚
嘗考孔子之言政曰以德以法皆御民之具兩者之不偏廢
尚矣唐虞之德光海隅暢庶類至鴻茂也然而府事修和萬
世永賴觀伯益儆戒之辭則法度又未嘗失焉成周之法如
八統八柄五典九職之類至纖悉也然周自后稷以來世積
仁厚暨于成康天下和同重譯來賀觀雅頌所被則德澤之
流又若是其遠焉宋儒羅從彥謂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唐虞
法度最明莫若成周者蓋以唐虞之時方垂衣畫象而理而
成周則經制大備故各因其時言之耳豈謂唐虞之法度有

闕遺而成周之德澤未鄭廣乎至于人君以德法兩者垂
諸子孫均為萬世所憑藉者也然必後之人益務博恩廣施
以宣其豈弟遵制揚功以振其綱維則德與法乃可歷久而
彌新故從彥又謂祖宗德澤不可恃法度不可廢夫恃德澤
是不庇其本根而尋斧斤也廢法度是更師曠之律而棄公
輸之矩矱也從彥之意要以培養脩飭責繼休之君耳豈輕
德澤而重法度乎由此以觀則德也法也肇叙者非斯無以
維一統紹述者非斯無以規萬代誠保大持盈之令圖百王
未有以易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天挺躬提三尺而
復帝王自立之中國有乾坤再闢之功為天下之人得易辮

羯為冠裳化戈鋋為袵席其搏心揖志而奉帶者有泰山四
維之固焉而　聖祖不忘厚其德澤以燠休之明其法度以
綰結之皇皇哉今載在　聖政記諸書者信如日星之布已
試舉其閎鉅則中原一撒弘税綱之慈大誥三編廣錫福之
惠　殿廷露禱裹桑林之虔　宮室樸素循彔椽之訓器斥
雕鏤遵土銅之意衣存澣濯崇卑服之風他如給農器免田
租之類又不可殫書焉葢　聖祖之德澤淪涵翔洽如元氣
之在渾濛如江河之演迤而不窮也劉三吾嘗謂　聖心奉
拳恩德之及民者深非以此歟乃其長念却顧垂之為畫一
之董則餘　宮闈而言無踰閾故帷帝之奢宦馭近習而奸

無憑社故綴衣之職嬪戚畹僅以祿入而　國典不干故內
倖之恩鄣　藩封胙以茅土而民事不預故維城之勢安肅
軍政而威柄專故居重之形壯定官制而倖位絕故表著之
地清他如洪璽蔽戮寘放之類又不可縷指焉蓋　聖祖之
法度震疊彪炳如風霆之鼓動如日月之行而燭極六合也
宋濂嘗謂　睿思所斷動契典則度越千古者非以此歟當
斯時也薄海內外含甘飲醇既斟酌之不竭謳謠之不倦其
範圍于紀律者又皆帖然循守而罔敢越軼天下之勢無鈎
繩而不可攜也無關鍵而不可開也萬億年不拔之業寔始
基之矣然　聖祖猶兢兢焉　慮長則親製　祖訓一編以

詒燕來裔愚臣誦而得其槩焉如曰帝王得功之初天心授
于有德若守成之君常存儆畏以祖宗憂天下為心則能永
受天之眷顧是欲　後聖之樹德以保世者何懇切也又曰
凡我子孫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是欲　後聖之守法以
繼序者何嚴毅也猗歟休哉　明明有訓與關石俱垂琬琰
並列矣其疇能易之自是　列聖循業益光前軌鴻化昭登
太平如一日至　孝宗敬皇帝以寬厚煦育而　聖祖之德
澤益浸灌于人肌骨焉觀夫停遊畋損玉食却四裔之貢獻
裁百司之冗員讞遼東之獄而刑清罷延壽之塔而財省以
故十八年間黎甿殷阜海宇寧康可謂與民休息者乎然而

四輔晝接庶政紹裁稟焉泰阿之譏持法何嘗不行也至
世宗肅皇帝以英斷馭臨而　聖祖之法度益炳耀于人之
耳目焉觀夫昔替綱興曠禮恩威運于立洪名寔歸于綜練
嚴鎮藩之使而法自遠行杜貴里之謁而政無旁落以故四
十五年間群倖肅乂百度修明可謂體乾剛健者乎然而裒
桑必矜膜溢有祈禳為帡幪之廣覆德何嘗不溥也夫　聖
祖紹天闡繹則長育與震曜並行　二宗奕世承休則敦大
與明作交懋故積善累功益篤也赫聲濯靈益奮也而　皇
基其丕奠已恭惟　皇上躬至聖之資撫泰陰之運　紀元
一詔祇遹　先猷既追明創守之同心復盛稱成法之精備

是紹庭肯搆之思也頃又時〻詢謀群臣條故事行之思
覃四海譬若春膏之霈令飭百司殺若秋霜之肅繼治之善
視 前烈有光焉而執事猶欲求所以宣昭 令緒求登大
平者僅亦效昔賢憂危之至意乎蓋 明興餘二百年于茲
矣今方宇寧謐有三登九稔之樂無賦車籍馬之煩有櫜弓
卧鼓之安無揭竿持籌之警是 國家德澤之鴻厖所淪被
也而談者曰未盡洽毋乃以時遭熙豫洪德滋豐而民生之
彫瘵莫能堪乎今政令嚴明有運臂使指之便無肘大股難
之憂有車閑策勁之美無汎駕推輈之慮是 國家法度之
精詳所約束也而談者曰未盡乘毋乃以世襲泰寧瑕類潛
長而倍尚之惰窳莫能整乎愚嘗熟計今之治体惟在
上法 孝宗之寬厚以培養 聖祖之德澤法 世宗之英
斷以脩飭 聖祖之法度是故矯浮濫之征則閭閻實削煩
苛之網則囹圄清禁末利而重本業則服疇者多退貪墨而
進廉平則侵漁者息以此撫循于上而海內之氣未有不浹
和咸理者也堅渙汗之令則廢格者不容清蕪穢之塗則荒
飽者不售黜虛談而崇實政則吏事脩湔浮文而考成績則
治效著以此提挈于上而朝廷之衆未有不競功着職者也
然寬厚可也至于湛靜而后時柔茹而寡執則骫法莫斷可
也至于苛峭以為察嚴重以為威則妨德夫惟 聖天子含

靈体虜執中履衡自能弛張百為舒卷萬化澤普而不汜威震而不激包涵而無牽制不決之患總攬而無刻覈已甚之嫌惠加于窮民而不以養姦回嚴施于私謁而不以塞忠諫如此則剛柔正直參和不偏而　本朝德法廓如天地固如金石太平之業將濟萬世無窮極也夫普覆併包保民長世非至仁弗運也弘馭遠撫恢綱廓絲非至勇弗擧也鏡覽燭照使德法之施無不授摰會應變適節非至明弗該也三者孔子之告其君而司馬光所為盡其生平之學者也敢拜手為　當宁獻

天下有大運聖人承之而國勢尊天下有大體聖人維之而國祚永大運者天所以開聖人也有所寄而無所傳大體者聖人所以維天也有所捄故有所尚而又不可不有所維也譬之家然隆替興衰之數豈不在天然其先世崇尚禮教而為子若孫者又克守厥緒而世脩之則其家必且有盛而無衰有隆而無替而況為天下者乎蘇洵氏有言治天下者審所尚厥論誠韙矣然而曰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此雖世儒習言之而愚竊以為非也記曰大圭不琢大音希聲周不尚質乎書曰黼黻絺繡以彰施于五色作服虞亦尚文而況殷與夏乎又曰夏后氏尚齒殷人尚賢周人尚親此雖匪漢儒創言之而愚又以為非也記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

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四代不同厥尚乎為五德終始之説者曰黃帝秉土色尚黃其事土夏氏秉木色尚青其事木殷氏秉金色尚白其事金周氏秉火色尚赤其事火其説始於鄒衍氏世儒頗傳會焉而愚又以為非也夫月令所載五行之用何歲弗周而謂代各有尚乎為元會運世之説者曰三皇之時如春故尚道五帝之時如夏故尚德三王之時如秋故尚功五伯之時如冬故尚力此言出于邵雍氏世儒習尊之而愚又以為非也蓋雍特以世運為斷耳非謂三王無與於道德也且一歲之運惟冬為本而謂五霸足當乎然則夏何所尚有典則以貽子孫而已故其稱後嗣之失曰亂其紀綱使紀綱而無亂雖夏至今存焉可也殷何所尚有風愆以儆有位而已故其數後嗣之過曰顛覆典刑使典刑而無顛覆雖殷至今存焉可也周何所尚建用皇極敷錫厥庶民而已故其申後嗣之戒曰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言改厥度使舊章無亂而厥度無改雖周至今存焉可也故曰天地有大運而非皇帝王霸之謂也國家有大統而非土木金火之謂也立國有大體而非忠敬質文之謂也愚請姑就載籍之遺談而直推執事之意蓋天地之大運有四焉由洪荒以迄於黃軒為一運向之顓蒙渺穆者至是而經制始備也而愚以為其治乃尚文

何者文者所以拯其質之太甚也彼其衣裳禮樂之制日加
增而無已以此知其尚文也由唐虞以迄於殷周為一運向
之淳和簡易者至是而變態已極也而愚以為其治乃尚質
何者質者所以捄其文之將弊也彼其奢靡侈麗之戒日諄
切而不忘以此知其尚質也至周之季而天地之運又極矣
戰國之禍又讓之數百年矣凡所稱禮樂法度上世以來之
遺制至秦而盡剗滅之而後天乃挈而付之寬仁豁達之聖
人漢高帝是也惟漢高帝以寬仁豁達起也而一代之治遂
尚寬寬者所以捄秦之酷也至宋之季而天地之運又極矣
遼金之禍又醲之數百年矣凡所稱綱常倫紀上世以來之

遺敎至元而盡剗滅之而後天乃挈而付之神明嚴毅之聖
人我　高皇帝是也惟我　高皇帝以神明嚴毅起也而一
代之治遂尚肅〻者所以洗元之纖也雖然我　高皇帝聖
學淵源妙契千古非若漢祖椎樸少文也經營創守三紀不
懈又非若漢祖日不暇給也創制立法斟酌百代又非若漢
祖規摹僅具也是故貽謀燕翼則有　祖訓在焉夏之典則
弗能於此矣懲奸彰善則有　大誥在焉商之邦刑弗嚴於
此矣闡繹天常肇修人紀則有精誠昭鑒禮律諸編在焉周
之建極弗粹於此矣然則我　國家之運萬年之運也我
高皇帝之業萬世之業也即漢氏何敢希百一焉然漢之人

主疎於立法而其人臣工於奉法故法寬而其用之也常嚴是以漢氏之治有廢法而無廢政我　祖宗列聖堅於持法而其人臣或巧于避法故法肅而其用之也常寬是以我國家之治無廢政而有廢事蓋愚竊觀于上下之間而求其所謂肅者不能無惑也夫　高皇帝之令甲猶一日也群臣內外守徽墨而襲約繩猶一人也事何以昔簡而今煩令何以昔嚴而今弛昔之所重而今之所輕者何官之吏也昔之所極意經營而今弁髦視之者誰氏之職守也大小百執事之檢押故何視百司有位之遷移黜陟奮何準安所稱畫一也周禮日有要月有成歲有會今考成之法詎不自謂綜覈哉而奉行之吏視為故事按形而關五官之事不可目遍也而又或為旁竇以逃之批根而尋百年之弊不可勝剔也而又或為他端以覆之絲綫初綰則委其責于前遷除盡及後遣其難於後安所稱課功也夫言所以資治也而治非所以資言也今百司內外條建彌繁一事而百相由也一言而百相襲也一疏而百相覆也利害同是非等而百相更也上不斷當于實而斷當於情下不斷中於功而斷中於意安所稱法守也夫賞罰者政之綱也功罪者法之準也是非者事之衡也毀譽者情之蔽也真偽者斷之本也法舉而或蔽之以情聽公而或淆之以偽鴟黃鼓於脣吻軒輊生於胷臆安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稱叢脞也夫以堂臨陛以臂使指匪務相軋亦以相成也今
也稔一言之同異而區豐積分持一事之矩長而体統衡决
權之所在則下侵侵而見隙下或從而挺之矣意之所猜則
上伺伺而得間上或從而狗之矣安所稱定分也夫政以久
成行以驟敗今官為傳舍人有競心以例遷者又有所擇於
例之中後因以所擇為準矣以格出者或有所避於格之內
後遂以所避為常矣位同而復較迂徑之途遷等而別求淹
速之故安所稱狗職也夫此六弊者害肅之本也然詰之莫
知所始繼之莫知所終譬之寒暑二至浸淫以至於極當事
者熟視而莫可誰何以積習為解耳故愚以為欲祛積弊莫

若破因循夫因循之起也起於其過有所推而功有所蔽也
是故善為治者以其言覆其事以其事覆其功譬之百工課
能定稽而巧拙無所遁焉則既廩不費而工力日益斯亦為
政之善喻也故愚以為欲破因循莫若勵功實夫傳聽者易
淆兼視者若履此功寔所以不得其情也如事必附其職官
必附其事譬之治田者農為之區區為之畔而人知其利入
必出乎已也彼將疏為自勤其事之不暇而暇餙美於視聽
乎哉故愚以為欲勵功實莫若明分守夫分守之所以不明
者令不一也蓋朝廷不尊則令輕大吏不任則令撓廉察任
職之吏各自以其所見為指則令分旁視逖聽之臣各自以

其所執為議論則令回護而莫知所底斯其所不一之故也譬之柁師之於船役令之左不左令之右不右當波濤澒洞之際又諱而咻之彼其耳目之不自有而能堅持柁乎故愚以為欲明分守莫若一政權夫一政權者非舉國成而聽之一人之謂也又非威儀而勢惕之以強從吾令之謂也又非屏一切之譚持不撓之柄以與下爭勝之謂也法有所起制有所始職思其故職思其終而萬事自理譬之七曜在天而下為之儀象以準之乘之錙銖而歲時盈縮不勝其錯矣故愚以為欲一政權莫若申 祖制申 祖制者去其所以害肅之謂也雖然上者下之表也君者臣之心也心無與於四肢耳目之事而不可一息不運於四肢耳目之間君無與於群臣百執事之職而不可一日不照臨於群臣百執事之上今九重萬里下士何敢與知然竊以二言為丹扆之獻夫君猶日也日以日照故常明君令猶雷霆也雷霆以時震故常威 聖天子而肯垂意斯言乎則群臣百執事者將不令而自肅而 高皇帝萬世之業運之一心有餘矣何弊可補何偏可捄而勞執事者之嘵嘵乎

建國有不易之體勢聖人所以逆持天下而操其本統者也體勢有不容已之變道聖人所以因用天下而救其末流者也徒威不足齊物而攝之以體小數無以革俗而驅之以勢

制天下數百年之耳目手足而惟吾操縱聖人之權也體立而守守固而繼之以辨勢成而行行厥而乘之以乏窮天下之耳目手足奔命于吾所操縱之中而亦漸以敝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無所以剂量消息于其間而聽其末流之自至則是究其數而止耳是故順而柔之以利綦于利而靡振而鼓之以名羅于名而激有所張于形以為固形不固而張之又以損其寔有所寄于察以為防察之所不及而防之又以生其心展轉寄移而恒出于其所不料雖聖人果如何哉蓋非制體勢者之罪而變通者之責也漢宣言制度是矣而曰霸王道雜夫利德非霸王之謂也雜亦非制雜而不革其亦

以雜報也漢當本始元康間舍曰勵精改紀而又將加之墨守乎蘇洵之言定所尚是也而曰不變非也惟道萬世無敝所尚者以救偏也救偏者亦偏偏必有極會其極時安得不變夫洵知用乎中葉之當威而不知用威之亦不可常也此皆狃于體勢而暗于末流觀于末流而未始深原其故者也易不云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夫惟變通之可以久也造化亦不能遺而况國乎國之有體如天有四時國之有勢如陰陽有寒暑四時遞而歲成寒暑錯而致用而不然者則陰固至乎閉而陽固至乎焦吾安知其所終哉蓋自三代盛王禹湯文武之隆創制立法已不能不待其後之變通而平王

之東遷處弱勢而不變鎖歇委頓則已究其殺而止而况漢
唐宋之末流乎興革盛衰之故可覆按也漢高懲秦暴桀以
爲名方鷙然咸有遠心夫亦惟是專利而不獲懟而無上匪
種刎附因不愛高爵厚祿以柔之而世遂逐于利始猶衛霍
之屬自奮于功名旣乃爲張湯公孫弘之徒旋工于窺瞷窺
瞷有術纂爲術而附會附會有黨深爲黨而比周究也孔光
谷永之流蕭焉奔走一王氏以寵祿自持而猥忘其介而西
京之業遂壞于靡光武懲是以爲士方厭然無持操夫亦惟
是熾趨而不止憤而無下非名胡底用不惜貶躬奇服以振
之而士遂趨于名始猶嚴光周黨以恬退爲名高旣乃顧厨
俊及以名標生標榜標榜之勢成爲搏擊搏擊之窮流爲險
躁究也何進袁紹黨錮爲召一董卓自謂聞熟其說愚而不
圖其不可收而東京之業竟敗于激太宗英智習矣始借資
于突厥而虜突厥之類其利也賈其餘勇屢蹴陰山擒頡利
而犁王庭窮玄菟以疆戎索降王侍子並受專麾下而後然
猶有域外之規其法簡于治官煩于治軍其子孫代狃其勝
獎率邊功而官臣六日尋于干戈卒釀安史以戕藩鎮而用
兵之禍遂與唐相終始宋祖累承僭乱本列戴于親軍而虜
親軍之殫其故也杯酒笑談旋移兵柄立參知于政府而相
權掣設通判于軍州而將令分要使料條論議実繁有司而

上煦然慄之以寬大之名其法重與人以權而輕責之任事
其子孫安忘其事繁令滋章而其臣亦遂泛々然莫為盡力
議和議戰甲是乙非日相與爭于尋尺之間而天下事已去
矣向使西京無光武之紀隄防既潰孰與塞而收之而東漢
之季能軫傅燮方大之憂唐之末造能廣宋璟不賞邊功之
指隆興以前能與蘇轍假重臣之計南渡之後能膺李綱復
藩鎮之謀寧遽決裂至此哉由斯以觀始未嘗不蘗芽豕蠡
而卒僨于救之無術夫固國体既定浸淫蹶張其勢趨实然
要以知其且然而不能不待其後之人而不謂其遂無人也
國家功高乎開闢德咸乎漸被　高皇帝持危節事計深

慮微總百王而蒐其成挼萬世而制其變輕爵祿以攬英雄
或起降虜而拜大將或躡蹻而登四輔則漢高厲世摩鈍之
權也屈　至尊以崇鄧蒙四先生創禮賢之館兩端士作
文華之師則光武反席幽人之指也法唐以用兵而威加屬
是故　神謀動中機宜帷幕皆包智畧至易世之際猶復三
犁虜庭而後來平濮平寧靖倭靖寇時警而兵不頓稽宋以
計吏而法加詳是故机務析于卿臺察舉煩于省會自府鎮
之重猶且片紙可呼而外遠于藩于臬于郡于邑又皆遮制
而勢不專其爵祿足以鼓其怠而廉恥又足以坊其淫其兵
威足以寒化外之心而文法又足以弭事中之變席安秉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勢行而体之堅如轉石總亢執要体立而勢之捷若建瓴是
故立体者以疎密為重輕則漢疎于唐唐疎于宋而　本朝
之紀法為獨詳制勢者以重輕為強弱則唐弱于漢宋弱于
唐而本朝之綱維為獨振二百年来名世代興于表著而野
不乏箕山潁水之賢　天威四訖于疆圉而内外無田常六
卿之禍非苟承庥籍慶而已其本繞然也雖然体太密則臃
而不掉於是有中橋之患有腸壅之虞而密反為輕勢太重
則倚而無制于是有偏枯之象有暴竭之形而重反為弱日
遷月化積漸以徃汩々乎流而不可止衆之所趨即敝之所
起脉々乎日與変俱而不自覺若執事所云漏而無御撿而

不知囂然隣乎竭而泛然莫適主蓋浸淫既一日迄乎今而
其徵已畢見矣時方操切而磨勢毛擊者比肩俗尚寛和而
拱揖循聲者接踵煦俞聽納則吹毛洗垢以壯豗為無傷稍示
摧抑則蟬噤鵠藏以裕蠱為得計張弛不同調而同于順時
静躁不同途而同于耦會何浮沉俯仰者多而折衷砥柱者
寡也是其近于靡也受意與受制爭事衆害與衆毀爭名守
土與権使爭民　朝廷與市井爭利有挾私而公議或挖要
以鉤奇猜慮積而上壅疑事弁而下鬱夫上惟無壅々而自
遂徃必悖下惟無鬱々而不宣蔟必暴則胡不惠然相劑以情
而桀然相持以氣也是又近于激也安有敗而不為害者

形固也有勝而不可居者寔衰也議者狃于　國威之振漫曰戰耳戰耳夫徵調窮于四裔而不聞旗鼓相當則力竭轉輸寡於挪借猶時有脫巾而呼者則財竭封賞在前利劍在後而傲睨觀望者時見告則威竭處三竭之時而不以善息吾惧楊葉之枝有時而窮也則夫乃形張而寔逾困乎內外以相權也而今以相仗上下以相維也而今以相蒙掌財者六人露財者六人其甚者不能為不露而猶能為掣荷擔則無術弛擔則有術其究也不能為弛而終能為不荷非惟彼逃其責　國法固默非惟　國寬其法公論固然雖大壞極敝而不可得其主名身當其事而僅與旁觀同于浩歎且

上竟誰與領此吾恐無柁之舟終安能濟則夫乃察審而心逾渙乎當創造之始盡鑒百王之敝而參用其權至於今日亦并受四季之敗而特未至乎甚嗚呼則柰何不為之所也愚以為欲使靡與激而平莫若起之以真名而絀其偽名人之宛轉遂利而莫為閑也無名是無坊也然而寔名恬偽名争寔名之氣約結不得宣而偽者乃挾之以爭激也寔靡之尤也吾為之疏壅導滯達其所同然而顯白其依似要使寔名之用獨伸而偽者失其所挾而士氣平矣欲使形與寔兩固莫若陰啚其寔而巧用其形寔之為用近而形之為用遠如必人人角力而後臣之則服者寡矣今寔雖枯形固苑也

吾外暴其形以建威銷萌內匿閉其塞而不輕用戒逆臣以保國強國處置得宜為上策無輕動于淺夫之言生事召釁要使數十年休養生息以持盈定傾而國庶有瘳矣欲使宦與事而不虛莫若畀之以權聽其所為而嚴核其後無求之以所不堪而徐責其不盡今之患在乎法代人任責而言者代任者為斂夫吾誠寬其議論省其煩苛蕩然使自為更始而又優之以歲月揉縱歛縮如志而猶有敗事然後可以厚其責而不怨而事其有任矣嗟乎位之雄窮吾附之以名名正而位不獨傾名之用雖吾嚴之以塞塞信而偽不妄恭暴其形以顯塞而病在失塞吾喻諸其塞而形乃彌王分其權以防奸而奸在避事吾與之以權而奸亦不得逞請寄五用而休益固輕重相得而勢益強採溢扶衰儻在斯乎又何四季末流之患哉語云為之其未兆也兆而謀雖十倍見禨祥而謀者百倍乃今且蠢々動矣慎無泄々焉鼓駭馬振絕系以至于滂發而不可為也

今夫黃老之失使人獨任清虛蕩檢踰節其事雖以徧循然而立借施事合大道之因秉要執本得南面之術則百家不能易也申韓之失使人務於慘刻傷恩薄厚其計不可長用然而尊主卑臣足以明分職信賞必罰足以輔禮制則百家不能改也此黃老申韓之所長而史談班固之所予也乃若

博而寡要勞而罔功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離道本則儒者之失而史談班固之所說也黃老申韓之所長如彼儒者之失若此欲以相勝不亦難乎愚請畧陳漢事得失之效當干戈甫定瘡痍未遑非休養生息時耶文帝乃下寬大之詔脩玄默之化破觚爲圜斲雕爲樸於是風移俗易庶幾成康刑措之隆此善用黃老之效也乃武帝之用儒則舛矣承明侍從持論不根徒步公卿曲學阿世聞力行之言則報罷陳天人之策而見疏即黜百家尊孔氏特具文耳彼好大喜功紛更多事則不逮文帝遠矣其弊也海內虛耗幾續秦亡武帝固有以致之歟當官職廢弛閭閻愁苦此非總攬振刷時耶宣帝乃明法審令循名核寔樞機周愼品式詳明卒之吏称民安庶幾周宣中興之烈此善用申韓之效也乃元帝之用儒則陋矣牢賈五鹿以巧佞求容貢薛韋匡以循默守位師傅自貳於請室樞好得肆於憑城即徵用儒生委之政事特虛聲耳彼牽制舊文優游寡斷則不及宣帝明矣其弊也政柄潛移終衰漢業元帝固有以取之歟夫以武帝之儒當文帝之黃老其數不勝也以元帝之儒當宣帝之申韓其數不勝也何者彼無欲自化清靜自正而吾猶利祿之陋習也彼以言責事以事責功而吾猶章句之空談也故黃老申韓之得行其說則世儒之罪也觀者見其然乃曰雖有美種不

如黃稗之熟雖有儒術不如他道之成是與翔鉤金之謂耳豈不易之論哉

治道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
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
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
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
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
土崩之勢雖有強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矣吳楚是也況
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
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
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
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
土崩之勢而已矣徐樂

天下之勢有土崩有瓦解有蠶食有魚爛所謂土崩者一傾頹而不可救秦隋之末是也所謂瓦解者雖叛散而猶可挽漢之吳楚唐之安史之亂是也所謂蠶食者其受患在外寇以及於內秦之於六國是也所謂魚爛者其受患在內寇以及於外漢唐之季是也夫秦隋皆以苛法重政威制海內而繼之以胡亥煬帝之縱淫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亂而政不修故陳涉李密之徒因時而起奮臂大呼天下從風而響應國遂以亡而不可復振此之謂土崩漢至文景之間可謂盛矣而吳楚乃因鼂錯之削地之故起而為難

合七國之兵帶甲數十萬然不能西擴尺寸之地而卒以敗
亡唐至開元天寶之間可謂盛矣而安史乃因中國無備之
故起而為亂陷河朔覆兩京然不數年而卒殘滅蓋唐漢之
德未衰而安於樂俗之民衆雖有乘間竊發者猶可治也此
之謂瓦解齊楚韓魏趙燕之師約從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六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以賂之秦
有餘力而制其斃追奔逐北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因利乘便
宰割分裂據肌及骨而六國之君卒不能以自存此之謂饕
食漢唐之季皆權歸於閹宦人主之立因其定策大臣廢置
出其指呼姦邪讒佞結為死黨而忠憤名節之士禁錮擯斥
而不復用及其長也外召強臣以誅之閹宦絕而國亦亡故
董卓奮而漢祚衰全忠聘而唐室危皆禍自內始而卒至於
不可料理此之謂魚爛夫瓦解之禍輕而土崩之禍大饕食
之禍遲而魚爛之禍深故天下之患在於土崩而不在於瓦
解饕食猶可禦而魚爛不可支則其勢使然也今不幸羌狄
憑陵盜賊蠭起而有瓦解饕食之勢然當救之使不至於土
崩魚爛猶庶幾乎其可為也不然禍可勝既哉 李德裕 張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3426877 v.4

教化

分國以為五鄉々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々為之長分州以為十里々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々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閈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群徒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一再則宥三則不赦

善教者識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于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于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々臣々父々子々兄々弟々夫々婦々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于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々源也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々于法令誥戒之間藏于府憲于市屬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酇之長疏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々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々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王安石原教

嘗讀禹貢之書、見其土九州等九賦、地產方貢品明晰列而獨惜其詳于物而畧乎人也、又讀周官職方等男女均多寡、又惜其詳于民數而畧性與俗何哉、及汎觀管子之著水樞、班固之志地里、則禹貢職方之未詳于此備矣、管子之水樞列叙楚越晉燕宋六國而貪麤簡易之俗、謂其餘皆在水固之地里、列秦蜀至吳粵凡十三國、而遊俠而柔弱、而剛毅、而險陋、而夸奢、而剽悍、而巫鬼、謂其習皆係乎土唯、然與否否非、然與、吾不得而知也、然以管班所稱較之、今何啻若擬規磨哉、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之性稟于天自王畿土中至于海隅日出、一也、習也者、則係乎君之令師之教、而非水土所函也、乃知禹貢職方萬世之書、而管班則一時之書耳、由是言之、人才之生、豈係乎地哉、

教化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為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為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為夫民知有所不為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饑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偽變詐無所不為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婚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翕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於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哄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

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變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事已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匠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之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蘇軾教化策

詔令

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于風者以其發而有所動也配于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發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發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為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〻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巽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為燠雨皆知其所以為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為震霜雪皆知其所以為殺至為風然後布于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鼓乎大山喬嶽之上細而入乎窮室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為德推拔草木而天下不以為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非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測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測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蘇軾重巽以申命論

惟人主制令于天下而後人主重惟天下一稟于人主之令而後人主之令重故布令陳詞吹噓鼓舞以褒耀遐邇者聖王之要執也奉憲貞度設誠必行以仰副德音者蓋臣之極忠也蓋上德不令其次能令其次煩令其次急令其次不能令至于不能令末矣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令

不良重矣哉不現之風乎風之發于青蘋之末也甯〻墨〻耳及其扶拂四海播揚萬有也鬱者暢結者解困者起其震撼擊撞亦足較萬物而不居蓋物莫不稟令于風令也者君之所以風也日月遞代雨露霜雪遞降而不能一日無風世有升降道有醇駁而不能一日無令世儒闊於大較以為帝王不煩言而治惟伯者令行禁止耳則何遽責人以無為之理乎夫令必行禁必止誠不足盡治然亦有令不行禁不止而可以治者乎司馬法曰有虞氏大戒于國以是知未嘗廢令也商周之誓不從有佚罰不迪有顯戮以是知未嘗廢法也夫治不能廢令〻不能廢法則縱古以然矣三代而下惟

兩漢最稱近古詔書下山東疲癃策扶願見德化之成者孝文也而奉詔不勤勸民不明則責有司之奉行者急焉璽書下西河遠人咸驚以為天子見萬里外者光武也而千條萬端臨事悖亂則責將吏之奉行者嚴焉是故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無留令也漢宣詔所察遺詔議詔不如詔各以輕重被法無壅令也有不便則大臣請之如丞相嘉司徒意封還詔書是也既下則無敢阻撓也有不當則天子改之如甲子詔書皆蠲除之是也未革則無敢不承用也彼其意氣蕩而不虛視聽一而不二規模闊而不褊旨趨簡而不亂主勢最尊國勢最強固非唐宋所敢

望文中子曰漢之制志典冊幾于典誥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豈不諒哉夫漢事其臣臣者也哉 太祖高皇帝英謀神斷手闢一代其論羣臣有曰凡政事施設必欲有利天下可貽后世一令之善四海之福一令不善亡窮之禍則所以修令者何審也 宣宗章皇帝深仁厚澤身致太平其諭侍臣有曰治天下以信爲本厥每詔令必求可行可久而后發不然徒失信于民耳則所以布令者何慎也 皇上踐帝王之英蹤法 祖宗之庥烈 詔書每下方內皆訢訢爲愚生郎託在艸莽誠不敢自處漢市掾下竊以爲 皇上天下聖主也鐲租賜賑議獄緩死海內有不安其所者爲之惻怛于懷 皇上于德令可謂渥矣政不二門威不錯貸操太阿而制海內之命 皇上于政令可謂斷矣萬方輻輳歸命 天子乾乘之長禀正朔受纓縻而稱外臣 皇上于威令可謂行矣擬秦之威尚主之貴一挂議論立見 切責崇山幽都何可偶也 皇上于法令可謂無赦矣然有憂勞天下之心而德意不盡究布 獨御區宇之柄而憲令不盡行威伸于遐遠而玩愒于輦轂法行于貴近而抗弊于奸巧上布令以名而未嘗課令以實下不敢謾令以文而敢謾令以意蓋其弊有四請遂正言而無罪可乎 國家急于用言切于求理朝進一言覆而行之暮上一議覆而行之可

否異論則隨可否而應之彼此互執則合彼此而存之如此
則上下相徇上下相徇令必不行矣我言之而以必行責人
則以為便人言之而以必行責我則以為不便緣人之說而
加詳則以為有便無不便徇人之說以求勝則又以不便掩
其便如此則前後相反前後相反令必不行矣留令者罪壅
令者罪令自　朝廷下令至于有司幾何時矣未布于畿輔
都邑已幾矣彼見都邑之幾則復何急焉未布于他郡國畿
輔已後矣彼見畿輔之後則復何急焉一令行甲以視乙乙
且復然一事貶乙以護甲甲且復然如此則遠近相伏令必
不行矣言官申飭矣不逾旬而如故　詔旨詰責矣不逾期

而如故問之在內曰部而置之四方矣問之在外曰牘而徧
于群吏矣問之有司有司未有故問之百姓百姓不知也如
此則虛實相冒虛實相冒令必不行矣然令之不行非獨下
不行也木之曲者不于其影也又非不行之日而後不行也
弓之折者不于其盡也故其端在上其制在始聖王之治天
下莫如重令莫如審令議欲廣斷欲獨擇欲虛行欲果議之
始必以問主者度人情揆事理議不審則主者得而駁正之
議既定否即以責主者綜名實核功過行不力則　朝廷隨
而賞罰之勿下不可給之令勿操不可繼之政上先見成事
而下執符以合焉勿凌逆于繩之外勿脩越于法之內下先

與成言而上揀券以責爲言之而便行之而始見不便也去
不便則詠其便者無嫌反汗焉行之不便而其中猶有便也
存其便稍更不便者無盡改絃焉大要令之行也必先慮事
之所終令之不行必先究弊之所始　詔蠲租稅矣而視隴
畝視旱蝗者爲奉令剝民繳以潤私橐者爲廢格　詔賑貸
矣而發倉庾惠窮民者爲奉令餘粟肉以不恤其所者爲廢
格　詔恤刑矣而疑從訊重從輕者爲奉令益情罪以殘無
辜者爲廢格　詔減織造矣而規灌濯抑芳靡者爲奉令侈
女紅以自潤綠者爲廢格　詔做邊防矣而嚴斥堠固邊圉
與士卒同甘苦者爲奉令股軍需弛武備及劾首虜不實者
爲廢格定服制禁奢侈貴臣無敢侵　令無論庶姓矣重舉
劾慎題覆重臣無敢徇　令無論庶僚矣俾大衆之取伸大
府之宂裁九御之恩數省大內之供奉　天子不自侈
令無論臣下矣　主臣無二心　宮府無二体貴賤無二法
遠近無二令此　高皇帝所以造區夏　章皇帝所以致上
理也彼漢事者何足爲一日之間而覆說于前哉蓋自古稱
奉法強則國強奉法弱則國弱而先臣崔銑之言曰我　朝
之勢有漢之全盛無其強無宋之苟安有其弱夫漢令無不
行也而法未必平令也法則平矣而令未必行以令之法行
漢之令做強國之意備平安之政化何以不若有虞政何以

不若高岡執事所以惏惏謀事者意其在斯乎若曰德之化人捷于令民之從好甚于令則同有立于未令之先者在安所事謀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風俗

管子 叢衆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稺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纂組相稺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無分役相稺也謂之逆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爲行制死節而群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爲榮華以相稺也謂之逆

淮南子齊俗訓 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楮炮烙生乎熱升子路撜溺而受牛謝孔子曰

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為也矜偽以惑世伉行以違眾聖人不以為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九韶六英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哀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月之所照誋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于其所適施之于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于廟牲其于以致雨不若黑蜧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譬若舟車楯

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于木沉
鳥於淵　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
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
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
羌氏僰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不能通
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
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夫竹之性浮
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
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
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抑久湛于俗則易〻而忘本合于若

性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嗜
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
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　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
神〻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
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于中而聲應于外
故釐負羈之壺餐愈于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
智伯之大鐘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
夏之容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諭意
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
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于音非不能竭國

羣氏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埋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于世而誹譽萌于朝是故理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体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体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礼而削知礼而不知体也今夫為平者準也為直者繩也若夫不在于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于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而寂漠者音之主也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礼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秦国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知欺愚勇劫懦壯凌衰攻擊奪
者為賢貴人善突盜者為哲諸侯設諂而相飾設輹而相紿
者為知天下乱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振海内德從天下曩
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
勢過矣胡以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以行義礼節為
家富而出官耳驕耻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
為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唯告罪昆弟
欺突伯父逆于父母乎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我何妨為世
之基公唯愛其母妻公之掖女乎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詐
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勢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吏权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推勢吾不与婚姻非有貴戚
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以出相驕
出倫踰等以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
姦富民不為姦而貧為里罵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
敢行姦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其弟
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于此矣商君違礼义棄倫理并心于
進取行之三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而慮有德色母取瓢碗箕箒慮
立而訊語抱哺其子与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睨其
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僅

焉耳然齊心而赴時猶曰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兼并之法遂進亂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不知守成之數得失之術也悲夫（賈誼時變 昌）

天下有瑰政于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知而愈不知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與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棄完堅之物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〻大貧以本予民〻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勢安得不寒世之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于俗願其所未至以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使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食不足矣故以文繡衣民而民愈寒以布帛被民〻必煖而有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饑甚焉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于本則

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劝業而無縣懲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知巧以相詐利者為知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于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絶冗而上下分明矣擾退則詠上借者誅故淫侈不得生知巧詐謀無為起姦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知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民愚而民愈知不罹縣網此四者使君臣相冒上下無別天下困貧姦詐盜賊並起罪人蓄積無已者也故不可不急速救也 賈誼瑰瑋篇

夫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嘆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于道則愧生于心非畏義也事違于理則負結于意非惲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薄淳樸以禮法為賊也夫中世之所敦已為上世之所薄況又薄于此乎故夫天不崇大則覆幬不廣地不深厚則載物不博人不敦龐則道數不遠昔在仲尼不失舊於原壤楚嚴

不忍棄于絶纓由此觀之聖賢之德較矣老氏之經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特有薄而厚施行有失而惠用故覆人之過者敦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往者馬援深昭此道可以為德誡其兄子曰吾欲汝曹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斯言要矣逮則聖賢扇之上世近則邴吉張子孺行之漢廷故能振英聲于百世播不滅之遺風不亦美哉然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而尚相誹謗謂之臧否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并伐其善態態者皆是其可稱乎凡此之類豈徒乖為君子之道哉將有危身累家之禍焉悲夫行之者不知憂其然

故害興而莫之及也斯既然矣又有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自遷何則務進者趨前而不顧後榮貴者矜己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睞貧貴士孤而不恤賢者危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救一貧賤薦一孤士又況其下者乎此禽息史魚所以專名于前而莫繼于後者也故時俗敦矣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否俗薄雖君子為邪義不能止也何則先進者既往而不返後來者復習俗而追之是以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彌而純篤稀斯蓋谷風有棄予之歎伐木有鳥鳴之悲矣嗟乎世士誠躬師孔聖之崇則嘉楚嚴之美

行布李充之雅誨思馬援之所尚鄙二寧之失度次韓稜之
抗止貴邴張之弘裕驟特俗之誹譏則道豐績藏名顯身崇
戴不朽之德播不臧之聲熟知薄者之不足厚者之有餘也
彼與草木俱朽此與金石相傾豈得同年而語並日而談哉
朱穆崇厚論

自古諸侯風俗大小曷嘗不與其國相係齊地負海帶山二
千里則其俗闊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世最為
強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
適于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淺薄齷齪而謹畏今天下大
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于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
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哉風
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為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
餘矣至于學治道通大体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
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于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
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
治而已非能有益于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
狹故無大功名以為上世遠矣則前此風俗嘗廣矣當是之
時唯恐其疏闊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
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大都
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宏遠之風以

尭之是猶衣九天之衣束十圍之帶高視闊步而血氣不適
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必後于西京而風俗不及者
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
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怯而短小
此非其影耶古之化俗甚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
非有他也獨患小爾謝不可使之大乎 宋唐庚憫俗論
臣聞天下之事其出無窮而相禪於無所終始者疑若甚勞
而古之人君乃至於無爲者能得其本而已以四方爲遠故
所正者惟京師以一國爲大故所正者惟其家以萬民爲衆
故所正者惟百官又以國家百官之富不可勝治也故所正
者惟其身而已所守者約而所施者博此古之要道也陛下
有仁孝之行恭儉之德至誠惻怛之心至於此非難也而臣
自京師觀之淫麗之文勝淳厚之朴衺謾誕之風長正信之
俗微非所以示遠方也自宮邸觀之公侯放於驕淫而不禁
婦妾習於侈靡而不嚴非所以示國人也自官府觀之相尚
以取譽相引以趨勢相傾以競利爲上者殘其下爲屬者持
其長而非所以法萬民也陛下欲爲漢唐則固軼於漢唐矣
欲至三代而於此未正焉臣以爲未也蓋古之人脩身以正
天下而其俗既成之後雖抱衾之賤妾知自克以義而非止
於關雎之后妃也雖衰世之公子篤於信而非止於麟趾之

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礼而非止於京邑之近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以古準今何其寥寥哉其弊亦必有在矣陛下試反而思之其躬行之未篤歟其昔者奢侈之弊因循而未革歟亦教之未至而制之不嚴歟將求於士者止以語言而不以德歟所取於臣息於利欲不能何風俗之難回也陛下有聖人之才有崇高富貴之勢嚬呻俛仰再撫四海之外唯無為而已為之無不可至也臣觀四方之學其言語態度短長巧拙必問京師如何不同則以為鄙焉凡京師之物其衣服器用淺深闊狹必問宮中如何不同則以為野焉以此知以質學示之則無不從而質學也異時皇族未嘗知經術也及陛下以經術造之而莫不欲為經術異時士人未嘗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進之而無不言法令以此知能以德禮示之則無不從而為德礼也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所謂質學也德礼也皆其所固有者也因性之所固有而嚮道之蓋無難焉在陛下加之意而已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此無足疑也小人以疏遠妄及陛下之家事以卑賤冒言妄及百官之嗜好以聖學之廣淵而道尋常之務以聖學之日新而言已廢之迹雖臣亦自知其疎闊也考之於古竊以為庶幾焉唯陛下念之 彭汝礪論人君正身回俗

今　天子振紀維風教化翔洽蒿紳衿佩之士羔鴈在庭鴻
羽在列豈不彬彬稱極盛哉乃或者謂　國家盛在有形而
患在無形無形之患固蘇子所稱治平無事而實有不測之
憂者蓋人心常醇矣倏而之漓風俗尚厚矣倏而之薄此非
有端倪朕兆可推而尋也則士習之僞為之也執事稔然深
思欲返真以實而姑借徵于兩漢則請先言漢事而後詳其
說夫漢承秦敝其治非列于唐虞三代也其人非儕于稷契
皐夔伊傅周召也刀筆行伍之羣羊豕芻牧賈郎賈豎之侶
非盡出于賢良方正明經孝廉也其凝稟不必皆倫而得其
偏或歉于全其才行不必相兼而得其一或遺其二是故遜
敏異致和諍異用木彊與醇謹異尚精明與寬大異軌簡易
與整嚴異操譙恭與自伐異品譬之化工肖物形貌各殊萬
象參差不離初質則執事所稱近古之才疑亦有不出于此
者蓋事期濟國即多智之陳平不必加于安劉之勃無論步
文也忠能匡主即戇直之汲黯不必異于隱諷之朔無論恢
諧也等之乎為相耳即石慶之介申屠丙吉之儕魏相俱以
功名終可也等之乎為將耳即李廣之視不識充國之擬衛
青俱以勳庸顯可也語經術則梁丘望之夏侯玄成彰祖更
始之流師守專門義宗訓詁各承其所學而不相悖也語吏
治則潁川渤海淮陽南陽京兆扶風之理勞來殊方撫循異

路各蓺其所能而不相冒也語議論則石渠珠崖之議勸學
興禮之議鹽鐵推酤之議若玉帛交會萑葦盈庭各不相猜
而各盡所欲吐也語文章則馬遷相如之文鄒陽枚乘之文
劉向揚雄之文若金石交和絲竹迭響各不相襲而各極所
欲言也斯何以說也真士乃鄧林之木隨大小以呈材故削
墨引斤左規而右矩彼以平勃諸君子而即為平勃諸君子
者也則漢之真也偽士如躍冶之金消鉛錫而成用故模形
鑄象外似而中非彼能為平勃諸君子而不欲為平勃諸君
子者也則俗之偽也故真者口無擇言身無擇動行無擇跡
而偽者無不選聲擬步于賢哲之程真者不薄功名不逃爵

祿不諱富貴而偽者無不依娜枝拒于洗冥之域夫豈其一
朝夕之故哉胥庭既遐習與世染智故紛構欲為情君彼其
視世味紛華業已寢卧逍遙其下瓦注者巧金注者殙雜以
賢智處太平無不欲自露有餘之勢而猶守蒐瓚亦爭思畔
號攘臂于其間于是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于文冕取儕借
寵螳斅摩肩天下乃始黑白混陳珠魚雜糅狃積習而莫之
非也然則利欲同原派流則異較言其偽有五銜馬獻車羸
馬蔬食布袍離羣索居棄常詭故丞相屬情于脫粟司徒隱
跡于持箒混恬淡于風塵借夷由為蹻跖是曰矯習其流一
也名理紛綸玄言飛屑影響二氏比附六經寄情寥澗之間

馳辯波濤之內使畢者沿流而失據高者棄軌而同弃類莊
列之汪洋比蘇張之唇舌是曰誕習其流二也獵古以夸今
競華以駭俗隻詞片牘知君墳籍莫不徵揚馬之唾餘擬曹
劉之蠹簡異說叢起百家錯陳使師旦無所黜其浮歐陽無
所正其體是曰靡習其流三也狡獪儇詞穢過屋端左顧右
睨應機設械入則繪忠信而摹正直出則隨世俗而妙圓通
遂使畜夫蒙辯口之知王成濫偽增之罰是曰巧習其流四
也突梯脂韋投時闢隙剌漫滅而罔諧情狀固而潛通分形
洛蜀之途射影睢訛之部李甫遠致嘆于歸市劉孝標結慨
于高門是曰諂習其流五也故習真則真習偽則偽真者之

之途一而偽者之途五〻者之變又不可勝窮然則何從而
返之蓋聞之視鍛錫而容青黃歐冶不能以見劍水擊鵠雁
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
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
尼不能以必士試之職事而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于愚智
故以虛逐偽常如風影不可搏而以實求真常如符契不可
假則即執事所謂返偽莫如核真核真莫如貴實也夫實者
漢治也綜覈名實極于宣帝而非以宣帝始也當西京之初
其君臣相與破觚為圜琢雕為樸士苟非進功程能固已不
足當嫚罵之主矣文景以恭儉而恭儉應嬰武以功名而功

名應彼亦安往而不得實者至孝宣而耳目精神益用之于天下蓋天下乃始嘆漢治之以綜覈得人矣吾非謂漢士之盡醇而其真不可掩也吾非謂漢治之盡可法而其實不可易也而提衡而評隲者上之所操也條而爰條而憎條而取與舍以示下之實非實也隨品以掇勳者下之所操也條而文條而武條而諫且斷以乘上之趨非實也事欲其任而不必狥其聲狥其聲則事或因而委也功欲其成而不必拘其望拘其望則功或因而飾也雖有俊偉卓犖而遵途以進則無務以奇拔之以奇拔之恐天下遂緣而為奇也雖有忠厚老成而積久以需則無務以捷竄之以捷竄之恐天下遂緣而為捷也夷夔禮樂各有所主吾力持久任之條其驟更驟調而徒滋紛擾者勿為也恐天下妄有侵越而窺覬也由求勇藝各有所就吾精別器能之當其左揆右揆而謬選才賢者勿為也恐天下妄稱不器而陵躐也罪狀既白無務薄其罰也而附于才力之不及彼幸于附而無所懲恐其益工于濟惡也善最有微無務害其賢也而誣以素行之不謹彼懲于誣而無所控恐其遂甘于放棄也蓋上士喜于實則事業立著于躬而中士束于實固未有不振手足而思奮也下士必不能得實則更議立持其後而不羈之士可以虛亦可以實固未有不奉繩墨而爭驅也仰無所逭其情而俯無所

逞其詐內無所藏其術而常無所逮其奸即有譎心桀態變幻閃爍之士無所可用而使平勃主兵黯朔主諫丙魏李逍輩主將相經術吏治議論文章拱揖指揮而莫不願盡力人心自淳風俗自厚長治之效臻未形之患息則豈非實至而虛不留偽窮而真自見哉如是則雖謂 國家得人之盛而士習之終不敝可也雖然九方歅之相馬也相其神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好其似神在牝牡驪黃之外而似在形容繪畫之間方今 聖主留察英賢世固多畫龍而無神馬耳有如翻然捐葉公之好以待九方之求夫 國家所以用之者豈必區區真偽之辨哉即漢事請姑置勿談矣 萬曆庚子應天程

愚生竊睹天下風俗景象弊不能徧舉其甚蓋有六焉老子曰貧國若有餘今家窶戶饉而俗競以豪溢相高一食萬錢一衣千鍾富者欲過富者欲及富者空臧貧者稱貸年羨歲促不為臧損則奢甚也士大夫爭騖勢利之塗不厭躁冶而厭積薪患不拾級而登耳然不餘力而讓名至于閭里童昏率未卵患晨見彈求炙蜀鄉所謂天下若焦若燒則躁甚也庭有變色之言士多聚訟之議意見稍左胥爭角立易手而擠實口而毀睽睽相伺人持勝心則競甚也畫脂鏤冰之吏多而詭銜竊譽之詖衆故阿大夫以善事譽膠東相以偽增褒胥史隸萌作奸弊文莫可窮詰則巧甚也自昔稱令重君

尊令　大府之憑非信㕥一之　詔非行也朝下夕格甲遷
乙還三五丁寧竟同諧戲乃管子所謂虧令益令留令不行
令不從令蓋兼有之有司不得呵三尺不得施則玩甚也二
千石之重也而邑講之程後惠文彈治之公也而入得釋憾
焉一服青衿輒抗墨綬不關腰餉屢見脫巾大率冠履倒持
臂指不相攝其究將華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則縱甚也
之六者其風下其俗弊其去治象浸遠世之所習談而襲事
之所習聞也乃又有見謂為美而發露太濃彌縫太盛試核
太至將有不可繼之患其甚亦有六焉人騰言之業家秉如
椽之筆卒佃漁遷固步縣鄉掌即一封事一尺牘無不治安

諫獵諸德解嘲也即初學輩章擲管而談無不秦吻漢歎買
宋以下語不道也熹雁成章汗青充棟是謂甚文士大夫慕
尚全才競厝意新蓮之任居恒講道譚禪抵掌當世間者閒
燧舉烽燧援筆請纓稱一當虜者比比豫吳兵法研桑心計
敵微之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是謂甚辯避路也而傴僂專
席也而循牆銜轄相司也而煦嫗以相下故叙向攜手求閒
覼蔑之言梁統迎門不必孔奮之節即有先達之傲者梁松
必生憎于獨拜范滂必懷恨于公儀笑是謂甚曩桑下之宿
終身不忘梓臼一交數世猶講象箕襲匳以相獻遺分少絕
甘以相存恤彈貲不贍其費勞體不給其勞是謂甚厚自抏

鱗骨鯁之士用而天下直氣益發舒朝伏蒲而夕請劍皁囊白簡絡繹公車郎懸鐸設鞀之求不啻于此矣是謂甚直自歲儉帑虛士大夫爭言節財于是窒竇塞孔撙龢則密隨色占費量出制入一楮之直必校數夫之溢必紀訖事謂尚有遺秉滯穗羨未裁冗未節者乎是謂甚省之六者非不美也美而盡耳夫美而盡者是廓華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甚文必浮甚辯必謟甚嚴必陵甚厚必絀甚直必激甚省必蹙相困之勢也語曰室無空虛婦姑勃谿夫天下常獨不美者不可以甚哉即美而甚斯不美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878 v.5

萬卷菁華卷五

總攬

管子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于臣矣勢在上則臣制于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奪也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奪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廷遠于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賊出而不入謂之絶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痍
滅絶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
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擅貴于爵祿故
不為重寶虧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
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

韓非子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
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
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有言者自為名
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歸之其情故曰君無
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
臣將自表異故曰去好去惡臣乃見素去舊去智臣乃自備
故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
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
而有功去勇而有強群臣守職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謂
習常故曰寂乎其無位而處漻乎莫得其所明君無為于上
羣臣竦懼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
君不窮于智賢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于能有功
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于名是故不賢而
為賢者師不智而為智者正臣有其勞君有其成功此之謂
賢主之經也道在不可見用在不可知虛靜無事以闇見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見而不見聞而不聞知而不知〻其言以往勿變勿更以參
合閱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則萬物皆盡函其跡匿其端下
不能原去其智絕其能下不能意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謹
執其柄而固握之絕其望破其意毋使人欲之不謹其閉不
固其門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弒其主代
其所人莫不與故謂之虎處其主之側為姦臣聞其主之忒
故謂之賊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
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為者誅國乃無賊是故
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
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
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以獨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
也人主之道靜退以為寶不自操事而知拙與巧不自計慮
而知福與咎是以不言而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已應則執其
契事已增則操其符〻契之所合賞罰之所生也故羣臣陳
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事責其功〻當其事〻當其言則
賞功不當其事〻不當其言則誅明君之道臣不得陳言而
不當是故明君之行賞也曖乎如時雨百姓利其澤其行罰
也畏乎如雷霆神聖不能解也故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
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人易其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

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近愛必誅則疏賤者不怠而近愛者不驕也

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于賢以劫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于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人主之過在已法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讐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臣之信矣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

參請謁無以進取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于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惛主壞法之資也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能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人主有誘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〻于事者困于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犬不信者有罪有功者必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惛主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于後〻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知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參驗者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有為之意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不計其出〻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

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
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不知治者必曰
無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
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太公無變周
則湯武不王矣管仲毋易齊郭偃毋更晉則桓文不霸矣凡
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迹適民心
者恣姦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
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商
君之內外而鐵殳重盾而豫戒也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
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戒民之備也是以愚贛窳墮

之民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而輾小變而失長
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于亂而容于治故鄭人不能歸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
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
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
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愛則能得之其主
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于己也聽其臣而行其
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
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
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

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故
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簡公
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
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
當之于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
而簡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
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于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
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于馬恣欲于馬者擅轡筴之
制也然馬驚于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

也威分于出彘也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于馬
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于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
足也德分于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
王良操左革而咤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
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
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
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
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韓
非喩老篇
潘壽語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

讓天下于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于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一曰潘壽闞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于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為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太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

天下所以奉者君也君之所以尊者權也權者非他也賞罰而已矣賞公則當善而為善者進矣罰公則當惡而為惡者退矣若然則君子在位小人在野而權不在公室者未之有也中才之君知賞罰之權不可失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欲人之懷已也則必賞自我出欲人之畏已也則必罰自我行此亂之本也老子曰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賞罰者受之于先王行之于有司人君正其本遇其違而已焉自為之而自執之其與幾何尚書數堯之德曰聰明文思及其舉舜也則

四岳師錫允曰予聞如何朕其試哉夫堯既聞舜之行賢猶待四岳擧然後登用此則賞不必已出也周公作萬代之典設三聽之法衆聽則殺之衆赦則赦之此則罰不必已出也漢高祖氣吞群雄威振海外然而不敢以私忿誅季布不敢以私恩賞丁公秦始皇親治庶務以衡石自程群臣莫得專任而秦漢之成敗豈不明哉然則賞罰在于公不在于自執也矣魏晉已降創業之君才略冠世功勲蓋主既當其改之代遂殘數餘之運後世人君懲其若是故憎疾勝己誅鋤高名所謂同歸于亂者也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及退而有憂色曰楚國之大而群臣莫吾及吾國其亡乎此所以

飲馬于河也漢高祖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所以有天下也梁武在雍州時破魏將王肅得其中箱書見魏帝手勅曰吾聞蕭衍善用兵勿與鬪其威名如此及其為帝也乃用臨川王宏貞陽侯明為將在竟陵府時与謝朓王融之儕齊名及其為帝也乃用陸驗石珍為心膂何者患其失权貪其易制曾不知亡国之釁始基于此也夫擁者非謂其強臣專政王命不行前邀九錫後徽殊礼也蓋人君有偏聽焉有偏好焉偏聽則朋黨有所附矣偏好則奸邪有所入矣朋黨勢固姦邪在側人主以不聞過為賢不違命為治如是則賞罰者朋黨之所為而假手于人主矣當時之人知其如此亦且柔

正義而事朋黨皆公室而向私門非徒競利且以避害然則推安在哉後魏孝明時衛士數千人焚領軍張彝宅殺其父子朝廷懼以為亂也王誅入人餘並釋之高歡時在民間聞而歎曰亂之始也乃散家財結集亡命卒移魏祚魏人不知失政之始在乎孝明及高氏執政方云祿去公室不亦晚乎誠令人君用法公共接下均一善善而能用之惡惡而能去之不以己之私妨天下之義雖復体非聖賢蓋亦思過半矣嗚呼斯道也甚易知甚易行甚易效而鮮能行者蓋夫疑信之際偷旦夕之便因循偷俛以至政墮勢敗而自不之知也傳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豈虛言哉 宋徐鉉持權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主所以齊一萬形劑量群品者惟此權耳權而不自操則有倒持之虞操權而不得其要則勞精敝神究且有所遺佚而啓旁落之漸權而委之臣則有專擅之嫌操權而不委之臣則偏聽獨運究且有所隔閡而兆叢脞之階惟夫英誼之主為能斯于勞逸操縱之機是故挈而持之而已不與分而任之而綱不紊流而通之而上不壅斷而示之而下不疑夫是以端居而天下理也蓋宋仁宗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夫出之自中則私行之言之自廷則公黃履翁曰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臺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大夫則人主之權重矣夫

也權寄于衡而後銖兩明權寄於銖兩而後萬物平非謂執之於手而能平物者也宰相者人君之衡也列卿臺諫諸司百執事星布于衡之中者也是故權不可不歸人主而必重廟堂之柄以衡之政不可不出廟堂而必擇臺諫之臣以察之言不可不從臺諫而必簡士大夫之任以行之故宣勅鞫事而不經臺閣則劉禕之不名為勑而權不行宣除中丞而不經中書則李宗閔不肯奉詔而權不行權可作福然而詔可焚麻可裂弄臣可按而問如是者不行權可作威然而紀綱者不必誅盜廟器者不必族長安令不必刑如是者不行行之自人主則權在必伸執之自人臣則衡在必審也持必

運之在獨則偏委之任之在廷則正說權者莫辨乎此故夫人主之權不可以無心忘也亦不可有心執也以無心忘者不以天下為意腹心外託耳目旁屬肺腑怙遇股肱惰窳勢且倒太阿而授人以柄故其權恒患在散以有心執者過以天下為意甚察生疑甚刻生忽甚疑則外離必固甚忽則中距必堅勢且置氣筒而生視其孤掀其權又患在總權散之國威福易至下移而跋扈之臣得竊而擅之以亂天下權總之國聰明有所難周而蕃蒙之姦得陰而竊之以愚天下嗟夫君人者患權不在我耳乃總攬之弊至與下移者同類而共禍則可不思其故歟今夫權也者所以務物而使之平

行之心而不難降其心以聽之臣則法守在臣下持必不可行之見而不難執受見以忠於君則道揆在君權與理衡而權重矣法守與道揆合而權一矣吾以是知人主之受權與人臣同也人臣自一命而上莫不有權然可操而不可有也何者受之君也人君尊居九重何莫非權然亦可操而不可有也何者受之天下臣民之公也吾又知人主之操權與人臣異也人臣任股肱則效股肱任耳目則效耳目任其一則不得越其二也人君以臣作股肱以臣作耳目凡百職乃所以成一尊也是故光武不任三公則任力而其體失憲宗委用鑄鼎則任人而其綱紊神宗時臺諫封事一切留中如蘇軾所號明知謀是故以不允為答如司馬光所請則任術而其情壅其道不光是以大臣孤清獻之心諸臣售蠱亂之計激之構朋黨之釁曲之為調停之工當其時君未嘗不稱明權未嘗不在朝廷而後卒基禍也豈不悲哉我　國家設官分職稽古定制閣臣參机務六卿率僚屬臺諫司繩糾諸司百執事任眾職權未嘗不分也閣臣擬之而不得行六卿行之而不得專擬有當否白簡持其衡行有功罪章疏覈其實內外相制大小相維權未嘗不合也分之則事舉而權行合之則事當而權尊權行則一人德意通於萬國權尊則萬國心志拼于一人故二百年來曹石假之而立誅汪王好之

而就殄江劉禪之而爵斧鑕俄陸弱之而移郊遂豈不称極
辯我我　皇上紹天開緯獨秉乾綱　臨御以來　萬幾親
決詢謀來諸　廷誄獨斷本乎　宸衷遇社者誅㷊寵者逐
天下翕然懾如　雷霆仰如　日月而莫之敢干蓋体統正
朝廷尊煒乎千載一時已乃者　宮庭靜攝　堂陛未交
而裁決之間若見有操而未從労而未逸者閣臣擬票非不
如初也然　旨輒中易甩或內降或可而不可或不可而
可間有獄皆扞格難入矣甚且明諱密啟一切中寢矣臺諫
糾彈非不如初也然逆耳易厭成心難祛或因事而追謫往
事或因人而槩罪衆人間有申救即目為黨矣甚且空其署

而遂虛其位而懸矣六卿百執事分曹任職非不如初也然
官多代庖事耗廢閣或委以專司而故為掣肘或匿其端緒
而故令揣摩間有報決且遲以歲月矣甚且功不厭屯膏過
不難迅擊矣愚以為　聖明在宥即幽隱且旁燭焉豈其漸
鴻振鷺之朋而不及知乎　宵旰為圖即遐荒且塵慮焉豈
其　旒黈几席之邇而不及恤乎然而　天聽猶高泰交未
洽者何也無乃慮有所假而詳於察與慮有所獨而叢於疑
與念夫始之專擅而深于懲與計夫後之久安而嚴於防與
夫人主所與天下流貫與天下所以象指人主者惟此心耳
有如操一察心則耳目無已時持一疑心則窮鈌無不似懲

之深則或吹齊而廢食防之廢則或因影而索形於是達騰
意為嘗試窺闞意為中挠伏闇意為植黨露章意為詆排愈
察愈疑愈疑愈察而視在廷之臣舉無足親矣于是故中吏
以杜人之嘗抉故充屬以郤人之挠戕故抑斥以散人之朋
比故遲留以破人之攻訐無所不憚無所不防而于盈廷之
言舉無足信矣人主不能獨立而不親亦不能盡疑而不信
其所親信者不在廷臣則在中涓不在正臣則在左右外附
之臣甘言售則苦口者規頗誹斐陳則赤忠者捫心親其所
親而隙言可入矣信其所信而疑言可中矣雖大明當天魍
魅莫售其技然窺伺者跂踵矣是壅塞之階也人主不能自

任其耳目亦不能自隱其意嚮而彼諸臣者皆善為逢者也
寄以耳目則并耳目竊之寄以意嚮則并意嚮竊之羊豎備
輸助之謀桑孔深秋毫之筭雖覆逆奇發狐鼠莫肆其姦然
望風者揣狀矣是熒惑之媒也人主既以意為好惡則必以
好惡為刑賞折檻批鱗之士或傳重辟而陵轢之奸欵不誅
蔽芾肺腑之賞或不踰時而刻印之利忍弗予雖綱紐在維
恩威莫測然既以己意先之則人亦得伺意中之矣是淺假
之竇也嗟夫始所以察者疑者何為所以懲者防者又何為
而卒肇其階啟其媒開其竇則操權有道不可不察也孔子
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彼其時戒求終恤困窮此豈

無心忘天下者乎則安得不謂之有然咨岳命官恭己無爲又豈有心執天下者乎則安得而謂之與是故明主慎于擇人而不靳于任人吝于持權而不靳于委權我擴虛心故奏對而心術自見何必干察我執宣心故事後而功罪自明何必于疑我秉公心則莫敢以私應而何必懲乎其前我厲勤心則莫敢以怠應而何必防乎其後機務託之閣臣率屬委之六卿繩糾付之臺諫職掌歸之百執事或獨知而參衆論或集思而斷宸衷可行勿難于轉圜不可行勿恡于反汗疑則勿任毋礙大体而用鉤距任則勿疑毋責十里而覈羈而不用則舍毋使待命者致淸人之譏不舍則用毋使需次者興捲輿之嘆可微則微毋故積薪而滯之宜銓則銓毋令越俎而代之下各受其權此不侵彼不假而事功輻輳上獨持其權我任官官任事而綱擧維張上可望而知下可述而識則壅塞何患君虛懷而求臣輸忠而應則熒惑何患上持柄若挈裘領下順柄若振衣襟則浸假何患語曰勞於求賢逸於得人又曰君職其要臣職其詳此操權之要術即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道也生也愚敬爲 今日獻

人主不可以不攬權權由人主出也權而不出則其權必不固攬不固而代操之釁生人主欲攬權又不可以不任人人也者奉君權而致行之者也出而無奉則其出必不繼出不

緯而旁溢之實萌夫惟聰明睿哲之主獨秉乾綱審持大寶以無私之至誠濟委任之至公以委任之至公成總攬之至斷是故不委權亦不吝權其爲之臣者不操權亦不避權當事不使其無權亦無一事得移權任人不疑其有權亦無一人敢侵權詰原五禮六樂自天子出出者其源而其委固可知也書敍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而皆曰維辟作之作者造命其有共命者可知也歷選帝王著堯咨五岳周命六官皆以急任人而成功未有遺衆而獨任者則其衆也乃所以爲獨也衆人之勞一人之逸也其與也乃所以爲取也與人以事柄取人以功力也其委任也乃所以爲總攬也能委然後有

可攬之具然攬而後不失所委之權也彼其有一事建一官任一人事有大小官有崇卑而權亦有輕重舉而屬之明而試之成而考之何嘗有秋毫介介疑于其臣之不盡力懸一術一格以持其後者哉有疑而後御之以法御之以法必有法所不及防者任法而後猜之以意猜之以意必有意所不必中者是故管之敝法皆歸于獨斷其言善無以賞然無以殺者不可易也然而操術之機過峻矣韓之揚搉篤說于委任其言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者不可易也然而防姦之意太苛矣以此衛諸帝王則忠信之薄而恫疑之首然以此用于輓近猶刑賞之約而名實之符大抵形名權事之不能相離

也而君臣上下不能不相御也御之以道德則為帝為王御之以法術則為霸御之以威嚴則為彊微獨法家者流雖三宗七制之主號稱英明者往往以霸王道雜之孝宣綜覈名實疑于斷矣而外有許史之憑内致恭顯之漸則不能斷光武不任三公疑于斷矣而紛歸藉郅惲之諫婉違回成東海之崇謙則不能斷德宗強明自任猜疑臣下疑于斷矣至受欺于盧杞趙贊則不能斷宣宗延英奏對盡屏左右疑于斷矣乃委心于李玄伯王歸長等則不能斷是四君者當年無優游之名每事有操持之意豈其當斷者而反不斷哉蓋其所斷者乃一事揣摩之意見而非有深遠之慮則心思有所注急有所遺而天下之至計訏謨反棄而不省其欲斷者乃一時操縱之柄權而不務聰明之寔則耳目有所閉必有所蔽而萬世之成法永利反隔而不關故或僅爾易世而不免開大釁于數世之餘或止于及身而不免叢百憂于一身之後是皆獨任而不任人其任人也又任法而不任道謂之自攬權可矣而不可謂之能總攬也能總攬者則必如我高皇帝之制而後可伏讀 祖訓國家設九列分理天下庶務事皆 朝廷總之夫庶務 朝廷之庶務也六曹 朝廷之六曹也庶務殷繁不能獨任不得其人則不理而六曹頭碩不能捆攬不得其總則亦不理故必 朝廷任之而後 朝

逐之臣子有職許之權亦有臣子而　朝廷得總之而後
朝廷有執要之權何也權附于事事附于人權也者無形而
難操之物也因國之事柄以為轉移視人之精神以為舉廢
如必倚一人之精神而幹事則精神有一事不徹而就此一
事已無權如必盡收天下之事柄以自為則事柄有一時不
操而就此一時已失權權不能無所寄執於股掌之間而玩
弄之則必失之耳目之前弛于把握之勞而不自覺則或竊
之肘腋之近故使中制者躬尸其事一一皆須稟意又不能
不時歷指案之情使當局者人効其官則斷斷明乎無他而
上乃得獨握太阿之柄此　高皇帝所以以衆為獨以與為

取以委任為總攬至要機也他日　諭侍臣有曰舉大器者
不可以獨運居大業者不可以獨成人君欲弘其德惟當廣
覽兼聽博達群情其　諭部院諸臣者又有曰自古君臣本
同一体任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大扺王言豈惟開誠
布公置赤心于下亦且運臂使指操本統于上有帝王之無
私而更得委任之制無幾近之挾數而獨操總攬之權二百
年來表著肅清蕩無伏莽孽芽暫叢旋就芟鋤豈直　累朝
聲靈寔寵受之蓋由　高皇帝精神法度計畫周而聲灵遠
也　皇上明燭群情威行四裔而平靈夏東靖島夷南指而
逆擒胥街北向而名王損額武功既饒隸泯凜凜于額行文

法具嚴官司斤斤于稟奉有仰成而無書議有重發而無錯
貸有指賞而無逸罰有意制而無扞事英風雄畧微獨下陋
漢唐諸君雖古稱禮樂自出威福惟辟者不是過已乃愚猶
有扶為太平之策不但屢屢揚厲而已者 上之初年躬厲
萬幾聰明時接于臣下而上封事者以獨斷為言至于今日
深居靜攝羣工希覲于照臨而奏公車者多兼聽之說此
其說皆是也在今日之急務莫若兼用兩言而定其衷蓋宋
臣崔與之勸其主收攬大權歸之獨斷而曰獨斷莫先于兼
聽請因是而畢其說夫所貴于斷者崇體要也故上有其權
而不必有其事事在下也下有其事而不敢有其美美在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也若不稽百司之職不考大府之憲使人人受成說于上則
人臣甚逸人主甚勞當其勞而倦勤或以明作而反開廢弛
之漸日弛而綱不獨牽廉近而堂不獨高臣職輕而國体不
獨重舊憲紬而新令不獨伸則何若使人各守其官官各守
其法以兼聽為總攬而操柄可持也所貴于斷者廣忠益也
故諫者多躬裁者乃益大分獻者衆獨攬者乃益尊若謀論
不歸諫官政務不歸九列人人保寵祿于下虞其不入而遂
不言始以不言而遂不任當其不任之極則以激切而反成
委靡之漸未事化而為靜聽當事化而為調停(調停)不得化而為
將順將順不得化而為旁觀則何若用天下之耳目助聰明

用天下之心思共謀議以兼聽為總攬而忠諫可勸也所貴於斷者嚴綜嚴也然必下先有可嚴之實而後上得以行其嚴之之權乃若下本有定品而上先有成心未見其為賢先疑其為不肖一疑其為不肖必不信其為賢庸庸者恐其飾事而見斁斁者恐其求賢而抑上使賢者不得不隱其賢之跡而不肖者益恣其不肖之心臧否益淆形影益詭則何若使大小各伸其用賢否各呈其狀以兼聽為總攬而名實可綜也所貴於斷者持權衡也然上所執者惟有理與法而下所習者兼及情與事見理矣而事之虛實猶隔垣一方也則理與事不相符見法矣而情之曲直猶隔門萬里也則情

與法不相中上執其理與法惟見下之不從下執其情與事惟見上之不入故以獻替之衷而成從違之跡以匡正之跡而開離逷之端則何若使下陳其虛實而我以理決之下明其曲直而我以法裁之以兼聽為總攬而輕重可平也所貴於斷者防壅蔽也然明蔽我以事難而陰移我以意易始以偶然者取為小信而後以必不然者飾其大欺如水易浸則甘詞先入似汗不反則苦口難投不知我之嗔喜乃因激發而生而彼之從更乃候慘舒而入則何若示寰海以大信付廷議于至公以兼聽為總攬而阻格可通也所貴于斷者杜窺伺也然我之不見不聞無窮而天下之衆弄衆目難掩有

言而知其不入其所為不入者已可測矣有事而示以不測
其所為不測者已可測矣使公忠為國者徘徊于聲跡之外
而多端罔上者閃爍於影響之間是故一端設人百竇相引
相嗾轉伺轉工則何若闢蕩平之門塗群枉之隙以兼聽為
挺攬而姦慝可懲也大抵人君御物固必有所不可測者以
行權亦必有可信者以持權不可測者以為天之雨風露雷
之流行而可信者以為天之寒暑晝夜之順序向使秋生春
殺冬雷夏冰宵明晝晦盡易其貞觀之運而日以風霆之權
持斃于宵壤間則萬物不能以一日安其性命之情而況于
人君乎況于群臣百姓乎伏惟　明主操謀斷之用審兼獨

之權考覽漢唐得失之林嘉本唐周任人之治一奉　高皇
明訓人有委任事有責成公卿皆得效于朝而兆民相與和
于野又何帝王上治之不可幾禮樂威福之不自己而詹〻
敗法揚權足辱聞哉

權勢

韓子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詘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衆也堯教于隸屬而民不聽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于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

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
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
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
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
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
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
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
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以勢治天下
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
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桀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成肆行者
南面之威為之翼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
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
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
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
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咲則
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以號令為轡以刑
罰為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
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
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

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為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也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亂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於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

重其身非其身重于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
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
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
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
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測淺深矣故明主觀
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
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中山之相樂池以車百
乘使趙選其客之有智能者以為將行中道而亂樂池曰吾
以公為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
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而利足以勸之故能治之今臣
君之少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貴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
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
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也何故而不治韓非觀行篇
呂覽 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
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
不善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
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
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應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
有衆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攻不可勝衆微如毫芒

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遂除窮竣者勢也尸之運也
車之馳也勢之圓也矢之激也衝以一撞而舉數倍之重也
水之注乎卑澤也原火之燎乎風中也勢也然奮寡可以主
衆人乘高可以抑下亦勢也豈惟萬物爲然夫一人而勝天
下之大制天下之衆無總天下之廣沛焉有餘非勢而何如
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專持其關紐制
其機樞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赦一令一賞一罰
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爲令之而從者建賞一而千
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
它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

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躬令之出也必傾天下之
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
而仁義不足無它理勢不允也夫千世之君可縷指而數之
矣或善惡或仁義其間袤不能銖寸而功名縣相倍蓰禍福
縣相千萬者無它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獻網而歸者三
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
于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功蓋其從民情而集天下
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
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違如林之師而桌敖射中車之木
主故天下之勢安則難動動則雖安當其安也縉紳端委深

拱于堂奥户牖之内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闇隱如
震霆煦〻如雨露肅〻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
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剸童妾雖有劉項之雄曹馬之姦桀
必且屍氏箝而不敢唱及乎腐儒爲之也廓先王之位俾
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敢言事有綜日規度先王之澤未潤天
下之勢未運日祝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
嗜欲矣而患未切己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罔知天下之尊
服己也以爲人終莫敢處踶馬之鷃縞圈兎之毛也藏頡闔
紐婚弄机樞動靜不以時開闔不以道張弛不以節淫樂在
宮中而怨毒被天下禍易在一朝而患禍遺千日民心之它

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
竊譬之山之高峯也萬夫不能隳壞也朽壤生乎中崩石震
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支拄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
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
下之慮甚深繫民心而從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焉不可拔及
其久未嘗無罅缺窳漏也然而其剥也亦有漸矣在秉理特
節其勢而緩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
弱則扶之怨則從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
之節皆不至于窮極而大變則勢從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
勢之在我也我畜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弗便則居故勢爲我

使而天下莫能止也若一夫其要則縱肆恣悍于外不可復收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擯而仆矣臣故曰如户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弩之圓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于卑澤也如原火之燎于風中也如兵之奮竄而走衆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以不慎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宋李清臣勢原

御臣

韓子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身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弒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患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新序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譚子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生之道也撓而滑者為小人死之道也天下之道眾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而曲利者為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

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仕夫擇謀可作而緣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利齒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殺達顏左右賸然無信大嚮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叡潛鑒隱過履遊乃可以為人諺曰牧千駑不如養一驥牧駑養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馴者不

足以尊之則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主所不畜故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臣九折臂知為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位孤雖一縣之平功之宜賞于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皦日于戲群臣其覽之哉 魏曹植黃初令

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過徒于才而薄于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恥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恥則臨難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于禮禮以欽為主宜若近于弱然而服眾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為飾宜若近于偽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不有爵祿刑罰也乎何為其專以禮使臣也以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用之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漢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逸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無恥者以是進取可也至于守成則殆矣高帝既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呂后之世平勃背約而王諸呂幾危劉氏以無恥不足故也武帝踞廁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不改以僕之

海而黜社稷臣也武帝能權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蘇軾

君使臣以禮辨

臣聞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乎天下之情不先明乎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知可以無憂乎其為姦雖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也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為敬進而不禮焉則難進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奉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為厚利者見祿而執之以便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乎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鬭而不和人惟無所相忌也有所相忌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怨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為心也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乎西將取其右而擊之乎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

釋天下之权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权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貪之以為姦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繼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實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于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怵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開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于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君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于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

養當世之賢以名鄉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
亦天下之至明也 蘇軾名樹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
下交感致是以知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
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
天地不交否然則為上而下降甚易為下而上達甚難何者
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
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理自然也苟不
逆之可矣又况於礼敬之者哉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
仲受執寧戚扣角况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
中處殊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謀則有嫌疑之
患因人則有苟合之刺礼秩之不足則不肯進也况不禮之
哉故以仲尼之聖悽然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况常人
乎孔雖之教也然則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惡老吏隱於
陵郎耕南畝來楚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為士也君之失士
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結于景厲流于彘晉哀奔
吳項羽屠裂則失其所以為君也聖帝明王鑒其若此故屈
己以下士推誠以接物軒轅問道於下風唐堯求賢於側陋
周公吐餐於白屋漢祖輟洗於布衣况朝廷之臣乎夫朝廷
之臣位有前後任有小大至於君臣之分誠心所感其揆一

也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卿士大夫各居其位所謂周行也言周行之中皆所懷之人也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大疑大政也庶民猶與焉況羣臣乎此治世之主公之義也世之衰也疎公卿而親近習憚君子而狎佞人親而狎之也以為腹心疎而憚之也以為仇敵於是政出於羣小而責及於大臣於此而不亂未之有也君子之事上也近之而不敢佞遠之而不敢怨受命無二慮臨難無苟免小人之事上也遠之則懟近之則比受命則顧望臨難則棄其人君不能熟察也以為我之所親彼亦盡忠我之所疎彼亦懷二於是聽察惑於外精神消于中此亂之來也小人無忘生之節君子非死難之所楚靈殞於乾谿二世弑于望夷而莫之救也其所由者自私與自勝也自私故慙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疎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独生於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宋徐鉉君臣論

蓋天下所恃以廣聽者言也然而或以亂聽所恃以經邦者才也然而或以妨治槩言而納之懼以繁言溢擾厭其繁也而弭之又恨乎言路格槩才而登之懼以飾者濫真虞其飾也而黜之又懼乎才路塞則其道在有以推之言擇其當而

膺焉則遊焉言者愧矣遊言者愧且易而以讜言効則始之
愼聽者乃終於無爭不可聽才擇其眞而進焉則賢才者懋
矣賢才者懋且易而以眞才効則始之愼官者乃終於無爭
不可官古先聖哲能使羣策畢陳而言各中度衆賢彙征而
位必稱德者蓋得此道也請證以唐虞證當是時稽衆舍己
四聰畢達臣鄰吁咈予違汝弼求言可謂已周然祇曰嘉言
罔攸伏而已乃無稽可聽乎讒說可納乎靜言巧言之儔可
容乎今若言得入嘉言必弗閡其思矣雖虛受如堯舜亦安
容併采之然而堯舜弗之罪也則隱惡揚善之說可覩已嚮
咨奮庸九德翕受百僚師師亮工熙載求才可謂已博然祇

曰野無遺賢而已乃幽可無黜乎去人可無難乎共工驩兜
之儔可無屏乎今若人得入賢才不得展其猷矣雖含弘如
堯舜亦安容併陟之然而堯舜弗之絕也則書識並生之說
可觀已此兩者咸劑量於寬嚴之間而要之言直取其裨益
國無遽以其人廢之人將進而托之國無徒以其言信之則
明君察相又常寬其度於言而嚴其鑑於人無論隆古即代
而下已事足徵也蓋有諍雖王其心乃他有所為然而納之
者則孟嘗君之於公孫戍是也楚人獻象牀於孟嘗君郢之
登徒直送不欲行許戍以寶劍戍為言得止戍心喜孟嘗君
洛得其故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

外昔疾入諫明知其心之私暱也然且欲受之則於純忠者
宜何如有止其事于君彼且身自私之然而弗罪者則楚共
王之於巫臣是也莊王嘗欲納夏姬巫臣諫不可已乃自聘
焉共王立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晉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
矣其為先君謀也則忠明知其給君以自為也然且寘弗問
則於純忠者宜何如有其謀雖利國乃獻寔使閒求然卒用
之者則秦之於鄭國是也韓欲罷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閒
說秦令鑿涇水為渠以溉田已覺欲殺國國曰臣始信為閒
然渠成亦秦利也秦然之卒使就渠明知其為韓閒也然乃
卒任之則於純忠者宜何如此以知聽言之貴寬也有受其
愿終不敢使者則鄭子皮之於尹何是也子皮欲使尹何為
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子產曰子有美錦
不使人學製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子皮乃
止業心知其愿矣然且不敢以其邑試則夫未信者宜何如
有高其才終不敢任政者則漢文帝之於賈誼是也帝嘗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然祇拜為梁太傅帝
豈不惜才者無亦以誼輕銳自喜難鎮靜故抑之使老其才
耳業心知其才過我矣然且不敢以其國試則夫未信者宜
何如有多其能終不敢令當虜者則漢武帝之于李廣是也
左右嘗薦廣名將帝以故拔用之元狩之役且任為前將軍

矣然乃誠無今當單于帝欲得志於單于至亟也而奈何鰲
廣無亦謂廣轄敵難與持重故計全廣耳業心知其為名將
矣然且不敢以其卒伍試則夫未信者宜何如哉以知用人
之貴嚴也蓋古稱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至進賢直謂如不得
已此可以定兩者之衡矣患竊恠今世一何邃其嚴於聽言
邃其寬于用人也往者 主上大度不難自屈以容骨鯁之
臣疇昔以言事論者起田間立躋高爵于是朝士益發舒爭
以言鳴浸淫而至橫口所發靡敢誰何曾未挴事形輙窺其
影而談之已又有影其影者矣曾未跡事源輙邀諸謀而號
之已又有諜諸謀者矣情知其是也猥邀衆而非之衆鑿其

信也故捏端而疑之忤上者見謂高節不且指為阿不畏者
見謂勁緊不且指為比猶之一人也乍來而乍蹶猶之一事
也乍功而乍罪蓋議論之煩極矣議論煩則不能無厭於下
乃至遷而推折之一言之忤也罰且至褫職或解之且益而
削籍矣一人之忤也罰且及空署或幷之且波而它讁矣言
近於戇曰為沽名而屛之事涉於衆疑其固黨而禁之法如
是止矣欲浮焉而反罪夫執法者賞如是足矣欲溢焉而反
病夫裁賞者於彼為格論乃或於此為過端于昔為忠讜乃
或於今為謗議蓋廢棄之多亦極矣廢棄多則不能無叙於
上是上下相激以成此否也則奈何無轉泰之術以濟之夫

議論欲者固也然而弗可弭也使天下噤口結舌則上安所
聞過耶不幸國有巨奸其誰與發之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
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則其法有導之而已其言當于事者
吾亟行之即不當於事者務優容之借言事以為資者其品
其行付諸官評而吾終不以言故罪之此其為導之之術也
乃以廢棄諸臣請者章纍纍矣耐輒報聞罷無亦謂是拂吾
使不得逞耳夫遂吾志與成吾德者孰益逆吾過與逆吾意
者孰損獨非其人不可使雜進則其法有核之而已其名與
實稱者吾亟用之即名浮於實者務量官之乃盜虛聲而無
當者其品其行難逃公論而吾實不以言故錮之此其為核

之之術也夫惟言者之見斥也衆高其名而益趨其氣之囂
結而不舒也且擬人以不必然之事而不顧今嘉言悉用餘
亦不至於遺禍則其氣既平而衆又見無以為名安所冀乎
故夫開言路者正所以息議論也夫惟賢者之棄棄也衆得
托以為名而自高其才之湮沒而不伸也且鼓人以不可幾
之事而不顧今真才並錄餘見非以言故棄則其豪既泄而
衆又無所托以為名安所煽乎故夫進真才者乃所以杜濫
觴也蓋嘗謂黨錮非能禍漢乃漢實以黨錮自禍議論非能
弱宋乃宋實以議論自弱如令漢人開黨錮拔其賢者顯
之宋人求議論甄其可者行之豈遂至于亂哉則可為烱

鑒已
合併無外之謂大混同無耦之謂尊天下者君之天下也有
高視天下之君則彼我之藩立而乎勢也外矣群臣者君之
羣臣也有勝臣之主則長短之形成而於勢也耦矣夫人主
方有所操焉以明尊大而究也反失其無耦無外之勢者何
也是未明乎一體之道也天壤則有高卑海川則有巨細納
厚壤太岱之內而茹百川溟渤之中則合離同異之跡混焉
難名而安置高卑巨細於其間哉嗚呼君臣之際何地也而
可以過不及論鱗陋乖羼錯之言也曰五帝其臣不及故自
親事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

國愚姑無論其言親政之非也而以其臣不及為神聖是烏
知聖哉昔者仲尼稱堯無名舜無為矣材智之在人也若居
積然苟銖兩以上皆有所當辦以見於外而其生而無為者
必爭然無所有于內無所有於內者天下之至愚至聖也聖
不至不足以同愚聖而稍異于愚則如火之炎欲強以下就
而必不可堯舜之在當時也民不以為德而以為何有不惟
無名於下而且以求諦於下竊意顓愚之俗猶未足仰窺聖
人至讀典謨之文以觀禹皋伯益告舜之語其呼而詔之若
弟子然而舜之起而受也即先師不啻也禹之言曰無若丹
朱然既非倫矣且自譽其荒度之多勤呱泣之弗子直擠己

以訓焉而不以為倨向令為舜者聰明材智有絲毫焉未化于中而未忘于臣下則斯言也無繇而至矣當是時在廷之岳牧康衢之倪老山澤之遺逸靡弗臣也靡弗勝也靡弗師也而劉向謂堯師尹壽州文父舜師務成許由則陋矣古之至聖惟堯舜仲尼三聖人者皆無常師無常師者以言其無弗師也蓋惟無名而後能與衆人以名無為而後能師衆人以為如是則可以君可以天是以謂之曰神聖而顧以其臣弗及為聖不亦悖哉郭隗曰五帝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師也三王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友也五伯之與臣處也其名臣也實賓也愚以為能自得師之王與學焉後臣之伯其師臣同其爲國以德也同恃所師有廣隘而所以師者有舍己與不能盡舍之殊請以其喻明之帝之于臣股肱耳目也王則金礪也木繩也伯則削鑢制劀之工也而煎熬齊和之宰也股肱耳目一身耳金之待礪木之從繩猶二物然鎔爐揉斲之間其有大成之思乎若工宰取衣食而已其所就固已簡矣然其君之自視也皆引之為壑谷之卑而聽衆流之自委視其群臣皆抗之為崧高巖石之尊而凜然如有所臨若是者非以敬臣也敬臣所以敬社稷也非以尊臣也尊臣所以尊功業也要以共推其禮下之誠而坐享夫得賢之報則帝王伯均焉自秦而降尊卑峻而師傅賓友之道廢不

漫講其一二近似者張良稱以三寸舌為帝師師之餘矣李泌客于唐肅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友之餘乎漢文之前席於誼也武之正冠於黯也唐玄之臨軒屬目於崇也實之餘乎而高文優矣高之慨大文之謙謙若鈍若遲蓋庶幾古帝王之度乎三傑則曰吾不如於誼則曰吾始謂過之今不如嗚呼斯言也非外鑠尊嚴內忘聖智安有幾人主而顧為臣下詘者哉洪惟我 皇上躬神武明睿之資首出庶物久道成化三十餘禩於茲矣愚嘗恭攷其時以仰觀理治而借喻於漢臣之論當 訪落踐阼之始其時在蒙其道在順隨有蠱闡援政之觀焉又十年而其時在泰其道在下

交有臣主合謀之風焉又十年而其時在豐其道在明作有躬親獨運之累焉蓋天挺奇剛孚蒞有廣 臨馭久則閱歷彌精 明罔弗照若昧爽而剸至于日中 威罔弗如若殷雷之游盈於震虩大小臣工爭競競焉稟 雄斷象 隆指揪過不聽其不足仰裨 高深萬分之一蓋群臣既心詘焉而 皇上亦已鑒知之矣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舍今日曷足語此者而生竊有虞於楚魏之事也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及也退而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及也退而有喜色夫憂喜之動乎其處見乎其色甚精微也而所繫治忽安危之幾莫鉅焉是烏可不熟念乎夫作而不

應動而不隨若心右運而手痺化斎推而物萎此其虞在下
者也猶可言也若神智之任獨擅於上脈弱之名偏歸於下
而遂吞而紐之震而黔之津：乎心目之微不覺其動而有
喜色焉斯其禍可勝道哉夫喜之溢也驕柔之驕之萌也忌
乘之忌之害也疑乘之疑之成也侮乘之人主之所藉若大
鵬之羽也又風之以勝氣焉其下視穿復有物乎故靡不任
則靡不輕靡不輕則靡不侮官以任事也輕在事遂意其可
有而可弗有也人以任官也輕在官遂意其可撑而可弗撑
也大臣以任人也輕在人遂意其可倫而可弗倫也溫詞優
頦以任大臣也輕在大臣遂意其可礼而可弗禮也令之而

共既謂易與而侮之令之而不共又謂有杙而侮之伏蒲叩
閤咨疏連牘下百計以抒讜而上直蔽之一言曰好名而已
又身深念正志積誠下百計以格心而上又蔽之一言曰持
祿而已餌之進而弗聽進怵之去而弗聽去執之如仇讐抑
之如戲劇困頓其身體愁苦其思慮以供人主一日之快夫
士氣之難熾而易熄也若燎火也其鄣之難固而易靡若秋
蓬也古之明王所以損勢位以尊賢賤貨財而貴德凡以張
其氣而厲其鄣而國倚以立耳傾江河以沃之振庋飈以撼
之猶慮有遺種焉則所存幾何而亦何以國乎夫尊卑者天
地之常形聖愚者主臣之定分乃乾上坤下若適得其覆載

之恒而遠名為吝上行下濟若盡易其尊卑之體而適謂之
謙則君臣理邑之分可類而知矣何也上下同體也亦同情
也鼓一肢廢而身殘一指傷而心痛乃以靡不傷之百體娛
天君以靡不廢之四肢備元首則上之自為計亦疏已今之
大臣古天子所稱伯父伯舅者也其嚴師保凝丞也其適上
鄉也坐而論道酧醍而乞言又更老也蓋自其秀於鄉觀於
國而上國賓之大尊其人則重其器貴其德則厚其名遞廢
遞去名器未改也古之人五耦而式馬十室而下馬曰是必
有秉德以陷我者況堯盈之朝公卿大夫之衆而豈無其人
哉由臣而上三級之曰賓曰友曰師由臣而下三級之曰官
徒曰犬馬曰草芥諸臣者上或不敢自附于師而下亦不至
以官徒自為亡亦以使臣之禮還之群臣抑亦其稱乎而古
所以禮臣者固不薄矣麥丘邑人祝齊桓也願無獲罪群臣
百姓虎會對趙簡主言君侮臣之禍甚於臣侮君大侮之名
非加於上獲罪之名非施於下也而二主以為知言此烏可
無熟念乎誠願我　皇上脩晋接之典以優耆碩廣登顯之
路以體群僚推友賓之遺意以隆下濟之明而闢舉愆尤之
上儀以光師臣之鄰如是而臣不以帝臣王佐自期則罪在
下已
大易稱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君與臣合而為下

濟天道也臣與君合而為上行地道也而善發其蘊者莫若
宋儒其言曰無欲之君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可與言王佐
君臣以無欲而合此一德一心之寔也顧無欲豈易言哉人
心不能無用亦不能兩用遽意為便則宵旰者必踈矣之聲
利如騖則靖獻者必雜矣夫所貴於為君者求治之心不可
不專也是故意念則平於權衡淡汗則堅於金石情有所比
也而有繫天下之大命者無以私昵掣意有所習也而有關
軍國之大計者毋以他賓借毋挾威而為重毋以寵而為籠
權附于事毋惔權而並惔其事利附於功毋疑利而並疑其
功寧受逆耳之言毋銷剛正之氣寧顯明其道使人得之聽
觀毋寧微露其端使人得之揣摩此君之所當務也所貴於
為臣者事上之忠不可不純也是故功必欲出於己而惟恐
分其譽議必欲同於己而惟恐形其短為私而已矣非忠也
慎始事之難託為鎛以處後虞僨成之敗開一日以自完為
巧而已矣非忠也意未必至而競於辭理未必勝而亢於氣
為激而已矣非忠也苟于求人而複躬則畧勇於持論而諉
職則踈緩於本業而急乃在闔闢為名高而究乃在孳寔
為飾而已矣非忠也此臣之所當戒也君無欲則德日清明
而以心膂委之下臣無欲則衷懷粹白而以肝膽效之上可
謂一德一心之寔矣鼎鉉不隔于金鑾而旁落之門杜宦府

不分於兩途而議論之叢息上下曠然其無疑惑矣君督臣以治平之業臣自任以格心之道同明相照至誠兩協將一日數朝不為頻非時請見不為瀆握手前席不為狎引裾補牘不為忤誠何難於一晉接一對揚者況精神聚會志意孚通而為不晉接而情下嚮不對揚而恍上徹者自在也商之咸有一德周之一德一心庶幾身親遇之矣

重民

管子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于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以與聖人之言慧士可與辯物智士可與辯無方聖人可與辯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也民知十己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齊桓公問于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仲

曰所謂天非蒼蒼之天也王者以百姓為天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于民也至今未有為謝也

呂覽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々乘之国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餘国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々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闔廬試其民于五湖劍皆加于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句踐試其民于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

千餘矣遂擊金而却之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
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与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
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湯武非徒能用其民
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
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
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宋人有取道
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
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
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于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
其道而徒多其威〻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
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于味凡鹽
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
後可行惡乎託〻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
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
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于
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諫子　夫酒醴者追之飲愈不飲想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
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貧其死者樂其死貧其輸者樂其
輸所以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之道者可以居
兆民之職

善為天下者不視其治乱視民而已矣民者國之根本也天下雖亂民心未離不足憂也天下雖治民心離可憂也人皆曰天下国家孰為天下孰為国家民而已有民則有天下有國家無民則天下空虚矣國家名號矣空虚不可居名號不足守然則民其與天下存亡乎其与国家衰盛乎自古四夷不能亡國大臣不能亡國惟民能亡國民國之根本也未有根本亡而枝葉存者故桀之亡以民也紂之亡亦以民也秦之亡亦以民也漢有平城之危諸呂之難七國之叛王莽之奪漢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唐有武氏之變禄山之禍思明朱泚宗椎希烈諸侯之叛唐終不亡民心未去也夫四夷大臣非不能亡國民心尚在也觀漢高祖文景唐太宗其所以結民心之固王莽奪亂漢已亡矣而民尚思漢恩未已故光武乘之中興武氏禄山滔泚思明宗推希烈諸侯之亂唐已亡矣而民尚思唐德未已故終至于三百年民之未叛也雖四夷之強諸侯之位大臣之勢足以移國足傾天下而終不能亡也莽等不能亡漢武氏禄山諸寇不能亡唐是也民之叛也雖以百里雖以匹夫猶能亡国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是也噫民之未叛也雖四夷諸侯大臣不臣不能亡國況匹夫乎民之叛也雖匹夫猶能亡國況四夷乎況諸侯乎況大臣乎噫為天下國家者可不務

民乎書曰可畏非民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古之天子重民也不敢侮于鰥寡民雖匹夫也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伊尹呂望義勇也陳勝豪傑也黃巢姦雄也伊尹呂望不忍桀紂之民塗炭奮于耕釣起佐湯武放桀繫紂義勇矣夫陳勝不堪秦之民役苦憤然舉兵以誅秦豪傑矣夫黃巢伺唐之隙因民之飢聚兵以擾天下姦雄矣夫書曰可畏非民有姦雄有豪傑有義勇可不畏乎是以聖人不敢侮于鰥寡蓋不可以匹夫待民也孟子謂民貴社稷次君輕蓋不敢以萬乘驕民也吁昏君庸主不知民為天下國家之根本以草莽視民以鹿豕視民故民離叛天下國家傾危嗚呼民可忽哉臣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陛下養民勤矣愛心至矣然而天下之民困其故何哉郡守縣令濫也僧尼多也祠廟繁也差役重也支移遠也貢獻勞也館驛弊也吏胥數也兼并盛也游惰衆也今欲息民之困在擇郡守縣令滅僧尼禁祠廟省差役罷支移停貢獻寬館驛久使任抑兼并斥游惰謹求其利病而各著于篇 宋名人 根本策

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漢末天下殫殘而三國爭利孫權搜取山越之衆以為民至於帆海絕徼俘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為東義不妄虜獲亦拔隴上家屬以還漢

中蓋蜀之亡也為户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為户五十餘萬而魏不能百萬而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為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葉適民事中論墾田

賞罰

管子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于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于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之化不可得也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本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

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令已布而
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彊者立彊者立則主位危
矣
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如是則賢者勸而暴
人止賢者勸而暴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
韓子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
足以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
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
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于權衡而務至于任
鄙戰士出死而願爲賁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
之節用力者爲任鄙戰如賁育守爲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
守已完矣
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
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
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
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
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
美裘以爲榮華入則脩竽琴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
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

也
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
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于身也故習功利于
業而不受賜于君
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
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
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
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
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
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鉤飾在前錯錣在後馬欲進則
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錣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
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
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
非患銚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去苗也非患無準平患其舍
枉而繩直也故親近為過不必誅是鋤不用也疏遠有功不
必賞是苗不養也故世不患無法而患無必行之法也
陛下越從藩邸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仰賴不急忠賢之
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賞罰
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官者微孽

並帶無功之紱褻勞臣之上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焉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杜奇上孝和皇帝書

德宗在道民有獻瓜果者欲以散試官授之訪于陸贄贄上奏以為爵位恒宜慎惜不可輕用獻瓜果者止可賜之錢帛不當酬以官上曰試官虚名無損于事贄又上奏其略曰自兵興以來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青朱雜沓于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皁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虚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于德為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虚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虚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誤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職事之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虚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于服色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虚名以佐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若獻瓜果者亦授試官則彼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于瓜果矣視人如草木誰復為用哉今陛下既

未有實利以鼓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爲尉後之立功者將曷用爲賞哉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旣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

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蘇軾刑賞忠厚之至論

今國家懸高科虛重位，此文士之賞也；計首級視所傷，此武士之賞也。文不中理，宗伯所斥；殺傷奔北，軍法所誅。擇善勸人，亦以明矣。衰世之中，文假他人之手，身居書簿之列，名陷流浮之中，坐登卿相之位；射不穿札，坐不見敵，榮持斧鉞之柄，行居將帥之任。皆藉累世之基業，或由先代之餘名，竊位尸祿，觀者憤嘆而已。至有文之衰也，行為四海推重，不成一名；不沾寸祿，老死凍餒之地；或有獻一書，陳一策，探治亂之精微，盡當時之利病，君上不肯察，奸邪者深以為嫌，縱未能顯加明誅，彷徨為擠之，以散冗斥之于外任，不復省問，可勝言哉。武之衰也，奇犖雄鷙，立為勍敵，馳突擊刺于橫陣之前；出入如鬼神，謀取必勝，瘡痍遍于首面，身委卒伍之中，老棄瘦馬之列；或有破一大敵，擒一渠帥，賞不踰外藩之職，賜不越繒帛之微，捷奏已振于萬里，姓名未達于九重，降符節，益

封土翻為純卿之福豈不悲哉文之求也既不用于行藝武之用也又不用于材力乃有溫瀆溺之器以媚黄門者有繫鞋自名以從公相者履歷官常出入藩翰其餘資格以致名第以榮郡邑者不可勝數之況時君幼主有宴樂玉堂從禽豐草盤自愉悅之意聽從左右之言淫樂之叟優倡之子錫以朱紫升于官秩下致飛禽犬馬之微物亦光于封賞且國家以五岳四瀆為視公侯之秩乃崇其禮尊爵敬神之道也今厮養禽獸之屬皆列于官與士君子比肩于朝無神怨乎故志士仁人甘心草澤沒身白日不復思用力以在位者為深耻且貴勅不恒服章紊亂君子在野小人在朝將難以守四海之業若善人在位紀綱大定賞罰必中百官稱職天下焉能為亂 蔡襄賞論

元仁宗時朝廷封拜繁多羣臣無功而受公王之爵者前後相繼于是誡左右勤職業勿妄僥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挺言自先帝即位之時大事初定故于左右三五有功之人爵之太高遂使迩幸之臣因而相襲王公師保接迹于朝比者雖令追印裁罷曾未踰歲又復紛然春秋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是以朝廷名器重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名器濫則雖日升卿相而人不勸矣又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十月在外須三周歲考其殿最以為黜陟比者省院臺部之臣久

者一二歲少者三五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遷數易者奔走往來之不暇何暇宣慰布化參理撫綏哉乞自今惟大臣可急闕選授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俟任滿方許超遷庶免朝除夕改苟倖長奸之弊

國家以法而治亦以法而亂夫法非以基亂也敝在用法者以法行之而以意借之故意常倚于法而法常不覊于事夫一成而不變者法也百變而不窮者意也一有司以意行法或且牽文就意又況挾無上之尊執不撓之柄欲騰難饒而積習難祛苟挾尊威以要下則下益輕或持莫慢以逆上則上益重上重則法不得不輕下輕則法不得更言重故變者彌變以至不可勝窮則行意而不行法之過也拓皇大庭之世我不敢知虞夏而後冕藻而臨南面未有不用慶賞刑威治者表記曰夏道先賞後罰故親而不尊殷道先罰後賞故尊而不親信斯言也謂聖人有意于軒輊賞罰非也皋陶告禹不曰命有德討有罪乎仲虺贊湯不曰德懋官功懋賞克寬克仁乎且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叔向已言之而曰先罰乞非聖人意矣蓋自堯舜没而德下衰至桀之威德作威極矣湯于是一切代之以寬三風十愆儆于有位是也迨殷德又衰至紂之力行無度極矣武王周公于是一切綜之以制爵以五等官以三百六十屬是也是皆聖人秉天道本人情因

時立政初非可以膠柱而言刑名從商爵名從周則亦荀卿
氏之過也三代而降其嗣子能善守先王之法則治輕變先
王之法則亂善守之則為維辟之威福輕變之則祇以歸一
人之喜怒至于喜怒飾而人無所畫一于是矯枉之論出焉
盧從愿曰賞者士所死夫士也何至以死殉賞士以死殉賞
上始不敢吝名爵而名爵輕名爵輕而士更驕故曰國之存
亡不在厚賞李專美言之清泰帝蓋有激也董仲舒曰刑者
不可任以治世夫刑固不可專任然何可廢也廢之則必務
姑息而主威削主威削而吏議偷故又曰刑與太寬漸啓姦
路寵藉之為宋仁宗言以救時也善乎文中子之言曰治亂

相易澆漓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救故賞罰之柄有二
而賞罰之用萬殊夫惟明主執玄鑑于虛清則時張時弛為
鼓舞之大權中主操魁柄于掌握則或翕或張為牢籠之小
計庸主弛轡銜于不御則亦吐亦茹為陵夷之厲階何以明
之劉巨容之征黃巢也衆勸其乘勝追之巨容曰朝家多負
人不如留為富貴地夫使其臣留賊以邀賞則其君不能信
賞者也然英斷如宋藝祖亦以太原未平不與曹彬使相彼
自以為駕馭英雄無乃以賞為餌而漠其臣也不可訓矣張
仲瑀之請裁抑武臣也虎賁將士怨仲瑀殺之魏明帝不能
討而高歡策其必亂夫縱寇養亂則其君不能必罰者也然

剛明如唐武宗亦言于頔勑我峻罰欲使我失人心而以姦
臣目之彼固自托于寬仁得衆不虞太阿失柄而爲姦雄窺
也亦不可訓矣嗟乎世降叔季士趨功名若鶩羶而罹法網
若蹈水故如曹彬者常少如張巨容者常多高歡之策未必
非而于頔之言未必不足理亂安危之故人主奈何弗念哉
我 高皇帝以仁厚神武滌蕩夷氛經營草昧斟酌百王而
于賞罰尤所矜慎肆今載之 祖訓以及 聖政記 大明
禮律等書爲 聖子 神孫龜鑑昭若縣寓 列聖率而由
之二百餘年於此矣 皇上紹天立政益以精明緝熙比年
以來恩澤屢 詔 震霆時發倘亦勞臣奮袂姦宄斂迹之

時乎然愚也竊聞之道路不能無概于中爰敢畧、而處此
今夫人臣不欺、乃戮也裹九塞之上首虜性：掩敗以邀
誅又飾功以倖賞今果盡更故轍乎飾功則病在國不可言
也掩敗則病在邊尤不可言也此時政之大者也傳曰賞不
踰月欲使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自播酋發難逆戕額行一怒
而罪人得雖 天子之威靈然非師武臣力不及此今彤弓
殆而鐘鼓弗饗三年于此矣將無使行間解體乎即一旦猝
有事又何以令也河勢衆陵論者率委天行之數是固然矣
然居功則歸之人委罪則歸之天亦安免盈庭之議其後乎
自衆口爲政而功罪益難按核黄碉之罰不能更行于蒙墻

抵塞之罪不可再議于汜濫一議開集以為可行則為功以為必不可行則為罪任者議者有勝不勝而國事則無濟不濟矣善人國之紀也故與王賁諫明主寬賢自僭識中外之臣以言獲罪以盜路為獲罪寵削不已纍纍置狴牢為空谷白駒一往不返棘林夜嘯可為寒心故事有宜賞而罰摧忠直之氣安得不干天和也昔人言貪吏蓋縱蓋寬法所致今懲貪之令亦嘗三五申之然腹牘膏以實谿壑在所而有不徒銅墨之長然矣雖閭有簿責概從末減人臣無不盡之情則天子必有不盡之法又何以責刑餘市魁乎且夫妖言秦律也武功漢法也明盛之朝則必諱言其事矣今匠夫流言圖土几滿大衆告訕蠲爵濫行三百之赤芾何多六月之飛霸欲徧赤何以為細故而泄泄乎凡此數者出于上為威命而不可測者居半行于下為官守而不敢執者亦居半其或上行之而下爭之則上且益激而持下愈力又或下行之而上疑之則下亦益葸而蒙上愈工執事試言通年來何事不可為仰屋嘆哉豈 祖宗之法則然大抵創業之主起于艱難嶮巇而習于人情變故故立法以畫後猶之推衡誠設不可以意私低昂輕重也以意私之則弊且叢生業已承其蠱壞而猶務相因循後且何極故不振明作積習不可祛也夫天下事非一人為之則觖望者衆敵非一日積之則推委

者多妥之必有職司存焉苟事任在我則內庭何必以外史
為伏大僚何必以小臣為解故有信賞而又有賞信賞者有
必罰而又有罰不必者如是則法必平矣故不明職守功實
不可得也夫名者衆所許也今賞一人而或譽其罰一人
而或訟其寃上不得其情則純以獨斷下不任其責則予以
調停不知功無而可罪亦無兩核總之必有一是何事而轉
徙于道旁之喙為也故不澄議論國是不可定也夫功有倖
也過亦有誤也苟徒虞于吞舟而不戒于察淵則綱日益密
而文亦日益巧矣故迹當議或以心原罪雖委或以功贖大
非開功名之路且以錮闇上之萌乎故不務恕施政体不可

平也如是而刑賞庶無頗矣然亦在　天子與大臣設識而
力行之耳蓋人主或不信羣臣不信大臣而不可不信　先
王之法藉令功罪在前諗諸故府之憲云何苟法如是而止
則無嫌及汗無恠解網即臣下敢有以不肖應者乎者　肅
皇帝言　祖訓一書我　皇明家法萬世所當遵守乃　命
取閣臣直解進講故人主信法而後法尊　祖武不可不繩
也且騎主猶可理奪豈以　聖明而動委于轉圜之難亦惟
是言無與捷而希逞其聽故多咈忤不入耳有如命討大事
必舉　祖宗故寔以請乃至補牘不厭其煩批鱗不避其譏
即　當宁有不悔悟改圖者乎先臣梁儲為　武王草　秦

藩勅書惟文瀀耕　皇祖禁令　帝以感悟而止故人主執
法而後法行老成典刑不可不絀也蓋春秋論戚叔之勳曰
藏于盟府言斐豹之罪曰著于丹書古人慎重刑賞必援法
為証據如此而宋陳淵乃曰賞罰有萬世之公有一時之權
必如斯言則為廢法者開之竇耳吾以為權者推移靡定然
輕重一準乎物出入一循其衡則適于權之義者正不必以
已自用也不以已自用則法平法平則人無不奉法而人主
之威亦重矣故又曰人主權斷大臣釋滞主者守文惟無務
雄其權斷而令釋滞與守文者得參其間則三代之治固不
難復也　萬曆甲辰會試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術

韓子　管子曰言於室滿于室言于堂滿于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
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
圖籍設之于官府而示之于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
偶衆端而潜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
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于堂用術則親愛
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于室滿室言於
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强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

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為境以薊為國襲涿方城殘齊平中山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攻盡陶魏之地加兵于齊私平陸之都攻韓拔管勝于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于天下威行于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以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則是負薪而救火也亂弱甚矣故

當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于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偽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于法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為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故忠臣危死于非罪姦邪之臣安利于無功忠臣危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此亡之本也若

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數至能人之門不壹至主之廷百慮私家之便不壹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于羣臣之家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于法而信下為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弗能退則君臣之間明辯而易治故主讎法則可也賢者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順上之為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清暖寒熱不得不救入鏌鋣傅體不敢不搏無私賢哲之臣無私智能之士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慼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為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嶮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

也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毋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夫為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且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慮則下繁辭先王以三者為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朝廷群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

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制共則眾邪彰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權衡縣而重益輕斗石設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一民之軌莫如法屬官威民退淫殆止詐偽莫如刑刑重則不敢以貴易賤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

不從則主强而守要故先王貴而傳之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于法術託是非于賞罰屬輕重于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于遠路旌旗不亂于大澤萬民不失命于冦戎雄駿不創壽于旗幢豪傑不著名于圖書不錄功于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于簡福莫久于安使匠石以千歲之壽操鉤視規矩繩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干將而齊萬民雖盡力于巧極盛于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不治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于國以履位見能于官以受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力于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之責于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驕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〻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傴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

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于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釋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矢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

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
道蔽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
轡策而御馯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
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
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子父
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
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
不過父母之愛子子〻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
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

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
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
天下聖人也脩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
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
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
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〻誠易以服人故仲
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
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
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
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

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

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TAIWAN, ROC

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臣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亂行身者競于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仁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于弱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于法動作者歸之于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于內言談者為勢于外外內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强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

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于內
救小則以內重求利于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
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
以富退處人主聽說于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
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
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
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
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
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于外內政之有也今
不行法術于內而事智于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
難為計故用于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于燕者一變而計希
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
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于從
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急其境內之治明其
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
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
頓于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
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于內而政亂
于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

攻戰進則死于敵退則死于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
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其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
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〻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
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之民
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
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
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
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
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

者為設詐稱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
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
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脩治苦
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
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
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使天下皆極智能于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
治世使人樂生于為是愛身于為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
稷長立國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
令國者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

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治理于竹帛其道順故後世服今使人飢寒去衣食雖賁育不能行廢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强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扁故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 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于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于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于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

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于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强以苦勞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而不免于田成盜跖之禍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彊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天下于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徼幸寄千金于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于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

失矣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唶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恃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恃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于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于尊位必法故能使人盡力于權衡死節于官職通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趨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騖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

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
王之功也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
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
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以憂治天下
將柰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于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
無害于治無術而御之身雖弊臞猶未有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6879 v.6

萬卷菁華卷六

太子

子夏問於孔子曰記云周公相成王教之以世子之禮有諸孔子曰昔者成王嗣立幼未能涖祚周公相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善成王也夫知為人子者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者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者然後可以使人是故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使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焉世子齒于學則國人觀之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此將君我而與我齒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也曰長長也則禮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有進說於君者曰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人惟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乎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逆其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祗以禍之噫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為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卻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于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

而又厚封爲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于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姬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于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彊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蘇軾漢高帝論）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亂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櫃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賈誼胎教雜事）

陛下降明詔飭庶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言之臣聞賈生曰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

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謗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天明哉然而克終于道者得不謂教之然耶始其為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為之師周公為之傅召公為之保伯禽唐叔與之遊禮樂詩書為之玩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聞優咲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順陰邪之黨遊不得恣追禽豢獸之樂翫不得愛遊異僻絕之玩凡此數者非謂備之于前而不為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為君也血氣既定遊習既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于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諭焉回佞庸違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焉人之情莫不欲耀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遊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然哉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幾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為貴莫見其面以為尊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

分歟畜矣趙高之威脅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于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疎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復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資甚美纔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禦纂弑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為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畧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顛乎倒置乎洎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為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習即位之後雖宴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

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遊習之漸也貞觀以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焉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母后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哀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眊聵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于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恥之夫以匹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眊聵不知書者

為之師踈冗散從不適用者為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
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
又踈棄斥逐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傳成道德而
保養其躬哉臣以為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佑祚我唐德
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
仁聖以是為屑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獨以為于列聖之
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脫或萬代之後若有
周成王之中士而又生深宮優咲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
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況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
聖之姿肇臨海內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願陛下思

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
博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
皇太子聚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
道以成之撤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
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
之化也豈其備廣學選司成而已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
王莫不如同師長同術識君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
選用賢良樹為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
虛之强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磐石之勢也又豈與魏晉已
降囚賤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為

陛下建永〻無窮之長算歟敢冒昧死誅而言之（唐元稹論教本書）自賈誼所稱天下之命懸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有味乎其言之也雖然非自誼始也書尹之誥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蓋言本也易蒙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學也唯禮與左史書大傅亦有之其畧曰古者后姙七月而就宴室所求聲音非禮樂太師縕瑟而稱不習滋味非正味太宰倚升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所謂胎教也生而接以太牢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而見之南郊所謂襁褓之教也能行立矣道之禮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所謂童穉之教也少長始知色則出齒於太學教之為人臣焉教之為人子焉教之為人幼焉毋使異日有一人之肆也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關所不知毋使異日有深居之悔也故太子立而置太師太傅太保及乎既冠成人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愚竊以為其備官也非好縻祿也非欲其敵儀乎至尊也欲使左右前後皆正人以漸摩其德也雞鳴而起一日而三朝非故欲勞之欲其習於勤也其與國人齒也非故欲卑之欲其習於恭也自周之末暴秦繼之人主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教者為教毋而太子亦不盡能舉三代之所以學者為學其始也子道缺而躍龍之地或危其終也君道缺

而飛龍之地或亢是故秦之胡亥受治獄于趙高暨即位而
慕射人而望夷之禍成矣漢之戾園開博望通賓客多以異
端進巫蠱起而長安兵而湖陰之禍成矣開皇之際驕子寵
嫡媚素進而房陵之位不終矣德宗之末宮寀無擇王伾叔
文進而永貞之治損矣至於漢靈唐僖之季父張讓而母趙
忠定策國老而門生天子帝位予奪于左貂人主食息於中
涓宦官之勢重而天下之大計移矣故溫嶠之侍臣也則曰
均士抗禮以畢厥情入學齋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滅不以
貴為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屏彼侫諛納此亮直
言太子之職所當盡也王褒之箴太子也則曰勿謂居尊禍
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憲始無為事先損之又損
全之亦全言太子之地不易居也斯二者皆所以語為人臣
子之道也唐文皇製帝範十二則冠之以君體而建親求賢
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之類次焉皆
所以語為人主之道也燦然備矣惜也其言教詳而身教畧
也承乾儲而不終高宗帝而不帝有以也　明興　高皇帝
甫立　皇太子即建大本堂居之積武庫七畧之書而聚天
下之英俊耆碩從容談說經義賜宴賦詩竅後宷經傳格言
為書曰　儲君昭鑒錄俾日進講曰若等務導之以正他日
勝重任也至　文皇帝而稍充廣其書益以　高帝之謨訓

曰文華寳鑑名　皇太子授之曰脩己治人之要盡矣若其
勉之　宣宗之爲　帝訓也篇凡二十五始君德而終藥餌
也　憲宗之爲文華大訓也卷凡四進學也養德也厚倫
也明治也要之其命名與帝範同而章軌與唐文異　明德
隆隆嗣三代矣自青棊之制不講於　先朝朱邸之開僅同
於藩國海內皇皇然若靡所瞻望　上即位之初元即下
詔立　皇太子推恩海內其明年復示出閣之期以十齡奏
闢溫文日新岐嶷天縱中外億兆臣庶咸欣欣焉思獲奉盛
美聞天下萬世太平根本而草莽下臣不勝私憂過計以爲
太子之體不患其不崇患其崇而無所樸異日君臣之分不
患其不辨患其辨而至于不相通今雖未能倂遵古制如所
謂拜師而齒學者亦宜少采貢觀至道儀節三師賓客見則
必儼以殊禮從容燕閒啟沃治道其諸家案亦聽坐侍講讀
反覆開陳以畢所見所講讀諸書自六經四子及　先朝謨
訓外別命儒臣脩纂六曹職掌今時要務如財用國之民業
艱難武備積聚士風日畢及它一切吏弊國蠹分條附見務
令剴切不必宏深勒成一書專備詢覽　人主時時考問觀
其進否而稍挑法於其左右至於坊局諭贊之官必選清方
直亮通明諳練者充之勿急才藻以長浮華勿廣遊諸以滋
躁競其內而保姆阿監必妻長年毋令見少黠以紀未定之

戒服御居舍必崇儉朴毋令見奇衺以開奢侈之漸寧士之良皆其臣也毋以暬御僕從為私人天下之有皆其有也毋請莊田店宅為私藏 太子備識萬類之情而不見其用尊在一人之下而不厭其謙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唐虞三代之化端在於此雖然愚之私憂過計備有不能已者蓋 國家雍熙之治莫盛於宣德弘治間而及其後也頗不滿于二正之季彼其出而亂二正之治為根為梗者乃宣弘所用以侍青宮之人也今六局丞郎而下縱無其人可不預為之所乎寧侗而毋慧其侫寧緩而毋慧其捷寧稚無能而不必其有技寧目不知書而不必其多識此在 人主及輔弼大臣

加之意而已隆慶庚午山西程

是故以去幼志則蒙養之功宜取諸易焉何也生長于甲觀者不知閭閻之疾苦不會于王后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及今書史不及寵師保不及御惟所以蒙養之如 太祖指隙地而示奢儉之懸殊戒玩遊之無益 成祖開講官而詢君子小人之情狀可法也以簡正人則左右之助宜徵諸書焉何也倖進之門啟則博望之苑開釁隙之徑萌則闢難之機作即今內而阿監長年外而坊局贊諭惟所以進退左右之如 太祖諭詹同以府僚輔導在勳德老成 宣皇命士奇以內外侍從宜擇賢良廉謹可法也以親圖史則緝熙之誅宜

稽於詩焉何也師保慶職則班彪有言戲媟無常則百藥有賦卽今備置官屬旁通　睿聞惟所以緝熙之如　太祖諭梁貞王儀等以往事成敗當朝夕論說　孝皇納吳寬之請以習讀于內不若出就外傅可法也以諸縶務則太子孟侯之義宜繹于書大傅焉何也學于甘盤者知服勞之惟人起自民間者知守令之當慎卽今朝章之紛沓利弊之猥屑惟所以啟廸之如　成祖作文華寶鑑而示以脩己治人之方憲皇作文華大訓而終以治體之當審可法也是皆所謂豫之道也

后妃

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匡衡上元帝疏

茫茫造化二儀旣分散氣流形旣陶旣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

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
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
高而二主易心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悋班
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
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机人咸知
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
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出言如微
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
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
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
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
子所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
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張華女史箴

臣伏奉諭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
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乃國家大事萬
世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帝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
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數而
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
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
勲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祚盛大子孫蕃昌昔者黃帝娶于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黃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也高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於塗山是生夏啟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于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婚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

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文武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蓋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啟關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末喜商之興也以有娀

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婚以後婚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于勳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內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來正六宮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祖考察其家風本以

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孔子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婚為大大婚至矣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

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
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
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
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蓋深非之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
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
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
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
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疑為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
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

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
可信也臣謹案禮冠婚唯有士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
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蓋以成人之
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臣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
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
哉至於鄙褻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
上流宮禁有涉于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絕之以正基本以先
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
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天國有大
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

故其詒同覽上寀之數言其冊曰宗公鼎臣誦言于朝先是荼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家為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下子臣悉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為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若莫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意既定而衆議僉同則上下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宮正位之後四海之內室家相愛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 范祖禹論立后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于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恭為諫官每聞小有污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謹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

逮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楊氏尚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備嬪進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家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頻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是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當常令謙儉不至驕溢臣料八千匹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與衆人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恩是疏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疏遠皆可減損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疏遠親戚名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汚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

歐陽脩論美人張氏宜裁損恩寵

臣伏聞學士院新定後宮封贈父母制度皇后與妃皆贈三代臣竊以為不可夫禮之所謹在於尊卑之分別嫌明微故國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蓋以大夫貴近於君故推而遠

之以防僭偪之端士賤遠於君雖與之同物無所嫌也況后妃之際實治亂之本聖人所以尤謹、焉皇后敵體至尊毋儀四海六宮之內無與等夷妃品秩雖貴而皇后猶為女君今封贈之典等而為一臣竊懼焉雖陛下聖明宮闈之政肅職有倫必無僭偪之憂然非所以別嫌疑防萌兆垂法度示子孫也昔漢文帝幸郎署慎夫人與皇后同坐中郎將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曰且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主豈可同席坐哉文帝善其言彼少頃同席盎猶以為不可而犯顏力爭況著之典策以為百世之法乎臣謹按天聖中遇南郊大禮皇太后追贈三代太妃止贈二代然則妃贈三代乃近歲之失不可以不正也議者或謂外廷之臣凡入兩府者皆贈三代妃正一品禮不可以後之臣竊以為不然聖王制禮內外異宜不可均一自宰相樞密副使名秩雖殊而比肩為臣共同職業俱贈三代不足為嫌皇后與妃位次相亞而有妾主之分以此尤宜分別名器使之著明以防後世之有僭差不可鹵莽滅裂苟然而已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聖旨改定新制自今後惟皇后得贈三代自妃以下皆不過二代若以外廷之臣封贈太優則乞自今以後惟宰相樞副使得贈三代自參知政事以下止於二代庶幾得禮之宜 司馬光論后妃封贈劄子

后妃

外戚之禍在王氏然漢初功臣平勃等懷有罪焉高祖崩倡言呂后與帝共定天下帝王諸劉后王諸呂無不可者於是大裂土疆以王諸呂侵弱劉氏罪一也孝惠即世聽張辟彊之說從諸呂居中用事專權禁闈共斡兵柄上以媚太后下以安己身由是諸呂不可制罪二矣高后即世雖能誅諸呂立孝文然自茲以往母后習見前世用事例為出閣之言觀大臣議所立皆曰齊王高帝孫然母家駟鈞惡淮南王母家又惡獨代王母家薄氏謹良遂立孝文則平勃之徒畏母后

深矣蓋漢母后攬政臨朝不必少主雖長君亦然竇太后好黄老惡儒士儒士多不得進趙綰王臧欲助上興制度則發其姦利殺之竇嬰見斥亡惡之則除門籍喜之則爲相梁孝王愛之則諷言請立爲嗣不顧太宗之重王太后於灌夫罵坐則不食論棄市韓嫣帝所貴也太后欲殺之則帝不能赦可謂司晨撥事矣武帝欲立昭則殺鉤弋夫人以致王氏篡奪其所從來者遠矣胡寅

按胡氏之說足以盡兩京外戚臨禍之本末矣常因是而極論之天地間有陽不能無陰陰而乘陽則宇宙分裂人極隳亡矣歐陽公謂宦官之禍甚於女子蓋爲唐末一時言之耳以古今大勢論則女禍深矣少女子能蠱惑人主以亡國老女子能崇長外戚以亡國三代之亡國皆由此物矣周之東遷以褒姒周雖不亡於此已衰於此矣秦后始有宣太后擅廢之專莊襄悅美姬以易其宗漢高帝起於閭閻呂氏初無功於王業也而漢初諸人之論無以爲呂氏雖故推轂高帝就天下又謂呂后與高帝共定天下且以諸呂之心自謂與諸劉等惆然有取而代之之意而後動於惡中間霍氏擅昭立宣陰妻邪謀特覺之早耳而終不免莽新之亂烏虖觀之

見篡於司馬氏也一再廢弑專以母后為之主及晉武帝平
吳之後耽惑女寵楊賈召五湖亂華之禍天下既為南北
矣齊陳以女色亡元魏以淫后亡隋文帝懲外戚以篡周廬
高祖主外戚寵宮妃以取隋太宗寵武才人開啟唐之亂子
孫織焉祿山之亂為太真妃也唐雖未亡於此而已衰於此
矣河朔失而勁兵亡東南虛而禦禍無非權輿於天寶末矣
朱梁以女寵開于禍而亡後唐莊宗以劉后斂功臣靳軍賞
而亡皆女子之為也焉是鑒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符貴賤之名異等若乃
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林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義璧炎
自後古先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於帝嚳
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
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程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
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
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
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下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
維宗廟歆其薦修宮壺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範允重造舟

之禮詩人立言先興葛覃之訓從燭流景所以戒其晏私房
樂希聲是用節其容止履端正本柳斯之謂與若乃媯汭有
方防閑有禮肅肅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教洽於
宮閫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女萌之符黃神降
徵神靈贊壽丘之道終能聿祚惟永儲嗣克昌至若儷極尉
闡遼天作尊倒裳衣於社席感雕側於強璧則龍藻結響宗
周鞠爲黍苗鸞尾挺災陰蹊陵其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
色登甄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發西郊之禮容婉嬖含
辭作南國之奇態誠謂南斯外入纖德於是內宣椒掖攜晨

牝之風蘭殿絕河雎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寔徽誦槐青
蒲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興世污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
盛穆后一善勸倖於才亂洎乎太祖始觀選良家既而帝擇
紈扇翦行請托后採長白哭彰姤忌之情貴納短青竟踐覆
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
事以爲后妃傳云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園舒循醬配羲曜以齊明
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徵其闔闢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耿
璧臂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寶賚於此宣積閱禮偶德潛躍

翊天造之艱虞闢塗山之運嚮寶運歸其後德蓋有毋儀之助焉武元楊氏豫開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不曉張泓之誹遂其陰沴竊映軌朔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庸質天縱其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殘椒宮遂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頓鴆羽於離明廢后誠閫方之蓋小妹妃傾覆曾何足喻中原淪於鳴鏑其兆彰於此焉昔者高宗詠關雎首旨于元光成王沖謝說萬幾於上公太后御宸諒知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躬行負扆各免華陽之譏竟蹈和熹之蹤保凌虐以免於禍斯為多矣

晉書后妃論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日餘六尚司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威德之君帷薄嚴與褻謁不忓於朝外言不言諸閫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治大體發

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況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熱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好左右附之憸壬恣之狡謀鉗其悟先衰聾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亂廢謀張后制中肅戕欽社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之勤內寡嬖溺之私宮闈閉道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於篇　唐書后妃論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其人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責偉戚賞賜有觀時內里無敢家高中二宗柄移豔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龔嬰頸血一日同汙鐵刃玄宗初年法行近親束手修故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唯類不遺夷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中第厚貲無救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閽尹參聚後宮雖多無赫赫顯門亦無刃鋸大戮故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固然　唐史

宦官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弊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官時有趙

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

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于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于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

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范曄宦者傳論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閽人之職止於掌王宮中門之禁譏出入時啟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令總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猜見乎詩傳至於秦漢列為近職然帷幄親密之地有閹左右之任宣受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謁者之職多為士人儒者之選自武帝臨御長久留連盤娛數燕遊乎後庭頗疎隔乎朝士故請奏機事多由宦者而始浸政矣遂為西京衰敗之基焉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中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衡軸賢才死于鉤黨黎民斃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翻離害徧生靈毒滿區夏而

桓帝乃始託超悺于伊旦靈帝方更指讓忠爲翁母書傳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桓靈之際也唐太宗定制內省官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後明皇寵御崇重宦臣乃至爵爲國公門施棨戟中官之數遂及三千則有銜命四方監軍諸道宣傳密旨主當要務諸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賕必千萬計擾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羅思藝爲林甫之腹心外則吳瓌琳爲祿山之耳目以至叅成禍變傾覆基祚此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慈之性代宗爲元振所制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臣德宗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兩中尉分

掌左右神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于中官矣蘭錡將臣藩嶽戎帥自其蓄育由之遷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葬昭愍童昏之亂宜難自全士良希視于太和之朝令孜鴟張于乾符之後遂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乖疑內則陰邪惡衆樞機外則陰賊姦人居相位爭權交噬剚骨相讒故崔昌遐輩連結强帥鄉導全忠卒爲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或曰三代而下一統承平之治國惟漢唐焉而其顛覆喪敗之禍同由此途歷世則不然何乎歟臣對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同此禍也何歟

曰夫為國者不在外難必有內憂自非聖人孰能戒慎乎無患憂惕乎既寧當其一統為大無艱虞之急豫乎久治有驕汰之志匪勤惟懈逸欲是尋燕游宴獻委之近習大臣從容而議存大體而略細故憸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竊事權故弊積於甚微慝生乎所忽此漢唐之所以亂也夫魏氏至于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有暴慢之君荒殘淫辟危窘斃滅勢不得長驕侮奸慝旋亦夷殄故上權之墜於下也無滋蔓深固之勢抑時有緩急其間不足容乎因循之暇屬臣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噫弊之來也既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乎漢桓靈之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滐善良之靈乎姑可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啣命出使以肴其怖動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統盜軍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蒸民之所以定生托命可以保全而不陷於非道矣 張方平宦者論

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聞以羣臣能否臣愚竊以為非宜陛下內有兩府兩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萬舉賢能糾按奸慝論政事得失述民間利害皆令列于奏牘明白敷陳其有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罪黜大則誅

竊誰敢不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下何患乎不知哉今若深處九重之內詢于近習之臣采聽道塗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虛實即行賞罰臣恐讒邪得以逞其愛憎而陛下為之受其譏謗也近聞王中正差往陝西幹當公事有知汝州劉保等曲加諂奉鄜延路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俄而澳等進擢舜臣降黜衆人皆言中正所為富貴如此則是中正弄權已有其驗陛下又置之肘腋委以腹心臣恐天下之人將重足接迹而畏之與金輦辟而奉之矣外議又言山陵禮畢韓琦必求引退兩府當有遷擢臣切慮兩制以上萬一有無廉恥之人或陰結此屬以求

進用者夫以堯之聰明咨於四岳衆言僉同然後用人猶失之於鯀況可決于近習之口乎凡公忠正直之士必不肯借譽左右以求自售齊威王所以賞即墨大夫而烹阿大夫正謂此也昔漢唐之衰宦官所以壞亂紀綱傾覆國家者皆由人主與之謀議帷幄進退羣臣故也此乃治亂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伏望聖慈詳思臣言凡欲知天下之事當詢訪外廷之臣其王中正不可令幹當御藥院或奸佞之臣豫設機謀以經營兩府者必不可用則天下幸甚（司馬光再論王中正又內臣采訪外事）

余讀范蔚宗所論撰寺人而歎其德之無極也夫豎人刁亂齊伊戾禍宋趙談伯牛延年之屬既私而不及政弘恭石顯

及政而不及爵此猶其小者趙高挾始皇之餘烈以禍儲嫡傑將相置庸主于股掌而樹之拉之位至丞相爵為徹侯而及其危也乃更欲市國于東方之兵以自王乃若東京之亂如蔚宗所稱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則光寵三族忤意則參夷五宗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都鄙子弟支附過半州國金寶盈仞于私藏歌舞先備於內室狗馬人食土木被繡皆剝割萌黎以濟其欲搆菑名賢以樹其黨吁亦以極矣白蘭所陳間一梳之則遂竄立至或假司隸之權或凭方岳之重幾掌先發事取決心或不能無一二勝者勝未畢而敗

隨之跡其荼毒遊有與炎燼同熖息矣三方鼎峙司馬代纂以及六朝皆事由獨斷參寄文武雖祚有變遷而禍絕閹豎北魏稍縱其防則宗愛矯太師劉騰拜司空皆恣慘屠僇濱謀齊僭唐之階重防自楊高輔國幽閉太上蹀血構宮齊擅真王稱為尚父重不可反矣而後復有程魚仇田之儕擅李明復恭之謗逆雖孫藩星列禍不逮遠而九重觸忌甘同叔獻跡其終始夫漢無異擊之不勝則贊者為陳寶不肖者為訓注計窮憤極則何進崔流皆假手外兵而董卓朱晃之釁成矣宋之宣政梁師成為內童貫為外醴歆高飲以成靖康之禍 明興 高皇帝神斷自天刑三不暱雖制各監局以

處中貴人而不兼文武銜不侵外庭政不御外臣冠服蓋千年之間而宮府諧如也 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寄是故儆保之譜幾得行而撫監設：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阯予敵矣天子幼沖母后不中制權必有所歸而豎掁遨滔天矣舉全盛之四海挾 至尊之萬衆而授手於鵲起烏合之寇恨其身死行陣不獲正司敗群而蹀躞是李悉藉贊產足以紓泄憤懣開中興斯則英主之效哉而丁丑一制為之𤄫洗何也吉祥之劇變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啟釁繆繼盈朔尸骨盈邊則此制媒之戒夫以 孝廟之仁聖尚不能無李廣而況蒙不省務狎遊是好八虎橫三老紲璫

獨狰牙其間 祖宗之法度德澤蕩涸且盡章而發目其偶以收全勝然一璫死百璫生吞伍狡矣奏稟作姦非 高廟神靈鼎成期速明事殆有不可言者嘉靖之始不遠放鑒悉誅斥其渠首而又采輔臣之密贊與言路之指摘次第收革諸鎮監軍朝野爲之吐氣邊腹爲之回色雖晚節不無所黜狗然不至如累季之弊以迄於今即有隱憂而無顯患斯何下 景帝爲夫猴璫至狼戾也公卿臺諫至狐鼠伏也億兆至魚爛也然而不爲漢唐之季者 高皇帝收天下之權以歸一人即狼戾如猴璫者一嚬而憂再頻而危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無不鳥散獸竄是以能爲亂而不能爲變也

雖然不可恃也余故考著為上下二編其灼然稱賢如懷恩覃昌雲奇何文鼎者百不能一而張璉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云（弇州中官考序）

先王之立國也托於眾而不疑處于至獨而況然若無所恃然方寓維結層柢縣永者為天下於天下也夫天下公器也惟無有以固之有以固之則郤矣惟無有以憑之有以憑之則危矣當漢氏始創懼四方豪傑之為患也于是大封支庶以塡之迨七國變作人主內顧同姓曾不若耕房懿親之藉我於是黜爵授政籍以自固而不虞其有王氏關梁之禍也及一勝之以程康再勝之以趙幃而社稷傾危禍乘家老于是始歸之閹寺由此觀之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于內疑在四方恃在宗藩疑在宗藩恃在戚畹疑在戚畹恃在奄尹其類愈褻而愈親于體若繡黼中衣而至於褕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為若勝理腸胃而傳于髓也夫釋九牧蕃宣之固而屠國於所甚私舍萬邦黎獻之尊而托身于所甚褻幸而身安國定猶為國家羞之而況隨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毒流盛人主躊躇憤歎不可如何大臣圖之而陳宋敗小臣圖之而訓注敗親臣圖之而何竇敗遂委國于盜臣之手與之俱斃其始特起于不信天下菲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夫其所恃以制取羣下謂為

甚工者而又安在乎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孔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先王之于天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治也故不托于褻而托於莊不比於甚邇而比于甚遠古之于權任也推之惟恐其不遠也持之惟恐其不衆也是以舉下畢宣其忠而兆人交致其愛後之人主斂之惟患不邇扶之惟慮其多人藉成于所信柄去于所疑一旦有亂而始求諸素所不親任之人固宜其動而輒敗矣桓靈肅代庸主也姑無責耳若漢宣之于弘恭唐明皇之于楊思勗宋太宗之于王繼恩又何説焉愚以為三君者天下之雄主也智足籠愚勇足馭奸而未免自智自勇之過遂謂臣下舉無能為舉無不可使而三豎者瑣〻廝養之餘耳其狎而弄之也若豚雛然驅而任之也若縮鷹牢犬然可以奪可以殺而亦可存諸生殺予奪之外故中人之與于機務也自恭始也其知兵柄自思勗始也後之人主遂曰予祖父固然矣今且當然嗟乎古蓋有善養虎者而子孫師之夫養虎而豈易傳之術哉若三主者智力足以無恃于人而乃挾之自恃淺忽翫熟取一時奇変之用而啟萬世無窮之害抑何慮之不詳謀之不遠乎愚觀歷世宦寺為患劇于唐熾于宋而猶易為于漢〻鉤黨之禍社稷從之烈已甚王甫巨璫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張讓至貴倨也

李膺抉户破柱按捕其弟而戮之當其時以一司隸校尉之任誅討豪權如收賊隸此亦足以見漢法之尊而宦寺之猶易制矣何也時固與于政而未與於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于大亂故曰易為也至唐觀軍容之使出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設而黃衣專驚鑣之任矣鳳翔成而虎旅逼省署矣西川狩而乘輿遷尊恭矣既典禁兵而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為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為外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噤齘而無所愬雖有計臣謀士固未能猝起而圖之況狡若訓賊若寵者哉愚故曰劇也宋興監唐之失一二勅使委任中外未有屬櫜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愚故曰棘也由此言之中人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禍巨盜兵于多事之日也其封持顯而弄兵于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之以扞周廬司徼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護軍國撻四夷也其竊權重若宋之使貫抑又異矣青唐橫山之役也伐燕平臘之誅也真王媼相之尊也賜坐大烹之禮也貫既儼然將相自居而速中亦疊焉不復知南北司之異若是者有一言而足以亡其國矣禍之棘也不亦宜哉嗟乎亂轍相尋非一世已其小忠似可信小材似可使暗主遂謂足信足使而恃之矣明主又兼收其小材而姑錄其小忠曰是

奚能為暗主既弱於恃人而明主復強于自恃弱主賦以其疑用之莊士強主銳以其不疑用之僉人其濡柔水也其甘鴆藥也不善遊者溺善遊者亦溺也不善飲者醒善飲者亦醒也顏生何人而敢深言之蓋嘗竊聞於 皇祖高皇帝之訓矣文適有識糾劾有令豫政典兵有禁至 尚論漢唐敗亡之故而深致意于兵且曰此輩宜令畏法無令有功洋洋聖謨固愚生所鋪揚而駕說者耳夫往代所以權柄倒持搶攘而不可救者夫非記功弊勳以至是耶功而不圖者然賞及匪人者亂怨與亂皆不可為國故不若遂杜之而俾無以為功識杜之必先無為之藉令操權之 使編處郡國其職

米鹽猥細 天子聖明 詔令具在旦夕且蠢羅宜無可患乃道路所虞則以小任者大任之漸也輔國之先處兒也利權者兵權之漸也貫之先明金局供奉官也恩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教固在殖財貨極侈靡令人主悅而不知息也君子觀圭表則知必至之符覩毫芒則藏斧柯之戒此寧可不深防而力塞乎蓋天下之患莫大乎予而不可奪尤甚於奪而復予叢之枯在其藉病之加在其復昔者蕭藉輔國借藉令敕及其畏憚流涕悔而收之而不復敢此予而不可奪之患也朝恩誅而軍容使罷迨其復任則終唐世不罷矣范希朝代而尉護之柄嬰解迨其中變而終唐世不解矣此奪

而後午之患也兵柄者國利器也利失必隨以害上失之下
得之其據必堅下既失之而更得之則其保持之術又堅藉
人以必不及之神而坐釀其不可複療之病亦大寃已恭惟
我 肅皇帝神武英斷邁軼古今往代所予而弗能奪者叢
一舉而收之豢休樂安萬世永賴豈其 聖君察相併志合
謀僅而獲據者而復縱之後世哉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故忠臣每陳必不然之說而 聖世不罪人以無實之言
凡以先其幾而與吉會也人臣之事明主與中主異為中主
言其言從也實違也為明主言其言違也實從也何以明之
明主者恙隱幾持大計雖未有顯然聽受之跡而心固予之
矣此忠智之士所以樂為爾說過計而不辭也語曰為虺不
摧為蛇柰何誠欲逆折邪萌銷塗禍本為 國家達久安之
業圖之其在斯時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宦官

周以冢宰統閹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於是無近習之漸東漢用佞幸與政唐命中人典兵於是有內廷之變此本末源流之論君子不可不究也嗟夫為閹而稱士為巷伯而疾惡勃貂管蘇有功於晉楚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猶當有益於人之國君子必欲絕之去之而後已何耶蓋熏腐之徒無所愛惜退而視其室則無妻妾之情俛而顧其後則無子孫之親所以為妻妾子孫者聚則成一室散則行道之人耳是以依勢怙寵竊柄弄權為勃貂管蘇者百不一二為豎刁伊戾者十已七八故君子惡之雖然在周漢時不聞有蠹政害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漸而在漢唐末世往往有之者並盡歸閹宦之罪哉亦不能善處閹寺者之失也考之成周閹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內小臣四人王之正內五人一以大冢宰領之夫以論道經邦之臣而下統微賤卑褻之職似非大臣之體爾然周人格心之學大抵源流於此何者便辟側媚之習易以移君德讒諂設依之言易以惑君聽自非統於大臣鮮有不至恣肆使人主以外庭之屬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以冢宰之尊不敢以非道干此其預防之意豈不深矣哉漢初猶有古意以宰相得監宮中如郎中令禁闈之內皆其所屬至文帝時宦官猶知宰相為可畏鄧通之幸其寵已極小有怠慢丞相嘉檄召詣府折辱幾死而不敢言自武帝疏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內朝若有間矣然以少府統中書宰相統少府其脈絡猶得相屬況以司馬遷儒者為中書令亦不無正救之益既而石顯用事康衡甄譚猶得條奏其言舊惡劾宰相雖無累日之權而宰制之意猶在也此周漢盛時所以無近習之弊者寧非大臣統制之功歟自東都至唐寵任宦者其禍始慘然宦官寵任雖同而所以任之亦異東都宦官專領監事是政權歸之矣唐以宦官專典禁衛是兵權歸之矣政權歸之則賢否混淆而其亂在朝廷兵權歸之則變生肘腋而其亂在宮禁夫政權必有所假其寵固然後其權專而使人

主一旦及悟則反亂為治亦易易耳若夫兵權在其掌握能使人主覺悟欲誅去而不可得甚至於長吁飲恨而後已此與兵尤慘於與政也然要之以無所愛惜之人而得以與政與兵以為心腹之患皆非國家之福爾且西漢之制侍郎皆用明經常侍參用士人人主朝夕宴游之頃不但刑腐之流而已誠美意也夫何章和以後議郎不在宿直之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廬別自立監署以閹人領之自是閹人不領於外朝耳夫惟外無所統內無所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閨牖房闥之任曹節王甫無所顧忌竇武陳蕃誅伐之謀一泄自殞其身何進袁紹不勝其忿舉義兵以除之漢於是危矣

唐初之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令而已誠良法也夫何肅代以後或命魚朝恩管神策兵或使承璀為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賈良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貞亮監其軍西頭之勢過於南衙樞密之權甚於宰相蕭復嘗為德宗言之而不見聽柳伉因疏程元振及之而不能用高元裕言其勢重南衙由是易言不當位大帥然天子雖知之而不能制之亦徒為是喋喋之論其禍豈不慘於東都然王叔文等欲奪其權終不可得始藉朱全忠以誅之唐於是不國矣推原其故東漢三公擁虛位以在上無復向時總領九卿之職唐以北衙尤重南衙無復用人以尊統平之意所以禍成

屬階爾此漢唐末世而有內庭之變者寧非典兵預政之失歟國朝懲五季閹宦橫肆之弊不典兵不預政子孫守之永為家法舊制內臣將命于外不預公事此不使之預政也舊制宦官專任本職不得與衛此不使之典兵也噫何嚴耶是故史嵩眞言縣令貪廉可信也乃命監司以審察揭繼凝奏范奔自溺可從也乃付外司以鞫劾彼安得而與政乎黃德和之為監軍少幸西師用呂文靖之謀而永罷監軍王守忠之為鈐轄恐循唐弊從富公之言而永罷鈐轄彼安得而典兵乎不特此也張守忠本近侍耳以從夫覽於木下而誡徑法王繼恩有大功爾以交結中外而謫均州是又不輕免其

罪也內侍押班雖曰遷官然未滿五十年者不許之內侍磨勘雖曰當得然仕未三十年者不與之是又不輕進其官也蓋罪不輕免則彼無縱肆之念官不輕進則彼無驕佚之心不肆不縱不驕不佚此所以不敢萌與政典兵之職矣噫亦有由也周以冢宰統閽寺而侍御皆正人漢初以丞相監宮中而宦豎無非習國家所以統屬宦官者盡樞府任其權夫尊以臨卑則卑有所攝外以屬內則內無所隱此防微杜漸之深旨哉祖宗其得之觀傅堯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密得治之矣觀高若訥為樞密使不除內侍留後之官則宦官進秩樞密得尊之矣夫有過則治有

賞刑遷或賞或罰一聽大臣宜乎謹畏抑畏而不敢肆也噫樞密國職分之當耳有如都知之罪歸公竄之節度之求果適祖之是宰相復得治也兼判二省韓絳力言妄圖押班呂誨極辯是臺諫復得言也全彬詰詞劉敞不撓惟蘭詰詞蘇轍封還是給舍復得駁也嗟夫以區區董宦之流既受察於樞密並相又復受察於臺諫給舍祖宗深思慮之意周矣夫何元豐大臣不遵典章河東總兵非無帥也而乃使王中正領之熙河用事非無人也乃使李憲專之大而將帥皆聽節制次而官吏悉由廢置爲兵用師較於其口威福柄令出於其手而祖宗不與政典兵之法安在哉鄧潤甫周尹言之蔡承禧彭汝礪又言之司馬公劉摯者又極言之至使押班李舜舉亦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不宜內臣掌將帥之任噫舜舉本閹人也時亦任邊事也且能責王珪以不能內臣不當任將帥之責珪不自知愧迎當國之至使閹者爲之發慚豈不有忝厥職乎嗚呼以堂堂揆度之任反不若一閹人之謀又焉用彼相哉異時童貫握兵權於外以典兵爲常梁師成擅文柄於內以預政爲例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君子推其來流之禍固蔡京王黼爲之之罪亦元豐大臣作俑之失也 林駉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

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
人之意能以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
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
以為去己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
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
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
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
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
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
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
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
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
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
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宦者傳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880-7

臣道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于大道應變而不窮辯于萬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于溝渠脩隄防樹五谷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于人事行猶舉繩不傷于言〻之於世不害于身通于關梁實于府庫如此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大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于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大過上六君子失心在淑時至于滅頂凶而無悔且當棟橈之世居無位之地而過涉以扶衰拯溺可謂君子矣今國家有西北邊之憂聖君夙夜勤勞日旰不食重擇大臣付以專征大官以寵之富祿以尊之節旋以榮之宜竭智力以幹乃任盡謀策以濟厥事智力竭矣謀策盡矣然後以死繼之可也乃候塞君命優遊私家謂聞金鼓之震天下不若聞絲竹之淫耳謂見羽旄之翳目不若見趙衛之侍前謂若被甲胄不若服輕紈謂若冒矢石不若御重裘不竭智力不盡謀策乃稱才不稱任飲食加多筋力完壯乃謂病不任事上以罔于君下以欺于人以圖其身之安噫國家治安無事乃將乃相爾公爾侯貪榮取寵不知休止取財積貨不知紀極飽而嬉醉而眠閒則陳功勞敘閥閱矜材能薦智略悵爵位之不高任使之不先曾不曰才不稱任病不任事國家一日有邊鄙之憂聖君倚之以安則曰臣病臣不才至于西銓三班院除人往西北邊去多不肯行嗚呼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況聖

君英威奮武仁行如春義行如秋鼓蕩不羈是臣得以慢君
君不能以使臣也天子之命豈不行乎傳曰四郊多壘卿大
夫之辱也又曰主憂臣辱大官以被其身富祿以厚其家四
郊多壘則曰非我之辱也主憂則曰非我之事有官責而不
勤其官矧在於無位之地乎吾是以責斯人而賢上六也嗚
呼賴聖君洪覆如天不以置諸法若有如孔子者出則當以
春秋亂臣同誅矣宋石介責臣策
竊怪世之不能正者托足行權而權壞其不能權者又篤言
守正而正亦壞淩遲末流權耶正耶都無所關動藉口令共
之義以自解免唯唯阿阿緘默如不喑之户而順比若繞指
之柔將婦寺優為之而國家安用弓旌枚卜煩天下士大夫
為嗟乎時清主聖不避心跡豶豕童牛天狐水鏡吾不顧國
家之須權雖有神羊不如麟鳳矣矣條條乃亦蠢動吾不欲
臣子之能權龍雲豹霧所乘既去皮之不存三窟此之為窮
五技也始猶避事也而卒不免于僨事始尚全名也而終惟
急於全身迨夫國有亂萌朝多秕政則囂然以號于人曰今
日之事君為政不然則曰吾謀適不用也又不然則曰吾逆
知其然而君莫予信也又不然則曰吾與其殺身無益毋寧
稍俟以圖迴于萬一也居恒百慮其私而不一慮其公有事
則歸惡于君而攘善於己有臣若此將安用之

從古之亂天下者多繇于權臣賊臣而或者亦養成于具臣
從古之亡國是者多起于私議橫議而或者亦半淆于清議
何者權臣賊臣身自為亂而具臣則坐視其亂卒之首尾憂
畏前後顧瞻不免授人以柄而人自為政則紀綱寖以隳矣
此其亂天下之尤者也私議橫議朋比其非而清議則陰蝕
其是卒之盈庭射覆信耳吠聲不免借人以口而人各有心
則議論日以淆矣此其亡國是之尤者也
天下之事何成之難而敗之也易有所任焉而不能任則敗
有所議焉而不能議則敗不能任也而自以為能任不能議
也而自以為能議則益敗況夫任之之中又有任者焉又有
從旁而分其任者焉議之之中又有議者焉又有從旁而撓
其議者焉使任者釋所任而議則亦能議也使議者操其議
而任則又未必能任也此任與議兩無當而天下事遂以紛
紛繪繪而無所税駕宜歷觀事者之閱也夫事非人不任亦
非人不議任事者在事之中而議事者在事之外故任者得
之於目覩而議者失之于耳傳任者失之於當局而議者得之
於旁觀兩相成則兩得之者也兩相䟦則兩失之者也不可
不察也請徵之古有獨任而得者亦有獨任而失者有采衆
議而得者亦有狗衆議而失者金城之役辛武賢及在廷公
卿議咸曰擊之便趙將軍充國獨請罷兵留屯田疏書三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不動也卒降罕幵而先零以平故夫獨任而得者趙充國是也平涼之役吐蕃請盟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力言和親便也卒命渾侍中以往盟血未歃而壇西之鼓譟侍中僅以身免故夫獨任而失者張延賞是也當羌胡之擾西北邊也大將軍以涼州卑弱欲棄之郎中虞詡議曰涼州三輔之右臂棄涼州是無三輔也不可於是太尉張禹從之西州無恙故夫衆議而得者涼州之議是也當悉怛謀以維州降也李德裕業已據之矣牛氏之黨從中齮齕之令以其城歸而中原之右壤卒淪于吐蕃而不復故夫狥衆議而失者維州之議是也大氐其得者任與議為一心而其失

者任與議為兩心其得者任與議為公心而其失者任與議為私心然則天下事槩可知已今　國家北挂虜南孽倭非無事也其攘臂而任之與夫交口而議之者又非無人也雖然吾未見任者之真能任而議者之真能議也其任者杙為鍔以覆後臨岐路而躊躇畏首以餘身聞鼙聲而膽落跌夫不能任者也至其稱能任者又皆劃較攗摭沾沾而私自喜者也是故畏始事之難則聊舉細故以見其奇畏終事之難則姑祕倦成而遺其禍已成也則倘而狥之不成則圖而攫之人能也則攘而居之不能則擿而累之或明知其前事之必敗而思夫身當之也乃陽以其功謫而加諸前之人其

詞在進功而其意則在規免也或預計其後事之難成而惡夫人議之也乃陰以其柄推而遺諸後之人其詞在讓賢而其意則在顧望也任若此不如無任已在議者矜小辯以破義飾觀言以居華迂闊而無當于事情支離而不中於竅會此夫不能議者也至其稱能議者又皆引繩批根徼之而好為名者也是故飛耳以捷得其情而先發以為功鉗口以求信其誠而後息以為勝事不能必其百勝也而厚誅其前以擒之人不能必其全瑜也而先衆其瑕以攻之彼有所欲市者權也權附于事則以議生事而陰鬭其權迨夫權之既集而事終不可責也彼有所欲趨者利也利載于功則以議為

功而贍收其利迨夫利之既歸而功終不可見也議若此不如無議已又如一事也始議之終任之議之之時出於兼聽而任之之時又出于獨持也一人也始議之終任之議之之心出于忼慨而任之之心又出於鎮定也一事而兩任其人說在田成鼓上成竅鼓下雜亂而不能調也一人而兩任其事說在左手畫圓右手畫方並用而不能工也一人而前後異議說在以予之矛攻予之盾背馳而不能通也一事而彼此異議說在以枘之方內鑿之圓乖迕而不能入也於乎人臣圖事度利國家不再苟其心之為國則度其可為而以為為之任也度其不可為而以不為為之亦任也衆人之所未

議而以獨見持之議也衆人之所已議而以片言定之亦議
也心非為國予是任者諉其功以塞議者議者深其說以難
任者之所據議者之所争也議者之所便任者之所郄也二
者交相為瘉而國家益受其害辟之作室者然一人左運斧
石運斤而不中萬蠖又一人誤室規摹甚辯而不能執斧斤
迫室委於道旁而迄無成功則主人之室也又辟之治病者
然一人朝投之寒暮投之溫而不中脉理又一人誤病情形
甚具而不知劑之寒溫迫身至於阽困而莫可救藥則主人
之身也夫是亦任與議者之患也雖然有任事者有任任事
者有議事者有議〻事者以今之所以任者任之則不得任

者之情矣以今之所以議者議之則又不得議者之情矣談
者見夫任者之難也而曰寬文法第文法寬矣并其賞罰而
寬之使其功有所蒙而罪有所委是府奸也又曰假便宜第
便宜假矣并其情实而假之使其内以欺公而外以市私是
粥權也談者廉夫議者之多也而曰省議論夫人各有心人
各有口用之实雖亡之則苟是壅塞之階也又曰明職守夫
事各有司見亦互異必盡責主者以獨割捐言者為代庖是
偏廢之漸也吾以　國家詳於立法而其後踈於用法是以
任者反制于不能任者而無人不任也　國家迫于求言而
其後寬于責言是以議者反格于不能議者而無人不議也

有如凡事以機宜聽之外以功賞聽之內勿以一人言而遷行亦勿以一人言而遷罷勿以功而赦其罪亦勿以罪而棄其功要之不責以任而責以必勝其任則拙匠不代斲而踊鼎不烹雖矣凡議因人以考言因言以考事取其知而議者勿取其聽而議者取其議而當者勿取其議而不當者要之不責以議而責以必任其議則梁織不橐廢而吹竽不至濫矣是所以任之議之者也或者不出此而為調停之說以覊之欲衡于任與議之間而不使成其偏重之勢夫衡也者平也平之云者非謂任者用其半議者用其半姑委曲焉以相參也事固無俱是無俱非任者是則用任者議者是則用議者蘄於集事而止而人與我俱無與焉夫然故任者無所關議者之口而議者無所掣任者之肘此漢宣所以得之于趙營平而張禹所以得之于虞詡也不然是使任者之人皆為延賞而議者之黨皆如牛氏夫是亦任之議之者之患也語曰君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故畫之者在上而守之者在下上不畫下不守而欲幾事之成不可得已（萬曆甲午應天程）

蓋論者曰任天下之事難議天下之事易夫任信難矣議亦何容易哉任不為國而為己任則進可偉成退可避難惟己所便耳何難也惟不以己而以國則必審時勢合機宜而死生利鈍不與也斯誠難矣議不為國而為己議則得失不相

關利害不相屬矣口而談耳誠易也惟不以己而以國則必揣彼己中竅會而嫈憎同異不與也斯誠不易矣故真能任者未有悪議者也真能議者未有害任者也悪議害任非真能任能議者也嗟夫使事變之來而若白黑一二之可坐而指數也則一恒人而議之而任之可矣惟其數潛於九天九地之中而其機幾變于呼吸咄嗟之頃或是而非或非而是或可而不可或不可而可是故同一和戎也魏絳以之霸晉汪黃以之悞宋同一納降也在欽永時則伊耶莫演為當拒在德裕時則悉怛謀為當受同一請盟也在尚結贊則李晟以為不可許在趙元昊則范仲淹以為可許同一治盜也龔遂則計在解散而渤海之亂除朱雋則計在殄滅而黃巾之亂亦除同一鎮亂也裴度于淮西則謂元濟在必誅於路叢則謂劉悟在可赦同一渡中原也李綱張浚經制于建炎則為伏義童貫蔡攸嘗試于宣和則為啓釁同事異形同形異情同情異計同計異機譬之水之必寒而有黑山之溫泉火之必熱而有蕭丘之寒火磁石能引鐵而不能引銅鐵琥珀能拾芥而不能拾腐芥不可以端倪淨不可以形迹拘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故有任者不知而議者知之如奕者當局而睐而傍睨者反有淨也有議者不知而任者知之如淄澠之水嘗而後知甘苦而言者弗辨也任者知之則毋嫌于

獨任而議者可勿更議也如越人方診脉理操鍼石以備病者乃詵詵從傍撓焉不可也議者知之則毋雜於衆議而任者即可據以為任也如乘舟遇風者百族之手皆得以嘑以圖共濟未聞於師以為讓也前代已論已明興豪傑輩出濟雖定傾垂竹帛而紀圖書者代不乏人然往往議亦隨之成功未成而枝于始成功已成而戲於後大率任無全是議無全非究其得失可畧而言出師孟養立石金沙王驥之平定麓川偉矣然麓川蓮豈思任偪猓小醜耳非能割據蒼食為中國害也何至傾內帑連數鎮征之十年不能殄耶使早從劉球言寧使滿緬各升而移其力以備西北當時土木之

變不有以待之乎夜襲木蘭威讐黑麻馬文昇之興復哈密奇矣然哈密亦羈縻中之封肶肶謂能偏絕番虜耳今陝已久不能自立何至疲中國奔命焉我今日復之土魯番明日取之百反覆百要挾是為中國釁端也使早如世寧言閉嘉谷關不復以金印城池為閒端連無厭之求何至屢遂乎劉齊倡亂蠢向裘鶻馬中錫欲以推誠招撫之蓋賣刀買犢意耳不知招撫之說可行于扶傷救死之民不可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向非彭澤等桑榆底績綠林之禍烈矣何怪子璘牘之紛紛也天成啟變大同再叛劉源清謀欲禽獮草薙之蓋決癰彈瘀意耳不知逆卒負固詰渠魁則交臼攜諸脅從

則黨益堅向非張璜等之改絃易轍国歎之所傷多矣何異乎言者之紛紛也也先入江七萃蒙塵迎復之義不可不亟矣乃于謙主社稷為重之說故緩於遣使虜要求無所遂未幾而乘輿反正中外晏如此炜孫申固許之計也議者卒以此齮齕之抑何讒人則極耶宸濠逆鄱煽動南州討賊之義不可不嚴矣乃守仁未遽出師先致賊黨家族偽托以腹心賊果不為忌悉其精銳以出一鼓而南昌巢覆進退失據此鄭武公伐胡之計也議者竟以此媒蘖之彼讒人者不已太甚耶田州思恩之夷頻征輒叛用兵二十年矣守仁乃疎闊節目第取招降羈縻之于是盧蘇受官郝相而思田以靖

法所謂治之以不治所以深治之也議者以姑息訾之不知異時桶岡利頭之役當事者豈與濡含垢者耶乍浦舟山之寇句要引醜蔓延未易卒勝矣宗憲乃厚賂用間以攜其黨與俾相為殺卒之縛徐海俘汪直倭氛以息法所以謂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也議者以玩寇訾之不知當時陳東蔣洲之間不行當事者豈堪以東南再擲耶較而言之蘇川之征哈密之復任者非無功也然使早聽議者則無功之功也至思田之用糜乍浦之用間則任者為濟時之苦心而議者有所弗知矣已已迎復南昌聲罪議者非不然也然以責于任者則然而实不然也至河北之不可撫天狄之不宜剿則議者

為對病之良藥而任者有所弗辨矣夫任有遺策則任不可
廢議也議無完謀則議不可妨任也乃後之任與議者吾惑
焉株守以為任湥湥焉惟恐其議之不出于己也丼竄以為
識竊竊焉惟恐其任之不出於身也夫人臣所事一君耳所
任所議一國之事耳乃互分彼此獨立町畦任與議各自擇
其便而君國之事中坐而受其敝甚無謂也蓋各有四蔽焉
不量事勢不度可否以罔罔為慷慨以壯厲為揮霍經始固
求多福處終不計斜禍其蔽慢也中情怯懦外示老成縮納
而後時柔茹而寡斷不為首而為尾不處刃而處鋒其蔽葸
也淺中弱植寡謀淺見聽熒而易眩心輊而易搖隨岐路以
東西類桔槔之俛仰其蔽佻也虛張譸幻瑣蒐裔字捹敗而
為功張細以為大竊五技而營三窟貪如羊而很如狼其蔽
黠也四者任事之蔽也蔽則中閡中閡則外距任之所以常
拂議也吹毛求疵窮垢索瘢以小醜而滅大美以細謹而責
大行益朋必棄於一眚曹沫難收於三北其蔽刻也不循本
末罔脂指歸隨聲而附和依衆而建白若壯鄒之混吹放長
孺之首鼠其蔽浮也恣雕矜己媢嫉害物功偽成而目攝過
方鋭而擴臂扶主父之縱橫逞息夫之歷詆其蔽忮也揣量
重輕觀竊涼燠所嚮則躊躇生羽翼所去則吏曾成瘡痏學
張湯之陰陽變覆甫之雌黃其蔽頗也四者議事之蔽也蔽

則中閣中閣則外阻議之所以常掣任也昔孔明在漢鞠躬
盡瘁不計成敗可謂能任矣而其言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
忠益其資於議者切矣彼蓋以議為任者也以是知真能任
者不欲廢議也謙守仁蓋庶幾焉文昇與驥猶疑其偏于任
也而它又未敢知也昔萩興在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謂
能議矣而其言曰謀無定主衆無適從力分于衆多撓失于
遠制其責于任者殷矣彼蓋以任為議者也以是知真能議
者不欲妨任也世寧蓋庶幾焉求猶疑其偶合於議也而它
又未敢知也抑此就任議而言耳乃用任議者則又有道焉
孰事韋敖之曰事以任成亦以任敗以議集亦以議騖夫昭

烈之亂明齊桓之管仲此亦任成也如明帝之殷浩肅宗之
房琯則敗亦惟任矣宣帝之充國憲宗之裴度此以議集也
如符堅之慕容垂清泰帝之薛文遇則騖亦惟議矣故其道
莫若知人而善任廣詢而善斷善任則賢者不患不見任而
知人則任者必賢而無不賢廣詢則議滅不患不見廣而善
斷則庸者必滅而無不滅夫然故任以一人不為偏議以盈
庭不為撓可以任資議以議資任不為勝可以任而不復議
議而不易任不為矇謙守仁世寧等所以能盡其任與議者
繇此今獨不得邀公者而以知人善任廣詢善斷之術提衡
之豈慶東倭北虜播緬之寇哉

夫主臣不可以異心而委心奉君在其臣之純固也主臣不可以同術而操術致主在其臣之燮和也是故主有主術臣有臣事主術在推心是故法天之行體任羣賢不自勞事祈以為受成也人臣則不然道在一心暴其形而見其情陳其贊力而效其功能高下險易剛柔肥臞皆可得而就財也所以奉君終也主術得而後可責于臣臣事畢而後可聽于君虛則謂之不明虛聽謂之不忠不明不忠合而亂萌而百姓惟主之懞君明臣忠合而治成而世惟主之德稱則何哉主道一而制毒博也雖然以此學上之任則可以此責臣之職則不可君不察責難之恭而窮于苛小固不可臣不揆靖獻之分而止于翹君過尤不可昔者蓋嘗讀小明之四章而講于靖共之旨矣即位微事即事微心各致其功參和其是謂之正直泄越其位矯戾其行撤徒繁稱無益國事謂之安處安處不可以為靖共不與正直亦不可以為靖共靖共之德通于神明而況血氣心知之人乎又況聰明神聖之主乎位之不靖蠡窺以憂之而不圖于成災ゝ言之而匪索其聽則其去泄ゝ而逞顏者其與幾何寧直須分過而已自孟氏臚次事君之品而搢紳先王多唆口大人天民之業然愚以為未易言也如舜之耕于山也克諧烝ゝ而玄德自升可以為大人如文王之服事于殷也小心翼ゝ而多福自懷可以為

大人下此雖伊尹之一德止于天民自任而周公元聖東山
狼跋之時且陽且躍存我以厚蒼生勤亦至矣非伊周之不
能為大人時不同也大人有大人之時天民有天民之時至
于安社稷之臣其時又可知矣安者持危者也祈乎安者肆
于危者也其上如飄風其下如擊霆其國如累棊其民如危
絃而社稷臣者以身任之其命如懸絲其位如射招其重如
髮引千鈞其責如雪夜行乎闌棧之顛無中道可以弛擔者
嗚呼難矣處難事持危世茍非永肩一心毫忽易慮指顧千
里是故譽誹二心也一心者不顧譽誹顧社稷人我二心也
一心者不存人我存社稷利害二心也一心者不計利害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社稷死生二心也一心者不懷死生懷社稷故曰以安社稷
為悅正一心之義也又曰一心可以事百君而二心不可以
事一君一心之臣不擇君也聖亦可賢亦可全善亦可出入
亦可結邪而蓋朋者亦可盤辟焉躊躇焉依故實而左右焉
本人情而參持焉不能驟而約結其散而能使吾繩不斷不
能一一而科課其凡而能使吾綱不壞要以不至乎顛危而
止故曰扶持而已不能紀遠其操術致用識不及大人與天
民抑亦其道艱貞其身盡瘁其心亦勞苦而憂疑百倍難于
大人天民時、不同也參上下而圖艱準繩墨以制變商時
世之遠順究難易之所從為丙魏已難于為蕭曹為姚宋已

難于為房杜而况梁公宣公之于唐魏公溫公之于宋其為艱難庇覆綢繆匡救遺名腑迹外身勞心又可以筭數譬喻盡哉故曰事開基戡亂之主易事守文蒙業之主難事殷憂多難之主易事恬憘無事之主難事持法審故之主易事駮法行意之主難成王所不能釋然于周公者而太宗能釋然于王魏成王守文太宗創業也以德宗之猜忌宣公不能得之于貞元之季而能得之于奉天始多難而急之已難去而忘之也以宣帝之綜核趙蓋韓楊之非辜大臣重足而魏相獨以故事輯上意者行意則橫誅而持故猶有禁也覆古以業今今之時則亦不可謂不難矣二百餘年承平日久既遠

開創之期亦無殷憂之故上焉者櫛風沐雨之勞既有所不見不聞而下焉者汗馬之功名屠龍之伎倆緤鷹駿鹿之機智城狐窟兔之奸雄皆有所勃起而不得發上方以為靜安瀾而下方為之鼓驚濤下方為之激奔鯨而上方以為馳逆駭臣于其間不幸有社稷之寄比周則不可捭闔則不能偷視則不安剸割則不行規繩則不肖刺促則不成而且說民耶是無知之愚譎也而且說國耶是未卜之機祥也而且說法耶是已陳之芻狗也而且說事耶是無緒之棼絲也而且說人耶是有閒之釜鬲也如曰十年百年則亦十年百年之後如曰方二三千里則亦二三千里之憂吾方虞其且然而

揣ゝ然彼方以為未然而漢ゝ然吾方憂其不幸而中吾言
不得不劇劉其思而彼方以為幸而未中吾言可以聞執其
口然則蒿目搞心計將安出而敝唇焦舌果何益于成功之
數哉若是持危扶顛竟無術矣而愚以為非也徒曰俟　聖
心之轉移而已而其所以轉移者何術使亦何時不幾乎屢
聽者也愚以為一日而可以為堯為舜者　主上也以其有轉
圜之智也然而其責不在堯舜在臯夔使臯夔不能一其心
則固無庸仰瀆矣一人而可以為臯為夔者當塗也以其有
納牖之權也然而其責不獨在臯夔在九官十二牧使九官
十二牧不能皆一其心則固無庸厚求矣朋知譽誹之見無

益社稷也而同乎已則是之異乎已則非之且得忘譽誹乎
然則生議與畏議當交任其責也朋知人我之見無益社稷
也而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且得忘人我乎然則事內與
事外當交任其責也明知利害之見無益社稷也而趨避則
掌利直躬則蹈害且得忘利害乎然則處事與處人當交任
其責也明知死生之見無益社稷也而枕吮之生立懻鎖骨
之死無名且得忘死生乎然則醜夷與獨立當交任其責也
故吾所謂一心者非直二三臣而已合羣臣相與一其心而
後可以事君吾所謂社稷臣者非苟自一其心而已合羣臣
之一心以事君而後可以有所轉移夫不容羣心之難一而

猥云　天聽之蓋高則豈沛或幾乎折肱不先吾心之自一
而猥云物論之難齊則日中安過于東主夫知病則知方矣
治病者審方而已矣今日之事何處不受病何處可舍藥何
人不致病何人不可蘞藥大臣憎小臣之第屬也動指為沽
名為譁衆不知小臣之言誠矣而大臣安得獨伸小臣嫉大
臣之貴倨也動指為私行為招權不知大臣之權輕矣而小
臣安得反重柄臣處言官之擬其後也移會而遷延之撲捷
以了塞之常若受事而不受責者然不知柄臣之制事疎矣
而言臣安得不容言臣處事機之格于初也更端以難之多
方以詆之常若先事而盡事變者然不知言臣之持事密矣

而柄臣安得不疎內臣騰膚事任實為盤漁顯為市虎而懼
外臣之白其狀也動以阻撓之說誣之不知內臣之言誣矣
而外臣安得不激外臣日見紛更難為　國體又難為民情
而無奈內臣之持其陰也賺以激變之說當之不知外臣之
言激矣而內臣安得不誣由斯以談使　主上盡疑羣臣者
大臣也而使　主上盡輕大臣者羣臣也使　主上愈不委
柄臣者言事之臣也而使　主上愈不納言臣者制事之臣
也使　主上忍棄疾于外臣者內臣也而使　主上甘聽過
于內臣者外臣也譬如乘舟雖有疾風迅瀨一人占色審勢
匡坐而主之衆那許而從之猶可以濟今也恃其風恬浪謐

而各迨其所如舵者欲縱篙者欲橫檣者欲前縴者欲却艣
者欲颿笠者欲兩楫櫓干盾交加于中流且今乘舟之主人
莊焉安知所適從而有不胥而及溺者幾何嗟乎吳越可使
為一家此其時矣深厲淺揭之宜亦可以講矣但使諸臣真
有社稷之憂則翕然奔奏各自營其職業何患不一心但使
諸臣各任社稷之事則 明主穆然在上固可端拱而受成
何患不推心即請共為轉移不必別求遇巷之方即轉移為
匡扶不必別講更絃之化操術致用明白洞達又豈必屑屑
焉憂 明主之不可深計抑人臣之不敢專成相與持籌而
蓄縮也哉昔韓魏公當仁宗賢主猶曰盡力以事君死生以

之殉事之是非何如耳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而范公
堯夫于峨眉降香之使始終以不見不聞處之此真社稷臣
用心耳嗟乎今之君子亦不可輟不為如有意外若堯夫處
峨眉之使者可也　萬曆庚子湖廣程

國家治亂之故係于流品之分合而總出乎心術之公私夫
所謂公私者問其為國與否而已為國者欲其為國用為我
者欲其為我用第欲為我用同乎我者收之異乎我者外之
有喜有怒有好有惡而苟以為國用而已則我與人共立一
國共事一君有耳目以共效有手足以共使即同異惡從分
哉無論虞庭師濟之賢殷室羹調之相即降而漢之丙魏唐

之房杜姚宋彼其人精察與長厚異也人以為枘鑿殊宜而為圓者以為常弦之適相矯也善謀與善斷異也人以為遲敏殊効而為國者以為瀦滙之適相濟也高通與尚法又異也人以為經權殊適而為國者以為規矩之適相用也蓋其異者性實定之而惟其不以私心跂躍其間故無俟于異處求同而攺從分時淂合争亦何咎耦乃無猜用能發翼本朝抗聲四裔榮華至今此六君子故自兩相知耳至于婁師德薦狄仁傑仁傑不知師德王旦薦寇準準不知旦此自見其長彼自見其短各言其是不相為掩此其德量信有廣狹而就而深索之則心事皎然不欺不黨皆有足多者彼何嘗如

後世以知酬知借口而譽又何嘗如後世以不知報不知處易拳而毀耶蓋國家盛時本無偏枯湮鬱之處可以挑取世名而其君子相與恬而安焉覺其飛揚矯厲之氣無所附而見故于其時士氣之和而占國運乃叔季之世何多變也趙鼎張浚其初固延譽相慕者也以呂祉片言之搆至憤不能與同朝喻生謂兩賢相繼則氣脉長而憂其自相戾者其說驗矣夫同朝而遂至于相戾也吾未見其相繼而遂足以延氣脉也使同朝而戾彼六君子者何以治使必相繼而後治彼東漢諸君子又何以氣蓋品流雖究而其用之于國者隱微黯賤而不可知稍不善用而分別過嚴攻守過峻一以為

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一以為不可當吾世而貸之迎而許者在繩之內則逆而距者必在繩之外矣夫繩之內繩之外不兩存之譬也荀卿子不云乎律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枻獨柰何專行一意而并失接人之用哉故天下有真心為國者必常以君子長者自處而不輕以小人與人寧虛懸君子小人之名待必詣之自定而不預揭君子小人之目使岐路之先闢惟恐界一分而不可復合幟一立而不可復偃故有化而歸正無激以成姦有以敗而為成無以全而求毀其為國忠慮至深也為國之心與有我之心相騎相構中徹有所隱然而不化外邊有所憤然而必張我方自露其端倪人已不勝其覩望于是有一譽而百和有一毀而百訕有譽之後還為毀毀之後還為譽其薰爍也如火始薪之而傳後不薪亦傳也其浸灌也如水始吸之而升後不吸亦升也其相續也如火濟火水濟水且以焚灼且以坎窞糾牽而不可解也其相勝也如以火鍊水以水沃火一鍊一沸一沃一熾激搏而不可收也天下又安得不自相熬煎推蕩以并至于盡乎故以君子繼君子而亂者東漢也李杜陳竇迫而奮決踰之勇則君子之角愈贏矣以小人繼小人而亂者南宋也汪黃秦韓迫而據騎虎之勢則小人之墉愈堅矣夫南宋之小人主于自固而東漢之君子主于攻小人無惑已彼元祐紹聖之間

則何其紛紛也安石之變成法偏而為國者也不知其反而為元祐也司馬之變新法正而為國者也不知其激而為紹聖也章惇之紹述私而為己者也又不知其反而為元符也韓忠彥之反正正而為國者也又不知其激而為崇寧也蔡京之紹述私而為己者也不知其釀而為靖康也再反再復而國隨之有寶玉于此處操而遞弄之寧有完器哉彼小人何責使其為君子者去其太甚留尺寸寬贍之地使姦人有所容而自安而我予之徐徐斡旋其間不過蒐獮射隼矯枉過直則君子之禍必不烈而小人之毒必不若是甚也蓋小人戾氣也君子正氣而不能無客氣以客氣遇戾氣則關矣

以客氣遇客氣則亦關矣故不但君子不能容小人而有時爭君子不能容君子惟是區區勝心不自克而始而關于牘林繼而關于一穴既已玄黃其如不能復成犄角之摩而小人者乃更乘其倦而蹈藉之如漢宋之君子比比是也是故盛世以國事程人品忠于國者為君子不忠則否其次以公論程人品當于公論者為君子不當則否其下以愛憎程人品合于好惡者為君子不合則否國事變而為議論議論變而為愛憎愛憎勝而成心立成心立而物情變矣是故一事也未悉其利害而曰不為甲不為乙則事以見分而謂其宜矣一人也未定其是非而曰不袒左無袒右則人以區分而

倒其品矣一議也是者半非者半或萬慮中一得或萬慮中
一失而曰此正全是彼必全非則議以黨分而闇其歸矣此
其端皆起于世道有偏重國論有半塞有一人焉抵掖而
倡之攘臂而仍之其心未嘗不為國而獨惜其以至公之心
而破之于有我我既顯然為的于天下而人且挾依于聲蹈
之間唼喋嚅囁而未始有极夫乃偏倚於以財之而不得不
從位置我以門戶而不得不入人我有不得不相伐之勢彼
此有不得不相敵之形內有不得不時之是非外有不得不
聽之嗔喜于是精察指長厚為迂長厚指精明為露謀者謂
斷者為專易斷者謂謀者為虞疑通者謂法者為太拘而法
者謂通者為無紀交相猜摘交相誹矣而有如婁王兩君子
者以德軍而不庇則也以不肖之心應之崖陵詬誶變幻顛
倒不可勝道矣彼小人者以為若人者其情量易我不逮也
就其人之是與非亦未嘗不可互措也奈何我以為詬而彼
以為名于是百計以破壞其摩戟之張矢而射者其機淺而
彼之翦翳而處者其械深兩人之徒于以搏者其力孤而旁
人之貸手以毆者其傷大時藏時吞出于君子之口者易于
釋而誰陸誰擬入于小人之穀者不復開一勝一負閙于上
大夫之故者不足言而乍依乍瞻疑于人主之心者不可拔
至于使人主之心兩疑兩執不知君子小人之所在則弊者

將至于不能爭激者將至于不能激愈變愈亟而國且從之矣盍亦反其本而思我之所謂分與合者載何也愛與憎載何也人之負我不負我載何也聚如飛沫散如浮烟獨奈何以無幾何之事取輕于君父而貽禍于國家哉今苟為國則無不可釋之冤為國則無不可忍之詬為國則無可解爭之曲直為國則無可報復之恩怨蓋國為大同以小異投大同則渙然而俱合我為小同以小同遇小異即熾然沸然而不復能自降則為國為已之別也宋賢有云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庶幾乎公忠而為猶謂如是者即盡克其立門戶之心而尚不能無喜議論之心名而必謂如此爭而必謂如虎此自宋人語病耳其致能使人主畏而不親讒人挺而中構于以善調國是難矣夫漢人所謂上下和同非國之福者我雌雄之一口耳豈必盛氣以相加遺乎有如書所云同本于寅協存于恭欽浮氣銷徹色精白一心以媚天子則六君子與婁王諸人故足鑄禹有如東漢兩宋之曹分無煩震說矣

萬曆辛丑會試程

相臣

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〻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以為後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司馬遷管仲傳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喘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楊顒諫諸葛亮書

客謂余以揚子法言有重黎淵騫二篇品藻漢之將相敢問近代將相可得聞乎余曰唯唯夫股肱與君同體四海之所具瞻恩義至重實先於愛敬非社稷大計不可以强諫亦猶父有諍子不獲已而諍豈可以為常也唯宜將明獻替致其主於三代之隆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非宰相之職也必求端士正人以當言責導其謇諤救其患難而已雖聖人之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此亦將明獻替之謂也使其君昭明令德不致於顛危也漢之良相十數人矣公孫弘開陳其端而不肯庭辯固未可也蕭望之劉不讓關王嘉許而犯上致元象二后有信讒邪之患戮忠直之名此其失

者也魏相薛廣德持重守正猶譜盡忠可謂得宰相體矣近
世貞以制動忠在無邪松柏所以後彫蓍蔡由其不採貴不
患失言必匪躬似薛廣德者鄭丞相陳丞相有之矣麟之為
瑞也仁而不觸玉之為寶也廉而不劌恕以及物善不近名
高朗令終天下無怨似丙博陽者王丞相鄭丞相有之矣好
古洽聞應變審微幾可以成務而智足以取捨仁愛樂道勤
瘁奉公進時得君不失其政似倪寬者常丞相李丞相有之
矣用于龍飛以蓋天涯雖劒光不沉而鸞翮長鎩靈均之九
死無悔柳惠之三黜非辜既致不瞑籲于上帝似蕭望之者
所謂李丞相矣余以同病莫保其生知我者以為患亦已鮮
矣庶乎數世之後朋黨衰息以俟知音耳論壽惣孫逌代良相
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已常於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
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僕
射魏徵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高祖光宅元年裴炎
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
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于社稷無道於
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于人黷道于貨
亂道于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
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
恩不可以擅閒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

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剠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亂不可以啟之於闈代奪不賞罰奪不封關蔽不救見賢不舉逆諫自賢遂道傷右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酖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去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同君為臣難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推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緘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誡無罪記者 李華政事堂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而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于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啟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

我將進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變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啟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更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史王禹偁為文請誌院壁用規執政者 王禹偁待漏院記

伏覩閣詔宰執樞密使不許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則謹以事君此真得大臣之体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繁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自非接見羣官何以悉知外事若令都堂候見則羣官請見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候百執事于政事堂暴無解衣之暇古人有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政茲大夫祿去公室國祚衰季私臣擅權當此之時乃可為慮今陛下

鞭撻宇宙總攬豪傑簡進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今日之謂也秦何疑執政爲棄世之事乎昔孔光不言溫室中樹顏延封侯三日家人不知謝安石對客圍碁捷書至而客不覺大臣當密慎如此雖妻子猶不得聞況他人乎使非其人當任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政又何疑也設若杜公堂謁見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託之漸豈無他徑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展四體以報下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體妄有陳述上累聖德蒙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聽用（溯淵論事執不許 按容）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識者常曰將與相均將將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將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卞而武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必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于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

與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厭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為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翹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為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郵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為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為無禮獨用勸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為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為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則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名胥吏耳雖臣子為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既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既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為之禮賈誼

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于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為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于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于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為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為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蘇洵任相論

丞相膺非常之知居甚重之寄當以古人相業自勉而不當以近世之相業自居古之人相業未可以遽數也予嘗反覆諸葛武侯行事而得其用心竊謂秦漢以下一人而已故願為丞相誦之自昔人臣居重位秉大權者雖或遇知于明君未必不致疑於庸主雖取信于君子或不能不見忌于小人同類懷其恩未必無以召異己者之怨國人歆其行未必有以服夷狄之情一時賴其功或見紕于後世之公議而侯也託以孤幼而弗疑雖劉禪之庸亦舉國聽之而弗忌不惟公琰文偉諸賢盡心而為之用雖楊儀魏延之悍戾亦皆捐軀効命而弗辭不惟器能受任者竭勸以荅其知雖流徙廢

放之後亦沒身懷思而弗忘不惟舉國信之當時尊之而瀘夷之仍聚沔陽之廟祀至于今不廢侯何以得此哉曰開誠心布公道而已誠之與公天地有不能違而況於人乎今讀侯之傳而想其為人其事君如親待諸賢如朋友撫摩下如子弟襟懷洞然與物無間形之表奏則忠懇足以副上諭之教令則感激足以動人其所存無一而非誠也至於生殺廢置雖出其手然而爵不濫于閒功刑不撓于貴勢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懲何祗小吏也其才可錄則越次而陞之馬謖上賓也其罪當誅則流涕而戮之持心之平無異衡石用法之信可質神明其所為無一而非公也

惟誠惟公終始一致故上不求于君而君信之下不靳於人而人服之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斯言雖小可以喻大詎不信哉侯之開府也嘗教群下懇懇焉以集眾思廣忠益為心而自謂闇滯失于州平見啟誨于元直受盡言于幼宰賴諫正於偉度退然自託于不能之地若無一事之不資諸人者蓋知慮之所及者易窮而是非利害之錯出者難見吾惟集眾人之知以為知合眾人之慮以為慮則天下之善無不在我矣何必揚眉瞬目矜自我出哉自古秉權用事者鮮不說人之贊己而惡人之議己夫以贊己者為忠則忠言不得進矣以議己者為罪則己過不得聞矣而侯獨不然觀其諄

諭告戒一則曰有忠于國則亮可以少過矣二則曰諸有忠慮于國者但勤攻吾之缺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蓋侯之用心主於為國而不以其私求于濟事而不求己勝然國既安則己未有不獲其利者彼怙權諱過之人惡人之議己而不知其愛己也說人之贊己而不知其誤己也以阿意為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以不聞過為幸而不知其大不幸也吁此侯所以為不可及與真德秀上史丞相書

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率遵祖憲奉陳規誨獻告謀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凡卿事九卿奏事出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勑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啟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曰文冊七曰揭帖八曰會議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東宮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脩實錄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錄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讎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征扈行凡纂製御文實錄寶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勑稽其由狀而敘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翰館譯生皆總領之其屬

制勅房書辦制勅詔旨誥命冊表寶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勅符底簿誥勅房書辦文官誥勅番譯勅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查稽撰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違失妄誤者有罰蓋雖中書丞相此直文淵閣者即虞機設衡閣宰之職也治亂安危恆係于斯可不慎哉

可不慎哉鄭曉今言

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徒數萬人遂 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監察御史許士廉請復三公府 高皇帝不聽然藍玉以涼國公尚領太傅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啟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其官甚雜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黃淮胡廣楊榮楊士奇胡儼金幼孜七人直文淵閣內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〻文獨與諸司凡封進詔草簽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內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內閣也自解始也已而解出為交趾參議儼為祭酒文簡下詔獄文穆早卒楊金三公事長陵二十三年官不過五品 獻陵復設公孤西楊始加少保內閣之登三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以榆木川有大功特

罷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內閣者蓋自王文始也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歷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穀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著掌文淵閣事蓋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安以卿孤入內閣餘皆備撰贊善通參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于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先是內閣亦外調宣德中陳山張瑛以干請諸司出山教小內使書

瑛爲南京禮部尚書景泰中亦出江淵爲工部尚書不獨解與胡也其入內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淵中書舍人也文靖戶科給事中也文清監察御史也文達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永嘉安仁南海貴溪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 列聖嚴于防奸而廣於求賢以故內閣諸臣類多於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內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平治 昭后既崩 裕陵親政一時五相才器尋常權歸奄振國祚幾搖景泰諸臣同人祿二強者恣睢弱者黯默武陰主邪謀或曲從容旨 儲宮易位官賞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亦

進作退思敎輕徽至有衆頭諂獄荷戟還謁者南陽旣作渡
留寂耆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
間文憲文毅事關綱常扣閽力諫時值佞幸請劍行誅弘治
初年大奸距脫海內欣然宜興洛陽端靖寬綽長沙餘姚文
雅諒直　太陵畫接再三彪懷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為而
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恩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
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藩代為威刑以緩死為恩仕以驟進
為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矣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
方正大臣芳字奔衣冠之盜廁跡黃扉數年間濁亂天下新
都守正應變綽有餘才碩果尚存臣川攸濟雖　大禮之議

未協　宸斷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　今皇帝龍飛虎變
獨秉乾綱輔臣仰承休德夙夜匪懈皆能賁飾絲綸興制禮
樂豈非驕卷之遇臂于夢卜都俞之風幾于獻替乎茲表且
文淵閣者凡若干人擇其尤者入名臣計餘皆略次其行事
以備覽考云爾　鄭曉五文淵閣諸臣表序

夫宰相謂之調和鼎鼐猶諸庖人之治庖五味備於人主
人將從而調和之非有所抉也苟抉一味以與之爭能則反
淆矣是故不挾一味者庖人之職也不挾一技者大臣之業
也故曰元首股肱宗子家相謂股肱則君臣一体矣謂家相
則天下一家矣一体則忘其身一家則忘其家忘身忘家則

忘其技矣此大臣之所以為大臣也 王義

人主不能自為治則屬之臣羣臣不能以相治則屬之大臣而大臣亦人臣也均之為人臣而不為之制則慮其太輕不得不假之以權假之以權而不為之制則慮其太重不得不分之以職分之以職而不為之制則慮其太隔不得不通之以情蘇轍曰權臣不可有重臣不可無操權以為國則重臣操權以自為則權臣蘇洵曰有羣臣有腹心之臣羣臣所分理者在政事而腹心之臣所與開者在政機孟子曰王無親臣矣親臣者腹心之臣也重臣者假之以操柄親臣者委之以腹心假之以操柄權久而疑疑久而亂委之以腹心情久而孚孚久而親假之以操柄操柄將在臣委之以腹心腹心故在君故人主與其使臣重寧使臣親人臣與其為國重臣寧為國親臣也蓋自古建官之詳莫著于周官立三公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立三孤曰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而冢宰之職曰統百官均四海愚以為公孤非異官也論道率屬非異事也曰貳公則相同也三公不必備則三孤必設也四海不均平則陰陽不調矣陰陽調則四海固已平矣其所為異者公孤所重在主德常在事之外于上最親六卿所重在朝政常在事之內于職最專主德修則朝政自舉此公孤之任所以獨重也故坐而論道謂之公作而行

之謂之士大夫行者不必論、者不必行卒屬者未始不通于上而論道者不必行于下吾以知大體不可下侵大權不可專假也傅說之命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鹽梅非羹麴糵非酒非羹非酒而可以為羹為酒可以為而不必自為也則商之相周之三公是已故明主委人以腹心易而假人以操柄難今夫慶賞刑威人主與天下共者也而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股肱耳目君所獨有也而曰君作股肱耳目汝翼汝為汝聽汝明以天下公共之刑賞而臣無敢作也以君獨有之股肱耳目而惟臣作之以是知委人以腹心易假人以操柄難也自秦以後始

舉三公六卿之職屬之一相故綜理朝政常多而輔養君德常少既已為麴糵又復為酒既以為鹽梅又復為羹既以坐論又復作而行之盡把國權則勢或上逼專理外事則情或中格使賢人居之則為重臣不肖人居之則為權臣故威福有時作而股肱耳目不盡假也大臣既外重而內不親人主乃始以意向為親幸而所親者亦以承意觀色為務主好議則嚴助主父偃之流為親臣主好法則張湯杜周之流為親臣主好貨則桑弘羊宇文融之流為親臣主好藝則王伾王叔文之流為親臣甚為疎大臣親小臣疎廷臣親中臣恩以狎生信由恩固蓋未嘗無親臣而其所親非也夫有重之而

未必親有親之而不足以為重則親與重兩分而以為治難重臣貶重以求親則大臣降而行媚臣之事親臣挾親以為重則媚臣亢而奪大臣之權如此則親與重兩失而以召亂易大約三代以上三公六卿之職分而親臣重臣則常合故主德修朝政自舉也三代以下三公六卿之職合而親臣重臣則常分故有朝政請而主德闕主德闕而朝政亦卒不修也蓋自漢唐以至于今其得三代命官遺意者莫如我　朝我　朝重臣分而親臣專　高皇帝罷中書省為六卿故重臣之勢分也　文皇帝設閣臣參機務故親臣之職專也古之相臣躬自行之今之輔臣代人主言之古之相臣如元首之于股肱今之輔臣如心之于意古之相臣所重在朝政使于暫下今之輔臣所重在君德易于格上故閣臣預機　務論道弘化之旨也六部分中書分職率屬之遺也論者不必行ゝ者不必論可以為酒醴為和美而不必自為也故無重臣而有重臣之利有重臣而無權臣之害雖然重臣分矣而情不相通吾惧分者之漸輕也親臣專矣而形不相接吾惧專者之漸疎也蓋臣無常重亦無常親君重之則為重臣君親之則為親臣　今日堂陛之交懸絕何從而知之然朝著之閣猶跂而待　臨御也　榱廈之上猶虛而待獻納也公車之牘猶積而待　報決也廷臣疎而近臣不得獨親近臣

不得親而廷臣益疏遠者其有真誠密契出于耳目形跡之外者矣則非愚所知也自非然者請畫其愚慮蓋君臣不相接其弊有六凡人情日接則親日隔則疏始因隔以為疏繼因疏而益隔上惟恐疏虞之誤見短長于下下惟恐一事之忤取譴責于上門既隔于九閽堂遂遠于萬里闗事未必得實〻事未必得聞故君臣不相接則壅塞之機也章疏之稽留語言之傳奉在人主行之則為權宜在左右假之遂為弊竇以緩為急〻可以為威以急為緩〻可以為德緣隙而入其入也必甘而上無從檢察也依形而出其出也必峻而下無從覆覈也故君臣不相接則假借之端也神明之主剛而

多斷一不慎則或乘上之斷以為權其儉之佐暱而守法一不慎則或乘下之共以為利矜君臣而居其會操上下以成其私是于鼎鉉之間復有釜鬵之隔官與民隔則利重矣君與臣隔則左右重矣故君臣不相接則旁落之漸也人主賞罰當使人明見之意旨不可使人微測之不得之于公見必求之于微旨上以慎密為營壘下以窺瞰為機緘巧者可以逢迎佞者因而熒惑如寒暑之較然則推測何用如陰晴之未定則占候滋多豈非明則難欺闇則易偽故君臣不相接則窺伺之隙也凡人情從好不從令奉意不奉法彼見上下情意不通精神不貫必且以玩愒為當然以規避為得策士

夙安于惰窳治道壞于因循緩之則廢閣急之則欺謾公虞
申而益蒙偽成習而益工故君臣不相接則廢弛之階也天
下之事近者常信遠者常疑下不悉上之動定則傳聞異詞
上未究下之品流則是非互亂懿美之德意未宣切摩之苦
詞漸格詭以傳而成實議相持而滋煩朝廷之士既漸分
為兩途宮府之間益渙難為一體故君臣不相接則議論之
叢也君臣一不相接而六弊滋六弊滋而萬機挫人主欲綜
萬機而祛六弊則莫若聯天下之情通天下之志而欲聯天
下之情通天下之志必先自親臣始故明主之遇親臣也三
旌非尊三錫非寵而其大者乃在言必聽計必從無但與之

以操柄而務委之以腹心可以我之心諭于親臣可以使親
臣之心諭于我可以因親臣以諭于天下可以使親臣盡以
天下心諭于我夫然後可謂有親臣矣親臣之報明主也數
馬不稱慎溫樹不稱密而其大者乃在保王躬箴王闕無但
綜理其政務而務輔養以道德故君為我心而心不在我
為君股肱而身不在我集衆思而斷之而事不在我待衆美
以效之而名不在我夫然後可以稱為親臣矣臣言而君聽
則壅塞之機通君令而臣共則假借之端塞獨明之而獨斷
之則旁落之漸消明闢之而明見之則窺伺之隙杜君既要
而臣既詳則廢弛之階絕上道揆而下法守則議論之叢息

由前言之則有六弊六者之來君臣隔也由後言之則有六善六者之來君臣親也故為人主計則莫若有親臣即為人臣計與其為重臣亦寧為親臣蓋重臣進言于人主常難親臣進言于人主常易張說之尊寵何如丞相何何所不敢言而良言之何重臣良親臣也李泌之勲名何如汾陽王子儀子儀所不敢言而泌言之子儀重臣泌親臣也重臣操國之重過激則跡似于要君親臣為君所親恭切而益見其憂國人主深居九重外廷隔絕上之所為寄腹心下之所為屬耳目微二三親臣復誰望乎杜黃裳曰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魏徵曰君臣同心是為一體若但存形跡則興衰未可知也敢以是為　今日一德交修之助

萬曆辛卯順天程

天下之士必合之乃可以事主而常患于分非一時風會能蕩而分之也有所比焉以營私則分有所植焉以示重則分有所禮下焉以收譽則分有所泛濫焉以任德則分、則黨興成于下主勢孤于上不可以國矣由是觀之其分也常起于合而其合也常託于收羣策為公家而分曹必角有黨必仇始于一人浸淫于天下嗚呼三代以下何紛、也自古稱下士者必首周公吐哺握髮說不經見荀子亟稱之後世以為美譚李贊皇獨曰在公則可他人則不可王舒公甚而折之曰妄夫此兩公者著論豈不近理而猶未也周之盛時肯

莪樂育則士無黴行濟濟王國則門無雜賓而公又以赤舄
几几之度委蛇其間非若漢丞相長自尊大坐廢蓄僕者比
則吐握之說安可謂之無又安可謂之有必謂之無仕人吹
螽之譚也必謂之有策士立懺之語也何者周公輔幼主致
太平要以公心行公道貴賤退通聯為一體野無遺賢人無
遺善而不以區區名迹示鼓舞之術已也周衰處士橫議四
公子之徒互相招士餘風所扇流為任俠以力折公侯為能
以權傾州縣為重下畏之如讐而上族之如仇況族夷宗敗
不旋踵于是懲艾改節人為遜避乃其氣類相從自不得絕
長平侯即不與招士豈大將軍幕下七征匈奴逐北萬里而

無一二磊落在門故趙禹一索而得田仁任安平津侯居位
耄矣無以踰人即開三館而所收不過齷齪故人子弟勉衣
食求活者耳故買臣十策而對不得一官之鄙長倩者流卒
無加于天子之近臣蓋松柏生高岡不生培塿尺鯉在川澤
不在蹄涔士之向背得失亦可概見矣夫上之疑忌既如彼
而士之貧凌又如此即周公尚在行吐握之事祇以助波瀾
壞禎幹標形影集戈矛而新立人臣之盛軌其可得乎故有
遠嫌匿跡而又收得士之實者張安世勇畧不及青而謹密
過之婁師德明經不如弘而量雅過之議者謂兩人直漢唐
具臣而考其小心弘度乃若是卒之臣主相安身名俱泰亦

人臣之節也晉宋諸賢若山濤羊祜王曾王旦武典毅武就
政類多愼密不欲有薦士名豈其時君皆切齒而為全軀保
爵祿之計歟非也大臣之最急者在得士而最忌者在収名
名者私之媒也重之的也毀譽德怨之府也大臣顧盼左右
即有低昂而又顯以其身為媒為的為府一人扶植千人覺
勇輕薄遊進比類躭近要頓笑以為榮竊滴瀝以自潤宵人
日進則賢人日退若簡有謗尊交鬬于其間事勢相激分而
為羣愈分愈小愈小愈固斷皆賓客之所為譬一人之身目
視耳聽手持足行何嘗不一有二竪焉窟入其中以至視奪
聽移手足痿廢而望其為元首腹心之衛也難矣司世道者

得無憂乎故法家之論常欲破散私門以尊公朝無其極至
于礉刻寡恩不無過當乃在吾儒亦有散小羣成大羣之說
具在于易易曰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夫既已渙矣且得言成
耶將以渙為成抑成之、說別有在耶蓋兩言以蔽之曰渙
之以無我成之以不居今夫賢士者君所培植也我不得収
而儲桃李之私爵祿者君所磨礪也我不得借而為犍蘇之
具黜陟者君所操縱也我不得侵而張雲泥虎鼠之措臟躲
因天下以用天下而又用天下以還天子上下一心內外一
體是謂無我夫惟無我是以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二從姦
獻計者莫窺其隙莫得其端即有背公死黨之羣誰為之主

誰為之援彷徨無所復用亦且不攻而散既散矣勢將爲往其耳目心志不得不歸于一以惟吾之所措置賢也與天下共舉之不賢也與天下共棄之寧避其恩勿辭其怨寧受匿遠之謗勿蹈宣露之誅造膝密陳徐敘其功實杜門却軌顯示以平康有立匪思元吉光大蓋至狄公嘆其包容師曾推為識量林向范滂免因而不謝尞立李平泣死而甘心而後大臣致君報國之能事畢矣嗚呼世道險巇朝野否鬲士大夫每每扼腕諸懷抱如此獨不得周公作宰調和百味卒老于華門而不自知其材之無取甚者以躁急生觖望以懟怨騁機鋒即大臣亦每每竊嘆謂士有臟也纔一援引使自成

淄權猶火也纔一吹噓便自及灼而不自知其好私之累未必有忠公體國以人事君之實心也夫士風移易柄在大臣況在多艱尤須廣益劇公亦人耳有其才有其德不驕不吝而又權以慎密不出之心小大亦隨其器良楛各盡所長郭解朱家劇孟典軍馬渤牛溲無所不可而況魁梧奇偉方正賢良足堪棟梁之任者乎是故天下未嘗無士士亦未嘗難親小羣之合非大羣之利也世寧有衆邪堅壁羣枉操戈而其含沙伏毒不時出而中人者又寧有端人正士互相標榜如洛蜀之分馳而得長久者人自為心人自為政名位相軋議論相傾衆道義肝胆之交破敗于一二僉夫之口一有覲

慶未言而先道未任而先撓未合而先隱渦未離而先狠皇
下以情心排異己上以怯志殿危機同舟戮力必不可得而
天下事從兹亟矣噫戳尉公不作誰如四君子者從雍暑衎
登崇俊良以一天下之視聽天下必無佚士亦必無倖心世
風可挽時艱可濟而其人固不易得也世之工于言者其言
不必副即文饒之材介甫之學一時錚錚慨然以天下為己
任當其尚論古人僩直扶大體以闢說士干進求榮之口意
夫卓然中立不營私不示重不收譽而任德宜莫二公若者
而夷考若門實多龐雜公垂綦立惠卿嘉門亨甫之屬慧利
儇佻比周朋成根株盤據而公室用衰何言行之背戾也輪
濟易給藻繢易工惟局度性生有難矯易文饒猜急介甫褊
拗何能與四君子比即庸人據膂輒生愛憎伐異黨同先于
其身為二何以一天下而又何得士之多云蓋泰誓稱休容
則局度之謂具此局度而檢鏡人倫陶鑄群品上不疑逼而
下無所歸名周公何以尚兹審若是誰不願附青雲以驥施
後世耳亦免于杞柳之譏矣萬曆戊戌會試程

相臣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默持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

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為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不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斂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恩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眾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亦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

怨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窮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捕藏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怨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讒慝之間不有所堅忌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雖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而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蘇轍

重臣論

功臣

當高皇帝之甫下金陵也西則殲漢耀兵於上游南則救周蓄謀於肘腋披輿圖而指皇業僅一舉九發鍾陵而聯四乘皆吾敵國天眷有德俾承洞宣公信公筆諸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以為羽翰股肱然奔走禦繁而籌策猶略時則有若贊善大夫護軍御史中丞弘文館學士太史令誠意伯贈太師括蒼劉文成公基字伯溫首膺辟書遂參大計天顏甫接默徵慶雲之祥御座不移遂輟龍鳳之號至于運籌奏策授筴遣將推步則同天掌上指撝則千里目前語無不讎往蹟空迷子房之在三傑獨推天授曲逆之誇六出尚嫌蒐謀乘

拜相而力辭有餘讓矣甫歸田而論事有餘忠矣自公之歿
且八十載而為已已治極而亂肇乎其閒逆胡櫱至獞盜蝟
起當六飛北狩之初猶舉小醜遷之議泥馬迫于汗𩙷銅駝
亦無蒙棘物情競變大事欲非時則有若少保兵部尚書贈
太傅錢塘于肅愍公謙早通蓋入贊樞庭受知蕭康出片言
而折利害捐百口以定安危九鼎施乎如山萬姓因之奠枕
乃若愛䝉節鉞擐甲郊畿溫言拊循士如挾纊振臂一呼瘡
痍盡起溫渴日逆之聲既觸宍而爭進忽恨屍而反奔然後
勵精卧薪關誠推轂軍事旁午動中機宜尺書所臨咸鶩扇
算以故羅施鬼方之域牂牁夜郎之𧿹羅叛者九起而蕩平

相屬戰龍甫戢玄黃之血未乾飛羽何寧赤白之囊自鮮暨
危震主禍發殺機長驅告逝毋忝廣陵之禦恩綸継襲復返
關西之輦所云功首豈亦有舉耶又七十載而為已卯宮車
數出元良靡蓮田蚡內訌愛淮王之金錢妥滑外寇應東南
之反相屠傑大吏闢取建城輕兵撥章直指建業挾中貴人
為內應誑大將軍如獲蒙人憂土崩內思外濟時則有若新
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贈侯餘姚文王成公守
仁字伯安飛檄勤王建牙誓衆組練千隊艨艟萬艘搗虎穴
而虎子成擒掃鯨波而鯨兒授首二陵絕烽烟之警六飛經
衢壓之虞至若贛瀏窮濟絕二百載之通嶠田寧拊循寬十

萬人之誅逆武竊攄如紀明武持重如充國文武爲憲動以有神夫誠意之運籌則留侯之智也太傅之靖難則汾陽之節也新建之戡亂則儀侯之武也然而皆浙以東西人也浙水秀薄山亦如之其人儒雅外飾捷利畏事蓋自古然矣三公駿發衿裾之末鷄鳴文史之場以風欲雲補天列地旃常日月帶礪河山不亦壯哉余習曾爲將而圍之余小子叨列句宣薄遊吳會循覽但於有概此中因爲之贊以貽其盛其辭曰 帝闕石門下爲青田藏倖宛委產富貽仙天目之山苕水出焉萃于臨安龍飛鳳翥中爲禹穴萬靈攸旋深山大澤是鍾三賢烈烈誠意洸洸卓識遁甲亦盡文離慶逆神謀

鬼謀超翠绌跡鄱湖鬭龍波立天折公出其奇以挽龍尼歛漢沿吳妆鄰蕩積濯沐三靈股掌八極孫識自信陰邪從遜蹇蹇爾懋盡瘁句宣緣晉及周十有八年晚贊中樞力折羣奸能如砥柱以莫措遷折蛋以奴飛檄黎婆黄屋長尊默蓋不毀文武吉甫爲邦爲憲嚮晉背懷匪降自天百身曷贖九有籍寬赫赫新建東此懿德古訓是式式是百辟王命作牧炎靖南國潢池若洗崇山選壁濂起豫章寵觀洛定公興義師攜其附腋日月籔蕩湖波耀赤獻俘廟社書勛冊帛凡我三賢起自書生師望鷹揚風后但征疇謂尊俎乃有奇兵開儀湛元洛暉滄溪騰蘇天迄功以以明小子吏浙敢聆德馨

詮嘗作頌攷告司盟 常州宋浙三大功臣頌

余讀 高皇帝洪武之三年功令未嘗不三復而歎也曰嗚呼厚而戒刻而可以矣當是時封公者六人而魏公功最大祿秩亦最重中山侯宿將也以一言之誤而不獲公標處侯鉅勲也以一事之紕而不獲公亦減封而既求賜封而奪誥詞蓋凜乎斧鉞焉夫孰敢有怨睢而隕於法者然至吉安江夏臨川東平之類抑何其殲夷狼藉也三年而後續侯者獨西番之後最盛平雲南之其他以藩勲相錯封然至藍氏之株累而幾若歸矣夫以馮宋公傅穎公之雄而卒不免阨嫌謂其不敢法也而諱之卽諱之猶不爲置後嗚呼可歎也

太史公言幽厲之後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者哉所以栅周少緣者人主不觀其先得天下之所繇是以輕視其功臣而重利其土地人臣不觀其先得國之所繇是以易爲愚而難爲守

明之國邑薄不過再倍一公卿而已 天子亡所利之然

而至嘉靖百餘年之間初所封六公僅一公在二十八侯其二侯進爲公者亦絶而餘二十六侯已里土乘馹之奉後封四公二十一侯二伯亦僅西平武定在耳其故何也當是時天子紹明　先世之道慨然下　明詔太宰大司馬追攷故實收錄故鄂國公遇春曹國公文忠衛國公愈信國公和後俱爲徽侯誠意伯基後仍爲伯增其秩天下翕然歸孚焉而一時奉行之臣不能推廣　德意至使宋潁二公遂不獲一比肩曹衛而李韓公麻德慶吳江陰靖海之裔纍纍斬一命之澤將無望于後聖式夫繼絶世舉廢國天子所以懷諸侯也則自古記之矣夫豈欺我故特紀之而表其篇興廢云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用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公等二公城陽等十三侯興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公歲祿封永春一侯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六年論平安南功進封新城西城二侯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　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　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封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

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　諸帝世僅一大封而其宅破軍殺將戡亂伐工之勳封者不與焉嗟乎靖難諸將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殲九之地出萬死者三載而遂定宗社於太山之固此其續識臣然　英主宴在軍攻堅嚴危衝自神授又大戰不過十餘所定軍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潁而下抑何徑庭也定興之埽安南固自偉亦何能超潁川之下滇蜀且从從失之今　高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雖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屬與崔苻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百積封自伯而至侯遂有公者令胡以鉛綿糾驟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　孝宗而後執政者始知愛守名爵不輕畀而不能無畏于前尾未瞬一二登之然至新建之平叛王不煩　天子璽書不廢太倉水衡金錢縛之于股掌寧遠之摧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遺敵固皆璅然其續豈與他徽侯等而搢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恒也又陋而不習掌故余故表之以告夫司勳者（弇州續稿以後功臣公侯伯年表序）劉向有概于中故嘗稱曰臣勤勞以事君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矜之至也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君臣相與以市道接耳有味乎其言之也世之臣子自以尋祿而營其私猶得飾說乎仁義庸詎知君子從旁竊議乃與市

人同類而共論之尚可為耶其于處世亦大無術矣愚觀古人緒論如執事所稱引說雖不同槩乎于道有當足以數後世之為人臣者茲故著其說繹其辭介子推從晉文公出奔十九年及其歸國見趙衰輩受賞則甚薄之曰此貪天功者耳去於綿山不返夫十九年扞圉之勞果無功者耶功之果不為貪未易言也王通論治道曰古者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勞而進官秦之餘酷也此以較于尚書之義至為不典世豈有以德授官者耶報勞之果不為酷亦未易言也宋英宗之為太子群臣力爭始遂及其即位呂誨言于上願罷韓琦等恩典以為人臣不當處國家之事而受其功其說甚具矣建國本者為社稷也父不得而起子不得而報世安有偷舊君以媚後主者此本無功而欲辭之以明志不得已之辭也司馬光著功名論謂人臣未嘗有功皆君之功譬之地之草木月之光華非有所受則不顯故君當知人而信用儒者甚稱之夫授之以事而後有功無事則無功矣此其意不在功而希人主之善任有為之言也四君子之言雖大指不盡合兼而用之何所不善從介子則金匱豹縢者懲矣從仲淹則脩資致寵者衰矣從獻可則棋枋禁屬垣耳者絕矣從君實則忌僭倡競多寡者息矣君既有崇德信賢之功臣亦有純白無求之節又何至參驗互贊以此易彼紛紛足羞如子政所

鄙若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6781 v.8

萬卷菁華卷八

吏治

賈子　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扶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與焉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士民苦之明上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上擇出焉卿相者侯之本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子 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

西門豹為鄴令清尅絜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才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為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為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于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為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珠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紝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為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為治者益以為甚而不暇及于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為京兆者戴星而出見燭而入案牘笞箠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躡乎其庭持詞而求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憧憧焉不知其為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悛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為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之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舉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為今有司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而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世之君子欲有為

于天下而欲為長遠之計者，明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為有功而擢為兩府。然則是為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大胥吏者，皆老于其局，長子孫于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為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為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于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奨之，以厚其不聞其職，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于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右論

人主欲計安天下，而悉閭閻疾苦，道何由哉？則惟監牧守若令，共此民也。民也安，惟監牧守令賢；民也不安，惟監牧守若令否。顧不重哉！蓋天下有吏事，有計吏之事。吏治民，計吏者治吏。聖王治吏不治民，則操之有要術矣。夫考課莫善于周，舉刺莫嚴于漢。周考課之法，小宰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也，曰善、能、敬、正、法、辨而已。六計之外，無奇舉焉。漢舉刺之法，刺史班宣，周行六條問事，其一強宗豪右，而其五盡

檢察二千石事也六條之外無他指焉此六者非謂其足以盡天下吏事也而計吏之事則冗衆之矣事簡則易遵法簡則易從凡世之能立法者必其力能推行之者也其後也力所不能推行者則往往還而為弊矣宋嘗通舉刺二十九條矣唐嘗定舉刺令四十九條矣以二十七定課法矣此皆法詳于故典而治遜于往烈則治天下亦安用此苛煩為也綜核誠審賞罰誠當即周六計漢六條足矣綜核不審賞罰不當雖繁科條至于千百猶之亡益故明主任法不如任人而其任人不如聽人自任漢之刺史獨察二千石郡國煩細則二千石自治之刺史不代守為守也其二千石務在安全

長吏責大指而已薄書委瑣則令自治之二千石不代令為令也故上下有體職事不侵不肖者不得行其姦而賢者得行其意漢之良吏所以為最盛也漢之季也翟方進請罷刺史任州牧矣然中才自守功効陵夷則望息褰帷風寢解緩故未幾復設也夏侯玄議罷太守專任刺史矣然盡罰師帥獨任糾察則偏濃茂闒宂鮮絕響故其議不施用也唐改太守為刺史已復以刺史為太守矣夫不務因能授任綜修其職而徒取古人官名紛更之所謂不策馬而策車失之彌遠矣吏治之興也為官擇人以人任官而其後也不得其人而更其法不得其法而更其官不得其官而更其名吏議滋繁

官方僉耗斯其效可睹已我　國家損官置吏區畫周詳慎
吏治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懼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
監牧定其流品而撫按歲衆奏之撫按上其殿最而主爵三
歲黜陟之此固已兼周官參漢法矣　皇上凝精吏治嘉與
海内臻蕩平之路　詔各部簡守令重監司至于數四猶復
責撫按課上監司郡縣治狀功令如彼　隆者如此庶幾有
遵憲業理燈弊剔蠹如蝕如蠲如膺如瘍芟而刱　上意者
乎而患生竊有概于古今之不相及也夫封一卓茂褒一龔
侯猶能使羣吏承風衆翕動色今歲所舉刺者幾何人三歲
所黜陟者幾何人而天下未見洗心滌慮擴然大變其習者

此嘗法不詳官不倫與抑亦法太詳官太備而所以任官行
法之意猶有未盡者歟蓋輔之吏監司一而直指使者以數
計郡國之吏使者一而監牧大吏以數計稽數歲始還而所
閱使者監司以十數計其他郡之佐比邑之長受使者監司
指而來偵事者歲以十數計稟仰于此又復遙制于彼則一
縣而百人與之矣區畫于前又復更端于後則十羊而九人
牧之矣不當其意指者疑其為而畫何其意指者又疑其為
人彼徼其上者厚而所以為其下者薄矣章而受知而又不
能不慮忌者而淆繁而又不能不慮毀彼處濁夫之心而
營職業之念分矣夫官則何嘗不倫也以是為倫則不如其

省已按事制微情隱慝靡不畢陳于攻不肖則詳矣而舉賢
抑何略也課能則累牘連篇動以數十于舉賢者則易矣而
退不肖抑何難也通籥初縮輙以上考見褒黜升遷動以
微文見譏于當官則恕矣而去任抑何刻也孤途無援挂于
密網根株既固漏于吞舟于下僚則嚴矣而大吏抑何疏也
不問功能而問幕謁天下乃始趨鶩于名矣不舉備衆良
而衆卑猥天下乃始矯虔炫于奇矣含撫按之公牘而別詢
于毀譽之口則守職奉公者稀而黨同養交之士進矣禁胥
人之私揭而陰用為殿最之階則模稜苟容者免而守法任
怨之吏絀矣夫法則何嘗不詳也以是為詳則不如其簡已

故陸贄謂興隆之使宜省官之不急簡法之撓人前蘇謂省
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古人之言信有旨哉今法不可
盡蠲則莫若寬文罔省議論官不可卒省則莫若明職守正
體統夫制吏者必使之寬然有餘而後可以責其效彼其四
體之不能展布則未及在民也救過不給則未及興治也長
民而使民不測其端則難使民測其端由繫而入我則難有
所操舍于法而不便于民則難有所操舍于民而不便于法
則又難且漢治累功勸厲法泰優劣今一言不相應目攝之
矣一舉事不當折不復振矣然則陽城拙催科之政士元非
百里之才此人何由而進乎故文罔宜寬也　國家成法纖

悉具備人臣奉法而治無俟多言矣令一職後也一邑便之
遂欲天下行之一丈量也一人倡之遂欲天下行之以議生
事又欲以議息之以事生變又復以事止之自古及今固有
以法獨援之人而治者乎為之而肰上又無以責之則胡不
以其言責其事以其事責其功而直為此擾擾也故議論宜
省也守令拊循百姓時寧寬勿猛監司甫清百職時寧折勿
缺今少年新進喜以躁厲為精神仕路久淹反以含容為持
重且上既可以定下之臧否下亦可以持上之短長下既可
以參句稽之權上遂不能持激揚之體始未嘗不相伺相察
終于上下相遁競為周容耳愚以為守令以安民為職以循
理為賢以政平訟簡為功效而鷹擊毛鷙猾賊任威者必罪
之監司以檢吏為職以執法為賢以弊絕風清為功效而姦
邪起不能禁官耗亂不能治則罷之勿使假冒亦勿使代庖
勿使失于職之內亦勿使求于職之外以縣聽令以郡聽守
以糾察聽監司以舉劾聽撫按而吏事舉矣因縣以知令因
郡以知守因糾察以知監司因舉劾以知撫按而計吏事舉
矣故職守宜明體統宜正也夫惟師周漢之首制祛宋唐之
苛煩罷方進夏侯之浮說循陸贄荀勗之篤論以無失 祖
宗命官立法之初意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天下平而無事
矣漢人之頌曰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夫清淨寧一寧天下猶

可何論吏事說

萬曆戊子御慶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仕進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吾自仕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踈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踈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

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已上仕進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曰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為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而為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國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遊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沈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

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
日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
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
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執古之道其卒不
可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
為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
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為進士
而又枉于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
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為進説與之宋王安石進說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嘗感焉自大夫種以

至于前朝李右相元中書皆宴安房帷終嬰大戮所以文種
有弓藏之恨李斯有稅駕之嘆張華頗優遊而不獲傅亮贊
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徹知機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
必成功自謀其身猶有此恨況常人哉其難于退身者以余
忖度頗得古人微旨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不
測操政柄以禦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猛獸閉關以待暴客者
若捨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
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忘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檝是
以懼禍而不斷未必皆耽祿而患失矣何以知之余前之在
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還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

開身退受苦近者自三公鎮于舊楚懇辭將相歸守江園而行險之人乘隙構患竟以失巨浪而懸肆去灌木而嬰羅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種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招禍斯言過矣唯有遭遇善人則庶可無患故范雎得蔡澤退而不辱廬江得滕公去而不疑其次剛毅者有心者亦可矣子文舉子玉以靖國隨會避郤子以紓亂皆保其安矣若小人則禍必及之無所逃也終不及乘扁舟變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間之世斯可以免矣 唐李德裕退身論

臣竊以古之仕者七十而致仕雖有不得謝者然年至而去實禮之常制蓋當其壯也既竭勤勞以任其事故及其老也則使之優游以終其身此君上之至恩而臣下之極榮也然自本朝以來凡致仕者雖例改官資或推恩子弟年及而願退者常少議者以疲癃老疾之人其精神筋力不足以任職則或至於害政而害民故著令應年及而不退者自知州以下皆降為監當然比年以來致仕者亦不加多矣昔為守倅而今營務雖至愚之人豈不以為辱然所以被辱而不去者亦由朝廷立法有以致之何則古之為士者終身食其地今之致政者即日奪其廩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故自非

貪吏及素有經産則其祿已常苦不足一日歸老則妻子不免於凍餒是以雖潔廉之士猶或隱忍而不能去議者不推其本則曰此皆無恥之人宜思所以重辱之此朝廷之恩所以愈薄而臣下之節所以益壞也臣愚欲乞應文武官致仕非因過犯及因體量者並依外任官例與給四分俸錢歲時州郡量致酒粟之問如此則自非無恥之甚者莫不敢抱恩德爭自引去矣朝廷優之如此而猶不能去則雖重辱之亦不為甚過也或曰今國用方患不足則吏祿豈宜有增臣竊以為今日所設正為年及而不退者彼若年及而不退則其祿故未嘗絕如自此人多引去則今之去而受祿者乃向之不去而居官者也臣所論者其實國無所費而已以全遇下之恩臣無重辱而足以去濫官之弊伏惟陛下方以至仁厚德風化天下則于優養耆老固所先務伏乞詳酌施行

呂公著請令文武致仕官依外任官給俸錢

列子　時命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士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敖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〻

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篳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怛也哉

呂覽　聖人之于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凍方固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秋霜

陛下報林皆贏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齊高國之難失牛潰之衆因之以殺子陽高國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為人唱而況乎以人為唱乎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于天下而魯取徐州邯鄲以壽陵困于萬民而衛取繭氏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天不再與時不久留能不兩工事在當之

論衡　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于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

中論　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故詩曰習習谷風惟山崔嵬何木不死何草不萎言盛陽之月草木猶有枯落而與時謬者況人事

之應報乎故以歲之有凶穰爲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
之有盈縮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
善道者非良士也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將隆必生聖明之
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
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
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
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
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濱

之賤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
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
于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
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于陳項而巧言于沛
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
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于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
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
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
始于夏庭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于社宮叔孫豹之暱

豎牛也禍成于庚宗吉凶成敗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
不介而自親矣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
以武興者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
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之後禮樂陵遲
文薄之弊漸于靈景辯詐之僞成于七國酷烈之極積于亡
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于規矩
之內誾誾于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體仁希聖從
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
才也而器不周于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
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于桓魋

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于叔
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于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
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于俗應聘七十國而不
一獲其主驅驟于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
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其
所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其
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師之西河
之人肅然歸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聞其言故曰治亂運也
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君子區區于一主歎息于一朝
屈原以之沉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聖人所以為聖

者蓋不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升之于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亂于濁受濁以濟物不傷于清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故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于險塗求成其名而歷謗議于當時彼所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

之興于殷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施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脈脈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逄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五子胥之屬鏤于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

湯牛車之禍也蓋咲蕭望之跋躓于前而不悟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閽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著於史策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

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扱衽而登鐘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衆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仁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

語默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璇璣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李蕭遠運命論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瑰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高才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夭閼紛綸莫知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闕其惑至於鶡冠甕膰必以懸

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

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踐其尾宣尼絶其糧顔回敗其藂
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
且猶若此而况庸〻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
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
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
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〻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
孔子通涉六經循〻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
玉亭〻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
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
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

而莫用候草木以共雕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
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
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
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體命周流
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
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
道微密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
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
武之龍躍謂勘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
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

歟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者有六蔽焉爾請
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哆噅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
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
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
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
壓紐顯其膺籙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
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
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
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
秦人坑趙士沸聲如雷震火炎崐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

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
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
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
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
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
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
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
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
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

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
耘於巖石之下横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
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
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
競天地版蕩左帶沸唇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
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蔚黎五帝角其區宇種
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
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
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
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

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
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弒逆之禍而商臣之
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
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妖星
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宜於公
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
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
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
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
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荊昭

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
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
廢興殊其跡蕩〻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
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脩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
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
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
而不喜死而不戚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
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〻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

文子　劉峻辨命論

管子　言路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將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于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于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于嘖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

職而不忘為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呂覽 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神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為污樹鬱則為蠹草鬱則為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為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專于味者薄于德沈于樂者反于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為君勉之若何其沈于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于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于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仲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

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于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于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而鏡其唯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于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于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于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欲知方圓則必規矩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甚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荊成齊莊不自知而殺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滅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敗莫大于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

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揜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惡人聞其過尚猶可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或言君之智也至于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形于顏色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于門翟黃往視之任座在于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呂覽自知篇

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于君者聞君于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

名而迎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
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劒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
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
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
以先人之寶劒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
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于外者疾
入諫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
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
布衣韋帶之士修身于內成名于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
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
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
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
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
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
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于天下東窮
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
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于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
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

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于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
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
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
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
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
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
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
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
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

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
也埶重非特萬鈞也開道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
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于縱欲恣行暴虐惡
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
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
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
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于道商旅議于市然後君得
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
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于太學
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

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于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于陳涉地奪于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

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

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于堯舜課其功則賢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々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々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于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于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々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驅射獵一月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

于政矣陛下即位躬自勉以孝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于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

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于四海垂于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于家而壞之于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

計執事之大者也。賈山至言

晉王沉為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宜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于林藪黜姦佞于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十斛謂余不信明如皎日主簿陳廞褚䂮曰本有教旨使用感歎勞謙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諫之辭遂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或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賕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尊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于刺史興益于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于上受分于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䂮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

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君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配周公賞不可以同求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罰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彀帛以求盡言也況無以奪之遂從碧議

唐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關言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慚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于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于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

此為勞今闕讜言虛懷以改
為下者莫不願忠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
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
達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
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
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強
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愞此三者臣下之弊也
上好勝必甘于佞辭上恥過必忌于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
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
衒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

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
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伸矣夫
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
庶而上獲睹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
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
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于下則人惑下情不通于下
則君疑〻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
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
多理少從古以然　昔趙武吶〻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
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

知堯舜所病詎可以一詘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
之情固多失實以此難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諫者多表我
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誕明我之能恕諫者
之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敗德是則人君之與諫
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報諫者
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
美唯恐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德
宗覽表用其言德宗問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
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
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
輔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
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
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為能不以無過
為貴蓋為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
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
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又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
勿咈者聖人之所尚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
衒歸過于朕者臣以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聖德固亦
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
又安能禁之勿傳恐不可謂此為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

陸贄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雖繫職名獨詔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于未形籌畫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賊意況于既行之詔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于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寘于其位而屏棄疏賤之哉頃之淺上疏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踰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

否哉供奉官尚爾況疏遠之臣乎此蓋群下因循之罪也因
條奏請次對百官陳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憲宗頗嘉
納其言時名光之元稹上疏論諫職

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
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
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
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
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
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
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
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由是而言豈小臣愚劣
昧懦所宜居之哉白居易初授拾遺上憲宗書

唐德宗長女唐安公主薨上欲為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
以為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鎮之急上謂陸贄
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
贄上奏曰比諭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
之際主聖臣賢而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
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諍為指過則剖心
之主不見罪于哲王以諫諍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宜盡訓
于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

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固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忌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將惡直之譏矣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遺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猶怒罷公輔為左庶子

憲宗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憲宗善其言而止

某殊愚憨不識機括猶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嘗想其人援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于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

耳不論其他是以毋于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
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
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
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近險之
言則欲交之術常之說則不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無也
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纍纍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
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污車
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
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
耶乃從橋近者寶曆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

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
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王葬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
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
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謂親倖曰叩頭者之言
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
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譬
亹繹〻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于君臣尊卑之間
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
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俾左且遠莫知其
故近于遊客處一賭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

明宜為勤心數日在乎味之不足且非且慰三者交并不能
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諫者斯乃堯舜禹
湯文武之心也聞于遠地宜為吾君非也閣下以忠孝文章
立于朝廷勇于諫而且深于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其
承閣下之厚愛異于異時貴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閣
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
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
文祖武宗之業窮天地日出月入皆可掃灑以復厥初其繼
不得效用但于一官一局惟從簿書之間活妻子而完身命
為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

故獲閣下之一疏非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
因面讀其事書緘言識不覺繁多於收與人論諫書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
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
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益陛下
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
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
切思任諫非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于
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排回邪擊權倖
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

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
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
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
施則土木具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
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
思今之人遠權利敦絜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前
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前鼎鑊居側斧
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盖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
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功陛下但久而勿
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于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

諫諍之臣盖以司乎過舉也綫則吝疏急則過言期于必正
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
諫官亦有好進彰君過者異于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
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號令不行不復再議退
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也容々默々無所耻
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有過諫官
最為近密或不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
之于後絲以為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
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于聖慮面擢諫官必自主之若
有陳述于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朝廷有好諫

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顧僥倖無爲姦邪讒
閒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延遠言
近不任憂惶激切之至 蔡襄論增置諫官
王者父事天明母事地察政令而得至道失而咎殊自然之
應也然至亂之世不能絕祥甚治之代不能無咎惟君以祥
自矜故益侈而延亡能以咎自警故修德而蒙祉蓋祥無
必慶咎無必凶視所伏之如何耳 言宋祁請下罪己詔并求直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
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
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

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
閒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
中錢君始書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
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
曲嗚呼可不懼哉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爲一書以
賀多事匆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
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
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
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

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
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
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
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
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可坐乎廟堂之
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
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
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有司郡
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
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

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
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
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
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
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
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
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能
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
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
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

修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
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
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彊臣羅列天下又多猜
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
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
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
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
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
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
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
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
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
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
淂言淂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
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
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宋歐陽修上范司諫書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
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為竊謂人臣
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〻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
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

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辭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為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為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明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為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為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測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座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蘇軾論乞進讀陸贄奏議

高宗自誅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後天下以言為諱者二十餘年其後一御史嘗抗論一不急事時謂鳳鳴朝陽方其以言為諱也武氏不出房閣而取其國天子自殿陛之下門闌

之外顛倒錯亂無由知之而其左右忠臣良士豈無良策善計亦不敢告故以肥奪雄坐房奪廟社犯天下之至不韙為天下之難成而有功此譬如盜入主人之家執其主塗其耳目而唯其所為何求而不得哉張子曰天將亂人之國則必使讒人之言入之愛其身其寢食起居有少異焉而人皆之則必信之人從而治之夫如是則可以終身而無疾今其寢食起居類非平人之狀而其親戚朋友旁視而不敢告一日疾作而死矣太宗以蘭陵公主園賞言者其直百萬非好名也事當然也宋張耒讒言

漢王鳳以外戚輔政殺王章以杜天下敢言之口而梅福以南昌尉上書顯攻之而不忌唐文宗時宦人握禁兵制天子樞密使權過宰相誰敢少忤其意而劉蕡對策昌言其惡斥其篡弒廢立之罪而明皇時李林甫為相幾二十年固寵市權愚瞽其君内助楊氏之勢外成祿山之亂補闕杜璡嘗再上書論事斥為下邽令林甫以語動其餘曰立仗馬終日無聲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夫林甫之威未倍于漢廷之外戚唐文宗之宦官也而梅福劉蕡敢犯之而林甫徒以區區貶斥而天下之士震怖如畏虎狼虵其故何也王鳳得政之初帝失德未深猶可與論道理商成敗而漢之公卿猶有賢智忠義之士也文帝

大和二年名臣在朝者如裴度李絳韋處厚之徒猶數人公
卿侍從之間差可告語其勢足以持與刑也故此二子者非
妄發悉行而心實有所恃也若林甫之時人主淫昏于上視
天下之治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可與言矣而朝廷之
士有一介之善略能別白黑者則林甫斥逐之而無餘矣國
中空無人上下內外皆從君于昏者也而天下之士雖欲有
言何恃以救其禍乎此人之所甚畏也嗚呼國無善人國非
其國也可不懼哉明皇嘗論林甫曰此子妬賢嫉能無與為
比則其時人物可知也 宋張耒敘言
匹夫之賤猶立子以爭其惡立友以議其過況萬乘之貴呼
吸而霜露變指顧而榮辱移朝不爭則暮有被其害暮不爭
則朝亦然至有頃刻而不及者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人曰商有三仁焉比干諫而死其言遠矣
或豈無諫與諷歟譬之疾耳有緩補逸養而後定有攻治而
後勝有針砭而後起者蓋時有緩急勢有盈虛先後之理不
可以一途御也諷者依違而不切詩所謂主文而譎諫此緩
補逸養之道也諫者直指其事爭者與其辯矣此攻治之不
效而至于針砭也若堯咨而舜俞禹拜而益贊可以無事于
諫爭猶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君臣相與戒飭兢業如此後
世之君奚恤而不用哉昔者漢高帝謂周昌曰我何如主昌

曰陛下桀紂之主也高帝容之決非桀紂明矣如使桀紂之君雖無道猶用爭臣亦不失天下矣循陶與爭論

臣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蓋左右前後丞弼之任故傳曰公卿比諫漢制國有過則三公得通議之故平津侯不肯面折廷爭汲黯數之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唐太宗與房魏王珪等謀事十數往返歸當而後已故能成太平李絳欲論某擇一事同列李吉甫曰此皆聽聞事難言從他諫官上疏絳曰此雖事豈可推與諫官且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何事而不可論也管仲曰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害霸也然則自古諫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乃大臣之任不獲已而後至於言責之人蓋事有本末勢有先後若大臣不能正之於未然之前而使小臣救之於已然之後其難易不侔也又況王言如絲出而漸大國令如汗下而不返乎以此見言責之難為也且為忠臣不若良臣用直言不如諷諫若無益事實自取空名豈愛君憂國之人哉伏惟陛下容覆如天地照臨如日月言無不從事無不察然猶並列臺諫以廣耳目此堯舜禹湯之用心也其如事關近司禁防甚密先事而言或謂之輕發後時而議則謂之已行空言雖多成效甚少有臺諫之名無臺諫之實甚可惜也臣愚欲望陛下清閑之晏召對執政大臣以堯舜君相戒敕之義

丁寧宣諭今後事有未便理有未安或踰祖宗之制度或失
先王之典禮並須再三執奏不得一切奉行以歸當為限如
此則諸妖不能勝德大和可以致祥萬事不隳太平可致臣
以言事名官不以全責自歸而敢救援大臣者豈為自安之
計哉蓋古義如此時事當然臣言雖迂於事甚切惟陛下財
擇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馬遵論誅詐乃大臣之任
所謂人主不可廢天下之公議者何也臣聞人主勢能生殺
禍福人而不能變天下之公議堯舜三代之時則公議用予
朝廷之上以賞功罰罪進賢退不肖而行於天下至其亂則
廢於朝廷之上而竊竊然發於閭閻之間又其甚而設誹謗
之法以杜天下之口則又不發於閭閻而鬱於人心最甚者
莫若秦也立為腹誹心謗之誅則欲併取其在人心者而去
之也然且獨能禁於一時而卒大肆於後世何則所謂公議
者其本與天地並立而是非出於人心之同然不可得而變
者也知其不可得變而使或發於閭閻或鬱於人心或肆於
後世孰若舉而用於朝廷之上行之天下乎臣故曰人主不
可廢天下之公議二也 李朴論人君要道有三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
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併下之錦衣衛
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為龐泮

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抵牾
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蒙斷恩有古帝王所不及者聖德
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不當舉文科十二道盡
下之獄此雖洋等有以自取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
遽無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譏因一事
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為　皇上惜也
且洋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以所論剿逆之事意傷於急遽辭
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賴　聖明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

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畧也况科道
乃　朝廷之耳目凡國家利害生民休戚時政得失百官邪
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
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得賜施行雖多言
不當亦不加罪所以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
然立于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
摧折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循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
惟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它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皇
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洋等下獄
科道一空辦事署印蓋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異

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朝之時視聽所及燕閒之暇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慴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即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十疋臣等嘗論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見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己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列聖尤善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摘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　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

遂令士奇就前章勑引過命戈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毋以讀為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識事體繫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愓並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懽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 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

天下身也言路脉理也脉理通則陰陽暢而身安言路通則為治宣而天下治言路通塞之机在上者十七在下者十三無論在下者即其誠不足格君父而使至於塞則亦臣子之過也以隨而塞者十七以激而塞者十三無論隨者即其志本欲引當否而第至于激則亦臣子之過也故專祿以周旋非人臣也翹君過以自為名非人臣也依阿唯諾人臣之利而非國之福也激昂奮迅人臣之害甜亦非國之福也夫以人臣之利與害為國家慮此必不得之数也惟夫以國家之心為國家慮則蔑不濟矣夫言路之名何昉乎虞夏殷周之盛也林孟尹牖皆諫詞也工瞽士庶皆諫職也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此豈有所謂言路之名哉官之有言路也言路之有通塞也其在中世乎求直言

之詔漢蓋無歲不下矣開言路之疏宋蓋無日不上矣夫朝廷有直言而下詔求之耶忠諫之路坦然大開而上章以請耶旋復開之旋復塞之以直求之旋復以直棄之故治與亂相尋也蓋反復漢宋之事而咨之歎焉西漢之俗尚事功而薄名檢故世祖重節義以風之重節義不能不獎名高獎名高不能不立臧否立臧否不能不競標譽名以君宗比諸元凱稱為顧廚俊及而黨錮之禍起漢亦且敝矣宋之立國依忠厚而務優容故天下多議論以應之多議論不能無同異有同異不能無欣厭有欣厭不能無勝負乃始置進事之卒立黨人之籍重逐州安置之法而忠讜之路絕宋亦且敝矣

故天下之事至于靡焉而弊至于矯焉而過至于極焉而返隨之極也常激、亦且然開之極也常塞、亦且然微獨漢宋即千古同揆矣我　太祖高皇帝諭侍臣曰朕日總萬幾安能事、盡善所賴左右盡忠補過耳無論當時拾遺禁闥之臣即如張工部致中許大使士哲倪舍人基皆得叩閽而盡所欲吐故草萊悉舉而大統始肇也我　成祖文皇帝諭解縉曰朕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若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何患不治當時如陳鎮撫恭議侍衛姚知縣弘言議輸納王政以編訳建言擢諫官文雅舉建文事被重劾而不問故忠讜畢進而大業再造也蓋創業之主習于事

而揆策之臣熟于計以不失本末之計入不惑一二之聽故其機相入而言路之開也易守成之主鑿安于已然深計之臣圖患于未至當太平無事之時而陳憂危不必然之說故其機不相入而言路之開也難以不相入之言重以相隔之勢不能不稍有摧折天下見以為無益于事使令朝廷有罪直臣名乃始擇地而蹈擇口而發其究至于以言為戒而士氣約結不得伸夫使士氣約結不得伸則其勢不可久也故塞者開之機也明主固未嘗舉世而於直臣必且復召或尊用過其故官天下既曉然知上意所向又當蓄積之久驟而發舒乃始抵廠談折檻之事瞋目語戕絕之節其究至于以

氣相激而人主積漸不能平夫使人主積漸不能平則其勢不可久也故開者塞之機也我　國家至　仁　宣稱盛際已延見廷臣嘉納讜直間以戇罪尋復其官洊至崇獎言事者爭為激切至正統中巨奸憑社紬言者無所用一鳴輒斥或繫獄或杖于　闕下而言路始喋塞矣　孝廟時數詔百官言政事闕失給事中御史上殿則大臣重足立言事者爭為激切至正德中大璫擅竊首治言官上封事輒不省、輒得罪至論死論鬼薪城旦而言路又喋塞矣二百年來一通一塞可指數也蓋水激則旱矢激則遠事勢之流相激使通然而已　皇上廣合宮之聽納嘖室之議信必然之畫開亡

諱之路而羣臣亦且披肝膽抒情愫畢議殫知切摩左右章
交公車言滿朝聽豈不稱千載一時哉執事善其開而猶慮
其漸者何也得無以比者一二憂盛危明之談猶有見詰責
而至斥逐者耶伏蒲𢧐薪之論猶有久始[illegible]得報或遂不報
者耶意者諸臣論說雖詳而誠意不足感格耶無亦以堂陛
既隔而于羣臣未必信耶夫人臣畫一策便一事其利小而
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其害大人主有所攖拂而逐諫臣
其事顯而留中不報使人索之茫昧不可知之地其患深
人主惟不信羣臣勢不能他無所信而所信者且內乘悻外
乘疑揆釁而關天下之口此王文恪所謂其適也乃其所

以塞者也夫誠不足感格而使人主有不信羣臣之漸此在
臣子宜自引以為過則奈何不講于獻納之體哉蓋古稱諫
有五吾其從諷諫矣乎夫所謂諷者何也真誠婉篤不欲彰
君過者也以真誠婉篤不欲彰君過之意而諫則諷也直在
其中矣孔子之與諷蓋與直也而蘇子曰諷與直一也顧用
之之術何如耳嗟乎君臣之間豈可術也乎哉世固有以蘇
秦張儀之術而成其為比干龍逢之心者乎蘇子以為宜擇
智勇辯如古遊說之士而吾以為宜真誠婉篤如古純德不
二心之臣純德不二心之臣善諷與直之用而融激與隨之
跡者也故意欲其至而不必靡于辭靡于辭則誠意或裂而

揜也理欲其勝而不必亢于氣亢于氣則事機或幾而僨也人主內有所詘以伸其法則無過以急撡之以急撡之恐其遂無所詘也人主陰有所避而憚于議則無過以詭暴之以詭暴之恐其遂無所憚也軍國要機雖三請十論不為煩習謨習聞而不必可行者則無煩累牘也恐其厭而不省也宗社大計雖排闥伏閤不為饒獨知獨見而不必僉同者則無煩合詞也恐其不入而莫之繼也勢有緩急無務說之行也而迫其詞以為急吾以為急而上且意 其為緩疑于其緩則併其急者不信也事有大小無務說之行也而張其事以為大吾以為大而上且意其為小疑于其小則併其大者不

信也蓋事中主則第從其不聽而事明主則聽于此又從其疑于彼也責中臣第從其不言而責賢者則不欲隨又不欲激也葉公之使齊也問諸孔子孔子曰傳其信詞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于其出使而在本朝可知也傅咸之拜左司也謂以直致禍當由亢厲為聲安有悾悾忠益而見疾者于其當官而其諫主可知也子之諫父不于衆中而于私室屏處于子事父而事君可知也明主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于君父所以納諫而臣子所以進諫又可知也王沂公謂須純意于國事韓魏公謂諫主理勝而以至誠將之兩公之所謂誠即孔子與諷之旨也知孔子與諷之旨則知所以用直

矣蓋孟子稱人不足適政不足間夫朝廷事孰大于用人行政而多適多間也君臣之間誠論未形籌畫至密幸見聽納十不得五焉况于操咫尺之牘而逆已行之令救已然之過繼其聽也其與幾何唐太宗將獵畏魏徵而止玄宗遊晏小過輒問韓休知否此兩人所謂大臣格君之非者耶即無諫之名可矣 萬曆戊子湖廣程

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下相疑而上下相疑始于不信之形日積夫所謂不信之形者何也上有所欲茈而下以法繩之而下不能無私愛則不信上有所欲急而下以法綫之而下不能無私憎則不信論人不能無過辭其言當則疑在被言者之人而人輕其言不當則疑在言事者之言而言輕論事不能無過計言不中則曰事固未有是而以相恐耳言而中則曰彼固利有是而以自實耳意有出于相軋既疑其傾排而厭之事有出于同然又疑其比周而抑之小臣原不足疑加衆焉則疑其黨大臣原不必疑託權焉則疑其專不言既疑其易與有言又疑其難近未事而言既疑其寵伺已事而言又疑其阻撓人主操成心以待曰是將然矣已而其下果然而不信之端啟矣人臣操若言以進曰是且必然人主曰必不然已而事或不然而不信之心堅矣言以直而謹謗不能不調護以存國體而調護轉疑事以抗而債勢不得不委曲

以合事機而委曲轉疑一疑其過所見無非過者一疑其欺
所見無非欺者而不信之形成矣下程不可信之形以事上
而上疑上懷不必信之心以待下而下亦疑于是上以形自
閉而益為不可測下以形自疑而益為不敢知嗟乎君臣上
下交相疑惑欲一言之入可得耶夫真見安危治亂之機而
不言則非人臣也乘上下相疑之會明知其言不入而不務
為可入猥稱于人曰我則言矣于事無所濟而自成其言自
解其不言者亦非人臣也然則務為可入且當奈何我思古
人獲我心焉張良之致四皓而羽翼定也其事羣臣爭之不
能得而張良獨得之所謂不先事而諫聽不後事而失機則

惟其時也魏明帝之營土木也羣臣爭之不能得而陳羣獨
得之彼其對客不言人主之短封事盡削其草則惟其慎也
魏太武之暴也羣臣多得罪而始終善遇高允彼其屏人進
諫中釋事理繼以流涕則惟其切也唐德宗之猜也羣臣多
得罪而獨私喜得李泌彼其氣色和順無陵犯之氣使人中
懷已盡而不能不從則惟其平也唐敬宗之慢也羣臣多得
罪而獨兩從裴度言東都之幸但請徐加修葺而遽止劉禹
錫之謫但陳其母年老而得寬則惟其婉也此數君子者其
心則古之爭臣也其所藉手以自效則孔子興諷之旨也彼
李德裕所謂欲道行于君者其詞婉欲名高于世者其詞訐

者真篤論也若蘇洵所謂諷諫施于明主而無害于直、諫施于闇主而無事于諷則其説非也明主可為忠言何事于諷闇主不難拒諫何有于直而吾以為諷與直不必執也問其時何若耳夫事守成之主與開創不同事泰寧之主與中葉不同事剛明之主與寛柔不同開創之主在廷皆角材而臣之者也其臣又皆嘗以功效自結于人主、一日不見或卜其夜故其臣可乘機進嘗屏人深言若守成則堂簾已隔無機可投無人可屏即欲和顏色以進曾不得一奉清燕而獨託之尺寸之牘其難一人主求治則言重憂亂則言重當其治已成亂未形人主無求于天下天下反以言求進于人主

人主漸已輕已厭而士大夫又不能使其説必驗然後人主益自堅而有言不復入其難二寛柔之主有容無斷不切直不入不激發不勇而剛明之主太阿在握事欲造端于己而其意識機畧往、出羣臣之上轉抗轉激轉猜轉深婉言或入戆則否獨言或入衆則否密言或入顯則否偶言或入數則否緩言或入激則否而天下漸欲多事則于激不能得之時而有不容不激之勢其難三宋人有言今日事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更難于今日耶嗟、自古何嘗無難事、難乃始見臣節耳數君子者其時亦自謂難矣然而衆所不能得而獨得之者賴其主不疑也非其主不疑而諸君子之無可

疑也凡人主之致疑于臣必先自開其疑端而後疑生焉夫疑非一日之積也其欲見信亦非一日之積也吾謂當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為主而諸君子之意亦自有可尋者凡人主舉大事常欲斷自己出而未嘗不熟察人情然觀以人情制之則轉疑矣莫若守正而動之以微示以人心之所向與夫時勢之不能已當機而發機發而使其自至吾以為當如良人主最護惜其名最惡臣下自為名謀事而洩之必不謂功進言而暴之必不謂忠莫若自匿名之端與諫之跡人主徐而察之真如其不言溫樹不盡路馬所言猶以告人主而不蘄以名于世然後重其人信其言吾以為當如韓以言動人

其入已深言又不切諫則聽之矣明未燭事機言未盡事理而以浮文從事緩則置之急則加甚焉莫若忠謀深計盡去其溢言而以愛君之心與愛君之言行之吾以為當如允凡人主有所欲為莫不有辭猶託之于理也則人臣可以理奪爭之強辯之疾相激而怒怒則不論理矣夫我操盛氣論事而乃責人主降心以下我彼且激于氣而益忤其言則莫若平情定氣使人主之怒無自而發然後我得從容與之論理理勝則從矣吾以為當如汲凡人臣有所論諫未形則易止既厥則易入當意氣方盛而諫者悉力以折其鋭則愈言而行之愈決當其急時莫若以辭緩之彼人主所欲為者既奪

乎衆論而所不欲奪乎衆論之微旨亦得此緩解而漸平凡人臣與人主爭事得失易而爭人去就難爭事無可疑也爭人則疑矣必曰罔上而附下必曰口衆而我寡夫乃以衆而行強于君蓋寬饒所由刎頸而蘇子瞻所為撟舌也莫若無隱其罪而徐動之以情使人臣引咎于下而歸德于上吾以為當如虔州數君子者皆諫法也而揔之以孔子所稱勿欺者為主夫事實有機人臣立朝不知機則敗然人臣立心一有機則敗凡人臣見疑于君皆自有機始為智者百一愚即敗為巧者百一拙即敗為調停者百一執即敗為結納者百一離即敗獨當如條侯之厚重魏公之朴忠自處于甚愚甚拙甚執甚孤之地而一意為國家深計無事不可覆無言不可質積之久而後可自白于人主體其失而濟以良之時羣之密允之切泌之平庶之婉以此為諫僅可十得一乎嗟、天下未嘗無難事也難乃見臣節耳上察則下當益容上急則下當益和上隔則下當益親上疑則下當益信遇事必諫諫必思所以入不入退而自反也蓄力而更端以進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至于勢窮理極心殫力瘁然後明進退以感動之至出晝懷郢而情不能自已焉夫是之謂純臣而范曄所謂正直出于忠誠者也然則直竟不如諷乎曰直何可少也病有標本勢有緩急飲食不能

渴求之藥餌藥餌不能渴求之針砭假令卒有大謀議大事機必俟上下相孚而後諫則幾無時哉有能引誼廷諍守死不移以自附于萬乘之爭臣即為執鞭所欣慕焉 萬曆辛丑會試程

言路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為惡多矣畏天下人知之將謂諫已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也如晉獻非驪姬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而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也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於君可使身安國理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亂者其詞訐考叔除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大鴈以復文公之愛留侯封雍齒以安群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曰焉今言帝不欲帝劉季二人名不使敢宦者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頸血污車輪
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
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者之道在於婉矣惟英主而能從
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
高祖繫蕭相國聞王衛尉之言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
為賢相此所謂不諱也近世名臣王石泉居相時以予為眉
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乎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
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會唐
之心也李德裕忠諫論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
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
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
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
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
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
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
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
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
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
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

觸忌諱說武甚於諫由是知不必爭諷諫而必爭術也說之
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
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于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
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與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
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
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晉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
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
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
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
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凌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
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
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
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
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
恭奮則勵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
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
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
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
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

法
蘇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U26882-9

萬卷菁華卷九

用人

管子　管仲言齊桓公曰夫墾田剏邑闢土殖穀盡地之利則臣不若甯戚請置以為田官登降揖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重富貴不避死亡則臣不若東郭牙請置以為諫臣決獄折中不誣無罪不殺無辜則臣不若弦寧請置以為大理平原廣囿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若歸則臣不若王子成甫請置以為大司馬君如欲治國強兵則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則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賢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管仲之功也詩曰濟濟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文王以寧桓公其似之矣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未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韓子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乱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于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之責于君故内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彊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呂覽　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恥者而况于賢者乎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為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

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〻
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
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
功名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
衆視無畏乎離婁矣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此君
人之大寶也

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飢也飢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
人之困窮甚如飢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
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
服失而埜人取之見埜人方將食之于岐山之陽繆公嘆曰
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于是徧飲而去處
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
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
已六札矣埜人之嘗食馬肉于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
力為繆公疾鬬于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
謂曰君〻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人
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
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
渠處廣門之官夜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
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

愠曰諸胥渠也期吾君驟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于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与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則刃無与接故敵得生于我則我得死于敵夫得生于敵与敵得生于我豈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于知此而已矣

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于求人而佚于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屨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説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劔奉笥而從造于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上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宋衞相齊遇逐罷歸舍召門尉田饒等二十有七人而問焉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田饒等皆伏而不對宋衞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饒對曰非士大夫之難用也

是君不能用也宗衛曰不能用士大夫何若饒對曰廚中有
臭肉則門下無死士今夫三升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鴈鶩有
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雨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
園梨栗後宮婦人擽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
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
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于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
謝曰此衛之過也

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
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
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
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
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
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
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漢高帝求賢詔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
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
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武
帝下州郡求賢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

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
與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傑講文學稽
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
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于上聞也二千石
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
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
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淮南子　天下之物莫凶于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
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
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
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
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
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大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
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于大數
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榮名者必尊賢而下士易曰自上
下下其道大光又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夫明王之施德而
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
雖有千里之望猶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

託于船致遠道者託于乘欲伯王者託于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讐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如此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伯也豈特船乘哉夫成王霸固有人亡國破家亦固有人桀用干莘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欲有功譬其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猶亦困而又況乎俗主哉 劉向尊賢篇

王符貢實論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將之無良誠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時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

蕭三人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
累莽洗太平之時而亡無士乎夫明君之韶也若聲忠臣之
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
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
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變以實其有小疵
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
吳鄧良實之儔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于
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烟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
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

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
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
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
術在于抽引苟其可用讎賊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
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
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退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于丘
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雅頌有闕者也晉虞預上書
府州國綱紀雖周德之富猶有渭濱之士漢教之隆亦見西
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帳驤首翠虯來儀是以

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江仲通為宋吏平王踐進士款

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總過百數則考精審擇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戶千途入為仕者又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遴其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恭纂榮達升高自下由通踐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国百餘太守入作公卿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闢署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奬亦崇今之郡府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為八九邑之俊又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稟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衆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厮班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固懸体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

吏曹以儀項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專務之道先於文華辯論之方擇於書判雖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閭紅號為倒挾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歷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濫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塞其源則吏部專總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此為國之本資乎人也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眾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議論其殊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利弊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杜氏通典

臣伏觀近詔舉才行堪任弁推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己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由小官而超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借賢于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多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由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能盡當誠參考名實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責望應明旨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謂之才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

以事而中訖關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孝然為國家
宣力者未必盡出于迂闊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弘
初舉于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親擢為第一不數
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
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各有進惟陛
下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裒收博納使各
得自盡則識明之世無滯才之嘆不勝幸甚呂公著請廣收人才劄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
欲為患上之人不使其為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
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為者何

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為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
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于治乱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
而卒入于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
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吾我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
不趨我者則亦卒入于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
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為天下實無材則亦卒
入于敗乱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為患則同然
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諒其失者獨以天下為無材者耳
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
者其形何以異于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

閭而因安利之其所以異于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于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于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于錐之在囊而固未睹夫馬之在廄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

修簳鍛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覿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于朽槁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傑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于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效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也已矣或曰古之人于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

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
度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救育
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
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
世而籌畫戰鬭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
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
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王安
石材論
三代而下選舉之法何紛紛乎其法始得者終必失也故孝
廉之始得也人務本行也其終失也計口繆舉也辟署之始
得也人樂自脩也其終失也流競成俗也限年之始得也敦
德養器也其終失也少成不貴也九品之始得也家舉人輿
也其終失也愛憎在吏也清議之始得也名實相尚也其終
失也浮偽相沮也銓選之始得也推不外假也其終失也美
惡同流也故孝廉失之繆辟署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
之偽銓選失之雜是六者之法皆足以救一時而不足以通
百世也故始終而各有得失焉今始終一切皆失者其因家
資格之法乎臣請言其弊今覽材之伏于下者資格閡之也
職業之廢于官者資格牢之也士之寡廉鮮恥者爭于資格
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

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拯生民之窮者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藏不肖于上而愚者役智者于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才之伏于下者資格閡之也才足以堪其任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任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任不度才功不責實故曰職業之廢于官者資格牢之也今非計歲閲而爭年勞者日夜相關也有司環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怨矣其甚者或懷黃敕

而置于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于資格也宋而累一邑既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贓敗至死不黜虎吏劇牙而食于民賢者鬱死于巖穴而赤子不得愛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衆也夫資格之法起于後魏崔亮而復行之于唐之裴光庭是二子者其當世固以罪之不待後世之譏矣然而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者也後得辯職者矯而更之故其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連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抗弊百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小便也利之者

蠢愚而廢滯者也使之者耄老而庸昏者也而于天下國家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推選部者亦以是法為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群不復銓敘人物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亦以是法為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逐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為太息也為今之急誠宜大弱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以才為序次然以積勤累勞者為高叙無以深資久考者為優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興者臣愚未嘗聞也踈淺責格策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有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望而授任蓋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望相值則不問其人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更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如此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

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眾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眾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當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眾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国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為善者未必賞為惡者未必誅此陛下所以南面孜孜夙夜求治歷載甚久而太平未致者也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為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守長有勇略者為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效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難願陛下力行何如耳敢昧死陳瞽言惟陛下裁擇 司馬光上神宗

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

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為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為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為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目自達者皆爭為之往往積功

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傭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漕司辟守兵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

使長吏得薦其材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進至朝廷察其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蘇軾上神宗）

夫天下之小人所為奔走輻輳于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吾能全將并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為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衆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狗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于貧公良孺勇而至于鬬曾子孝而狗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于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于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狡悍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循于規矩士之矯飾力行為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于世狡悍之才

非真才也而有用于天下無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
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皆不敢至于明公之門恐以其
不能而獲罪于門下轍之不肖竊以為天下之未大治兵之
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
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雖其
狂猥無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風而范公亦躬為誕肆之操以
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
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于無窮(轍載上富丞相書)

轍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概見
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
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菁莪之在大
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如鹿鳴之相呼召其
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
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
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
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又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
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
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微蔽之始生而恐其歸期之晚及
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當
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

山脊石砠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雜采卷耳而心不在焉盡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非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憂本其情而叙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詩將母來諗釋者以謂諗告也君勞使臣叙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詩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而又追叙其情如此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

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歎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與先王之治以上維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易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邪華獨何人幸遇茲日華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蓋髮日衰聽明日耗今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况其少有知

郡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郡誠之任
而冀陷朝廷之役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
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
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
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郡者同居
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
是也顧以道里之阻阨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晨昏承
顏色不得効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
踰時不通與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
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郡之命鞏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

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刋職問之餘盗
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蚁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為魁首
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
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飢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
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屢敗士氣既奪而吏亦
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
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
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麋而致之
或殲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
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

行海涉不待朋儔市粟而未償緘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
之澤覆冒所及故冠早之餘曾未朞歲既安且富至於如此
輦与斯民与豪其幸方地數十里既無一事縈官於与入已
彌年則可以將毋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
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交
於其覲遠之以即乎人心之政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
引之近識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毋則
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
後世之士且將賴此且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訊陟岵之歎蓋
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厚惟留意而圖之不宣 曾鞏上執政書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孝其礼命唯恐其去也
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墻而避之者
臣諫于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于卻也君必使人要之
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几杖錫之猶有不脫冕而
行者有辭三公而為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且患不
能塞之爾升防日增格令日繁求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
名氏以竊官號匿齒塊之衰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登仕
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
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于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
于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

弊除于待士之意示之以至爲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廉恥風教之美少近于古宋宇文之邵上神宗皇帝書

公非劉氏送焦千之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吏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試於世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進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廝役戇愚無知集諂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賄詈罵傷奪安以為己物故無可以與善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群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設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自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然則年勞之說自西漢以來有之矣然未嘗專以此為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光庭之在唐則遂以此立法矣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以出遂至還迴宋璟蕭嵩皆以為非明皇雖從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傳之後世雖而行之卒不可變何也蓋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知人之明則賢哲亦不敢以此自詭故也昔熙寧間東坡公擬

進士御試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無
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二者審於自知而安
於才分者也道可講習而知德可勉強而能惟知人之明不
可學必出於天資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之可傳者以諸
葛孔明之賢而短於知人故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自
知故終身不敢用規矩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之
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而
後用終不敢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人
之明也古之為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臟則其治疾也有剖
胃決脾洗滌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之
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纖繩墨以襲古人則是未能察脈而
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刃而殺人者幾希矣然則後之論
者雖君相之用人猶以循規矩蹈繩墨為主則知人之事固
難以責之吏部尚書也
天下之才譬若馬然有上中下乘焉上乘不鞭策而自千里
也下乘雖鞭策之不前也若夫中乘則在乎鞭策而已夫才
亦何異于是今世談用人者越拘攣之見則莫不曰三途並
用然而未睹乎並用之效者何也毋乃于鞭策之道未之究
也其當議者有五一曰議銓以公其用二曰議舉以厉其氣
三曰議考以服其心四曰議任以要其當五曰議操按以司

其权今銓人大都進士則畀以鉅者繁者中土者科貢則畀以小者簡者遐陬者而愚以為夫豈無進士而不宜於鉅繁者乎夫豈無科貢而宜於鉅且繁者乎矧遐陬之民多稱難治如之何輕畀之也胡不均而用焉進士而不宜者即處以小者簡者而不為故科貢而宜者即處以鉅者繁者而不為故使至於遐陬難治尤慎選以往惟視其才之所堪而無所膠于常調則除目一下而天下之才已爭奮矣故曰議銓以公其用也夫三途之稱業已然矣使進士而無別於科科而無別於貢則天下孰復應進士舉者今欲槩無不為斟酌其勢難行即行之而不可以久愚請詔廵行使者一以推較以十分為率進士十之五科十之三貢十之二今薦牘所列率右進士科寡寡而貢又甚無是以士非進士往往以操自隕而不思振撥誠令科貢得與進士分牘而列誰甘自棄者故曰議舉以厉其氣也今監司使者之考羣吏也進士稍稍能其官予上考矣即不能猶庇之科貢一不當寘下考矣即能猶抑之如是而何以使人心服而驩為良吏也毋亦令監司使者一秉公道惟視其政之何如而畧其途不得操成心有一以軒輊於間夫然後居下考者亦曰上之人未嘗薄我而我自棄也各自咎而無所觖於上故曰議考以服其心也泰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以其罪誠

大也然一以任不善而任之無罰則亦何畏而重其任也我
國朝故有連坐舉主之條其後吏部慮於責備遂廢不行至倪文毅斷然行之奏究如制時論韙之夫使任而善者賞任而不善者罰有差則誰肯輕任人者夫惟不輕任人而三途之中賢者不患其不任矣故曰謹任以要其當也究之則在乎撫按撫按公則其視天下才皆吾家之役也何分於三途撫按明則其別天下才若衡鑑之懸也何患於衆者夫以一方之吏至數十百人而主之撫按二人耳擇一人以綜數十百人此之謂提綱挈要操術約而收功博計莫便焉故曰議撫按以司其權也嗟夫古之亂士如管夷吾舉三盜秦繆公用由余彼盜賊下人夷狄異類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非刻三途士耶即如
國朝黃福以貢士進楊士奇以儒士進胡儼以舉人進士何常之有遇以庸衆人彼將庸衆人自為也遇以國士彼將國士自為也故愚以為三途並用之法誠行而酌於愚之所為五議者則亦庶乎以網羅天下士哉李廷機三途並用議

所貴乎臨制海內陶冶人羣者何也天下之情有所挾焉而思展則無務以名羈之有所鼓焉而思奮則無務以法窮之有所怫鬱焉而思平則無務以氣折之有所不足焉而思用其所長則無務以全求之故舉因衆虜衆盜之事使貪使詐

使愚之言班、傳說中可考鏡也夫九德三俊之徒嘿成象語成文左執規右蹈矩人主誠盡得斯人而用之豈憂天下哉第世非大庭人罕兼才而機智豪勇之人往往用其一偏一曲各有所至故田仲之義也而屈轂比之堅瓠無用鯀之城桀之瓦蚩尤之五兵李斯之字書至于今祖述焉此執事思廣用人之意也而愚竊因及弭奸之說夫論古之世天下常廓廓然無事而其民不至于奸此何以故哉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孫者庇其征徭者也四民有業三物有訓朝不混市野不踰國其教化行也蓋世儒所稱大抵然矣而吾則謂三代教養之法可以禦常民不可以禦豪傑可使天下重犯

法不可使法必行于天下何者豪傑視常民則異也其氣力足以自致衣食而無求于人其俯仰睥睨蓋與下伍閭左為偶而束縛于區區之禮法是故養之則不息教之則不訓而聖人知法之不盡行也于是弘薪樵之道張網羅之目鄉舉里選取之非一途事衆言揚試之非一術奉璋髦士不以介胄輕武夫赤舄大賢不以白屋棄寒畯士如其如此則雖有無聊之志不肖之心誰肯一旦鹵莽自棄者執事曰求才與弭奸異道愚未見其異也何以明之夫奸孰大于為盜者而周官弭盜之法自修閭司寤之外鈴柝不晝擊也漢渤海廣陵之寇得一良守皆罷車片言歸命悉後而萑蒲不久驚也

嘗因是而考當時求才之制蓋周詳于建官漢詳于設科長
材負俗之士皆弭耳抑心以奉朝廷之奔走而其勢不能為
奸故其時天下有飢寒之盜而無奸民之盜誅之則可定撫
之則可下也唐宋以後用人雜關詐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
薦舉然科目常操其權而章逢下士戢斂曲辭皆得安坐取
公卿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抑心干城皆為敵國矣
明者憂其然以為法窮則當變才窮則當惜是故厚招狂譎
待以草澤遺逸之禮此富弼為京東一路言也推擇沈鷙勇
悍之人為吏而重牙校之選此蘇軾為河北五路言也麾豪
右以爵祿而收攬利權此王曾為嚴贛二郡言也錄用瀕海

諸豪以資捍守此鄭剛中為永嘉諸郡言也夫此四議者與
唐虞難壬人威庶頑之訓不叉牙剌謬哉而愚嘗攷之矣共
工崇伯非溫良絜矩之士也罪狀未形則聖人猶呴濡卵翼
而用之不遽絕也蓋才與奸之不相入若水火然然有上才
則必不可使為奸有下才則必不能為奸有小才則善用之
為才不善用之為奸為奸而奉奔走于上則上之法行共工
崇伯是也為奸而作氣勢于下則上之法不行唐宋以後匹
夫任俠是也夫不求弭奸而求奸人之不犯法此四議之所
繇興也今天下之患非虜而盜虜毀邊矣盜折北矣南北將
吏燕凱之聲日夕馳　闕下而烏合白徒散亡驍卒閒遁有

麾旗唱棹焚卄吽囂以壓　明主内顧之憂者愚以為此何
足憂也然竊有怪焉前代盜賊皆飢民怵迫為奸今歲比吉
稔有司奉行　恩澤詔書衣食非乏也博徒遊客推埋鼓鑄
裘馬休々然非盡有怨家疊吏為之敺也然而五合六聚所
在如響智勇跅弛之人多入其中而　朝廷曾不得其疋馬
半筴之用則豈可不深計哉夫為奸而至于盜則有誅與撫
而已有司之計也奸萌未形逆而折之用不測之恩威以籠
致天下之豪傑　朝廷之計也夫　朝廷之計愚生何敢與
知之而豪傑係天下輕重則有一二可舉者劇孟洛陽大俠
也吳楚之反風行賴刀者半天下而不得一劇孟則亞夫以

為喜朱克融河北名豪也劉總嘗薦之于朝而唐宰相不用
既而幽州首亂卒失河朔夫此二人豈不涉六藝之塗名不
挂孝廉賢良之籍而左投左重右投右重豈可謂今之天下
無若人乎有若人焉能守恬修姱如漆園蒙穀乎能犒項黃
馘與草木同腐朽乎惟其椎樸少文無媒以自進銅墨小吏
得批捩而跆藉之于是樹髀搊足瞋目語難小者豪鄉里大
者憑山海而天下眷々多事矣愚以為　明主在上海內幸
無大奸如古列國豪公子擅席貴盛飛關中原則其他剪々
者皆可以爵祿智計籠而馭也蓋荀悅所稱遊言遊行遊俠
今郡國在々有之而遊俠尤甚食肉衣縞設財役貧則廝輿

為之用馹肩結轂背公死黨則鳴盜為之羣露齦裂眥引繩批根則梟狼為之使暗鳴叱吒武斷豪猾則閭黨為之傾夫人與人相處未有能無故而相伏者也力大者搏齒堅者齧爪剛者決彼其以數十百人劘落角距而為一二人下者此一二人必非常人也夫非常之人使之不為 朝廷用而自用不用之于善而用之于奸是有感焉請畧倣四臣之策令縣道有司博求所部豪猾不得志之人隨才疏舉武推鋒敢死或足智曉兵或家富于財而好施或詼達不羈可使絕域諸如此類皆羅入士伍中一體敘錄使之試其豪舉于職事而耗其雄心于利祿則劇孟朱克融輩人人皆 朝廷耳目也何奸之能為蓋 祖宗用人自科貢外別有經明行修才識兼茂賢良方正之科有富户老人入仕之例所以抽揚小善藏納細流銷亡壯夫義士慷慨悒鬱之懷廣勵邪俠小人投拭饕往之路何至深遠也今盡屏不行矣雖有武舉一科而拘牽文義豪傑不及格矣愚以為寸長尺短自古嘆之管仲師馬得路隰朋師蟻得水則竟言爲鄒未必如草野之專能也受金底安劉之績食馬出陷淖之危則瑕摘毛舉未必如延攬之多效也昔即牧豎小吏降胡前代或以階牧佃而享茅土馨烈著而不磨則甲乙賢能之書未必勝雜流之得士也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直以人才登八座其載

國史至今且二百年則　累葉興朋之日未必逾草昧之多才也軍志曰御得其道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狙詐咸作敵則書生迂鄙之言未必非山藪藏納之助也惟航事教之

萬曆癸酉順天程

緐叢

管子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群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群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用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

官音劍以為門又

韓子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飢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于富人以布施于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
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
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
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
官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
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知禍磐石象人
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歲無輪矣自直
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

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
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
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
日之壽無徵于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
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
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
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
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

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
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
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
呂覽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
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
而食之則益壽萬堇不殺漆淖水合兩淖則為蹇溼之則為
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或溼而乾或燔而
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
小智非大智之類也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
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

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
可以為全者也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牣也黃
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牣也黃所以為
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
錈焉得為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
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
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義小為之則小有
福大為之則大有福于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
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
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

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驥驁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兼制，不事心焉。考課之法，廢行之久矣。今房始以是為言，而帝善之，則其所陳必有異乎人者，史文不詳，無以訂其得失。但既曰考課，則必兼幽陟明，立為一定之法，使人皆可行。又必上下之間，体統相維，而後可以舉行。今房欲使其弟子二人為刺史而已，居中通籍，為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為太守，則又請無屬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為其一家之學，而它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課第吏千石以下，而不欲刺史課己，則体統隳矣。此所以來讒賊之口而殺其身也。馬端臨

信任

管子　桓公問于管仲曰吾欲使爵腐于酒肉腐于俎得無害于伯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于伯也桓公曰何如而害伯管仲對曰不知賢害伯知而不用害伯用而不任害伯任而不信害伯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伯桓公曰善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皆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机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既不得聞誰為設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机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机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机不爲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机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机于上而三臣者和之于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為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在

酈生陸賈樅公至于奇机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酇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惡有机也雖惡亦或濟無机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机也有机而洩也夫無机與有机而洩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机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

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忽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于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家友以開心

胸以濟緩急柰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副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于下而天子惸惸于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

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蘇洵遠慮論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爭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犯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今也不然戎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為哉于斯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猶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歸罪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為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為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為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為當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

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
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為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
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為之
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為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
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
以為過矣夫法之于人猶五聲六律之于樂也法之不能無
奸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
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
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
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

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
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
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
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
小數以繩天下之豪傑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夫賢人君
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于後世者甚于人君顧爲功未
及成而有所奪祈以遂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矣夫
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
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為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
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

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于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嘩以至于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矯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

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于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蘇軾任人策

臣伏覩近日命趙禼為安南招討使李憲為之副外議紛〻皆云不自二府此非陛下擇才之明亦必與大臣商議又曰憲所陳請多不經由二府徑批聖語下招討司此果有之乎是非之間臣未易以臆決風傳之事或難盡信然若無其由

安淂此語臣職居風憲義不可隱苟有聞見宜以悉陳臣竊
以人君之職在知言以言任人既難備用則先參驗其平日
之素行又考察其今日之所能凡所行所能已先參攷則曰
功曰效從可類求自小官而至大吏自大吏而至大臣及夫
參預政机國回樞要任既重矣察亦至矣故古之知治之君
不以疑大臣為嘉謀以擇大臣為重事若夫道不足以膺人
君之心行不足以孚天下之衆所措非度所為論抑則數告
外廷去之可也至於使各其職而不責以所任之事使竟其
任而不責以所行之言內計定而外言淂以轉移迭習進而
輔政之語淂以侵奪文符互行而不領於二府或論議

陰進而不閑决於樞廷則滅裂紀綱何莫由此諒朝廷以為
事之大者必須僉謀己今大臣詳論事之小者不欲迂滯杜
使小臣開陳或慮其究轉而虛有留難或以其遲急而不暇
詳閱夫王言之出尤在謹微其初小不留神其後遂為故事
某日某事稍繫政經已嘗不下二府某日某事不係國務何
綠却関外司樂便疾於一時忘机微於後日一啟其漸寖難
改更况於邊庭休戚至重直命大臣者所以同安危而繫休
戚者也今至煩莫若邊務至重莫若將臣而有不預焉則大
臣雖知其任者必皆自疑莫敢安其處矣既不敢安其處則
同心同德之義虧矣大臣之罷軟者必曰藉位已極矣上已

為之而又以力爭則獲專权之咎矣大臣之不勝其任者必曰此出於聖旨我何預哉是與其能者為自疑之端不才為容身之地積此而往豈國家之利耶而又君逆臣勞勢自當爾主憂辱臣是皆因歟未有君宵旰於上而使臣得燕安於其官主憂勞於中而使臣乃恬然於其下也臣不必遠引古令以國朝言之章聖皇帝責謂李穆天旱如此盈車載係於汝安乎可謂能知責輔弼之方矣太祖以王著醉於玉堂而恚遜御史此可謂責彈劾之臣矣盖平日不侵其所職則後日可責以有成臣伏覩近世朝廷所以責臣下者至輕羣臣所以自任其責者尤鮮一府侵奪寺監之職寺監侵外任監司之職監司侵州縣之職方今之弊在所華除豈可相承上下如此則恐權綱一紊捉之則難臣欲乞除命大臣臺諫之外事無巨細非經二府者不得施行其乞不下兩府者悉傳以法其大臣或可疑者不堪其任者速令罷免如二府之論或有異同陛下總覽其成裁斷其可而後行庶盡帝王家下之美大臣無諉上之咎人人自任其責君臣之間各盡其道

恭承德論除授當經二府

臣夙聞羣臣竊論陛下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蕩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下者亦汲汲自疑於未信也臣嘗以謂天下之

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偽夫以誠待物〻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為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謗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為比周朋黨逸誣譖謗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权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权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权者非以羣臣為不可任也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权在大臣也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顧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則权又在他臣矣屑〻然徒取諸此以益彼未見持权之善也臣以謂陛下欲羣下之不為比周不為讒譖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退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見陛下即位以來進擢羣臣其初未嘗不崇奬優異其後則或厭棄疏外僅不陵籍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其才或下不足以備訪問堪任使類或為人所間釁端一開則不得為全人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以審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黜陟惟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

循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乱　此章論君臣相誠之敝
伏以推誠任人則布腹心而事上懷疑待下則顯形迹以避
嫌腹心布則下無隱情形迹顯則義乖至理夫古今之事同
有形迹私而實公者祁奚內舉其子而見褒前典亦有形迹
公而實私者王莽親戮其息而終成大盜是故王者察臣之
心而任之推己之誠而信之則內竭其心外宣其力矣是以
唐虞之朝與羣臣之遊而不為比周東漢之世立三互之法
而無救衰弱故推誠之益如彼而懷疑之損若此　應籍答
詔論時政
永樂至正統間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專忠貞秉鉉思靖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利權督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
有九年忠安為禮部尚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
年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
程故在後鮮能及
臣聞興邦國之治在通上下之情通上下之情在休天地之
道故天地交而萬物生由至和誠為君臣交而眾情達緣至
誠感焉在易有之上下相交而志同則為泰蓋人情旁通而
至也上下不交而志乖則為否由物情乖阻而無也斯道得
失繫時興亡傳曰崗以兆人離崗以十人同離則自疑生同
則由誠至唯誠與疑乃治乱興亡之本人君可不鑒哉恭惟

陛下以寛大之資紹宅丕緒以慈孝之度信待羣后純用一
德懷來衆心然而歷選大臣其間豈無一時　詐之者博求
多士其間豈無一懷欺之人然不可以一臣詐而疑衆臣一
士欺而疑衆士竊以陛下懲又所任疑阻微生羣臣承風殊
少開悟獻計謀者如陛下之意多有嫌避明納來有窺陛下
之旨動設猜防日增月加寖成其弊於国体有損於人情靡
安今畧舉疑藏之大端足以明其害而監其失夫擇官者宰
輔之職今補一吏則疑其涉私故常務煩勞於親决夫分閫
者將帥之任今専一事則疑其異圖故多方而加其羈制夫
博訪者大臣之体今見一事則疑其請託故賓客有時而不

許接矣相先設着士人之常今進一善類則疑其朋黨故推
薦不得而行矣分邪正者言官之職今斥一邪人則疑其愛
憎故忠憤不得而伸矣凡委任事者皆公卿士大夫之職周
旋忠力乃其責也彼之觸法皆胥吏小人之事乾沒姦利乃
其分也今待周旋忠力之人防如乾沒姦利之類欲其廉恥
興行人物忠厚不可得矣一生此風遂致弊俗非但君疑於
下抑亦臣疑於上焉故大臣疑用之不専則不敢任事矣小
臣疑待之不厚則不敢輸忠矣備顧問者疑言之不從則不
敢抗論矣懷忠謀者疑誠之不達則不敢盡規矣慕功名者
疑任之不固則不敢専行矣若循此不退是朝廷無必可信

之士無必自保之人君臣上下交相疑而欲天下無否塞之
患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此非陛下素志之然皆臣下避忌
嚮成之道也夫不忌不克周文所以基王迹也豁達大度漢
高所以成帝圖也雄猜多忌魏武所以失君德也唐太宗於
君臣未形之間而致正觀之治德宗待宰輔多疑貳而召奉天
之亂此數君者皆非常主也然而無忌克能豁達則與邦至
治之如此持雄猜懷疑貳則失德召亂之如彼是皆往世明
驗顯效不得不戒之爾伏望陛下体天地所以交泰而推誠
於君臣之際監周文漢高唐太宗所以興邦致治而圖其安
戒魏武德宗所以失德召亂而防其危以國政以授之相委

戎事以帰之將至於屏司多士各付所職使尊者執其要卑
者准其詳陛下高拱而綂臨之唯威福政令則必自己出其
他尽付之有司孰敢不為陛下悉力也傳曰疑則不任任則
不疑斯理之然也以陛下今求治之心其事在一易慮之間
亦何憚而不為也但慮及之則風俗可不變天下可享會治
平之風夫何遠之有臣以愚淺素惜治体然病今之公卿大
夫以疑阻相承以成陛下之失故敢覼縷而陳之夫志忠則
詞切而辭多伏惟聖明不以狂愚而退其言則死生幸甚何
抑

竊嘗論之君有六蔽臣有六失所謂六蔽者何也智欲其自

為知也計欲其自為當也於是有所譛調以為明於是有所
旁聽以為聰於是有所獨斷以為是於是有所參用以為防
如此者則格於情而不能任事之所寄而权附焉則怵其權
而併怯其事功之所載而利附焉則疑其利而併疑其功欲
欲有所匡拂也而見以為操上不然則又以為嘗己也彼欲
有所觧紛也而見以為附民不然則又以為買恩也如此者
則眩於跡而不能任端委以聽將無几也而礼加繁遣縢以
陳事無几也而聽加褻恩有所從內出也而含出之間或推
其权其實難以中覆也設有所從外入也而格閉之間或操
其柄其妄難以往陳也如此者則患于勢而不能使人主之

左右智非管晏也廉非由夷也與愚論智則分不及而含愚
又無所與論智也便佞譽廉則情不能而含貪又無所與論
廉也故桑癰之欲飽而讒蝕之患生釜鬵之藪成而煬竈之
奸作如此者則惑於人而不能任夫人萬其心也萬其智也
彼有所欲建者永利也而或以小害怵之彼有所欲剔者積
害也而或以小利撓之為之而功未成也或以功不于成阻
之為之而功已成也又以喜功訾之用人出于己也者或以
其私而疑之用人而不出于己也者又以其黨而謗之如此
者則亂於聽而不能任謂殊處為憤事則坦直之形疑謂嘩
綫為後時則沉深之貌疑謂詭激為好名則侃直之聲疑謂

比周為直黨則茹納之量疑見貌之背而棄其明覩埃之外而忽其裏如此者則睞於視而不能任其大者明君之所不能免而蔽愚情惡之主無論也六蔽祛而雖伎主與克弃爭量無弗及矣所謂大失者何也是非互設而不能覩其歸利害兩懸而不能見其始邪正並進而不能決其成毀譽雜陳而不能豎其議丘里之言以先入為主盈庭之訟以後息為勝是才識之陳也而不能任功欲其出於身而惟恐其分吾譽也議欲其同於己而惟恐其形吾失也己謀之而效則伉而居之人謀之而效則猜而有之己謀之而不效則曲而護之人謀之而不效則推而委之是局量之隘也而不能任知

其為正人也者以逆耳而見疎知其為壬人也者以狎心而見親是非有所相成也者則堅持其是而不能併容其非也可否有所相濟也者則偏見其否而不能自抑其可也是懷快之私也而不能任既慮其國又慮其家成則計其兩榮而不成又恐其偏敗也既慮其君又慮其身得則計其兩福而失則又防其獨禍也三窟營矣盡一隅以自解周防備矣闕一日以自脫是便利之圖也而不能任有所激〻以為廉有所閒〻以為智有所詁〻以為名有所礙〻以為介有所褚〻以為魏有所矛〻以為高言則預白其心而惟恐人之逆吾衷也事必預留其餘而惟恐人之議吾後也是伎倆之私

也而不能任以嘗試為富圮以依違為應變以前卻為處中以揜覆為遵養以首鼠為調停以推諉為鎮定禍基於前曰彼有任之者吾何如焉害伏於後曰將有任之者吾何如焉是猥巧之智也而不能任此六者才臣所不能免而傾亂陂邪之士無論也六失去而雖世儒与伊呂分任無不勝矣

知人

呂覽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為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也

淮南子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也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其失人也必多矣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本也蛇林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為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眄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如是則王僅得存耳于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于是齊王忘然乃更使眄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為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袪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為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為用是以亡也田居為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眄子之為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肴膳之微接而形于色聲音之妙感而動乎心寧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擧之鮑龍跪石而登峰孔子為之下車堯

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于貍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于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是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睹小節固足以知大體矣 劉向尊賢篇

臣前日獲奉清光親承聖諭以知人為難臣時倉卒以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神明之德睿聖之資而以知人為難故四凶舜為雜處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易之則難堯以知人為難故終享其易而成巍巍之功季世之君易於知人信任偏蔽以致禍敗者不可勝數臣竊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脩身以道然則知人之要在於知言知言之方在於脩身而務學群臣進見者其言亂雜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倉卒須臾之間未可以試之而見也人主苟能貫乎聖人之道通乎天地之理則言出而知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可欺以長短苟為不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眩矣尚何人之能知哉陛下躬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萬務而察群

下之情臣願陛下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鏡不將而不迎則賢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留神財幸（湛若水論知人在務學）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註云帝堯也夫堯為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況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為皂隸宗社廢而為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別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小人參用於其閒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故雖欲亂不可得也（當倣論林勳當防封侯）

天臺先生曰余校士四州為理者數輩謁余余質之曰世人嘲誚學者類為玄虛語如中庸言思修身至不可不知人實矣乃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已玄虛耶諸理各舉似余曰此儒生舊見賢輩茲當以身發揮矣每念賢輩職專刑獄錢穀訊少差特一夫之不獲耳近日各臺多以耳目寄諸賢若許品少差則一路哭與一家哭均可念也思知人可非知天耶諸理曰願終教余曰賢試仰觀諸天而自省為今夫天昭昭耳蒼蒼耳人日致虔而然禱之天不見為喜人日韓韓然相

忘於渾倫中天不見爲嗔何者天無意也諸君皆賢者如因
人之慢而故蔽其賢因人之謹而故掩其瑕可信無是矣顧
未因人之謹也而中微有喜意存則人承吾意而譽言至譽
至而日積焉或聞指其瑕吾耳將亦或逆矣因人之慢也而
中微有嗔意存則人承吾意而毀言至毀至而日積焉或聞
稱其賢吾耳將亦或逆矣何者有意故也諸賢法天之道而
毋意爲謹慢而忘好惡不作其於知人也或庶幾乎余官符
臺時適歲大計同志者數君見訪座間戲然嘆曰知人難矣
奈何余曰公其知天乎曰云何曰天之德生生耳今人來發
受書違通籍爲仕亦大難矣苟中有生平飭勵而樵遣點鐵

誤致綱羅是猶將生人而立致之死也君念及此其容有戲
殆天生生之心也執此心以往當無失矣曰與在與幽厥有
哉常顧安得逆此好生之心耶曰否維天何嘗廢肅殺哉顧
其大德常主於生是故肅殺亦生机也苟徒不忍於一家之
哭而安忍於一路之哭是亦未能究生生之德矣考功曰善
吾今而有味乎知天之說也
同志官內翰者見訪余叩之曰異日者君當樞衡鈞知人要
矣思知人不可不知天曾味其旨耶曰云何余曰夫世好修
飭者易通方尚揮霍者薄矜謹崇渾厚則抑果敢勵明作則
遠仁厚溫恭進而貌辯退矣敏優而沈潛絀是皆以己格物

滯方而有所人將有遺知矣雖天之於羣物也并包而覆燾之梧檟植矣而荊棘之屬也參耆產矣而烏附亦植也牛馬蓄息矣而虎豹犀象亦並育而繁殖也夫梧檟以材以實而荊棘亦足以藩援參耆以宜以補而烏附亦可以療毒牛馬以服以乘而虎豹犀象亦足以飾等威而嚴儀衛是天無遺物亦自無棄物也聚約者惟斷斷然休休然法天之并包而不遺覆照而不蔽則自能參羣材而善用之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

愚嘗讀班固古今人表其列九等之叙何其辨也蓋其說曰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故以聖人為上上仁人為上中智人為上下愚人為下下而其餘則皆中人謂其可導而上下也此言才質之較也然顏淵亞聖與管晏並稱則誇矣伊傅大賢與叔向同列則舛矣緻公伯寮視鮀于老耼之後則非倫矣揚曾參于游夏之末則失次矣其他勝駁張晏蓋嘗非之則是固之論人未當也又嘗讀劉劭人物志其言十二流之業何其詳也蓋其說曰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才而微冢宰之任也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

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是言任官之大法也然子產遺愛儕于西門則精粗不稱矣樂毅傑材等于雷丘則忠誠無別矣目趙張為佞佩則能吏之績隱矣名子夏之徒為賊否則洙泗之傳晦矣其諸疵纇李德裕亦嘗非之則是劭之論人未至也甚矣論人之難而知人之不易也愚竊評之國之書累瓊蕪蔓使人眩瞀而不知其歸然其論材質之大較則可采已劭之書關于大道使人摘其疵而議其非然其論任官之大法不可易已君人者會通而推廣之則知人用人之道豈外是哉

用人之途有二曰材曰品觀人之術亦有二曰詢事曰考言品必積久然後定材必臨事然後徵而國家用人常于其無徵未定之先甄而決之故有一時賢之而平日未必賢者有一時能之而他日未必能者然且論賢以事而程能以言以一日之事而槩之為終身之德以口吻之談而信之為筋力之任此似賢似能者所以克物而真賢真能不可得也古之言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賢者世不過數人而能者比肩是故能者宜多賢者宜少自名實之淆也賢者多而能者少無事則常見賢者之多臨事則又患能者之少故或以賢者而任能者之事以無能者而盜賢者之名其始也賢不賢能不

飫厭雜而不可揣終且併其贅與飫而沒之甚矣觀人之不可以無術也善相人者舍形而觀神肅衣冠矜顏色而後觀則其神匿矣忽然相者與所相者而不意而遭則其神畢露而貴賤壽夭之徵可逆睹也今之相士也不然舉區區之定法號于天下而令人得齋飾以眩觀固已疎矣又揭其幟而控其迹虛名之士騁迹而進前可趣而後可避逆獲利而退不失其名譽之被人以珍縞寶璐而蒙首以錦孰與辨美醜哉故相士之要在神相神之法在夫猝然之遭與夫介然意表之事意者神之文也動于意則覆于神而意之偽不可勝窮也人莫不愛身重生而樂逸然意之所激有捐其身而不顧者意之所慕有甚其身而不辭者而況其他乎顧意之銳易衰盈易涸有所至必有所不至而神無不在者也有不至之意必不能盡覆其無不在之神而吾得其際觀之非未銳未盈之先則既衰既涸之後而神者已告人矣則彼之遜我也少而我之得彼也多矣昔者堯之于舜湯之于伊尹所謂與以天下而不究者也風雨之弗迷與一介之不取予亦匹夫庸人之細事而以之卜君與相不已迂乎豪傑之士有輕千乘而爭絲粟者彼其神不定而意又有不及圖也惟豪傑之士所不及圖而聖人之神見矣然則顯大之迹衆人之觀聖人也而鄙細之務則聖人之觀聖人也後之用人者其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如科目徵辟之典考功課能之法中正九品之條舉官建坐之令靡不周矣而賢不肖能否益混益從其所齊飾者觀之觀其粗也間亦有明哲之士闡微發幽捷浔奇中操約而鑒不爽如明問所及者豈真有隱秘術哉無亦以神照之而浔於其所不意乎是故觀之易忽以知神之守觀之易驚以知神之定觀之易惰以知神之斂觀之易忽以知神之周冀缺之耕也其婦饁之如賓臼季以為仁而舉之澹臺子羽之居武城也行不由徑子游以為賢而稱之夫田野道路豈為容之地哉所謂觀之易忽以知其守者冀缺子羽是也明于浔喪之故者不可惕以成敗達于內外之分者不可動以貴賤

彼甑墮而行不顧帽落而色不變是真能審去就齊寧遽者也所謂觀之易驚以知其定者孟敏孟嘉是也賈禕對奕無倦而來敵決其辨賊謝安汎海過風進舟不止識者審其能鎮安朝野所謂觀之易懾以知其暇者賈禕謝安是也桓温之伐蜀也議者咸謂地險難入而劉惔獨曰必克以蒲博知之也謝玄之禦秦也衆論互有異同而郗超獨曰必能立勲以任使展知之也所謂觀之易忽以知其周者桓温謝玄是也凡物之情皆安其家而不安其僑故諭者之莊也貪者之謙也懦者之武也暗者之智也不能者之任也五者皆意之屬也屬於意者其神不許也不待人之叢其藏而彼固能隐

甚矣何也此五者皆僞而不實故也吾求其號飽之所迫而察之未有不露者也由此觀之則真賢真能者可以捷得而彼擅魁壘之事雄汪洋之談而顯白之名以竊賢能之似者舉不能亂也今天下賢材甚多而真似之淆雜亦不少其最相謗者一人之身也而乍賢乍佞乍廉乍貪乍能乍不能焉墨未燥而彈章隨入此一疾也又一人之身也與者半不與者半合賢不肖能否之名兼有之曾分敵應而未定此二疾也又一人之身也舉天下群焉譽之又舉天下群焉非之又口群焉譽之而心群焉非之則愈不可解此三疾也而又難言者寬於與人而刻於論人假人以難副之名而絕人以易改之過賢與材是不易稱之名也則一舉而驟據之立談而襲得之此不亦過寬乎比其論人則好為刻覈而抵根有加夫過誤之間古有因而賢人者盧承慶為常伯得譴者于容色間考中上此觀人之法也今人不幸而入於過誤豈枝不能原且隨而排之矣有此四疾而欲衡鑒群品不亦難哉愚以為今所患獨在忌諱太多拘攣太甚能分別而不敢分別可以用舍而不敢用舍雖不用神明之而意自不掩一詢事考言而已得之矣言而能也吾取其言不還與其能又以事授之當其詢事不得援言之能以自祭也事而賢也吾取其事而不還與其賢又以後事徵之當其後事不得援已事之

賢以自槩也使言與事賢與能四者各歸其所相為參驗而
不相為通假則幾矣夫人之難得也有守者未必能為而有
為者未必有守以守之者行而求為者則為者窮以為者之
任而任守者則守者亦窮今尚賢之風日盛而使能之道未
詳故似賢者多真能者少能者既少勢不得不使賢者故既
寡能者之效而又失賢者之用謂宜盡去流俗拘泥之論以
蒐俶儻不羈之材使不肖之能與不能之賢各歸其所而盡
其用此當今之要務而明問所未及者也執事以為何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 O 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 TAIWAN, R.O.C.
3404883 v.10

萬卷菁華卷十

任讓

君子之為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為己慮之又為人謀之取之必可予ゝ之必可受若己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荊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就封其始自以為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從之以其能淺之知其始之所行非節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ゝ夷未始有其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于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于忠愛何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傳之于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為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為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為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為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純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為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于西漢之世韋玄成以侯讓其弟而為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為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于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歎也　蘇軾劉愷丁鴻孰賢論

吾觀盛世君臣僚友之際何其相得驩而相信篤也其君與

大臣合而無二三也其大臣與百執事合而無爾我也其大臣百執事與天下國家合而無顧慮也爵祿名位懸于朝廷以朝廷之官〻天下之才何必在人亦何必在己進退出處關諸天下以天下之心慮天下之事何必于任亦何必于讓此蓋臣之上忠貞事之範軌而伯禹伊尹所以為萬世立極也夫舜之命禹則讓矣稷契之儔當無出禹上者而禹何以讓惟時洪荒始闢天下多故譬之治室無羣工未鳩羣材未具而曰一身任之者無是理也尹之相湯則任矣仲虺之論豈其無可讓者而尹何以不讓惟時曷喪興嗟民朝夕急譬之拯溺無褰裳濡足惟力是視而曰待人為無是理也故禹之讓也其所以任也尹之任也無害其為讓也蓋任與讓未嘗出于二也世降而下而此兩端者始分矣原李之為卿也讓于狐偃讓于先且居士匄韓起之將也請從伯游辭以趙武陳蕃讓太尉則曰不愆不忘不如胡廣七政五典不如王暢文武兼資不如李膺羊祜讓開府則曰秉節高亮不及李喜潔身寡欲不及魯芝蒞政弘簡不及李胤書稱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則諸公近之而偃之三德黔之三賞皆民譽也衰其最優乎以廣恭色媚詞取容于世而蕃固悅而舉之以厭國是讓則讓矣而所舉亦大不任矣平羌之後趙充國請自將而先零服淮蔡之師裴度請自督戰而元濟禽瀘淵之筏

寇準獨主親征承制專決而中國之氣伸汴京之圍李綱獨
詘和議一意用兵而南渡之社稷存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
故則諸公有焉而不貪小利當為後法忠臣之慮斯闊遠矣
究國其最懿乎準識有社稷功乃顧震而矜之以藐同列任
則任矣而自處亦大不讓矣蓋古之讓與任出于一而後世
修士主讓材士主任立功之士主任立名之士主讓于是讓
與任始岐而為二雖然彼固未嘗飾其不讓者為讓而持其
不任者以任也有所辭無所取之謂讓若夫競于心讓于色
怙于勢鋭于名則是以不讓者為讓而君子不為讓矣有所
負無所撓之謂任若夫喜于有事躁于料事果于生事昧于

成事則是以不任者任之而君子不為任矣君子之所謂讓
者有四所謂任者亦有四有度德不如而讓者有度才不如
而讓者有度則同心協則共濟欲以相援而讓者有進則不
足退則有餘善用其短而讓者故辭亨旌之招遜上卿之禮
則讓班也惟君之訓惟二三子之力則讓功也治內不如種
治外不如蠡則讓事也寧與人以分過不代帥以受名則讓
名也四者乃真讓已有度其理當為而任之者有度其才可
以為而任之者有度其時其勢可為而任之者有其時其勢
已無可為猶且不避而任之者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則無
間難易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無間勞逸也思將歸己怨

將離歸則無問恩怨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則無問險夷也四者乃真任已世之治也其君子自以為不足其敵也自以為有餘世之治也其君子以天下事為事其敵也以一身事為事以天下為事則任以一身為事則不任自以為不足則讓而自以為有餘則爭爭之始猶曰爭事也爭事不已則併功伐而爭之爭功不已則併權勢而爭之爭之而得也則據其吭背而奪之爭而不得也則設為機穽以排之始于爭事卒于爭利固勢之尤至者也不任之始猶曰畏事也畏始事之難則託為高曠以避之畏後事之難則假示不專以諉之成與收未分而恐其屬己也則唱為異同以阻之成與敗已分而惡其形己也則持其短長以中之始于畏事終于妬能亦勢之必至者也而又有巧于此者則以古人任事之心移之于官以古人讓官之心移之于事將為名高則讓之將為厚利則任之陰為厚利顯為名高則陰以任而陽讓之始為名高終為厚利則始以讓而終任之利大害小則就之利小害大則去之無利無害則漫為之以塞觀望而曰我無所冀也有利有害則少嘗之以卜可否而曰我無所避也籌書筐篋則曰何足與治吾任其大者而當艱危震撼之衝則畜縮不敢進也辭受取與則曰何足傷廉吾讓其大者而處去就進退之界則內戰不能斷也嗟乎三代而下士習何其紛紛

耶則豈非君臣僚友之間捔我町畦欣厥意氣有不能相忘而相信者此任與讓兩無當而兩無佐于　國家之急歟茲執事慨然欲矯世厲俗風天下以純臣體國之誼愚以為純臣之誼辨其為國與否而已一身之中手持足行無所不從使而不言任焉一家之中兄友弟恭無所不揖遜而不言讓焉此無他一體故也今朝廷之臣孰非一體何人何我何任何讓乃上下人我之間不勝彼此形骸之隔而沾沾談任讓之名以憩者其非純臣之誼乎純臣者其視天下國家猶一身也其視君臣僚友猶一家也故集衆思廣忠益所以讓也即獨知獨慮絀衆議無所用我處其勞人處其逸亦何必

非讓也決大謀定大議所以任也即弗躬弗親而舉賢者以自代我啟其端人竟其事亦何必非任也協恭和衷師師濟濟所以讓也而此葺彼補彼可此否如五味不同而和八音不同而諧則雖無讓之名可也鞠躬盡瘁埤益鞅掌所以任也而老成持重坐鎮雅俗撫無事之智貴不可見之功則雖無任之名亦可也故所貴乎大臣者惟其心之純然為國而已其心果純任可也讓可也即不必于任不必于讓亦無不可者彼其君臣僚友之間合也苟無是心則讓為近名任為近利雖取古人之已事而一一踐之偽乃滋長矣彼其君臣僚友之間離也故上下人已合而無間者任與讓所由出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也有間矣而其離也不勝其合任與讓所由出于二也間有合焉而不勝其離不任不讓所以岐而二也離而無復合矣而外示以合之跡轉移于任讓之間假近似者以濟其私不任不讓之極所以併而一也故夫離合之端醇僞之首千載上下可覆說也故愚于執事之問而深有感于古今君臣僚友之際也萬曆丙戌會試程

邪正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

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于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于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為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于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

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讒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
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
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
人避讒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
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
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
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遲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無害有效
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
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
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逡巡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

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
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
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
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興爭屈志買和誠莫大之辱
弼等見中國累言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
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
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
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
不遺故于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
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伏惟陛

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礼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絶羣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歐陽修論杜韓范富疏）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于二典其事不出于三代雖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利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不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陳瓘論國是）

且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爲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為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指為蔡氏之黨若

京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者皆為朝廷之用所以消合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非臣之臆說乃神考已用之說也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為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用此術耳今陛下留京於朝廷而欲收私門之士是猶不去李昪錢鏐而欲收江浙之士也不亦難乎任伯雨論蔡京不當留

謀欲廣斷欲獨謀不可為斷而斷者不可不詢謀議欲衆令欲一議論不可撓政令而政令不可不詢議論議論而可以撓政令則以衆為貴以毀為罰下務交而不求合于公法則黨同伐異之論多而成功少矣政令而不詢議論則用未必賢賢未必用上行意而不求合于公論則集思廣益之效少而議論轉多矣故欲興事功當省議論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言省而力行可變也欲省議論當廣忠益王仲淹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天下之心盡而議論可省也蓋自古議論多敗功者少莫如宋宋之士大夫隨時論事而爭者三其論人而爭者遂與宋終始所謂三者曰議禮曰議法曰議和戰而所謂與宋始終者則邪正之辨也執邪正言之亦淺有四有因議論而明有因議論而生有因議論而爭

有因議論而成何以明其然耶夏竦之罷也韓琦范仲淹之相也前此邪正未明也自歐陽修蔡襄之論而賢始進不肖始退天下始曉然于邪正之辨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明賈易之攻蘇軾劉陶之攻程頤頤與軾吾知其為正人也然而彼以此為邪此亦以彼為邪是原未嘗有邪正之辨而辨者强生邪正也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生司馬光王安石此兩人者行相若也名相慕也一以為豐熙一以為元祐吾終不謂安石為邪人而力引奸邪之黨以與善類爭則議論為之也此之為邪正因議論而爭元祐之黨未必皆君子而人持君子之論豐熙之黨未必皆小人而人持小人之論前此邪與正未成也一涉其津涯而遂不能自還此之謂邪正因議論而成蓋天下不可無邪正之辨而不可分邪正之黨爭愈疾辨愈強則君子之氣稍薄而小人之術愈工何以明其然耶天下有盛世之君子有叔世之君子落落穆穆如玉在璞盛世之君子也皎皎錚錚如砂發鋼叔世之君子也故君子有品流而小人有差等有慶曆之君子有元祐之君子有豐熙之小人有宣和之小人君子之氣漸少含蓄而漸薄小人之術愈無忌憚而愈工則亦議論為之也故邪正之辨因之以明者議論也邪正之黨因之以生以爭以成者亦議論也使君子有所依小人有所畏者議論也使君子之氣稍薄小

人之術愈工者亦議論也故李沆罷言利病善論利病者也實言罷而事理乃見也吾以為沆之心即司馬光請開言路之心也韓琦不欲分白黑善分別白黑者也辨言息而邪正乃明也吾以為琦之心即趙抃分別君子小人之心也大抵宋之大弊以同異為好惡而即以好惡為邪正以闇見為謀論而即以議論為政事不賢者以辯口濟其私心而又加之以巧心賢者以正論濟其公心而未忘其為成心夫以小人之巧心伺君子之成心則君子不能無過而小人不患無辭是以士論愈爭而愈不定人主萬聽而萬不當也嗟乎何獨宋哉今天下議論何其紛紛也朝端未嘗有新舊法士大夫

未嘗有甲乙黨而大臣小臣意見分而為兩言事任事議論分而為兩迄數年未嘗息者何也蓋天下之事皆起于議之不平而成于心之有己今有法于此未見其便不便也此指為利則彼指為害見其害者矯之而不能無過正見其過正者正之而又忘其矯枉枉者矯枉者矯矯枉者爭而未有已也今有人于此未見其賢不賢也此以為賢彼以為不賢與申其說而以為大賢彼激其怨而以為大不肖稱賢者稱不肖者稱大賢大不肖者爭而未有已也此其心皆始于有己既已見己則復有人既已見人則復有同異同復生異異復生同展轉糾纏無有窮已譬之秋蓬從根生株從株生葉及

玄霜既落而根株枝葉一無所有執事試觀數年以來士大夫所為紛紛者爭 國家何法何事乎宋人有議論而無成功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且天下有大患三而世之所爭不與焉大事有當然有所以然今一事也無論當否而先措所以為者云何一言也無論當否而先措所以言者云何中則為察魚不中則為竊鈇使天下之人相伺相疑用其心于杳茫所以然之地愚以為此世道之憂也漢有南部北部而後中人乘之宋有洛黨蜀黨而後小人乘之君子與君子爭而敗之道也士大夫與士大夫爭而軋之術也故奸人者嘗欲合天下之爭天下之爭奸人之利也今中外幸而無若人有之士大夫不得安枕卧矣愚以為此朝紳之憂也夫人臣之通于人主惟有章疏而人主虛心委政于士大夫者正以相信相重之一念耳今相攻相毀而未嘗爭國事也一再至而疑三至而厭矣人主所最忌者非專則擅而下遂以相詆人主據是心不復信大臣大臣避是名也不敢復任事矣人主所最忌者非沽則矯而下遂以相詆人主據是心不復信群臣群臣避是名也不敢復言事矣使天下之人避嫌如膩避惡如毒汎汎如水中之木而莫敢自堅愚以為此國家之憂也然則議論亦可以省乎曰議論可省也而為省議論之說者非所以省議論也衆寔有心不可攖也衆寔有口不可壅

也為之說曰清言路衆遂指清言路為議端為之說曰戒越俎衆遂指戒越俎為議端且天下議論何常之有々異之而適以同同之而適以異者有愛之而適以害害之而適以成者有議雖工而無當亦有用雖無當而不可不存者事有雖而非正亦有明知非正而不得不容若解紛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爭不可以息爭議論不可以勝議論勝之不如息之々易也息之不如用之々易也救滯之弊當以續救踈之弊當以重救爭之弊當以平救議論之弊當以政事如以為議論而已則今之議論固已多矣如以為政事則今之議論吾猶以為少故錢穀耗何以釐之甲兵弱何以振之役

頓賦重何以寬之抗弊巧法何以正之事不及我何以待之事已及我何以處之上下以此相維條文以此相質建議者以此考覈聽言者以此責成使衆人謀之而我因以斷之使衆人議之而我因以令之事不斷則患謀多事至而斷謀之多不多皆吾用也令不一則患議多令布而一議之多不多皆吾用也其言非其人是吾用其人言之當不當置之可也其人非其言是吾用其言心之有所為與無所為置之可也成敗質之事理邪正歸之人品是非付之公論紀綱握之朝廷尊衆輻輳而我為之轂衆議低昂而我為之權考言於建言之時則事為之的論功於成功之後則言為之符無所

謂同亦無所謂異無所謂合亦無所謂不合非惟無合不合亦且無人非惟無人亦且無我不惟不禁其言亦且責之以言不惟責之以言亦且責之以寔責之以寔則賢而議者效賢而議者效則不賢而議者絀矣責之以實則人精求于職之內精求于職之內則無暇及職之外矣故下焉者與其以議論為職業不如以職業成其為議也上焉者與其以政事持議論不如酌衆論以成其為政也我為君子又使天下為君子則吾寧使君子之氣厚無使其氣薄也無為小人又使天下無為小人則吾寧使小人之術淺無寧使其術工也要之任天下事者以寔心主天下事者以虛心持天下之議者以平心既以平君子去其成心亦以平小人去其巧心則天下復何事之有雖然所謂平者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深山大澤咫尺千里而總謂之曰地平也水激波搖高下相蓋以尋常而總謂之曰水平也君子用小人舍賢者進不肖者退而總謂之曰政平也故所謂平者君子小人賢不肖各得其平之謂也若夫賢否並用邪正互攻務以調停其間而謂之平則建中靖国之所謂平而非吾所謂平也

朋黨

宋仁宗增置諫官以歐陽修等為之蔡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言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尽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好名好進彰君過之説以惑天聽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訐之名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数為帝分别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脩及尹洙余靖皆以仲淹見逐群邪目之曰黨人于是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貪者財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備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與禍莫大于權之移人而君莫急于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疏者易間而親者難疏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為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為之掃地世主為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义

之士亦充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惧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于功名而嗜于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用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在季氏則為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于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太

甚耳苟出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患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隳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昔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則亦庶幾于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

可恥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
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得自新至於
殺人情輕尚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奈何被逐之臣尚未牽
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曰姦黨其實陛下自總機務
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時大臣念嘗為陛下左右輔相雖遷
竄卑貶不為無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元祐之改史為形比先
帝則今日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東坡大
濡應速竄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陛下容
而貸之是禮盡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復分黨此一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敢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祐中實不嘗召用今日
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
皇太后之意也臣下無復敢言今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
瘴癘之地呂大防死於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棄逐紛
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
稱君善則稱己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守各自有趨向不能
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征有苗益以為不
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為可王恢韓安國之論
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議封倫魏徵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
人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於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受父

生毋育無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
於臣下計較如天地之於萬物薄施無報父母之於子有赦
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之天下前後
用事大臣乃藉權勢刺露情為己私公肆喜怒以得勝為快
訕訕紛擾自為朋黨非天下福也臣願陛下召還逐臣選用
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靜朋黨既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既協
則和氣日生天下幸甚 陳并慕話論呈星陳四說
昨日簾前呂大防奏稱雖黨人甚盛欲陛下留意分別臣奏
以為朋黨難辨卻恐誤及善人大防以臣言為不然以謂正
人必去姦邪朝廷豈有含糊不關臣遂言此事正宜詳審不

可容易大防亦取臣言乃云須當審細臣遂引王安石好同
惡異之患再三奏陳然尚抱區區之誠未能少開宸聽退而
憂惕不能自安然須至重瀆陳論以竭愚見庶裨聖政少答
大恩竊以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
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
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否倒置國家之患何莫由
斯至如王安石自負學術即非全無知識止因喜同惡異遂
至黑白不分引呂惠卿為大儒黜司馬光為異黨至今風俗
猶以覬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鑑恭惟仁宗皇帝政
教施設實為皇帝之師從諫審刑任賢容眾正與陛下今日

之政相同慶曆中先臣仲淹与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
石介以夏竦姦邪因以疾其黨類被黨逐大起謗誣先臣与
琦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介幾至斵棺其時朋
黨之論大起識者為之寒心上賴仁宗容覆而黨之隙怗然
自消此事至今以為美談陛下聞之必熟則是仁宗所行陛
下可以取為成法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不必推治黨
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
用正直而可化邪枉為善人矣又曰舜有天下舉皐陶不仁
者遠則是用仁者而不仁者自當屏遠矣何頼分辨黨人或
恐有傷仁化而況陛下聖度包容与天同德並出堯已今古

無儔前來特降詔書盡釋臣寮往咎不復究治恐累太和自
此內外反側皆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
拳拳實切於斯仰惟皇慈深加采納天下幸甚 范純仁論不
宜分辨黨人有傷仁化

臣日者獲遇清光親承聖訓以今日之治體當以繼述為先
復賜宴間側聆睿旨以今日朝廷所患元祐人為多臣退而
思之既持繼述之論必嘗於元祐之說此理勢之必至者也
夫孝子之心莫不以繼述為美哲廟固孝於神考矣持繼述
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己為同志於君為異一
語不相合時政必目為流俗一談不相侔時事必指為橫議

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
元祐之臣投竄屏斥為之一空所引儉險諂佞輕浮刻薄之
小人內結中貴以窺伺主意外生邊事以持久祿位人力困
竭國用匱乏天下為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大臣持
論不平之過也昔成周之時作興人材化而德風浸潤被拂
菁〻有阿陵之莪芃〻是薪槱之用一遭幽厲之禍人才凋
落至宣王中興有楩楠如毛民鮮克舉之愛莫助之之歎宣
王知人才可以培植而生可以護養而成若芑之新田菑畝
培植護養有力故南征薄伐而足用也元祐人財皆出於熙
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凋殘落漠所餘無几天

假殘息若有待焉陛下有作萬物興覩雨露滂沛咸被澣洗
不旋踵名實集延致布在臺省要藩便郡班〻有之萬無一
生之人既獲全活百有十非之責一切俱棄豈惟不失前日
仕宦疊〻焉有進擢之望人非木石豈敢不懷恩陛下不用
則已用之則若臂之使指若手足之扞頭目豈復有不應哉
哉陛下持繼述之論而以元祐人為多不過悉其不為使爾
此正非所處也陛下操利勢持名器体乾剛之德用皇極之
道以臨御天下以役使群物人臣結髮辭親委質就任既移
所事〻陛下豈有藐然不為使哉陛下不適其所難不強其
所不能得欲使同心協力遵奉神考已成之法度徐將謀求

繼述之美意与天下共享其利耳昔齊威釋射鉤之讐而管仲得以濟其功晉文不宿斬袪之怨而勃鞮得以成其名王珪魏徵易所事而不以陰計為諱唐太宗用其直而卒成仁義之治神考於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袪之讐陰計之隙也先帝信佽人而黜之陛下黜佽人而用之用其隙猶足以濟治況非其隙而用之者乎其肯為陛下盡心也必矣陛下若立元祐為題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搢紳之禍何時已也可不痛哉陛下嘗榜朝堂并布告天下以為政取人無彼時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所宜用舍惟義之所在又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

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論述事則一無所作述之而已矣此詩所謂率由舊章而閔子騫所謂仍舊貫何必改作者也論繼志則治雖不同〻歸于治而啟之敬承禹道武王之卒其伐功者也惟道是從豈泥于已陳之迹哉二帝常道也可則若之否則損之何常之有惟其不常是乃所以為常道也伏望陛下以繼述為大計以因時損益為盡美雖步驟馳騁不越於神考法度之間皆足以為治是猶王良造父之扶輿馬駕御疾徐之節在我雖欲項領而不為之用勢亦不可得已況非適其難而強其所不能也揚雄曰御得其道天

下狙詐威作使御失其道天下狙詐威作敵治天下者審所
御而已能審所御雖狙詐且為之使況不為狙詐者乎故有
國者惟患人才之不多不患多而不可用惟患不能用而已
陛下明諭群臣以朕之所謂繼述者如此朕之所以遇元祐
之臣者如此咸勉承聖訓各務同心恊力以成繼述之美以
保富貴安樂朕於賫祿何所愛焉儻陽為六心陰結死黨專
立異論務沮成法或快〻非其君而蔑不為使則明行誅斥
以戒在位朕於汝無愧汝負朕為多自速之禍也悔何及焉
先之以訓誥之情申之以丁寧之義終之以惻怛之意此周
公所謂予不惠若茲多誥蓋有不獲免者矣如是元祐之人

惟患其不多繼述之美無患其不尽天下何患其不治也在
陛下御之而已矣仁者善合人不仁者善離人惟聖人能置
人於其間是猶水火之不相能也置爲鬲故能濟烹飪之功
成五味之和今宰相執政侍從臺諫陛下善置人爲雖水火
之不相能也必有道以濟治者矣此尤不可不察也江公望
乞爲改取人無然豐元祐之間
天下何以治何以亂曰君子進小人退則治君子退小人進
則乱君子何以不常進曰小人勝也小人何以不常退曰君
子不勝也君子何以常不勝而小人何以常勝曰君子以其
自黨故府怨而又以小人之黨故勢不足以敵其怨故常不

勝小人以其自黨故滋亂而又以君子之黨故得乘机以逞其氣故常勝夫君子之相締結無私救共起而維天下之治乃竟以啓之禍也則曷若公其心于天下而無以已與之乎蓋世知君子與小人異而不知君子所以爲君子者又自異也知小人與君子異而不知小人所以爲小人者又自異夫本以樸心持以質行不爲名高不爲厚利其心沖虛而不吝域其道蕩平而不爲營奮氣定而不驚功成而無迹此君子之最醇者也見善而動聞名而起志有所激不規其後念有所專不預其成則猶有醇疵之間者也褒褒焉慎悍焉忿悁焉譸張焉利在衆是惑焉公謀以濟其私利在獨見惑雄衆

論以行其臆其術足以籠世其智足以順非則疵之疵者矣而疵之疵者恒有所托焉以自標此黨之所由起也以身爲市以利爲墅把其指而無諱甘下流而不恥其臭可逐其垢不厚此小人之最淺者也與時陰陽隨波上下進無闕于世退無聞于後則猶在淺深之間者也險如山川疾如風雨鷙如鷹隼幻如鬼蜮其居處足以撳徒取奪其捷給足以惑主亂政含鈎而竊國以道而爲盜則深之深者矣而淺之深者恒有所比焉以自固此黨之所由起也夫君子無私如天地可見如日月何黨之與有乃有君子而爲黨者其志既合其道未融也有小人而爲黨者其味既同其饕自堅也有小人

而黨君子者其事可附其心可疑也有君子而黨于小人者其跡可繫其叢可借也有君子而不与君子黨者其操誠一其意誠遠也有君子而攻君子者其見相左其氣未降也有小人而攻小人者其聚如蠅其噬可反也縱之皆不能公其心于天下而以己與之者也請借前事為喻漢之有黨也始于甘陵二部兩家賓客互相譏訶釀於汝南南陽以法自喜成于顧厨俊及諸賢議論相高公卿畏避而其究不足以供侯覽曹節之一逞是君子欲勝而卒不勝也夫小人何厭之有諸君子以其類与國事為注也則何益矣彼所謂善〻同清惡〻同汙者不可易也頓以同生憎以憎構爭以爭取敗

則黨之為禍也是所謂亢龍之悔者也唐之有黨也始則任文相婿繼則牛李相擊而終則訓注以國事徼幸不足以塞清流之淵是小人曹起連攻而敗之道也夫任文訓注無論已牛李身為大臣以功名顯而諰〻然植相傾也智相軋也致使人主難于河朔之賊國事何賴焉彼所謂正人以邪為邪〻人亦以正為邪者不可易也頓正〻邪〻是〻非〻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孰從而正之是所謂玄黃之傷者也宋之有黨也有山洛陽意見偶異互相陵詆始以君子攻君子而卒之元祐元符或五十餘人或百十餘人或勒之碑或榜之朝堂或禁錮其子孫是諸君子以身為膏而為小人消也以

身為鐵而屬小人腹也彼所謂今以前為黨後以今為党者
不可易也夫前之所是後之所非後之所是前之所非慫〻
之謀迭與國步相終始則諸君子之自閼于墻也是所謂困
於蒺藜者也嗟乎使漢之黨人而皆為郭林宗申屠蟠也則
君宗之名不立而漢祚不移矣使唐之黨人而皆為李深之
裴中立也則十六子之號不出而唐社不屋矣使宋之黨人
而皆如呂大防范祖禹也則三黨之標榜不分而宋禹不南
矣奈之何君子不能無黨而黨人之不皆君子也誰生厲階
至今為梗黨人不足惜也攻黨人者不足惜也如國事何
今天下
聖明在御忠蓋滿朝內無鄭鄤之奸外無伍文之

孳大臣無牛李之郤小臣無劉汪之誕賢者無洛蜀之釁而
不肖者無京貫之毒然而論事則相甲乙也論人則相郢越
也論迹則真僞難分也論心則黑白未剖也水火之形已見
左右之袒漸成宜乎執事之有深慮也為今之策愚以為上
之宅心宜公而下之持論宜平也愚以為上之濟事欲明而
下之覈事欲實也上不公則下不服下不平則上不服以不
公之心藉不平之口則愈防而愈潰而黨自上生以不平之
論程不公之事則愈煩而愈支而黨自下生以不明之斷格
不寔之說則欲制其下而下愈不可制而黨自上生以不寔
之心賅不明之聽則欲圖其上而上愈不可圖而黨自下生

夫衆寔有耳不可塗也衆寔有目不可障也我游意于法之外即欲庇一人統一人衆不與也我為患于法之內即欲寢一事興一事衆不與也則君子倫責而小人因之以為招因之以為囮何以祛黨自我樹也我不為叢將誰藉乎我不為鵠將誰射乎故上貴公也上誠公而下不可為黨也事無全是亦無全非論宜平也人有大德亦有小過有顯顯亦有微長論人宜平也吾欲摘其瑕併其瑜而揜之而人且不信其瑕吾欲揚其妍併其媸而美之而人且不信其妍人不信則君子相疑而小人因之為勵階因之為怨府雖欲為黨理不勝也繩不能直而枉木可斷乎準不能夷而高科可削乎故下貴平也下誠平而上不得謂黨也偏視生奸視非一日偏聽成亂聽非一耳一事未興而或訕之旋即起之或沮之旋即寢之是見事不定也一人未用而譽言至旋即錄之毀言至旋即罷之是見人不定也見不定則我不敢持而君子因之以立名小人因之以市利何以散黨自我固也我知其為市誰得誣之以為虎我知其為蛇誰得誣之以為神故上貴明也上誠明而下不可為黨也寔見得是勿務矯之以非寔見得非勿務矯之以是未見其人即雌黃其人未知其事即讃毀其事將誰與我可以為名人皆墨々不可為名人皆墨墨將誰与我人不与則我有愧心而君子因之以誅寔小人

因之以擣虛雖欲為黨數不勝也我且為樸而人謂我朴乎我且為昂而人謂我厲乎故下貴寔而上不得謂黨也約而論之黨之跡不在上而在下黨之名不起下而起于上上之人毋務勝之而思以已之下之人毋苟避其名而務融其跡方之于漢吾不願今日有後顧廚及何也有後顧廚及則必有鄭覽後顧廚及可言鄭覽不可言也方之于唐吾不願今日有牛李吾不願今日有訓注何也為牛李則必為訓注清流可濁濁流不可復清也方之于宋吾恐今日未必如眉山而黨于蜀未必如洛陽而黨于洛未必為祥符之君子而釀成元佑之小人何也君子未必真小人未可知也

嗚呼真知其賢何必己之同真知其賢何必己之不同真知其不賢何必己之異真知其不賢何必己之不異真有當于人心何必為名何必不為名真有益于国家安知其利安知其不利真知其為是何必一人是之天下是之真知其為非何必一人非之天下非之蓋在易曰朋亡得尚于中行則不為黨之說也曰渙其羣則使人不為黨之說也然愚以為有同人于野之心而後朋可亡有顯比之道而後群可渙愚不勝漆室之憂敢以易之四言為今日獻

朋黨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反逆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

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人主者倀々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歐陽修五代史朋黨論

和同

張儀欲以魏合于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齊楚以按兵人多為張子于王所魏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半况大事乎以魏合于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耶亡羣臣之智術也如是其同耶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其半者也夫事有適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偽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于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濟其
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
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
救過為正以匡惡為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
之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沒請為靈若
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
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
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溢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于
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
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
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
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
違之偽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
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惟道是務苟失其
道則兄弟不阿苟失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
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鞮以逆文為成傅豎以順厲為敗管蘇
以憎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
以義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考義之謂也

古者冢服之飾必以黼者取其兩已相背而能成政也兩已相背至銘諸船而日服之以為監有以見人君御臣之深戒在於害同而惡異也舜伐三苗禹以為可益以為不可然不害並為九官周公相成王召公不悅然不害同為十亂洪範謀及卿士則三公之論有不用焉周官詢及萬民則卿士之謀有不取焉夫然後可以通達衆志輔成大業苟取其所同而捨其所異則晏子所謂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者也非特如此而已苟欲其同則必有誕謾詐欺以附同者矣苟惡其異則必有詭隨面從以免異者矣使人臣皆懷誕謾詭隨以事上殆非朝廷之利也竊聞議異者必使廷臣無異論乃謂之一道德為此說者似不思也夫一道德以同俗者蓋謂典常之教不可不同也今以政事之殊有可有不可有宜有不宜有損有益而必一而同之恐非聖人之意也所惡異論者豈非以其沮議害事而惡之耶苟導之使言而擇之在我則雖有沮議害事之言在吾所棄固不能為患也凡此無難攺之弊而有速應之實蓋在陛下為之而已如前所陳蓋陛下攺事之形容於外者臣得以揣度而陳之至如陛下聖性之淵微君德之崇厚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深以通天下之志臣之愚陋莫得而測焉伏惟仰覬天心旁考古義紬奇論而用中道則天下幸甚 呂大防乞容異同之論

薦舉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于髡若挹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猶懼遺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闈下委裘河上非取製于一狐諒求味于蕨米而五聲俱響九土是詢寢議廟堂偕聽輿皁臣任任陰重豪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薦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脉生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 任昉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于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未幾或言于德宗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德宗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略曰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闕于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

聽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其人受賄其舉有情付之有司覈其虛實課舉者必行其罰証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 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頓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得人無易于此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簡之規太精而失士德宗竟進前詔不行

夏殷已前制度多闕至周煥然可觀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一職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乃自擇下吏之言也太僕正特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當然矣故大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興賢詔事是分任群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漢制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魏晉以後始歸吏部以刀筆量才簿書察行法与世弊其來久矣丈尺之量鍾庾之器非所及則不能度非所受則無以容况天下事類之衆可委數人手乎又尸厥任者閒非其選至為人擇

官爲自擇判下筆緊覘瑣揣情覘勢要總〻風塵吏爲奔競使百行斯之一而九能斷之數言不亦難乎觀言同選舉統長官擇其屬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桒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善邪熟悉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鄉邦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己不願郡府之事為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于僚掾而獨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籍在之惡少乎

自隋時每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擢非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為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强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摶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悰之於李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

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其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能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瑰馳之士其不諧只絕於科目變薦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兄之使閣也一年矣辱以書下問者且數四矣而僕無一言之獻豈惟素性迂戇自度不能然亦以兄之才力自足辦此耳既又自惟以為兄之才力固不待人然廣問而屢無一言

為是亦不免有負相知乃輾轉思之竟無所得惟有一事可以少效愚悃而塞下問之勤者則言之適在此時然亦自度非迂則戇也惟兄亮之而已且夫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勸懲公道之所以闢塞其繫於撫按舉劾者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僕竊異焉僕嘗備員郎署矣嘗得日閱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僕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通判縣丞小官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朋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寒乎寡

乎綫三兩人也如此則是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
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
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宜其政平而訟理苞苴不行於上
怨毒不結於下天下可以卧而恬恬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
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
不必盡賢而賢者不必甚多不賢者不必甚少則彼舉大而
劾小者無乃大官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歟又
無乃孱弱者易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
與少又無乃厚市恩而薄引嫌也歟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
懲公道奚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
或又見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
官也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強不善曲媚者也不
然則受人指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
或又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官
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則其
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必負氣倔強與為人
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與親且故也然
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由此言之為
撫按者固不得以能舉人能劾人為榮而必以舉劾之不稱
為可惧矣今見之所屬其為方面大官者誰乎其為州縣小

官者誰乎僕固不知也賢者多乎少乎不賢者多乎少乎僕固不知也而為是多口者亦據素所疑於人人者言之耳然以兄之志剛而識明秉正而嫉邪固必不同於人人矣必能示功懲而彰公道矣又何藉於僕之言乎然僕之為是言於兄亦非欲兄之不舉大官不劾小官也非欲兄之所舉必少而所劾必多也大官果賢矣或矯而不舉亦私也賢者固多矣或避收恩之名而欲矯之以少舉不賢果少矣或沽澄清之譽而欲矯之以多劾者亦私也雖然竊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則劾者固少而舉者固不得多矣或曰奉劾皆少則是善有隱而不章惡有微而不屏也是不然矣夫天下中人多而其最賢与最不賢者少矣奉劾所以出於常格以待最賢与最不賢之人耳若夫小善小惡則固有考語矣又何慮善有不章而惡有不屏也故僕以為莫如精舉而慎劾兄意何如一言之獻如是而已惟兄亮之劉實夫已葬否葬時已有銘否如未有銘吾輩雖不文然以交游相知之故亦當強力為之兄北上時可問其家取一行狀携來何如種種衷曲不能多談惟僕面既

才品

天下未嘗乏才也人主欲就天下之治故不得不求之以實天下之所謂才者因而自就其欲故不得不應之以虛應之以虛〻之久而人主卒無以得其實也不獲已而相繇以成虛求之以實而竟無得也人主之求亦虛而天下之材卒無以自見其實上與下交為虛而名與實相為悖如之何其得用人之益也夫豈惟無益且有大損今夫山雞之于長離也鍮石之于金也碔砆之于玉也杞柳之于楩梓也君子見而惡之為其殽名實也猶之乎可也若夫狂鳥冠而似鳳脩蛇角而似龍則見者且却避矣何也謂其似之能為害也孰事

之策諸生果取其實乎抑欲得其似而遽已也愚嘗論世而
竊思唐虞之際矣禹稷契咎繇各以其職成天下治歸而陳
謨訓而靡匪心法也亦靡匪至文也凡執事之所謂事功文
章節義理學者固無繇見也三代而後治日以駮而名始出
矣漢高帝不愛真王徹侯之印以鞭笞天下而所謂求賢詔
曰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其意不過欲畫一世之才而為我
用而世之應之者毋論其時蕭曹韓彭之屬而已也輔相則
魏弱侯丙少卿將帥則衛長平霍冠軍趙營平受遺則霍博
陸輔難則周絳侯條侯太子循良則黃潁川龔渤海韓馮翊
材幹則趙張二京兆尹扶風奉使則張博望蘇屬國立功則

傅介子甘陳之屬人主之求材也若採橐而取之所求立至
其效用也若操符而合之所效立驗故終西漢之世人主之
用在下而不在上而天下之權在上而不在下雖以元成偷
而哀狄竊服黎庶愉樂郡國之政修而國磬疆者其人才為
國盡也光武感二龔諸賢之事故欲風天下以節義友莊光
而不之臣褒卓太傅俾冠元勳而天下翕然改觀矣是故安
隗抗節于堅苦逢周崎志于冥逸陸戴致躬于府主弘彪貽
讓于姻封即欲出而用世者靡不束髮自勵羔鴈成羣舒徐
而應步武鼎鉉而年且老矣而李太尉陳太傅又以勁節峻
行而鼓舞之李元禮范孟博之流為之祓濯縷剔君後顧及

之說興而天下之賢士君子日與權戚佞寺角而漢事變矣當是時人主與左右之好惡伸于上而天下之是非各伸于下是故終東漢之世而賢人君子與社稷而俱盡者或以謂節義激之也晉氏談玄老而王樂為之倡至于東晉漫淫極矣建安修麗辭而曹劉為之冠至于六代浮靡極矣夫以五胡索虜日侵尋于干戈而為之君臣者嬉〻焉以清談麗辭而待之社稷幾何而不削且淪亡也然是數者皆上以是求而下以是應者也至于南渡之宋其國勢無以大過于東晉六代而一時諸賢名理學者絜修其行而高其說意欲一洗千古而空之而上接三代之緒積日以恢復之義聞于朝而

莫之響應也日以格致誠正之說聞于翻虜而莫之究用也退而修明六經尊其統而正之曰宇宙之在漢唐忘〻耳至宋而始大明也藉令玄談麗辭者曰吾不蓋晉六代也若安能救宋亡嗚呼宋亡非諸賢罪也蓋下以是待上求而上顧不以是待下應也至哉　高皇帝神武定天下而一時忠藎石畫之士若徐中山常開平李韓公劉誠意輩各出其長以就功名之會所謂雲蒸龍變蓋先後無偶焉而　上甫下金陵賢故元大夫福壽旌之為予祠春秋祭已才故元學士危素擬之官而為其失節竄臨淮不復用徵示天下以軌矣而是時方拮据馬上業乃馳書幣而聘宋文憲王忠文陶安魏觀

華俾之司　綸綍而所以獎慰　恩禮有加蓋彬彬多賢焉而亡何忠文與吳忠節能殉滇孫左司能殉閩葉南昌能殉楚熊岐寧能殉膺至于鼎革之際而麻衣之列為方為鐵為陳為卓之流其爭先而就義者何衆也則是　高皇帝以實求而天下以實應也夫　高皇帝未嘗不言理學也其文辭發于論心論洪範諸書而其事見于尊崇夫子及　詔天下先以經術而取士大指欲縉紳士大夫發明心得之學以黼黻　皇猷佐理國事無愧夫子之教而已不欲令其操户別軌以出于所謂功業節義文章之外而創為尊也　列聖益培植之蓋百餘年而諸搢紳大夫往往以實應故楊文貞李文達輩出而為輔塞忠定夏忠靖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劉忠宣輩出而握銓樞于肅愍王文成出而戡大難庶幾哉事功有徵矣而李劉章鍾之抗疏是以諫明節也陳劉孫許之殉義是以守明節也所謂以實應者猶故也當弘正間天下不勝其質人文之所蘊崇渟發而為李何徐薛輩相與脩明騷雅西京之業頗翕然爭言古矣孰事乃謂其少伸而多抑何也驟習之而稍息事則抑驟言之而稍駭然則抑露其華天下以其華而掩其實則抑欲自致于用天下不信其用而信其無可用則抑然文士類多沾沾自喜上者厭薄一切而下者相傾為競也自喜則逐分而不為黨厭薄一切則多

避而無所營捆傾為巃則各露其短而不能揜故其為損淺也事功之臣大者股肱腹心而次亦禦圉干城亡論已德靖之季而天下相率尚通以乾功善逢肆諱而為恢廓善干謁請而為敏捷善詗刺譏讁而能用闇善乾沒諱而能用仁甚或竭天下之力之半以內撓巃而外就私然舉事一不當而持衡之臣猶得以議其後其為益與損半也節義之士致命而遂志者尚已其大之批龍鱗抗論　扆陛之上次亦請　尚方擭城社折檻鎖樹而不動天下高其風而頹為之下然亦有因是而遂自謂高逸行曾廳而莫之能挽天下敢議而不敢折顧其介特自好必不忍舍其舊而下之也其為益大而為損小也自理學出而三者俱下風矣即篤行如河汾卓識如新建如新會而疇滑而議之彼能見其大者遠者而茶視此數端而亦宜也奈何籠天下之鮮修尠學者而合之取其最汙最下而謂為遠且大也尠學則避之聞見之外以為良鮮修則避之性命之表以為卓隨處体認則隨處緣而喻利萬物一體則一體貲不肖而便其私一語合則囂囂然而遷謂堯舜一不合則嘵嘵然而詈其非人稍抑必借巧而更揚此貿必要彼而求勝故夫理學之為益者大而其為損者亦非小也夫所謂理學者非能外是三者而創為高者也其矩矱在心而其用在倫常日用之內出之而業則為事功功成

而紀述之則為文章功有尼而不得遂則為節義而其體固未嘗變也然則執事者亦務以實求之而已求之而應以實則進之求之而應以虛則退之而天下自是無虛應矣夫精白一德謁肺腑而媚其上者應之者責也責行辯志軏、遂遂以來賢者而不示好尚之隙以為天下窺此非應之者責也愚生之見乃爾毋亦以為虛而弁髦焉 萬曆癸酉湖廣程

天下有全材有偏材有似材唐虞三代之盛也士于有鴻荷鉅之中有激俗維風之槩才與節兩者合而為一初未嘗曹分角立不相為用也是所謂全材者也自純懿中和之德漓而為守寵瑣之徒聚于是世始推才士以為鋒望節士以為鵠若曰樹勛植軏非此不可而國家亦恃才為羽翮之資倚節為楨榦之具信之如列眉而收效若券取是才雖偏而可適于用惟其真也乃又有非才非節而竊其跡者且跳而越諸兩者之上謂之似才不可不慎辯也宣尼處春秋之際不得中行而思及狂狷此其意非為當世用也然而近于取才取節之指矣孟子則又惡鄉原之亂德而奮然攻之若一敵國此亦非為程材慮也然而嚴于真似之判矣至劉劭以中庸之具體而微者為德行一至為偏材一徵為依似其所衡量人物或淩雜非倫然而于孔孟中行狂狷鄉原之說則有合矣蓋士君子所挾持以自表見者無如才節兩端而其品

流紛錯不可窮詰者亦無如才節兩端有合節之才有離節之才又有沾〻之小才有合才之節有無才之節又有硜〻之小節合節之才可與任艱大離節之才可與應盤錯沾〻之小才可與奉奔走而似才必無益于成敗之數合才之節可與鎮社稷無才之節可與挽流俗硜〻之小節可以表閭里而似節必無當于名教之重此才節之大凡也蘇洵氏慨俗儒之鮮效而艷慕奇傑之人意在惜才然不知有合才之節未嘗不兼乎才也李贄皇懲功名之馳騖而崇奬名節之士意在重節然不知有合節之才未嘗不兼乎節也至所以破庸人之論闢功名之門者則深憤疾于似之亂真有激於言之也夫似材既無當于世用而合節之才合才之節是即所謂全材非可以數〻遇也則世之所用獨有才節之真者為足賴耳彼真者處乎才節離合之閒者也何也其才之揮霍有餘而或畧于細謹辟之黃鍾大呂不可以從繁奏之舞其節之貞介絕俗而或滯于應務辟之瑤甕玉甑未必適烹飪之用故謂之曰合則猶未也然真才非闇于節特抱軼倫之器不可小節拘耳真節非乏于才特堅自守之志不可通才目耳故謂之曰離則又非也善用才者不滯其全無寧取夫才節之偏者嚌啜其真而用其所長才節之各有長也如鳥飛魚泳適使矯易不能相為而其各有短也又如鳧之與

鶴去之而彫置之而全故用才士在善駕馭之毋因以銜軛
猶蹠駻之駟奔星掣電節之和鑾以遵遠路駑駘之足膛乎
後乎矣用節士在善培植之毋折其鋒鋭猶孤松之根輪囷
離詭納之繩削以爲器用窳楛之質遜其堅矣惟天下奇才
亮節各以偏至者自放而後國家得兼用以收其利若乃孰
徽非羽建左遺右喜才其則貞方之士屏若退淵崇孤介則
寥廓之英忽若遺迹于是天下之真才節非雜闒不信則蹐
缺不具卒之才者致其能以隨世節者韞其珍以避俗隨世
日以巧避俗日以拙而鄉原之似者反得竄隙據脊以承其權
夫似者售則真者沮而治亂從此分矣蓋嘗歷覽古今才節

真似之變抑何愈趨而愈下也其始若水之一源則唐虞三
代之士是已其後分而爲支流則孔孟所稱狂狷之類是已
然雖各一其流其清瑩而無所于點一耳又其後則有所點
矣而其爲才爲節猶各較然必行其志如玉之有瑕珠之有
纇雖不能純而無疵乃其本質固在也故西京之滑人一盛
于高再盛于武收繒吹簫之侶與圖繪夏角之倫連鑣而同
進牧豕負薪之夫與禁闥屬國之英合響而並奏而天下以
治迨及唐宋則汾陽之身係安危而以汰侈稱潞公之名播
虜使而以宴遊累韓黃門之規主忠而傷于峭張乖崖之矯
俗貞而近于忮然世主能録長舍短兼攬而用之而天亦以

治彼才節之真固所謂不失其本質者也然當其季世則已有偽者雜出苗薹朱紫之眩蓋不可勝窮焉而要之真者真偽者偽如剪綵為花而嘗之奇葩艷卉之間雖足以亂稱賞苟察其神理本色立見故若繩法令之光攻主夫之永指掌治平之訓注顏叩龍坼之援楚僅能逃于信耳徇目之人不能逃于摘伏抉隱之智則其弊猶可言也吾獨慨夫世之愈巧而情態之愈無已也不以偽為偽而以真為偽其偽也不惟亂真而并以亂夫考真之人即如熊豐之有金陵自非眉山靜照之以人情彼其自任天下名行高世雖君實亦誤品題矣甚矣人材真似之難辨也吾于荀悅之論核真取其言

行之說焉曰言必真而後信之行必真而後貴之于徐幹之論考偽取其名實之說焉曰苟可收名而不必獲實者不去也苟可獲實而不必收名者不居也夫以言行察人什可得其六七而以名實察人什可得其八九何者言行猶微之事名實則係于心也其心為天下國家之謂實而僅為其一身者之謂名觀人者必求之心則淄澠判于肺腑日月懸于方寸而真才節見矣或疑世之靡也種悅之念多考旌之意少則取才未若取節而辨節難于辨才以為才之顯焯如九軌之衢之易見而節之隱微變幻如羊腸太行之詰曲也顧使言行與名實並爛則節亦何患乎難辨而駕馭才傑與培植

正氣無用則節亦不至于偏遺大都銓材之道必始于辨真似既得其真則在乎善器使之毋有所觭重故才節之為國家用也若冊與素相映以成采甘與苦相和以成味雖非全材而可收全材之效其既也才可以振天下使翹然爭赴于功節可以激天下使犖然巍砥于行不惟真者響答景附而似者亦可化而為真又其既也天下彙流羣品熙熙然悉歸于型治才者未嘗無節者未嘗無才可以名為合節之才亦可以名為合才之節然則劉劭所稱國体大雅孔子所思之中行將得而用之而唐虞三代之盛治亦幾可睹已萬曆壬辰會試程

國家之所重于士者二曰學術也事功也語學術則曰儒而儒非守一家之言暖暖姝姝焉已也其用可以章三光而綜萬品乃稱儒也語事功則曰才而才非花尺寸之長嘵嘵謏謏焉已也其原由于澤道德而關性靈乃稱才也世有兼才之儒亦有無才之儒而無才者恒托焉以自逃是非儒也世有真儒之才亦有非儒之才而非儒者恒亢焉以自累是謂才也故夫儒與才不可分也儒與才分此學術事功之所由弊也唐虞三代之上世無所謂儒獨八元八愷五臣十亂以才名因萬世之儒宗也自周道衰而儒名立吾夫子之言儒也曰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言才

也曰夸詞而後求勁馬服而後求良士慤而後求智能以是知夫子未嘗專言儒也言儒而必及儒之用故其体該也夫子亦未嘗專言才也言才而必要才之原故其用粹也漢武帝表章六經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是世競于儒其後復下詔求踰跎非常之才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于是世競于才然即馬班二史所紀載儒則丁寬施讎之于易伏生歐陽生輩之于書申公毛公輩之于詩高堂生魯徐生輩之于禮胡毋生輩之于春秋皆抱守遺編專門授受未免窮經、亡之誚僅一董仲舒正誼明道復困于江都而災異之京房希青紫之夏侯勝入圖剝彖之轅固生已稱儒者之白眉則漢之所謂儒可知已其述才也如奉使則張騫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詞賦則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皆隨世立功與時俛仰未免頑鈍無恥之習僅一汲長孺守正不阿優老于淮陽而曲學之公孫聚斂之弘羊陰陽人主之張湯並誇一代之鴻羽則漢之所謂才可知已蓋漢人以通經為儒而不求儒于事功故事功界而儒益絀也漢人以事功為才而不求才于學術故學術湮而才益雜也還遂病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罔功斯固不知儒固乃謂異人慕嚮羣士並出至推而附之版築飯牛之朋一何其輕于論才乎至宋而儒術彬、遠追

洙泗之傳愚未暇更僕姑舉其灼然者才術通敏臨蒞皆有治聲者周茂叔也閑陳詳說以誠意感悟上心者程伯淳也居諫省十九日而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議者楊中立也論治人先務講求法制粲然可行者張子厚也所至興學校明教化天文地志律曆兵機無不洞究者朱元晦也夫世以太極圖西銘定性諸書為諸儒重也又以少事功為諸儒病也是皆見諸儒之偏而不見其全持論者之失也乃其一代人才則又有可言矣澹然無欲如李太初直亮忠信取重天下如杜世昌正色立朝自信平生所學如王存先不欺二字終身行之如范希文謂修身誠意不可不謹如韓稚圭生平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如司馬君實此數公者其間學源流雖未能與諸儒方駕而並驅要觀其功業所就皆有本原穎槩以未聞道少之過矣然則論人于漢宋其大較可知也而執事謂漢人多伸宋人多抑豈以漢治之不如宋而為是軒輊歟愚以為漢之人主雖不能盡儒之用而猶知慕儒之名至宋則偽學之禁興且并其名而黜之也漢之人主雖未免用才之雜而猶能盡才之用至宋則核竽之日少且并其才而失之也漢之才與儒分而治隆其失在上其得亦在上也宋之儒與才合而治衰其得在下其失乃在上也　明興　高皇帝規天關地獨創　大猷非經術不以取士非庠序不以

服官使海內奇心銳氣豪舉雄行之徒皆俯首而就于朋絓而其褒衣緩帶爲行脩趨之徒皆昂首而赴于功名何儒非才何才非儒故二百年來名卿碩輔揚柔勸勳後先不絕即二三君子俎豆宮墻之側亦皆卓然有所建豎而不爲清言渺論以欺世盜明法之善而得人之盛固非近代所敢望也乃在今日則積與失縉紳先生席太平無事抗顏而高性命之談而負奇蘊柔之夫意有所約結瞑目哆口而談經濟于是二途始分其究也不相爲用而相爲病雖相爲病而相爲藥其得失之槩可畧陳焉今夫闡抉微言原原本本使如綫之緒不絕而常新此學術之功也然而厭薄倫常希心妙悟豈不徑捷而于績說矣荃蹄可謝赤水獨探豈不神奇而于靈寨矣當體便是動用即真豈不獨詣而于機玄矣互標法門爭詩證聖豈不詖闢而于教裂矣合契自然翻除理障豈不超灑而于用迷矣此則言學術而失焉者也慷慨激昂憂時語難使坐談之士却步而不前此事功之力也然而蹈瑕遘會攫取世資可與進取不可與奉公廣樹交遊多通請謁可與壯聲不可與效實捷踰矣較智解連環可與趨時不可與度務勃喬輕擲計不旋踵可與勇往不可與沉幾蹲沓營譽害成譽敗可與談說不可與擔當此則謀事功而失焉者也故朱元晦謂任氣稟識見不知戰兢功夫誠切中後

世之膏肓矣乃陳同父謂講正心誠意無關痛癢語雖過激亦未敢必世儒之盡無也兩擬則兩攻兩攻則兩敗獘且糠粃經綸衆性命為迂濶而諱言之嗟夫士生宇宙間共此心身共此世界共此感遇共此綱維而高者抗之以為名卑者溺之以為利非六通之道也彼一是非此一是非趣合則以擻為蘭見分則毀夷為路非準世之標也觀其一察失其會通望東而西之迷盡方兩闇之棄非昭曠之觀也故大今之學術事功愚未知于漢何如要以深于宋而精不逮也何也宋人實而今人虛也辨于宋而用不逮也何也宋人純而今人雜也欲救今獘必先敦事功欲敦事功必先正學術矣

欲正學術必毋輕宋人矣夫今之彈射宋人者必曰窮理之為紛也躬行之為迂也居敬之為拘也常惺惺之為擾也分知行之為岐也而愚以為置此數端更無學問易之言崇德廣業也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夫天非地不成崇非卑不積故曰禮者履也舍履則無如矣居敬躬行窮理惺惺皆所謂履也夫惟大雅君子辨其所履以修其德業日新富有兼資並進何精何粗何內何外何學術之非事功何事功之非學術脈脈然載天下以驅于周行而　國家收真儒真才之用世必有若人而何虛執事之過計也萬曆丁酉應天程

自背謀國者曷嘗不與豪傑共功烈乎張百目以為羅是恢

弘之遠畧也秉衆尤以為翼是忠篤之長處也得一士而制千里之難舉一人而開棠征之門壯尊俎之折衝洗山川之開滯礙不躓哉雖然事有同指而異歸同情而異效者何也人固不易知用人亦不易也與之為有方豪傑之士或逸而出焉與之為無方寬論之士或貿而入焉是敗道也敗生懲懲生疑遂曰天下果無奇士大使賢知長往而姦雄竊笑者必繇此矣此之不可不辨也蓋劉邵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曰士要于適用已耳常人吉士自古所須絶智異能世不多得用人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適乎百無一人之行非儀的也吁此豈以常人吉士者處于才不才之間周機緘謹

營壘立于不敗巧于用短者乎又豈以絶智異能者閃爍不測詭故不情吐霧五里揮日三舍蹈險若鶩與沒俱出以人國僥倖者乎非也制治未亂謂之常人奠相國家謂之吉士吉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為常人者能為非常人者也今夫解臚理腦刳腹滌藏醫之奇者也未若肌膚之治之尤奇也動于九天藏于九地戰之奇者也未若上兵伐謀之尤奇也不講于用奇之說而但以溫平無毒之劑為善醫堅壁清野之師為良將吾不知其能終無患乎且夫人固有一不為少萬不為多者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倍萬曰傑萬傑曰聖此皆絶智異能之別名也天下之高

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州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聖人在上百里而有一賢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千里而有一賢則猶比肩也故曰亂國之廷無人焉無人者非無人也貪賄山鼎折足視其印固已纍纍而綬固已若若矣鄧之言用奇得無意乎昔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以官不勝少以賢不勝多以十六族則不能舉以萬邦黎獻則不盡臣以巖居穴處許由巢父州伯石户之徒則不能致然而謂之野無遺賢何則彼其五臣九官皆萬傑之聖也一璣衡而測天地之度一千羽而動頑苗之格一手一足之烈而儷四海之洪波一奇一偶

之跡而發九疇之秘藏以非常之人致非常之績雖有遺賢焉猶之乎無遺也蓋其所謂無奇若此公旦以碩膚之度弘吐握之勤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于是得三士焉以安天下所籠致若彼所推擇若此無亦惟是天下之選是崇是急豈其薄收白屋之譽為今觀其布月令則仲春聘名士季夏贊傑儁不問時矣訓商奄則曰迪簡在王廷有服在大僚不問仇矣繫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藪以富得民不問官矣麗八議則曰議賢曰議能不問疵矣士生是時苟有絕智異能無不承光仰流赴尊帝之求而與賓王之列能肪

天下而不稱奇才焉畧聃天下而不稱奇謀焉真聃天下而不稱奇節焉勲聃天下而不稱奇功焉非無奇也燕函粵鎛夫人而能為也雄駿不創奇于旂幢豪傑不勒名于盤盂無事而表異也烏乎奇烏乎不奇奇士之有聞也多于三季之衰戰伐之世矣封畧之内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計過憂天義不逃兩如此者奇天下盡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完卵于巢觧酲以酒如此者則又奇鶴實乘軒予何能戰鴑有餘食士飢欲死急而不之應是果知我也出而圖吾君是使失士者愧也如此者則又奇生厚則安存之處深事苦則矜全之情薄以金注者惛也以瓦注者巧也彼饒

而不飛此困而思鬪如此者則又奇屠龍之術當年莫試失天之壺千金可享技癢而不禁質畸而欲售如此者則又奇名未聞于人違鼓而行之能已見于世善刀而藏之不為爵勉不為祿勸以憂社稷者貞士之槩也排難解紛而輒取者商賈之行而義之所不敢出也如此者則又奇蓋執事所聞弦高諸人大都近是矣方秦之襲鄭也弦高販于周以乘韋先十二牛犒之孟明曰鄭有備矣卷甲而還語曰智貴卒力貴突弦高有焉方楚之攻魏也魏使人求救于秦〻救不出于是唐且九十餘矣西說秦王秦王為之濟師而魏救淨無恙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以之烏北數擾北邉田

疇躬耕徐無山中者耳不數年威信大行鮮卑致貢烏丸竟投首爲王宗侃淘虜彭州王先成與衆同患者耳一出奇而流亡盡出宗侃竟消百姓得復業爲此二子者無半通之綸一尺之銅而屹然以其身捍大患庶幾社稷之德矣當宋紹興時有以忠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而金主亮環攻之不得志者魏勝也當宋開慶時有以不知誰何之卒五千人保澧鼎諸州而制使物色之不能得者張惟孝也此二子者不費一斗粟不挂一領甲而毅然以其身敵王愾即庶幾哉寧據之義矣不得爲奇士乎哉雖然却敵者奇矣而寄斥堠于塗之人何其危也請援者奇矣而制國命于辯士之舌何其無策也田疇先成之計奇矣而當時之牧民聚衆者何如也魏勝惟孝之兵奇矣而當時之擁門專閫者何如也爲國家計與其藿食者之善謀不如肉食者之無僨也爲諸子計與其生而爲亂世之奇士孰若用而爲治世之能臣也且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無權藉背時勢萬不試而出一焉猶尚如是況于順風而招登高而呼騁逸足于康莊縱遊鱗于大壑其所成就不尤足稱哉故有言信義可彊而豪傑不可學者蘇洵也有請兩制大臣察舉忠義有謀之人邊塞武臣陰求壯勇出羣之士者范仲淹也有謂成才不易得而奇才最可惜者秦觀也有謂破庸人之論開功

名之門者蘇軾也言人人殊皆欲使國家收奇士之用而已矣乃敘事頗悉其若旁瑣之于劉秩關擒之于李元平者何哉善乎劉鄴推言之也曰用奇有二尤之失尤妙與尤虛者也夫尤妙之人被褐懷玉者也吾愛吾鼎者也若臧否沒者也不飛不鳴者也眺々逕々者也望之似木雞者也不為鼈鼠發機者也尤虛者不然乘人關捷者也喙長三尺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鵝義矯虔者也借叢憑社者也鮑入鯤居者也不畫狗馬者也故曰尤妙之人多含精尤虛之人多瑰姿彼含精而我皮相則失之彼瑰姿而我擧肥則又失之而且曰使貪鄙是相于贖也使詐耶是相于姦也擧盜而盜耳擧膺而膺耳不亦輕朝廷薄岩穴之士耶是故莫急于知人莫要于善用夫知人難也造事者能知人虛懷者能知人廣詢者能知人去讒者能知人善任難也禮士者能用人因應者能用人推誠者能用人今夫以愚欺智固弗察也以私投私固弗受也兼聽之言固弗公也偏聽之言固弗私也造事則推度精慮懷則藩蘺撤廣詢則以耳正目去讒則以心正耳皆知人之術也士故有志不可奪也材各有宜不可枉也信而見疑不可任賢也能而復御不可用將也禮士則士殉知因應則官任器推誠則心膂輸一握則手足展皆用人之道也斯以萬擧而萬當也不然慎勿言用奇哉方東事之興也蓋

亦有布衣輕俠深入虎穴者矣過而信之則遂以為陸賈為
酈生過而疑之則遂以為丕臣為趙信今其言多鑿空效如
捉影曾不得鷄鳴狗盜之用而頗有剖胎焚夭之名世有奸
雄必以覘　朝廷之深淺矣要以　國家賞太輕罰太重資
格太拘文法太刻自勞臣力吏終身自墮者何限而況草澤
之士乎其為沉淪可勝道哉夫豪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
百里則執事所稱者是已元平劉扶其土龍乎蓋又有毒龍
焉其怒而飛白日晦而海水立高歡李密輩非與好龍不得
真則毒龍端可慮矣萬曆丁酉江西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6884 v.11

萬卷菁華卷十一

官制

國家承五季之後典章制度號令文采雖未純于三代蓋皆有三代之意而髣髴爲至于慎刑罰息兵革寬仁盡下愛養元元得天下之心則有与三代比者獨官名自宰相而下至百職執事循五季之舊而不知改天子臨朝太息于上而公卿大夫咨嗟悼歎發憤于下者不知幾十年矣及神宗皇帝惻人心决大策以階寄祿而修復漢唐二省之制宜其歡呼鼓舞以慶朝廷之盛德而行之五年公卿大夫猶有不慊于官制者豈未改之前嘗厭五代之無法既改之後復云唐漢之非是則官名之所失如何而可蓋國朝雖循三者之舊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十四司之名皆第之以待百官當遷者在省之官及假他官以制之如兵部為樞密吏部為銓富庫部金部為三司水部為都水刑部為大理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者不可以為後世法則先帝之改制無可議者而改制之中有非漢唐之舊而未合于今日之務昔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来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昔日宰相累遷之官旧礼部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昔日尚書累遷之官旧礼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昔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昔之官品雖于進今之

階秩易為高而又降七品為八品降五品為六品降三品為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贖蔭反以舊品為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為六降三為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于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者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為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為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畫黄錄符牒関剩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于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衣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于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

不悖于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而遷而為一階則階正矣選舊日之品秩凡諸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事速而不為次第上下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蹐務而遠近之人皆不失于期會備此三者而官制正矣豈以漢唐之官名不當復而五代之季為可循也 畢仲游官制議

陶唐氏以前之官所治者天事也虞夏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也太古法制簡略不可得而詳知然以經傳所載考之則自伏羲以至帝堯其所命之官大率為治曆明時而已蓋太古洪荒步占之法未立天道幽遠非有神聖之德者不足以知之而位天地育萬物定四時成歲功乃君相職業一大事月令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鄭氏注以為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是也蓋此數聖人者生則知四時之事殁則為四時之神然太皞炎帝少皞顓頊所曆者四世而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則顓帝之時始有此五人者並世而生能任此五官之事至帝堯時則占中星之法置閏餘之

法漸已著明然其命官猶以羲和為第一義自是四子之後世守其法居其官至舜攝政之時雖以在璿璣玉衡齊七政為首事然分命九官則皆以治民而未嘗及天事蓋累聖相承其法至堯而備世官自足以掌之不必別求賢哲之輔以專其任也三代官制至周而尤詳然觀成王所以命官若二公三孤則僅有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二語為天事而冢宰以下俱民事也然尚承襲上古之官名而所謂六官則天官掌治地官掌教春官掌禮夏官掌兵秋官掌刑冬官掌土略不及天地四時之事至於馮相氏保章氏挈壺氏則不過三百六十屬吏之一蓋至是而治天事之官事寖易而秩寖卑矣

馬端臨

按以三省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之職任其說肇於魏晉以來而其制定於唐然中書尚書之名始於漢通典言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令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則中書尚書只是一所然攷霍光傳光薨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所言不善屏去不奏魏相請去副封以防壅蔽而光夫人顯及禹山雲等言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則其時中書尚書似已分而為二蓋尚書在漢時乃御前管文書之所故漢人上書言昧死上言尚書

如丞相大將軍已下連名奏太后廢昌邑王亦是尚書令讀奏武帝雖令宦者典其事然其末年以霍光出入禁闥謹慎可屬大事輔少主則以光領之光薨而山繼領其事蓋既以大臣之秉政者領之則其事始在外庭矣然則所謂上書者為二封意正本則徹中書二人主閱之副封則徹尚書而大將軍閱之自此始判而為二而有內外之分此顯禹所以有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之說歟霍氏既敗張安世復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史言安世職典樞機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蓋霍光領尚書之時丞相乃蔡義楊敞也張安世領尚書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丞相乃魏相丙吉也是時尚書雖在外庭以腹心重臣領之然於宰相並無干預此安世所以密議大政及出詔令而佯為不知遣使問之丞相府則丞相府乃宣行尚書所議之政令耳而尚書非丞相之司存也至魏明帝常卒至尚書門陳矯為尚書令跪問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然則魏時尚書猶去禁中不遠及唐初始定制以省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之職任然省分為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上復不一相職既尊無所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焉諸名之中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雖以稱宰相乃以處資淺之人在參

知政事之下中世以後則獨為真宰相之官至宋元豐以前
皆然、宰相者總百官弼天子既不當儕之他官而其上則
不當復有貴官矣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
章事為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儕於他官自此始自
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
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郭李以勳臣名將為之
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田承嗣李希烈之徒俱以節鎮帶同
平章事者非一人極而至於王建馬殷錢鏐之輩盜延盜地
者皆欲效之蓋鄙他官而不為而必欲儕於宰相以自附於
郭李則唐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文呂以碩德老臣為

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
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
之久者皆欲效之蓋卑宰相而不肯為而必求加於相以自
附於文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蓋平章之始立
名也本非甚尊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之竊地者為之權臣
之擅政者為之蓋雖官極尊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 馬端臨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
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
度使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
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

府推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以為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為忍苦哀斂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于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郢州序亦為刺史者恒私于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韓皐為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澥至死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今之州郡按刺糾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按野處所言以為唐之州縣不過一使臨之而宋則有帥漕憲倉四司故州縣之官尤難以奉承蓋唐制一道兵政屬之節度使民事屬之觀察使然節度多兼觀察又各道雖有度支營田招討經畧等使然亦多以節度使兼之蓋使名雖多而主其事者每道一人而已至宋則監司各自有建臺之所每司專有長官專有掾佐而號令之行於統屬者始煩矣然宋之監司雖多而一司猶不過一人專之也若夫司存縣主而每司之称牧伯刺史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郡每郡則称守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縣每縣則称宰者比肩數人而以臨乎其民則其誅求之苛密奉承之不易々又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所無也

古者牧伯之任後世之所謂監司也隋以前多謂之刺史自唐以刺史名知州而後牧伯始別有以名其官蓋唐之初止有上中下都督府其後則有節度觀察團練諸使宋之初止有轉運使其後則有安撫提刑等官然唐宋中世以後監司尤多蓋唐之多設監司也起于開元天寶之與則如楊國忠為宰相所領四十餘使及元道州言判官未五十日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是也宋之多設監司也起于熙寧元豐之行新法如蘇公所謂使者四十餘輩事少員多人輕權重及溫公所謂提舉司乃病民之本源是也又有倥偬之際因事置官事已遂廢者前輩所著職官之書多所不載今以會要及史志參考列唐曹田度支兩稅租庸等使於都督節度觀察之後列宋諸項提舉經制招討諸使於轉運安撫提刑等官之後庶可以備見當時設官廢置之本末云 馬端臨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即罷者耶

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時天子所寄以共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

御史大夫九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郡県守而言其獄訟軍興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為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於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為他曹以類之也九卿為將軍矣大尉為丞相矣而不為分途以限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矣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家於內為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于外為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轄之御史以察之即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耗雖斗斛弗敢擅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权兵部得以與其权而不得治其事其

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傾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衆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得意而今日為公卿以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為髡鉗拉後之衣讋、長安中而卅散怨也可謂詳於弭亂而略於求治者也故巧如蒋庆如卓椎如搽不得而盡用其巧與庆與椎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他法為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於漢與明二者之間而稍為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選夫飭行之賢者而不必盡而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擢臣而監司守令非

九載非遷間為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其勞者秩滿而為之
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暴苛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於
進取之塗毋顓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
與業績弓矢比而無儌倖焉而後人人自奮砥礪于事功天
下之才不偏枯而後盡夫　高皇帝巍巍百揆而得天下今
使雕弁之士從容而盡藩之而不為之防吁可慨也 弇州
國初中書省統六部者有左右丞相中山武寧王以國公領
丞相兼大將軍統兵四征不預省事李汪胡相繼為丞相十
三年閒李病乞骸仕去汪謫嶺南道死胡坐黨死於是罷省
丞相而 詔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名九卿頗預理務

吏部尚書實冢宰即天子之相也故我 朝文職至六曹極
矣洪武中吏部真試署尚書二十七人僕公斯台自山西參
政入吏部為尚書始不隸中書省當是時 高皇帝開天治
人求賢為急雖富民耗戶與黽冕徒苟有寸藝並躐高華吏
部受成將美日不暇給永樂洪熙宣德間蹇公為尚書者幾
三十年內贊宸謨外康流品時詢宸斷莫敢倖官蹇公既轂
部務新安代之望輕寡學始開保舉之途寓請寄之術以故
言官張子初練綱林聰輩相繼論列循職分者則曰虞咨百
揆宰統百官鄰假推轂徒增藝斷既識而羞身勢難植立齊
交曲荅情易阿私附要律者則曰唐以明揚周以推讓專任

銓軸何異聖書況耳目有限未易周知色狀故存竟為文具
議論既多政体旋革間称得人頗多失實正統以後太和盐
山始同房杜終效蕭曹東丘魏公官許清允維之李崔姚尹
或方教宇文或敏達應務雖有煩言亦能称職弘治初逐豊
城而起三原三東素負時望羣情欣悦盧氏金陵鈞陽並稱
名碩以故四五十年之間朝多奇俊之臣野無禁錮之夫士
脩端請之節人懷競躁之恥吏鮮苛蠹之風民懷樂利之澤
洋洋乎藹藹乎有豊芑棫樸之化焉正德中邪正雜進淆乱
官方尚賴遺老共濟時艱　今皇帝應期紹統光蒞寶極知
人哲於放勲籲俊勤于神禹菅蒯不遺瑕瑜並蓄慎重名器

未嘗一月丸遷妝擢才賢奚啻拔十得五今表與銓尚書凡
若干人自勝公教至蹇公二十九人官南京蹇公至今官京
師稍詮次其事為傳其表著者語在名臣記中

官制

官制曰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相臨人主之無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分裂四出而不在己百官有司隨所寵幸而迭用事人主意向所在群臣覘影而疾趨之而為大臣者反依迴畏忌以取容是無體統之為也體統既失大綱小紀始壞散而不可收拾尊名重分始顛倒而不相禁制高爵厚祿始輕濫而不復顧惜當是時也上下無以相臨而至於相陵人主不惟無顧忌而至於有輕戮大臣之禍天下之多事而治道之日不隆其源流蓋如此若昔大臣非不知論道經邦之任職重而業鉅要不必親群有司之細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設官分職之際必權利害而擇本末爲一職一事苟有關
於國家之理亂而係於人主之心術者則翕然皆在於掌握
之中使之比附聯絡受制於己非專集權勢以自尊也體統
之所在大臣不以爲嫌而人主不以爲專也每讀天官治典
而博觀六十官之職事未嘗不深嘆古人智慮之深長而治
道之有本也蓋三公之尊下攝冢宰之職冢宰之尊下兼六
卿之事天下萬務無所不統而王朝之上內外朝廷之臣關
節脉理猶爲相屬有如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奉供之近
習王府財用之司存宮中使令之嬖豎凡其布列於王宮之
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彙屬之冢宰焉夫是
以群士大夫之職業有所統而不敢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
繫而不敢自私紀綱不紊名分不易爵祿不輕而左右前後
之人侍御僕從之事宴安玩狎之際無敢蠱壞人主之心術
而侵竊大臣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孰大於此悲夫後世之人
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權而授之群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
百官出內廷之士大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
子大臣當不屑於細務則又從而削奪之使之擁虛名於百
官之上而爲大臣者亦拱手清談而不事事矣自漢以來變
故備矣上不得以臨其下外不得以制於內人主惟意所欲
爲而小人惟利是視君臣上下相與肆意於法度之外而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萌禍基四面併起而天下已不可為也矣故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為中書尚書之任中書尚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蓋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勲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此其極也閹內庶騎都尉之爵至及於東庖樂工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太僕之司至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房闥有制政之漸妃妾起誣詛之風閹寺擅廢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飲膳烹庖酒漿醯醢非微物也掃洒縫染非賤職也而帷幄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周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紹而橫流至是〻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而遂舉其權而授之群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而顧以為得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凡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耶夫

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乎而猶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為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〻之異名耳自是以後郡國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為外朝而內朝之事宰相不得聞矣九卿更進用事事不決於丞相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吏九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宰相不得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榮寵為天子私人氣燄方張書總計從而宰相大臣反被屈辱摧抑入則橫議於內出則專行於外大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橫至此〻豈復有紀綱名分也哉其後丙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抗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而尚書決事諸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宦者遂秉樞而用事至於四曹之置自宰相而下悉關其中而尚書中書始表裏為姦矣究論至此則天官一屬橫流紛錯無復上下之名分外內之統猶其所由來久矣後世如欲復古以為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宰相始則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而舉矣集說

或問周官之制內外通同一體矣繼周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近於周雖秦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至於內外之相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

九卿如少府猶得置尚書在内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夫猶得置中丞在内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案章又外之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下之利害從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興惟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大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丞非周制而曰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暇復周之名以百官公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醫太官湯官有東西織室有胞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皆屬於少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廐祠祀食官宦者分屬於大長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推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大夫大夫白之丞相是中丞在内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内也内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外中丞在内内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三公九卿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内以周官之遺意求之則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内宰也大長秋屬少府

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先秦與漢之制皆近於周之制也不特此也高帝之世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為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宴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禮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閨室雖褻丞相猶得以徼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而為之自武帝晚年宴游內廷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既以中書居中而受事又置諸吏居中而參法啟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遞送兩府自兩府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

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廢矣將軍列侯而下皆得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加名曰尊之而實疏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廷者矣末年以霍光為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為一然已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至內廷且不復預內廷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事之權三公無加官之號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告車千秋所謂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剖判然如此此漢治之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為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吏

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
令壅蔽加給事中而得宴見言事是以霍山方東樞機相乃
訟言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奸中外之政復合
為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來石顯用事丞相之權
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敝壞內外不
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慎大臣之
竊命於是奪三公之官以為閑職而歸尚書又中丞專委任
之以為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
復用事然踈外廷而親內廷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
而事歸臺閣矣變前世參用士人之制而專任奴僕董腐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餘矣威靈之專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
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踈隔於外御史緘默于內是
以太尉楊秉奏俟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
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統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
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便耳蓋自古
外內之不相屬未有若東漢之甚者也而其源實始於光武
極其源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
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
應則漢之制周官太宰之制也奈何恢意於法度之外使內
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以若此極也

蓋嘗觀之自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而宰夫之官遂去為
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迭用事而霍光之權重弘恭石顯
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自宿衛之親入不領於大臣而
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勳之任光祿勳之屬曰益親而
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
不領於大臣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為少府太常之任
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
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鴻都之賣爵唐
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稽之女寵近習之嬖既非大臣
之所與聞則女后臨政下令不出房闥國命寄之刑人武夫
專出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武帝是以其流至
於不可救其禍反生於被戮大臣而無顧忌之心事權之不
合於一如此宜太宰之所參ゝ而小宰宰夫之所以佐太宰而
兼掌其事也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以下其
治亂盛散之變凡幾見矣見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
之大原鄭伯謙內外論

三省之職起於秦漢三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以尚書省統
天下之務中書省總機要之司門下省掌出納之命則唐與
本朝也且侍中秦官特丞相史之任漢選貴游充為加官掌
侍左右分典服物嚴助詞臣得備顧問安國名儒特掌唾壺

其微可知也中書令漢官特少府屬之職晚年倦政游宴後
庭遂置中書倂領章奏武帝初用宦者成帝懲用士人甚欲
輕其權也秦時少府主發書殿中者謂之尚書令不過任藝
宦至賤之人直掌圖書宣達封奏而政不與焉秦時以善射
者掌事謂之僕射乃謁者冗從之徒後置尚書雖倣此官而
任猶輕也爲北三省之職起於秦漢然也西漢丞相總百官
而九卿分事東都事權歸臺閣而尚書分曹出納王言敷奏
萬機今則總領紀綱僕射則分掌錢穀而尚書之權始重魏
武置秘書令典尚書之奏事文帝置中書令罷秘書之官屬
遂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以秘書右丞爲中書令職重

情親專掌機要而中書之任始重東晉以後天子以侍中常
在左右與議政事始不專用中書人侍帷幄出擁華蓋總紹
爲侍中身捍乘輿褚翼爲侍中而比峻矣於是中書之權分
而門下之職重矣此三省之任重於東都魏晉然也降及南
北大抵循襲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爲宰相命太宗爲尚書
令封德彝爲中書令高士廉爲侍中後以太宗嘗爲尚書
令故以僕射與侍中中書令爲宰相如武德間以裴寂爲
爲左右僕射正觀初以蕭瑀無忌爲左右僕射皆爲宰相之
職其制可見也其後以品高不除他官參預故有參議朝政
參知政事之名又其後或加平章或加同品至拜僕射亦必

帶之惟侍中中書令則名致有平章同品之名然唐為此號者蓋欲合中書令之權耳自是相承至於國朝莫之能改非不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國初三省長官第為空名惟侍中有真拜者在國初則范質趙普繼此則丁謂馮拯韓琦而已是雖以門下省長官而總百揆然三省之職實合為一故未改官制之前凡命相者必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蓋國朝之制名曰沿唐而實異於唐然元豐正名三省並建分職設局如貫繩然：惟深所惜者小人用事托公濟私其弊有三蓋不可不論且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二省宜相兼矣夫何確專政擅惟重中書凡有除吏珪不與聞蓋僕射為相命令進擬皆所由出安有省覆之舉二省進對同得預聞既已奉行又復有審駁之理此事權所以盡歸於右僕射之手蔡確偏重右相之弊一也自呂公著有同舟共濟之說而執政皆協力又韓縝以循于避親改授之命而三省同取旨三省宜同心矣夫何子厚任左僕射有欲更分班奏事之制者子厚惜權之去已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易改修楷家之世不置右僕射而文書有合送中書取旨者則以為無除有例由尚書省徑上但過門下而已蔡京姦臣尤而效之子厚偏重左相之弊二也又有甚者京相既久姦謀日長請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自以太

師棄撫三省號為公相寧執大臣皆居下蔡肆其無忌憚之心噫可嘆也是則蔡京偏重公相之意其變已三派害猶甚歟嗟夫右相偏重之弊王珪非不言之言之卒不勝左相偏重之弊李清臣非不辯之辯之卒不能去公相專恣之弊寔和詔令非不言罷而或以為噬臍之悔甚至紹興權臣効之開禧權臣又効之譏者蓋為浩歎罷平章之名定丞相之稱此乾道之令典也今日宜乎因之以為萬世家法云林駉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馬歟漢之丞相太尉歟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隸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武分武合其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周之六卿其職適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豈因界以職而侵奪其權邪蓋兵為重事身為大臣遽不相通則國事蹉矣故呂伋掌兵若無與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大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脈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三公其職亦相維耳然漢承秦舊官制蓋養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為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言矣故諸呂兆禍爵亦丞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勃而左袒之功僅濟推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微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

夫以丞相之重而猶聽命於掌兵之將況望其能根職哉惡
當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
書除麻密院除宣其權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為當耶則軍
國大務不當專委未免如富鄭公之議抑併其職為中書令
耶則兵權柄相維有關大體又非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嗚
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
存於判然不相為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焉然後可與論
設官之深旨歟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裂
矣獲繼遷母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初未知之興
兵薊門之役非未敗也密院謀之而中書不預聞之此田公

錫抗言密院公事宰相不得預聞中書政事樞密不得預議
不能無憾於咸平之時也迨夫景德閒真宗每得邊奏必送
中書於是有共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師寇公親扶日轂
尺箠笞之而北虜戢無隻輪匹馬之逆此非景德相通之驗
歟自寇公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首之降非末
節也而中書初不預知元昊之叛非小警也而邊奏皆不關
中書此丁度力言二府分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不
能無憾於康定之初也迨夫慶曆閒仁宗因張方平之議於
是有宰相有兼樞之職而邊陲渠之賊呂章二公分命名師
戮力平之而卒致骨寒膽破之謠此非慶曆兼領之效歟自

賈昌朝陳執中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益裂矣迨明與
西人戰密院賞功而中書降約束郭逵修堡栅密院方詰責
而中書已降褒詔此勝道遂深嘆熙寧戰守異議之非也迨
夫元豐詔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矣元祐詔除授諫官三省
密院同進呈矣然是時兵事利害尤未甚相通者至建炎間
高宗乃以宰臣張浚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
也國步尚艱屢警方張剝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巍巍中
天之業者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兼領之功歟嘻自國
初以至中興其分其合不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
之則兵政異情威乎景祐康定慶曆熙寧建炎之得失可知
也可不審哉雖然主兵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大計密院而
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之意是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
以為慶曆之善謀密司不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
此蓋於終篇而詳及焉　林駉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
省當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
三也太僕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
漢唐之九寺即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
事權偏重之失周有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員數過煩之弊
此其故何哉盍嘗究其源流矣觀周之選官也百官聽命於

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故出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於王朝者若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凡周之兵民之權若不出於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職未始不一也此上下相維之制焉耳後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眷眷鼂錯而內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倪寬而九卿教奪石慶之職是時也九卿更進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於丞相禮事屬太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邦賦既屬司農又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

事權偏重之由也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卿大夫或以卿兼軍將是卿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其後唐之九卿吾惑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卿寺爲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遞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皋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一伯益四伯景之說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亡繁其數繁則其事亡曠太農少府役分於戶部太常宗正役散於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於衛尉又掌於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於光祿

又任於勝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備漢唐之名得成周之實不失於偏重不失於過冗者有國朝之制焉國初省都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禮院之名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太僕則群牧司是其職也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街仗三衛皇城等司此國朝是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大理復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於劉公安世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為萬世一定之法歟林駉

汰冗

天之立君以統治也君之設官以分治也官不具則任使不充而無以理天下之事官不省則祿秩不節而有以傷天下之財古者所以因事設官量能授職觀其會通制其繁簡既無濫官亦無廢事而用人之中然寓夫理財之道也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夏商官倍而無職號統為至周則倍矣六卿分職各率厥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時則四海永清萬邦作乂稱至治焉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秦不師古而變其制漢之初興因襲秦旧雖云法度草創亦以明簡易隨時宜也迨至武帝寖以奢廣自丞相二千石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徒吏斗食之秩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祿秩浩繁民用匱乏班固舉大分以作表蓋亦有所感云光武中興務從簡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令長承尉二十餘人並廢之并官省職費減億計雖猶以為未羅輕車騎士材官樓船長水射聲二校尉而大率冗員之去已什九矣四海從風中國又安豈偶然哉范曄志之亦以見中興之由也唐太宗省内外官定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未幾而有員外之置有特置有因事而置名類繁多莫能徧舉及高宗東封武后預政求媚於衆始有汎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以官爵賞功將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六典之作曾何益哉宋承唐末貿亂之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無定員悉皆出入分蒞庶務咸平至和中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即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置局中書命官詳定於是省臺司監六部曹郎各還所職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名藩重鎮賓友寮屬又復鐫削其損益亦不為不當矣元祐以後遂更其制乎至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動以繼志為言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内侍省職三衛六局兩省端揆悉從更易員既濫冗名且紊雜而元豐之制遂至大壞論者謂元祐當國之

臣不務去冗費之人而務去冗費之法所以激而為紛聖以後之紛紛也嗚呼此三代以下設官之大較而當時治亂之相尋亦因是可推也我國家設官之制准周六典參酌前代文武無偏重之权内外有相維之勢誠足以垂之萬世而無弊者矣但其間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時而設一職積習既久遂以為常不有以省之則無益於事祇以擾民記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官有小大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職則政立枉其能則事乖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之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之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而庶事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小受大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則官雖備而庶事隳矣故曰德薄而任重則有負乘之虞才大而任小則有輕肆之志誠能謀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用人盡其能職修其要精而治道經邦粗而飭才辨器將無施而不可矣尚何官之不可省而有缺人廢事之患哉薛應旂省官議

晉承漢魏之敝議多令易省改數繁其法以事冗官故荀公曾有省官不如省事之說建中初河朔兵挐戰民困賦無所出其政以官冗費故杜君卿有省用不如省官之說太和後風俗寖敝其咎以冗官生事而又以冗吏持官故李文饒有

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之說持論不同指歸無二大約救弊之策設省而不設多時制之君能多而不能者治辨之朝其多也未嘗不省而叢脞之後其省也日以滋多省之上治則仕路清而民志亦寧冗之下極則選法壞而賦法亦壞夫議省不能省則前二言者其可效于已事矣多而未嘗不省者周官也省而實以滋多者唐典也二書具存試覈而較之周有酒人漿人徒隸罪隸唐無有也周有遂師旅師方相氏修閭氏唐無有也然而唐有員外置特置同正員周亦無有也唐有檢校兼守判知周亦無有也唐又有景龍中之斜封墨勅周亦無有也故周以二千六百有奇而不多唐以七百三十而不省豈獨能守與不能守之效其制亦有由然周之多ゝ於下之執事者而唐之多ゝ於上之制事者制事者其体重而執事者其職分制事者受祿多而執事者代耕薄制事者簡則政柄不分而分則事權不一執事者多則游業者少而少則遊業者多

守官

韓子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于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

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則羣臣不得朋黨相為矣

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别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言審本也本不審雖堯舜不能以治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于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于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嚮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于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衛石為方圜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〻也者衆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 處方篇

治天下者使事得官〻得人而相浮而天下治矣人而責之以職則可使之精於局以內因而縻之以職則可使之不滛於局以外跂而欲奮者不至窘束于不內不外之閒以自苦則賢者之才盡倦而欲弛者不至遷就于若內若外之閒以自便則不賢者之才亦盡此帝載所以咸熙庶績所以其凝者也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夫道以業官〻以事道然而守道者士之所自制也守官者非官之所得自制也上假之也蓋官制之詳莫如周〻官二千二百有奇而其總在冢宰官以任事為職宰以任人為職其分也如手持足行耳聽目視各能其官不稱職焉其合也如手足不能為視聽耳目不能為持行各止其官不稱侵焉若夫因曠而得侵以侵而代曠則功有所借而名有所覆矣事有所蒙而情有所諉矣韓昭

侯猶知典冠者侵官之罪甚于寒藥蹙猶知出淖者離局之姦甚于功懺亦有周官之意乎是以守官者不妨過專霍光夜索符璽而符璽郎不肯與李光弼索資糧于轉運而穆寧不應柳公綽為京兆尹以法杖神策校尉不以聞呂公著為銀臺封還除目不得職自按劾以去此數臣者寧不知聽易從容多福也然深堅而不能奪者以為守官而得罪賢于不守官而無罪也不侵官者不妨過怯陳平相也不籌錢穀杜淹執法也不務案牘呂夷簡為中書不兼樞密之謀議曹彬為大將不對官吏之善否此數人者又非其識闇其材薄也然逡巡而不敢居者以為侵官而有功不如不侵官而無失也雖斯以譚治天下如治田也有疆理則治如治木也有規矩則治各得其理各循其矩我不自曠而侵人人亦不自曠而侵我人人不侵人人不曠天下竟治矣　國家官制大類周官百司縣分碁布于下六曹綱提領挈于上而執銓者考其成二百年來以功罪隨官守以賞罰隨功罪操柄尊而不玩體勢一而不棼神明靜而不渫斯亦官方之極盛已而適者乃稍稍議于往昔若見以為有事而無官有官而無人官與人兩不相得而其弊遍獨受之　國家之事試觀六曹之總職而立者幾何人交戟之閒簪筆而侍者幾何人四方之樹屏而居胥斧而出者幾何人窺其户閴其無人者何官之

署也印纍〻綬若〻并力而交鶩者何氏之職守也而一時
奉檄之臣被徵之吏獨不能徼如天之福以奉　明恩而光
清舉人之待官如女之待年官之望人類農之望歲鬱而不
暢約結奈何且今天下事非藏者也日益月新千變萬紾視
祖宗建官之時何啻數倍事日受其有餘之勢而官不恤
其不足之情非所以為平也不務寬豁文法俾得優然展布
其四體而壹意裁損事權令焦然若不能以終日此不可以
為適也得無以官為羣臣之官而事為羣臣之事耶不然者
則量羣臣太淺以為有官亦治無官亦治也視官職太易以
為備員亦辦不備員亦辦也于是偶有所盤霍以聽之浸假

而盤且以為常矣于是時有所旁寄以攝之浸假而寄乃以
為真矣主爵補牘而請不得公車交章而爭不得直謂是可
固然而無變計而不知事未可卒者則官亦何可久虛也虛
則不得不攝〻則不得不侵〻之還復為曠請得而悉數之
今夫事固有分曹而煩簡各為政者官缺而以簡代煩既滋
債以煩棄簡又滋紛也此侵在職掌有一曹而長貳同為政
者官者而以下攝上既虞僭以上攝下又虞褻也此其侵在
事權夫惟無侵〻則一人而盡負盡方難以兩工一事而自
謀自斷何以兩濟如是則貲力有所絀爲而曠御物而似新
似故吏不畏則玩生操事而疑主疑賓政常浮而弊積如是

則觀望有所損焉而曠己之官而人將代之必不更為謀始
更為慮終人之官而使己代之必不代人任勞代人任怨如
是則責任有所諉焉而曠甫推則有釋擔負之心而兼有希
榮進之心不報則有嘆留滯之心而兼有憂意外之心如是
意念有所分焉而曠上叢脞而畀之下叢脞而効之上浮游
而與之下浮游而處之責以見在且跳而他曹責以他曹又
匿而見在如是則實曠而名不曠上不能酬積薪之勞不得
不以詞色借之下不能勤轉石之數不得不以名流寬之賞
以功疑而罰因賞格而輕如是則實曠而不能誅以曠夫
先王之以事傅官以官傅人亦惟是逆用人情之快然勃然
者于方新豫逌其弛然廢然者于未倦而今必待新者已敝
敝者已倦羸靡勉強而用之逡巡三鼓之餘及傷其手而不
能割弩衰于末而不能遠藉諉事之口厭任事之心成玩愒
之虛文隳綜覈之實政從此始矣執事曰一人兼數事而未
收一事之功愚以為惟人兼數事所以不收一事之功也執
事曰一官擬數人而未獲一人之用愚以為惟一官擬數人
所以不獲一人之用也夫官朝廷之官也事朝廷之事也以
人舉官以官任事端委于上而責成功于下各効其所知各
舉其所勝此亦　主上之公利非人臣之私德也而顧操不
然之疑行必然之意其以使之侵且曠也奈何哉說者謂數

年以前天下士氣蹶張有爭于職外者故惡其侵而務困之
以不暇侵夫欲困之以所不暇侵則莫若使之不曠以致本
選六部隨責之以六部以風識選臺省隨責之以臺省以激
揚選監司隨責之以監司以詳衙選郡縣隨責之以郡縣其
人無當于官寧黜其人不以薄其人而并曠其官也其官
無當于事寧量汰其官必不有其官而使不得其官也彼反
而稽其職之內吾朝有考夕有處更暇越俎而治否又旁而
睨職之外朝各有考夕各有處尚有未治之俎待我而治否
語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以為人之器則金玉而充注
[illegible]以為己之器則瓦石而金注之以為一人之器則纖纊而

失之以為天下人之器則道路而存之故夫職也者侵官之
糾纏也即曠官之砭石也今奈何惡人侵而反使人不得不
侵惡人曠而反使人不得不曠乎夫非獨人為侵也即用人
者亦稍侵矣非獨任事者曠也即任〻事者亦多曠矣唐分
十銓而使禮部蘇頲等判之已復欲稱制臨決而吳兢以為
非體宋設左右選而歸重于審官院畢仲游以為當選而假
他官制之名隸尚書而事在他局不可以為後世法今日之
事得無有類此者乎使當其官者不任而任其事者非官職
業既非所經功過又無可責衆當其任而衆委之各行其意
以聽于不可知人恢其權而人擬之旁撤其途以俟于不可

語以此而棄官與人之相得不亦難乎嗟〻其侵與曠則畧
與唐宋同矣然而昔之臨決在軒墀白日之下今設而望之
虎豹九關之內也向猶以上與下易器而操所憂在體統今
則上與下幾無所操所憂并在威福也始也人廢則職虛而
不能重繼也職輕則權去而不能留下之權去矣五官之計
不能日聽而悉覽也一弛則吾遂不知權之所歸區〻一官
之侵與曠又其細矣 萬曆辛丑會試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理財

荀子 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

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
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
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
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煖飢之
于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
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
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
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
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
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
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
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
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
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
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
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
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
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

息子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
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
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
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
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
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
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
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
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
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
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
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
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
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
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
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
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
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
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

粟必多矣 鹽鐵論貢粟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河而民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有益于國無害于人文學曰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害也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也夫李梅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于人事乎故利于此者必耗于彼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乎 桓寬鹽鐵論

昔開元初宇文融首以括客戶籍外剩田戶口色役之策行于天下其後天寶間韋堅又以穿廣運潭興漕之利揚慎矜王鉷楊國忠等議財貨之政君子曰融等之敗也豈不哀哉詩云人之多僻無自立辟融等之謂也初玄宗以雄武之才再開唐統賢臣左右威至在己姚崇宋璟蘇頲等皆以骨鯁大臣鎮以清靜朝有著定下無覬覦四夷來寇驅之而已百姓富饒稅之而已繼以張嘉貞張說守而勿失自後賦役頓重豪猾兼并強者以才力相君弱者以侵漁失業人逃役者

多浮寄于閭里縣收其名謂之客戶雜于居人者十一二矣蓋漢魏以來浮戶流人之類也是時也天子方欲因士馬之衆貫將帥之勇高視六合慨然有削卹戎狄之心然惧師旅之不供流傭之未復思覩奇畫之士以發皇明蓋有日矣而宇文融揣摩上旨款關獨見天子前席而見之恨得之晚言發融口策合主心不出數年之中獨立羣臣之上無德而祿卒以敗亡既而天子方事四夷國用不足多融之能追而悔焉于是楊崇禮父以善計財帛見奇然廉謹自守與人無害故能復忠融元且十餘年始用韋堅及崇禮慎矜皆以計利興功中人主意推相感為天下笑而王鉷楊國忠威震海內尤為暴橫人文思融矣大凡數子少者帶數使多者帶二十使判官佐使遍于天下客戶倍于往時主司守以取決倫負而已四十年間覆族者五餘人貫害豈天道歟夫先王收人之制既富而聚之以興利也儉則散之以除害也所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降及後代亦先用人禮記曰倉廩實而知榮辱人窮不足而可理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觀數子之意欲竭人財求主之欲殫天下之力以供国竊王者之柄以徇己奪其長策以鼓天下于是推婦掌握利出胸臆呼吸指顧舟車沸渭于萬里之外夫人以豐財為利而融輩竭之矣而之所利者豈不及欲而數子方自以為功無讓坐受富貴斧鉞

已在其後而謂身安于泰山反其死之雖醢不足以謝天下豈不愚哉於戲以玄宗之才業為中興君奸臣一說利動明主堅等竊其餘烈不顧萬死貪爵禄也蓋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抑右食貨論

伏見有司請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遏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藏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国竊將為不可稅謹條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醇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以來澆風驟進桑麻廢弊稼穡辛勤于是各捐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速定歲計之餘遂使田業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纂組闕如飢寒根臻亂離斯瘼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惟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于何瞻仰濟濟盛朝自取嗤笑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稱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士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後安淳
動而擾之蕭何有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
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于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
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受
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
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人自化我
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
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闗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
富商大賈豪宗悪少輕死重義結黨成羣喑嗚則彎弓睚眦
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朝變法定是相驚乘茲困窮
或至騷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逆齊人亦自擾亂殊
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鄰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因科賦
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
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国殊不知軍国益損帑藏
愈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闗也將以禦暴
今之為闗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
津舟航所聚旁通蜀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
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憧：永月今
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

彼誦浚丘非惟国家税鈌吏遣主司傚貉船有大小載有多
少量物而税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
壅滯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
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虐之客
富平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劍加之以重税因之以威
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者復何以安之哉臣知其
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
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税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
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姿棄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
集聚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税市則人散税關則暴興暴興則
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
安一市不安則天下之市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
動矣況浇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
默亂大倫魏晉卧小齊隋鎚鍛亦所謂不行斯道者也臣知
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税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
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贍然也微臣敢借前箸以籌之
伏惟陛下當聖期御玄籙泌壁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
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蹔驚應時平殄
南蠻納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城堡清
夷亭候静謐比為患者惟吉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

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勁祈獨有點啜假息孫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才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科減令削減此陛下以躬率先堯舜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倘加重擾或慮相驚況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禦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主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農夫藏于庾商賈藏于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是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冒茲炎熾早朝晏坐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靈心密應時政得失小子何知卒陳瞽辭伏紙惶懾

王者官天下家六合風化普暨輿非王土經產禄出悉為邦賦故守之以至德推之以大公調度所共皆有藝極國計之外不聞私積周禮內府受九貢以待邦之大用外府供百物以待邦之小用以此故有內外之異非天子之私藏也若或任聚斂之臣規蘊蓄之厚雖恭儉之主嗇用而致然于德音無所益也況繼統之君席有其富或肆侈靡以遺患乎唐明皇踐祚之初銳意于理躬履儉德述宣醲化後之言治者比

開元如正觀建中末年乃悖泰寧內縱奢樂權臣怙寵巧說媚上以謂賦稅所取則歸之有司以濟用度進獻所入當納于天子以奉宴私明皇悅之遂為瓊林大盈之庫王鉷每歲進錢百億皆云不出租庸侵牟黎元厚斂冤濫厥後韋皐李兼杜亞劉贊之徒競為貢奉曲祈恩寵至于裴肅竇密之利以遷黨寮寂綫傾軍府之資以昇利曹末俗流風遂而莫禦陸贄嘗為德宗條陳其失可謂切至端嚴之論也國家開疆窮朔南建號侔周漢舟車所達上給中都而計利之司猶求纂廣所及圭撮咸求倍蓰加以鳴社寢衣升烟大祀冊禮貽歸容典文修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四海之內各以其

職來祭裒于公賦輸之內節雖異乎唐室方貢之物然亦非邦計之羨餘也往歲軍須不充計臣致請內出錢幣謂之假貸職掌之者旋復造索經遠之士咸以為非且王者之于貨財豈有內外國家之有天下豈有出私使外足而內不足君孰與不足私足而公不足君孰與足昔漢文之享御也施利澤省錄費氏有餘力國有滯財孝武得不困其資而騁嗜奔戀詭兵黷武用既殫費孰不可已于是桑弘羊孔僅之徒專務功而推酤算緡坐市販物鹽鐵鈇趾株送補郎之法流弊于千古矣儻非高祖文帝之德洽著于前昭帝霍光之勤休息于後則生民虛耗未易集也靈帝之世多蓄私藏中上方

斂諸郡之寶中欒府積天下之繒民困調槩目為通行之費
漢家業衰于此矣漢室尚爾矧陳隋之末世乎是府庫之積
不為私也章矣今縱未能盡出所積以付通司亦當睠豐凶
之年卹疲羸之俗去出納之吝通內外之財俾乎下民寬饒
大計盈給然後內于司藏斂其餘貨亦不為過也抑又聖人
大寶曰位見于易繫天子不私求財存乎書法盍寶乎位則
他物非足寶私乎財則何不為私以是而言所本允大若天
心獨務近謀遠則無窮之慶及于萬嗣矣四見內帑策
臣聞農者國之本不可不勸其業穀者民之命不可不為之
儲蓋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欲及其時散滯取贏宜

究其術前志曰欲人務農人有所利粟有所歸謂官以法收
之也今豪民富家乘時賤收拙業之人旋致罄竭及穡事不
興小有水旱則罄貨不出須其翔踴以謀厚利農民貴糴
充口服往復受弊無復窮已雖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
於事哉管子曰令有緩急物有輕重人君不治則蓄賈遊市
乘人不給百倍其利矣又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鏹
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鏹百萬由此言之則平糴
常平之制其來久矣非始于漢宣之世也　國家列郡置常
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飢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
臣以謂立制度在乎量州郡之遠近計戶口之衆寡取賤出

貴差別其飢熟信賞必罰責課於官吏出納無壅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欲尊之時禁其爭利至于蜀漢狹境交廣寬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叢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盈虛限田易之歲時虞其損敗制主典之侵刻皆以嚴科則瘠瘦可免飢饉有備之（杜衍上仁宗乞詳定常平制度）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于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于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于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為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為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日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為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

國南取荊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于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嗤嗤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為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為一歲之出天下之産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于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于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于最下而無謀量出以為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于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于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為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

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為者也天下之吏為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為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視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為都水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于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為費豈勝計哉盍嘗聞之里有蓄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癯今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為不多矣臣以為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矣 省費用策

夫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供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

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弟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歛之資雖非有益於己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為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疑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彼多而此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沒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為聖君賢臣卜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滿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為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為利也聖賢誠不為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為之而無疑歟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羸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為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

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辯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為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為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關闢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而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與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貲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

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為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之蓋三代同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開闢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坐視小人為之亦以為當然而無怖也徒從其後

頻蹙而議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畧計夫黃帝堯舜以來財之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創取於民後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斂者乎抑已盡斂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君有天下而後有國有君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闔其大門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者固將盡困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者歟然則今之開闔斂散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斂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葉適理財論

財用今日之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舜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秸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載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

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穷為則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闕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文景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吳人者亦不租稅其田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戎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巫惟秦始皇豪暴有頭會箕斂之訛漢武帝奢侈有均輸征筭之政而兩國聚錢大竭天下之官爵以致之蓋而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蹙禍變頻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故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閒耳非如今日以

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靡奉頭竭足以較錙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以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稍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極盛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有能陛下回顧而加理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昔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料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闕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

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駔儈之吏亦深自藏不敢奮頭角以衰斂為事雖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歎苦議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之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舉上下以利驅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圖禍乃相奉不

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盡鈎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推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統轉運所至劃刷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移守令丞佐持戶按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贓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己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為

甚也自是以後辛巳之後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歛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變鈔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鉤考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乏皇皇嘗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為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而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葉適理財總論

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賈之利潛制輕重之權未嘗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制之舉迫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

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鏹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事矣苟特得能吏以斡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貿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費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談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為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為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無貸息抵當貿遷之事使富家為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攷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為市易本共一百八十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国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踊商賈怨讟而孳孳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補也然則是豈得為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馬端臨

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泝流以

入關是以其至也衆雖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常移蹕就食於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然後始免其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餉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糴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秖益見其不足耳

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糴也平糴法始於魏李悝然豐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為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於宋而糴遂為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兌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邊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糴之於民而不復隨商人之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均數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強敷其數則其為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也官為商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馬端臨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傳則未見其有以為富國之術也蓋周之時酒有榷鹽池鹽井有禁入市有稅至開皇三年而並罷之夫酒榷鹽鐵市征乃後世以為關於邦財之大者而隋一無所取則所仰賦稅而已然開皇三年調絹一疋者減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減為三十日則行蘇威之言也繼而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十年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則其於賦稅復闊略如此然文帝受禪之初即營新都徙居之繼而平陳又繼而討江南嶺表之反側者則此十餘年之間營繕征伐未嘗廢也史稱帝於賞賜有功並無所愛平陳凱旋因行慶賞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達于南郭以次頒給所費三百餘萬段則又未嘗嗇於用財也夫既非苛賦斂以取財且時有征役以糜財而賞賜復不吝財則宜用度之空匱也而何以殷富如此史求其說而不可得則以為帝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乘輿供御有故敝者隨令補用非燕享不過一肉有司嘗以布袋貯乾薑以氈袋進香皆以為費用大加譴責嗚呼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迂闊之論也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履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能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理財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易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亨豫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姦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則其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為編臨

執事拳拳以理財之要下詢不佞書生也鞍之握算不知縱橫其何以仰佐末議于王計者雖然敢不罄所見闡以對大抵富國易富天下難富國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夫管子者古所稱能富國者也今其書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所謂倉與府者五穀桑麻六畜而已其外則官山海所謂負海煑海貿山鑄山籠百姓之利而收之官而已又其外則制罪大小入以兵甲鈞金束矢而足五兵而已財有餘則借以使敵如貴買莒楚代衡山之物以疲其上下之力于物而已故天下弱于齊之富而齊霸所謂能富國者也其次莫若計然計然之書曰知鬭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而萬貨之情得故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行之十年而越大富以其貲傾吳而橫行江淮間所謂能富國者也然峽一方耳四封之內皆鄰敵

也其流易達而輸易委益縮易曉也我故得而禁我之蘊而時中彼之急收彼之無用而為我之有用毋之權長在我而予之息長在彼肥我而不憂彼之瘠損彼而不為我之累故曰富國易也若夫天下則不然盡四封之內外而皆吾地也其人則皆吾人也肥在左則瘠在右損在遠則累在近管子計然之策有所達而不必盡達也故曰富天下難也漢武帝因文景之遺貲不勝其溢而備怨於匈奴已備威於東韓西域南夷已又備其欲於宮室帷帳遊幸之事河決處候又從而齮齧之蓋不數年而大農少府水衡之金錢米粟盡矣於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况天下鹽鐵乃請置大農部丞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又令吏入粟補官罪人得贖罪禁盜鑄告緡錢算軺車船賈人一歲之中太倉甘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今世諸儒者掩口不欲道弘羊弘羊故心計臣非諸齷齪儒者比也雖然謂弘羊能聞之則可謂弘羊能生之則不可蓋漢興人主世世守共儉宮室之湯沐不以煩大農而悉推山澤關梁之利以予民民得恣取而無禁故農利十一工利十二而商利十九至武帝國家之用始不足

而弘羊輩始得以其心計而通利孔執事試屈指而籌今之天下於漢賦財法制所稱有一之不備者乎弘羊而在更何所加故曰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已開利之天下難也當肅代時戶口之耗十八九人主而下至六師供邊之費悉仰給於劉晏之十五道晏好用廉勤吏先愛民故非弘羊比也然其大旨不過在于捷得四方之物價使食貨輕重之權使司恒爲之掌握利在官而害不在民其所謂愛民者又不過捷得四方之豐歉豐則糴歉則糶以兩利而相濟其所謂理財者不過寬予鹽商之責以收鹽利厚處漕艘之費以收漕運而已故謂晏能整齊之則可謂晏能生之則不可執事試籌今之天下即有如弘羊晏者在能捐百萬金而不之問乎能聽其自辟召立富貴人乎左右不中制而臺省不外議乎故曰得人而專聽其法易以法而強授之人難也邇年　國用乏大司農不能當中旨數更易中外士大夫朝夕以用爲憂公車之牘至累月不能竟十道之使旁午而未久輒報罷鹽政壞而思復其舊計關中之入更損二十萬緡且中止矣屯政壞而思飭其舊計其羨僅足以供本軍行之三年而漫靡專官矣欲鑄錢而計鑄之入不能當其損矣款設官會行鈔法而　國家不能出數十萬金以爲之母矣累世之蓄困於

先朝之工禱而天府竭矣受贖之所積困於頻年之徵解

而郡邑倉庫竭矣水旱蟲蝗加以無名之賦而閭閻竭矣廣
盜起而所費者歲以數十萬計而五嶺之公私貧矣河決而
所費者以百萬計而青徐兗豫之公私貧矣外有日重而必
不可已之邊計內有日益而必不肯已之 宗藩然則如之
何曰此在 人主精思而委計於大臣而後可也邊計不可
已則加重於主兵而少調客兵使兵得息而食減 宗藩不
可已則漸限其封爵而聽其從四民之利使人自便而祿減
罷不時宣索則 六宮之用簡而戶部舒停非時工役則將
作之用簡而冬官裕清內府工匠力勇之數覈錦衣騰衛府
軍之籍則客食省而漕糧有餘毋輕以一人言而遽興毋輕

以一人言而遽革則 國是定而司農得少展其技嗟夫入
利之孔閉已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云涓涓不竭
將成江河況若江河之決乎耗故其漏莫大乎鄙儉夫鄙儉
者 明主之所以優為而左右之所不甚喜者也 主慎於
賞賜則左右見以為寡於澤 主難於興作則左右見以為
窮於侵 主精於搜覈則左右見以為無所匿其弊故自古
中外之臣言及利計毋論其可否也朝上而夕報可至著為
令甲有之言及國蠹毋論其重輕也朝上而夕報罷甚且付
廷尉矣噫即管計諸才臣杜口可也
蓋吾讀易至井而重有感於理財之道也曰巽乎水而上水

井井養而不窮也此非聖人飭五材備六府以養天下之大端哉然必善勿幕而無射鮒潄漏之戒理財大要居可睹矣夫勿幕公之也去公而私澤不外被故曰射鮒久惑有為之竅穴者焉故曰潄漏蓋聖人於是乎有遐思也周禮天官不曰泉貨之府乎而司馬太史之傳貨殖也曰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亦庶幾哉得其遺意矣故惟中外上下遞相往來乃無底滯之虞盈縮出入互有稽察乃無匱詘之患而不然者必且壅閼而不流必且偏重而不均必且交無所利之而日入於困則一低一昂相激使然之定勢也古今理財其說大都有二曰開之曰節之稽今自則壤之外若林麓藪澤以及關

市財源利竇其孰有一之不盡者哉主計者萬目而持籌則喋喋節者一事而已夫節者之論是也而以為足以盡理財之道非也何也今日之財議開則無可開議節則其弊不止不節且節者者梗概之論爾所從來久矣陳此于大帛之主則投水之石也揭此於好大之朝則因病之藥也進此於瓊林大盈之時則固篋之緘也故節與嗇同行而異情節者惜之惜之故有所樽節而不過嗇者亦惜之惜之故有所繫吝而不果夫其繫吝而不果也泉貨之不流則必繇此矣又況事之庚於泉貨而節之無可奈何者猶多端哉此其繞正人主之所宜早辨而憂時者之不可不亟圖也蓋嘗取漢唐宋

已事揆之建元初府庫不有餘蓄乎其既也財賂衰耗而不贍經用以竭彼其所為費誠廣也衛霍出塞有轉漕之費建栢梁鑿昆明有繕營之費此外又有封禪之費神仙禱祀之費而今固無一於是也建中時兩河用兵蓋府庫所有不支數月可不謂危焉然食貨志謂自天寳以來大盜屢起藩鎮數叛亦自有不得不耗者矣而今又未嘗有是也宋之財賦姑毋論南渡即景德非全盛時耶乃王文正一則曰權利至矣一則曰民力竭矣則其時東封西禪勞費相仍土木之功累年不息如孫奭李迪之所諫者固有以召之然也而今又無是也夫語以三季之耗濫我皆無之語以三季之窘急我又皆有之此其故有不可究詰矣財非費之於窮兵也非費之於神仙禱祀也又非費之於藩鎮封禪土木也而其不足者猶是也財安往耗譬之病者然可得而名狀者其病淺也不可得而名狀而病斯深矣故開之節之之法以施之往代常合以施之今日常有所未盡合則今日之受病獨深故其所以理之獨難也或曰　宗藩之祿日繁不足食乎羽林十萬不勝介冑冗兵不可汰乎大官之費不顧浮而濫踰乎輦轂之下冗之不可詰者多此類皆今日之所宜議裁也愚亦豈謂裁此之非節者哉要之有甚于此者且藩祿業已支而適之矣羽林之冗冗耳即令下精簡之令其老弱可汰十

萬之數卒不可減故其靡也靡于數以內者也若夫大官之費雖稍補溢常數予吾以為猶有可為曰其柄則度支大臣握之也而浮以尋其端而議鄭尚鄭者之可施又何難矣所難者謂夫鄭者之無可施者也故愚願以泉貨之說進夫泉云者內外出入阜通流轉之謂也出者不復入不可以言泉入者不復出不可以言泉入而有不入可不以言泉出而有不出不可以言泉斯四者今之所未及議而皆出于鄭者之外者也請得而陳其略一予嘗見丘文莊氏論漢金以斤計而其後不復然以為宋賂契丹之故夫漢而後金之耗且蠹亦多故矣奚獨宋之咎也耗之蠹之尚其質而存也中國之

人國得而有之惟是金錢賂獻歲累鉅萬此鉅萬者遂不復為中國物矣今市賞浮無數是與而議者獨謂賂省於戰却或相當焉不知戰非數數然也戰而費之士又中國之有也天地間貨財止有此數非若畜產之可以孳息也以金易馬縱令有濟吾猶以為屬曰朘中國日瘠而胡馬入漢而輒斃漢金出塞而不返其謂之何吾是以曰出而不復入者此也人有以寶玉獻子罕者子罕拒而不受曰爾若人有其寶然則鄉大夫之所寶者惟不寶其寶也況有天下者乎不言有無此真有天下者之寶也　國家之法季進以足武臣之俸也歲浮以備不時之需也有罪之奪以待有功之予也今或

錙緡之儲公未列於匯領私無當于湯沐也其無乃以有用積於無用歟夫其積之也非必其不以用也而匱詘不以給度支不以請乆而莫之稽揶果何時而淺用也四海吾囊橐也九州吾篋笥也篋笥之有不用雖有若未嘗有也吾是以曰入而不復出者此也所謂入而有以不入者民之輸納是也蓋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運米以漕陸以輓歲運有常數誰能違之然方其初賦也催科之令嚴矣而朘削于墨吏之巧索侵漁于胥吏之叶嚚者不少也賦固已倍什二三矣迨其入運也道理之費艱矣而辦給于綱督之常例賠累于兌收之留難者不貲也賦固又倍什八九矣諺曰朝廷之一金

民間之十金也國未享其一而民耗其十奈之何杼柚之不空也是其不入之病病在民也民貧而無益于國者也所謂出而有不出者官之給餉是也蓋費莫大于冒破冒破莫鉅于邊費邊鎮以急而請　內帑至有　內帑之所不能給而括之各省矣孰非度支所焦心而籌者乳然邊吏不能以濯縮而數炊米亦不盡以金錢而養死士或以孀虜也而復以克略遺或以交際也而又以自膏潤兵常滿籍按籍而受餉兵幾何也餉常月給積餉以累金餉兵幾何也是內焉常塞而給之外焉常虛而糜之于是上耗其十而下未沾其一所以費國者將益多矣此其不出之病病在兵也兵削而有害

于國者也餘斯以談財惟其出而能入也則泉不漫惟其入而能出也則泉不壅入而皆入則入者有餘力出而皆出則出者有餘用然後中國若一家君民若一體上下有紀名實相應而血脉融洽彼此衍溢也國孰與不足哉建議者不言通而言節當事者又不言節而言開夫無入之出天下弗能給是逝波也無出之入天下弗能盈是尾閭也無出無入之耗鬼神弗能制是漏澤也區區節者所餘有幾緩急議開不過當爵耳涓滴而求之逝波尾閭漏澤而瀉之不公私俱罄不止也亦可為寒心哉夫周禮九式制用不聞奉夷狄也九貢九賦與天下同之無私藏焉而大宰制其出司徒制其入所參挍鉤稽以防滲漏者纖悉備具也此其所以為泉貨者乎今人謂捄奢之弊莫如以儉夫捄今之弊其無如泉貨之說矣端本澄源賤貨貴德軫焚溺之艱通投抵之化廣大公平與海內共登殷富固所惓惓望於　今日者也

管子曰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又曰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東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錙金商子曰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于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于境內金一兩死于境外好生金于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于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彊管商皆功利之流故其術先後若合符然

其文亦不易反也 楊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3032985.12

理財

或問王制之書言冢宰歲杪制國用此九賦九貢之後亦有九式以節財用冢宰與王論道經邦者而區區於理財用之末何也曰君心之非莫大乎侈心之生財聚於公上而大臣不敢撙節于其間則府庫之充牣財物之浩穰而人主之宮室器用服食賜予一切始無度矣是固蠹壞心術之大源而以道佐人主者之急務也余嘗論冢宰屬官以為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褻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次舍幄帟裘服為末用宦寺嬪御洒掃使令為冗役而宴私玩狎之褻易以惑悅人主之耳目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使竊大臣之權柄是以冢宰一舉而盡操之此固一說也然而府庫之財物國家之耗費亦莫大乎是數者之間使太宰身不得總其人心不得約其用則多寡豐殺去取用舍損益之目誰得而稽之秦漢以來散無統紀武帝窮奢極侈充為無度衛士已三萬人而郎衛之外又增置期門羽林南北軍之外又增置八校尉無復多寡之節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充天子私供養太官七丞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肥人主宰割無復豐約去取舍之制黃門給事禁中鉤盾掌苑囿尚方作集器御府主衣服掖廷永巷亦置八丞上林池籞多至十藍無復用舍損益之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所過

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金錢以鉅萬計縣官空虛而吏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矣其時元帝在位雖號謙恭少欲而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用各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疋北御史大夫貢禹所以拳拳獻忠願減諸離宮及長樂宮衛之太半太僕減食穀之馬水衡減食肉之獸省宜春之苑罷角觝之戲損齊三服官之舊而還高祖孝文之節儉也雖然禹徒知高祖孝文之節儉而豈知有太宰九式之均節節以周禮考之膳夫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酒人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內府歲終則不會王后之服

司裘歲終不會王之裘與其皮事夫一歲之財有限而司徒所以制一歲之入冢宰所以制一歲之出亦有常令而皆曰不會豈真使王后世子得以自便而自取耶彼職有司也以匪々賦有司而與至尊較出入之是非計用度之當否則於勢為不順於事為難行是以上取之而下供之而多寡豈較去取用會稽盈之數則自有九式存焉吾何與知而與至尊者較由直取與耶是故好用匪頒者則共之芻秣幣帛吾則共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者則共之以至向之所謂賦士庶事繳物未用冗從者又一切共之而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難財共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太宰是以人主不敢逞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於此亦不敢逞式法而過其常夫以式法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共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太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原立本於此而無以蟲壞之也式曰小宰之職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令九式之中乃不及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何也曰朝覲會同之用不過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飧牽而已此則

賓客之式也軍旅田役之用亦不過幣齎委人共委積薪芻司勳掌賞地官正領衣裘車人夫人繕人槀人司弓矢司甲兵之數一切皆有法式以給其財此則幣帛用材匪頒工事之式也或又曰軍旅田役莫大於犧牲而不爲之式何也曰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人自爲其非公家之所給也公家之所給惟官府中供軍事者耳此則有廩人治師役之糧食倉人共道路之穀食遺人掌道路之委積是不爲無法也大抵太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之滲漏上之取者無慮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邀名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

始交征利矣錙銖而取泥沙而用竭九州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而公私始俱受其病矣嗚呼是其所以爲秦漢歟

或問周制天下之財皆受令於太宰而總於太府其王府則專掌王之燕物以共王之服食好賜其內府則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其外府則專職邦布以待邦之小用至於司會則惟總其會司書則惟總其書職內則惟記其入職歲則惟稽其出職幣則惟振斂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則又皆惟會計一物一用是自太宰而下其出納移用之權盡總於太府而司會至掌皮則不過綜察鉤考之而已然太府則下大夫爲之長而司會則反以中大夫

為之長司會之權反重於太府何也曰此聖人之深意也以會計之官稽掌財用財之吏苟其權不足以相檢稽而為太府者反得以勢臨之則彼將聽命之不暇而何敢以究鹵莽而察姦欺鹵莽奸欺無所忌則氾濫掩蔽之弊生而匱之禍虐之患至暴征橫斂之原亦自是而啓矣是以聖人必使之有相臨之勢以去其相蒙之私然後理財之本末為可觀今以司會而下攷之所謂職內職歲司書職幣司裘掌皮亦均之為理財也宜屬於太府而皆司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不惟此也太府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掌財用財者無不於太府受財焉而詔王及冢宰廢置乃司

會主之司會之權不重乎抑又不惟此也司會司書皆一體也司會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司書亦掌六典八法八則之二夫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乃宰相之職業而太宰之所以佐王者也二之以小宰因其理勢之當然彼司會司書亦乃得而二之司會之權不重乎夫惟會計之權重則糾察鉤考之勢得以行於諸府之中事不至於欺偽用不至於氾濫數不至於虧耗國計不匱而功化無不舉推而至於典法則之處無不各行其所行大抵欺罔不生則財用足財用不缺則百度無所虧可以備威儀可以興文物車旗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衣裳冕弁尊爵俎豆之禮

上而郊天祀地下而師田行役冠婚喪祭皆可以並舉而無
遺當其禮制樂作兵寢刑措而餘財餘力之效雖神祇祖考
无安樂之治道之成天下大亂有廢而不舉者而使司會之
於太府不敢論其曲直當否不敢抗其是非上下相蒙以為
欺而彼此相容以為姦則不終日而覆亡隨之矣財力既屈
國用蕭條下無以應無厭之求上無以充法式之用上下離
散而禮樂廢事廢墜而氣落向之所謂六典八法八則太宰
固不得而自行矣然則周家所以重司會之權者固將以助
太宰之治也春官太史亦然鄭氏不深於周禮乃謂太府若
漢之司農司會若漢之尚書不知漢以司農少府掌內外之

財而尚書特少府之屬官耳糾察鉤考之權安得以其屬而
行於其長也而後之儒者則又疑泉府倉人廩人掌斂之
出入而不會計不知此三者之列於司徒特以其事近於民
耳若會計則同出於司會而已且其致九貢九賦九功九式
之財用所以於其入而會之也掌官府郊野縣都百物之財
用所以於其出而會之也以其入而考其出所以參互而會
之也百官之府百里遠近之郊三等之采地司會皆得以會
之固不應若尚書之卑而法不及行於司徒之屬也先王建
官之意深矣漢唐何足以知之漢興之初亦嘗少近於此以
蕭何為相國而以張蒼為計相計相之權正周司會之職也

命名曰相與相國並立其事推為甚重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其鉤考為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於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其還計相也止於一月其更計相而為主計也又止於四歲自是而後主計之名與蒼俱罷矣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以主倉穀有金曹以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遂使兩代後以尚書而充之每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而平勃皆以為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者司農之外無有能知其數者宣帝之世韓延壽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遣御史詰問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蓋自計相罷後御史總領天下之財計郡既未可知也自光武歸集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善而治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為中準而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書列而為監丞盡用奄人以領之不惟無稽考之官而士大夫亦無復有與財計者矣以至李唐此弊不革財雖掌於士大夫之手而糾察稽考猶未有執其權者且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其名非不美也然當時三司獨設副使以三司使為之長則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耳其官長治財而其屬攷

之於勢為不順宋朝三司使其屬官亦有磨勘司均之為失周官之意也渡江之後而庫令等相提領雜猶異於他官之檢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然則因宋朝之磨勘司磨之度支使漢之計相而正之以周人司會之名使之權尊勢重以臨於三司之上而受令於三公之下國用其庶幾乎鄭伯謙或聞西漢自計相主計之罷司農少府分受天下之財曾又分司農少府之財利措散主漫不可攷疑其為防甚疏矣而當時之財物反以充羨東漢自光武歸鹽鐵之利與郡國併水衡之利於少府出少府之陂澤於司農司農以四時受郡國錢穀之數四方調度一切關請又有尚書以參互鉤考之利源始澄不相淆亂其為防甚密矣而當時財物反以耗散而不足何也曰東都之不足固其法之所宜有也宮中用度一切付之有司豈後世之所能堪尚書少府之屬耳焉有其官長理財而其官屬能致之者前二論已詳之矣然不必復論乃若西漢之所謂充羨亦不過一時取天下之財而聚之公上耳非有會計之法以通融上下之有無以均節財用之出入而至於有餘也食貨志言武帝之初承文景之後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財物之浩穰漢之富庶於是為極矣然建元三年平原河溢民已相

食何但若此廩廩也六十餘年之富庶曾未三年遂不足以支一朝之變乎蓋自賈誼鼂錯勸文帝以蓄積均之為蓄積也誼則欲公私之兼足而錯則專剝民以厚君今年入粟於邊郡明年入粟於內郡郡縣之倉庾皆盈矣而民則無顆粒之餘平居無事猶以自支而不見其缺一旦旱乾水溢變起倉卒民則何以支此帝也吟然後見其上之有餘而不知其下之不足外則窮兵黷武內則窮奢極侈公卿大臣曾無一人焉執均節之法以限制其方張之慾至是則公私俱困矣竭四海之財不足以贍一人之欲財力既屈遂征橫斂生民復被其毒蕭然殆無以異於水旱之時也嗟夫舉天下之財

而藏於國其斂之既無度舉國家所有之財而奉一人其用之又無節而其極也又不免暴征於民以寬其目前之計若是而猶曰西漢之財物充羨吾亦不知其以何者為充羨也況又有所謂國養蔽匿之失乾沒滲漏之弊千姦萬欺之轉移掩竊乎取之無度用之無節而會計之尤為無法蓋嘗觀之中尉卒勳數萬人（王溫舒）樂安隱田幾四百頃（匡衡閒）東流民無名者四十萬（石慶）少府陂澤多為貴戚冒墾（石顯）版籍甚不明而口算田租所入甚無定數也延稅武關以給守卒遠田車師以給過使（上武紀下西域）公車索求於長安（東方朔）根遷出私錢以養宗室（西吾）郎官出私錢以市財用

楊輝劑券甚不明而廩祿所給甚無定數所也會稽計籍三年
不上嚴助內史假貸殖多不入倪寬東郡官散放錢至千餘
萬韓延壽乘傳而行郡國矯賦至六百萬貢禹課最甚不嚴
而州縣所供甚鹵莽而無定期也乘輿賜謁取給大農食貨
大農錢盡續以少府曹謂平陵工作取諸水衡宣紀私用經
費甚不常而緩急所移用甚紊亂而無定制也以至無類稽
賦羨租之積尤為泛然無統如贖罪之錢儲於北軍江充無
名之錢儲於郡內張安世辛吏之錢寄於州郡東海廩藏之
錢寄於馮翊韓延壽軍市之租委於邊吏馮唐則其渙散尚
有未易究者執掌之官吏出入之司尤存不關有季公稟乎

者糴邊穀百萬而虛數至六十萬斛趙充國僦民牛車而增
價至三十萬田延年甚者或私僦賓客而入多逋負鄭當時
則其轉移侵藉尚有不易悉數者蓋自漢家無計相之官公
卿大臣無有能知錢穀之數是以人主肆其侈於上人臣肆
其欺於下而民備被其害於中以至於若此時也周家之所
謂冢羨宜不如此夫以漢去周之近使其恭酌周制有書契
版圖如司書則口算田租何至於無定數有須財受財如太
府則劑券廩給何至於無定所有九貢九賦九功之令財用
有日成月成歲成之考出入則課最期會何至於無定期有
玉府外府則經費私用乙不至於紊雜有職內職幣則羨租

雜賦必不至於渙散總而言之有會計之權如司會之重則
凡百官吏又將不敢以容其欺奈何驟天下之財於公而
聽君臣上下之各自行其私乎聽人以財而人無不貪猶飲
人以酒而人無不往也與人以利而人無不取猶飼馬以芻
粟而馬無不食也周公創法首若是其諄乎周家會計之法
所以為盡善者蓋不獨致其國之財亦將以稽考天下之財
也以周書觀之所謂知民之財者則諸府所受之貢賦必欲
知其欠餘也所謂知器械之數者則執事官吏所用之器械
必欲知其存亡也至於知田野夫家畜六之數則井田夫家
有多而有寡牧野畜庄有畜而有耗無不考之知山林川澤

之數則山林之林木有重而有殖川澤之蒲葦魚鼈有盛而
有衰無不攷之若其有餘則輸官之數必不容其虧若其不
足則輸官之數必不取其盈蓋上下相通有無相濟合天下
為一體而為之不若漢之判然不相關也論財物之充羨其
本末源流要必如是而後可鄭伯謙

自世儒以仁義功利歧為二塗不知即功利而條理之乃義
也易云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而豈以棄財為義哉桑弘
羊當武帝兵興為三法以濟之中如酒榷誠末事矣乃諸當
輸官者令各輸土所饒平其直於他所賣之輸者既便官有
餘利亦善法也至竟山澤之利置鹽鐵之官真不益賦而用

饒桑何病之劉彤有云古費多而民不傷今用少而下將困非他古取山澤今取貧民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民去其業此亦足以發明漢法之當遵用矣古先王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禁衡發有時一學農一足用桑大夫蓋飾其餘意而行之未可以人廢也藉第令畫餅療飢可濟於實用則賢良文學之談為甚美膚詆而必區區於此哉焦澹園書鹽鐵論後

錢

東萊呂氏曰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權財貨之所由生者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故作幣救民之飢考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以管子與周禮單穆公之論觀夏商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者為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處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為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論財會但論九年之積初

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何故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救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穀粟泉布之推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鏹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為本所謂泉布不過推輕重耳之於民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為賦甚少所謂俸祿亦是須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亦未嘗以錢帛為祿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末作蓋緣錢之用少如制祿既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以穀粟布帛其閒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权輕惟凶年飢荒所以作幣先儒謂金銅無凶年救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論布泉者甚少到

浮漢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職之高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祿不過口筭每人所納百餘年尚未以錢布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為本以泉布為權常不使权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鏹千萬与公上爭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貪焉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為本此又却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之事所謂經权本末常相為用权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游手末作之弊欲尽廢之如此則得其一

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當時天下盡不用錢貢帛之論略已施行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又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其意本要重穀帛反以輕穀帛天下惟得中適乎論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漢至隋其泉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為得中自漢歷隋屢更屢易惟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錢最得其平自唐至五代惟開元之法終不可易論者盖無不以此為當以此知數千載前有五銖後有開元最可用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　本朝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法錢雖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本朝張齊賢未變之前所謂太平錢尚自可見齊賢既變法之後錢雖多然甚薄惡不可用當時務要得多不思大体国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殊不知权歸公上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权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

使薄惡如此姦民務之皆可以為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啟乃是以小利失大利南齊孔顗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論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論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或是以錢為國賦條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銅愛工使姦民無利乃是國家之大利泉布之法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其規式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权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幣王莽以龜貝為幣此是錢之蠹也或見財貨之多欲浮養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若是权一時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創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則可於它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為一千行旅齎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於鐵錢不便緣輕重之推移不可以挾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鐵錢不便交子即便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卻使楮券不使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設者欲以楮幣公行參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經久之制今日之所以為楮券又欲為鐵錢其原在於錢少或鑄為銅器或邊鄙滲漏或藏於富室今則所論利

害甚悉財利之用在於貿易孔顗之論豈不惜銅愛工不計多寡此最的當推本論之錢之為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至于百工之事皆資以為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盡穀帛有餘山澤之藏歲淂其利錢雖多不過錢重錢雖重彼此相权国家之利亦孔顗之論要當尋古義識經权然後可也

錢幣

元世祖中統至元間立鈔法以至元寶為母中統交為子子母相權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貴初今多尋不即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鄙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既窳惡易敗難以倒換遂澁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印鈔以買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呼蓋嘗攷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即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

用鈔以權錢及當衆斂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為貴楮幣
不足以權變百貨而逆流而不行職此之由也亦已欲立鈔
法須使錢貨為之本如鹽之有茶ゝ之有引ゝ之有至則茶
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焉有不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
各立錢庫貯錢若干貫鈔准錢行之制如張詠四川行交子
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引為母以錢為子
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
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
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脈常活
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
漲滿浸溢而有濫觴之患矣此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
驅穹氏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
無術而亡也又如富人罷役以給批行批得役其批行矣貧人無批以無役批乃虛文又何以行之哉華李

鹽政

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厲禁不在於征榷取財也至管夷吾相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少男少女所食論鐵則雖一鍼一刀所用皆欲計之苛碎甚矣故其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人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其意不過欲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旣以此相桓公伯諸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齊世守其法故晏子曰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徵歛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爲有自來矣

自唐始榷鹽舉天下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餘萬緡而宋元祐閒淮鹽與解池等鹽歲四百萬緡比唐世天下之賦已三之二紹興末泰州海寧一鹽支鹽三十餘萬席爲錢六七百萬緡則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征榷之數也伊欲民安利而商阜通何可得哉

國家以鹵地授民而歲課其鹽亦猶以土田授民而歲收其賦也　國初峻竈丁私鹽之禁而條例有夾帶者赦之科識執其文則是耕民納租賦外將餘粟貨賣者而絞也其可乎則知此法有深意而行之者失也夫兩淮鹽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而淮產鹽除正額外猶餘三百萬有奇也今正額不得多乘餘鹽復不得私賣則此三百萬鹽將安所洩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連江西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獨七十萬引之鹽亦何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　國初竈丁既給鹵地復給草蕩免其家雜徭所以利之者甚厚而額辦鹽引

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值錢千文是鹽一引竈丁得實利二千文也資之者既厚又歲課以七十萬取之者甚薄其餘鹽即以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繼權利故餘鹽弛禁而可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觔給米一石較前事為已削矣然識得米麥而給之亦猶可言也今官司徒挾此令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峻責餘鹽之禁是使之久飢而死也夫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官有能物曲有利自然之數也今因天地自然之利賴小民煎煮之力既已辦正課矣又禁使不得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可堪哉於是貧弱逋逃四出赊死其富室負海憑險多招亡命廣占斥鹵

煎煮多而私賣廣法固不足有禁也故鹽禁愈嚴貧竈愈多而豪猾愈益横故曰行之者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民見利不見法淮安額民數千家專販私鹽良兵勿苛高檣大艑千萬為羣行則鳥飛止則狼踞官私熟視莫敢誰何之矣此隙不彌必貽大患今淮安官軍受利而護之出境矣山東官兵且銳之丐鹽光食矣形影既見業可寒心此鹽場竈戶鹽徒之利弊也洪武中招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賤民受其賜永樂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宣德雖加邊糧仰足民猶利賴之也已定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為常股三分為存積常股者商

人中納給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缺增價開
中趨次放支之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
得支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既艱滯矣而又裝存積
鹽以傾之以居貨而罔利六爲在其爲王休子且自成化末
每引納銀三錢五分今增至八錢五分矣視洪武永樂間增
價以數十倍而權勢之府占賣窩絲紀之包攬倖漁衙門之
斗頭火耗不與焉其輓輸芻粟也又有帶攬取索常例刀蹬
留難之弊雖其既納而守候查盤關領勘合者費不復貲蓋
至于長蘆兩浙無配搭支商人一身三路候守每鹽一引用
銀二兩有奇矣法闕中鹽引二百五十觔正數外賄揚官私

加至三百餘觔延納銀於官聽買竈戶餘鹽通五百五十觔
此皆貿易于官民而得之者也嘉靖末年挌克峻深之臣後
嚴夹帶割沒之令觔罰銀一錢歲上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兩
少裁六十萬兩而開中之商人愈病其行鹽之地開中商力
不能自致則四方小賈買鹽引代行開中商先于北鹽院具
冊行淮揚按院行給鹽運使司總鹽數船數水程若諸小商
名若經紀地主之目送院以待會以其二下批驗所類爲冊
送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視待鹽舟積多至百
餘艘少者數十艘乃掣視故商鹽壅而不行有守半年不得
掣者而鹽輕重不如冊皆論對以鹽責論重以夹帶論于是

江運諸小商又病且鹽歲春夏與十月為旺相餘月為衰閑即其時又復以晴雨為生息之候晴連兩旬月沙灘崩塌淋曬無地煎煮無期坐守耽延吏急追併而官竈兩困矣此商人中納之利弊也國初 命鹽運司以掣下餘鹽下州縣分給人戶計口食鹽而納鈔已鹽司無餘鹽關給而鹽鈔不蠲吏緣為姦利已命於兩稅中雜輸行鹽地方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水多灘石陸乃回遠勢不能待官鹽而後食不得不資比境有餘之鹽而近境之鹽直相倍蓰此何足與較矣而各鹽道責所在官司巡徼嚴切責以私鹽之令月有比較之科而吏緣為奸民受其弊市豪大猾與巡徼者比而訟共敗之時獲一二貧弱肩負易米度日法所不禁之夫以避責夫産鹽之地官既驗鹽給引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斯道何過也始給鹽而徵之鈔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而鈔復不蠲人之藉斯賦也其謂之何斯尊何義也天下一家也榷鹽而利之古以為猶父榷子病之矣況於食鹽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輕者又道何過也往鹽所自出者賤家戶給足今運鹽諸小商買引挈放之留難費什倍於昔所決出益貴價不得不騰價騰糶民不得不受其弊山谷貧弊之民有數月無鹽以為常此四方食鹽人戶之弊也永樂中下輸粟于邊之令富商大賈于三邊自

出財力自招遊民自墾荒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自立保伍田日就熟年穀屢豐蓋至天順成化間甘肅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成化中户部尚書葉淇言法商人輸粟二斗伍升支鹽一引是以鹽伍分得鹽一引也於為利己奏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文銀貳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一引得粟二石也以一引之鹽致八倍之獲於國利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是上下交利之道奏可於是商人引鹽悉輸銀於運司類解户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然淇淮人意獨為淮商地而輸粟於邊之法既廢西北商亦徙家於淮以便鹽於是撤業自歸田作坐廢墩臺坐頹

保伍坐圮遊民日散邊地為墟戎虜入而邊以大困今千里沃壤莽然蕪米石直銀五兩而邊儲枵然矣夫安邊足用之長策大弊而不可復者也夫鹽者利之宗而害之藪也誠專利則弊生未有利專於上而能以消弊者也誠壅利則害作未有利壅於下而能以袪害者也漢董子有言皇皇求仁義惟恐不足者卿大夫之事也皇皇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曰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不與民爭利也今縉紳達據本貴利賤義而務細小往往詭托貫壁數引占窩邊汙尊之利開納之歲內外推豪陰以其關託撫臣為之所而撫臣者率視執尊卑大小為聽之之差名曰買窩則不出關

閫而引襄六錢之息矣積而千引則六百金矣萬引則六千金矣遊手遊俠之人不移跬步而坐致千金之獲其權家勢要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壟請圖乞必獲而後已商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挽其腕謔呵而奪之憲臣與轉運等官且交通以互市敝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侵漁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無私鬻不可得也二者不革而欲鹽法之無沮壞上下不交受其弊不可得也 國初設轉運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閘鹽課宣德中始令于淮提督軍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揚州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與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非始命專巡私鹽要束而已也此於鹽甚重然而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在運使提舉等官矣今其官非闒茸不職者不除升是毆之汙穢之地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督之糾之然且不洽人情無不有欲道之以潔然且慮汙況道之以汙將何所不至乎劉晏有言官多則民擾上且禁事事之禁也如絲然緒之多手理之無緒而亂之也今法鹽官遍天下而所在嚴分地之禁如敵國外戎譏放訊察如逐奸宄不欲斧纖芥之利饒之民而邊關行者設官立署費以千萬計是禁之之道也今治之莫若簡事而省官減獨於諸產鹽設運司之地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略倣漢桑弘

羊唐劉晏本朝周文襄故事令其經畫則濬源決流而久
之任則官尊重既不可屈阻而鹽運提舉等悉選補廉吏自
餘鹽官悉罷而令三邊提督都御史兼功農使召鹽商耕塞
下入粟如異時則鹽課邊儲交為接濟邊方腹裏兩都御史
如左右手通其轉移商於邊中粟已即給引赴揚循常股以
差次聽竈戶驗引支鹽寄請比託者雖細必糾多支濫給者
雖貴必刑其竈戶餘鹽聽商與平易官聽其獄訟而時制其
縮贏代沛恩弛所在驗詰之令解分地之禁中國一家悉
聽其所往唯嚴通夷之禁則上之關中盡歸之商賈下之場
蕩盡歸之竈戶莫利於私售而私販之害絕人得量力中納

而富商大賈未由操利權　國家得鹽利自饒而不必峻刑
曲防以擾之竈丁得煎鹽自給而不必更充差錢以優之鹽
可通貴人無爭奪豪奪辟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
民不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漸充邊通糴糶之官不必設
鹽徒意外之患不必慮利源既均利澤四溥冗官冗費蕩然
一除如此而利不與國不足曷餉供億有不給未之有也鄭
元錫
鹽政固邊計也鹽政之通塞邊計之虛實也今天下稱邊計
最急蓋數十年未講臣借箸計司持籌曷嘗不致〻邊計也
而邊計猶然虛也則鹽政之舊未復也遐考　國初置轉運

提舉為鹺司而淮之南北浙之東西長蘆河東山東閩粵蜀滇與夫鹽井衛龍州司雅州所海北靈州西和漳縣皆所謂産鹽處也煎有竈貯有倉課有額行有方當其時歲召商開中入粟實塞下塞下粟無騰價焉則邊利也今商自為辨而國不聞輸將之費士飽馬騰并國強國則國利也蓋洪永間鹽一引所輸銀八分耳粟二斗五升耳至輕也所司開給無留行商人旦輸粟夕受鹽券支於左筐盈於右至便也禁食祿之家不得牟商利一切請給悉絶之諸私鬻阻亂者論死至嚴也竈丁給滷地給草蕩歲徵一引給米一石準以錢鈔復無雜役至卓也有餘鹽則官自出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攬利柄至周也蓋 國家鹺政操縱有權調度有法公平正大嚴密精詳商利而民亦利國足而邊亦足稱美善已乃常股存積之設也自正統中始也常股七分以為常而存積三分以待塞下之急倍貫開中越次放支是啓貪圖利則非体也乃輸之不粟而銀也不之塞下而之鹺司也自度支葉淇始也取目前之近利忘久遠之大計遂至邊儲資於內帑商跡絶於塞垣卒然有警倉皇召中數多觀望即有至者所入甚寡至今儲蓄外空則非計也乃私賣之開也自弘正間始也或勲戚恩賜或權倖請託皆予以餘鹽容其夾帶而濅有各年未盡名曰零鹽有剩堆積名曰所鹽一以供權要之

報中侵商利虧國課則非法也乃商之困自守支始也次同貫魚繫同積薪有數十年老死不得給至今兄弟妻子代支者則非便也乃竈丁之困自捲催始也場蕩歸其并無鹽課為其乾淺竈下不過總催家一備而已分業蕩然丐貸為生欲無逃亡不可得也乃額鹽之滯也自課重始也彼一引所輸銀至七錢五分重矣而且有融支有賣窩有科罰有勸借費殆不貲是以鹽價踴貴而人競趨私鹽欲正課無滯不可得乃私鹽之行也自不行鈔法始也鈔法廢則縣官何術以收餘鹽餘鹽積而無所售則竈丁困乃曰挾餘鹽者殺貨私鹽者殺將能行乎行之而必即竈丁枵腹以斃不然即為變行之而不必欲餘鹽之利不為奸人橐中裝不可得也今江淮間鹽徒高檣大舸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傷官兵近方見告矣以今四方綱維不弛譏察有加為猶曰如是有如一方有警如姓曹者乘變而構孽吾何以行之故鹽政之不修愚恐其患不獨邊計且移之社稷也嗟乎利弊之懸洞若觀火 祖宗之法願若畫一籍令在事者深考而善提衡之何有于區區鹽政哉愚謹考其始末詳其變遷以俟司國計者鏡焉 李夫机鹽政考

勸農

古先哲王儲積尤㮣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衣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于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于室麗服溢于路飢寒之本寔在于斯愚謂功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賸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于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增益數租年豐多積藏儉出賤所謂私民之穀寄積于官〻
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北
懇韓縣隣表
今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蠶也率九州之人一人耕而百
人食一人織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賦在焉諸侯之車服飾器
在焉職官之祿廩資焉吏人之求取往焉俾一人耕一人織
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難乎僕嘗客于山東富于民舍觀其
耕也候天時相地宜遠求種稑胼胝手足朝昏引領以望膏
雨借貸以成其饋餉筋力竭于磽确汗流浹背忽以霖雨
日熾其背無不黧黑又婦人之為蠶也髮鬢如蓬晨昏憧〻
高條長梯陷險巖花稚女嬰兒目不暇積歲時之成否斯在
外矣其五稼登于場圃也未及蘇揚蠶之為繭也擇未盈筐
犬吠喧嘩悍吏繞居其茹飲食然後乃曰若干官之常也
若干歲之逋也我求之何以應執事之欲若不從我他日之
役余無庇爾焉民由是怵其督責之急怖其恐脅之言無不
強足其欲粟之熟也粝食未飽蠶之績也家不及絲縷殆不
旬五日皆已罄矣至有丈于拱手壘壁相顧而坐向使不為
盜不為非不鬻不時之物不犯及時之禁不受役于鄉豪不
為奸詐之計以給其家可乎故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飢寒
而不為非未之有也誠哉是言且古者四人各業以成其國

士世其詩書農本其業非工傳其絕墨商積其貨財今士大夫以先王言行政事自守壯趣將捷急之辨者固獲用于諸侯矣農人之家恒若將弊工之屬也亦受其役而不受其直唯賈之利獨便于時若關梁之賦薄市井之不擾我取積其物以中之如不我容捨而之他邦非叔耻如諸之力不能為悲農則不然父母存焉桑梓在焉妻子居焉懷土之戀居亦可知使之空以往曰避煩賦他邦之政亦我邦也欲何以往所以今之世士亦為商農亦為商工亦為商商之利兼四人矣審利要時一中百溢易于耕織人人為之故諸侯庶人亦爭趨之矣 朱布濟治論

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夫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于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于君故不可不敬君人君之奉取之于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于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

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于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雖躬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雖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疏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于內殿植稻麥臨視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于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宋范祖禹論農事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制

今之言愛民者皆知其說矣俗吏見迂事儒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盡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濫敝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于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為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為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為井而皆以為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為井何者其為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為昔者自黃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為事而諸侯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南濰淄以東其不能為者不強使也今天下為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為之乎就使為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不服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亡封建絕井田雖在亦不能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畝遂溝洫環田而為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為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為源鍾固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為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為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不在乎田之必為井不為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瀦防衆流即之漻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尚不可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歲之上今其阡陌連亙墟聚遷徙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約具在故勤勤以經界為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其耳目所不

闇不見之遺言顧從而効之亦咨嗟嘆息以為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為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為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為耕借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有甚者庸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伎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輸官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賴也富人為天子養小民又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耳乃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嫉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為治者也故臣以為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觀世立法識使制度立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其群臣當汲汲為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為實儒者以高為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蓋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屬官民不得而私有之但強者力多能兼衆人之利以為富而無力者不能自耕其所有之田至於轉徙流離先王授田使貧富強弱無以相過各有其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其法大備畫地為井八鴆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無得侵奪雖欲貪并不可得也商鞅用秦規則寖弛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阡陌既開乃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置錐之地然猶不明說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古為業耳迄于漢亡三國並立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簿藉契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元魏而損益之為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券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為私田先王之法田是大壞天下紛紛互相吞併而井田永不可復矣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官安得而禁制之田既屬民巧欲奪富者之田以與無田之民禍亂羣興必然之理也鄭介夫論井田

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議固正矣至於斟酌

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為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民口之衆寡所當周知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怠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户授田百畝其家衆男為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士工商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為士或為商或為工又所當周知也為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授受之際可以無弊蓋古之帝王

分土而治外列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孤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為世卿強大夫所裂如魯則季氏之費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界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

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致覈而姦敝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幺麽之能自存者無幾諸侯之地愈廣人愈衆雖時君所尚者用兵爭強未嘗以百姓為念然井田之法未嘗全廢也而其敝已不可勝言故孟子有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育妻子之說又有暴君汚吏慢其經界之說可以見當時未嘗不授田而諸侯之地廣人衆考覈難施故法制隳弛而姦敝滋多也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

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姦敝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二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敝後世蓋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杜君卿曰降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為隱覈隱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簿書既廣必藉衆功藉衆功則政由羣吏由羣吏則人無所信矣夫行不盡之法委政於衆多之胥欲紀人事之衆寡明地利之多少雖申商督刑撓首總算不可得而詳矣其說可謂

切中秦漢以後之病然推其本原皆田予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思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魏已圮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蹤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閒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向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馬端臨

井田者古今老師宿儒習稱之而少年迂而諱言之諱者固未知姬公所以致太平之遺意其傳會之而習稱之者亦非深知井田者也井田兵法之祖也蓋其事與田獵相表裏從論井田而不兼論田獵則井田之精神不備而公經緯姬氏

八百年之苦心亦不明夫雄之鼎鼎鼎于垂東遷而後絶者則井田之兵農合也其兵農合者則田獵之法聯絡乎其中以黜夫富強之名而陰收夫富強之實也聖人之治天下其慮長其謀遠其法度似疎濶而實精嚴其事出乎此而意實寓乎彼蓋不特近可以籠匹夫匹婦一時之耳目即後之老于周官者日以井田為聚訟而終不能名公指所田寓即儒者張云寓兵云爾然亦終不能舍子輿氏之說闡而暢公所以寓兵之旨王者鎮國家撫百姓欲以長子孫而杜奸詭則不得不用兵、不祥之器而授之血氣好勝之民則勁悍難使勢必至于毒民而後已聖人以為以兵毒天下不若以兵

教天下以兵教天下又不若以兵藏天下故井田表裏田獵乃聖人之善藏其兵法于不窮所謂合之則雙美而離之則兩傷者也夫有兵則有營有陣有食其邑聚有地其校閲有時其春秋夏冬蒐戰夜戰有法其興師振旅有禮凡此者皆兵之大紀也公使民田之而不欲使民知之故後世莫得而詳然其井田之神巧變化則散見于車攻七月諸篇而微隱于周官田獵之制方夫里而井井九百畝自其予之九畸始也八家皆私百畝自宓羲之八卦始也公田居中為大將授奇居中央私田居外為正兵以居四正為奇兵以居四隅對敵則正兵迭出犄角則奇兵互張止則大營包小營行則大

陣包小陣斷之而為三則吳璘之三疊出之而為六則李衛公之六花全演之而為八則武侯之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而法止矣雖然其猶兵家之營陣圖耳有如授之以圖而不教之以法與無兵同其民日引月長于爭鬪殺戮之事而不消耗其雄心移易其耳目與教盜賊同聖人于是因祭以用獸因獸以代敵悉匿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說曰田獵呼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己之井田止于截溝塗而剖封植則其制識迂惟其以田獵轄之而行則所為尊民于富且強者甚巧而不露而千古兵家不傳之祕法悉藏焉公何迂濶之有哉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以明四時不失戎也肩明仆旗後

止者誅以嚴信誓也馘蘭艾之章以為席置通帛之旃以為門以懼傷馬也車之入門繳以車軸以試其能御也車軌塵馬候啼以試其能馳也旌旗金鼓以畫戰也選車徒讀書契辨名號以夜戰也過禽不逐以示不逐奔也面傷殘毛不獻以示不殺迎降也不成不獻以示不戮幼穉也出則少者在前以示趨敵也入則少者在後以示殿師也有聞無聲以示師克而和也酌醴獻賓以示告廟飲至也夫公之神乃變化善藏其兵法于不測如此當是時車輿行三司馬鈇而不補雖蠻夷猾夏盜賊奸詭則竟付之士師若曰兵者此不過刑法之屬不以教我民也而周之民亦且泄泄焉第相謂曰公

以稼穡飽我又放而角之原野酪禽之血搏獸之革以傈我
甚則感嘆而歌咏之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言私其豵
獻豜于公至于公田則思君獻豜則思君而百姓之願為公
死可知也常人之情或叉吾于室而不容不拔髮于鬬隣或
搆仇于酒杯而不能不卒然匍匐于極水火之際何者其所
居之習然耳今一井之內婚娶喪葬老死不出于其鄉歲時
則相藉子孫則更抱人語其名姓里居而世共其生死緩急
以此思戰：寧有不勝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
設地網以制戎馬此壓沓土著則不必立保甲以稽奸偽民
二十而受田六十而歸田則不必汰老弱以覈軍籍田中有
廬疆埸有宮則不必裂地以處師徒我耘我耔我黍我稷我
倉我庾則不必飛千里之芻輓萬鍾之粟以給廩餼轉餉偷
夫今日之國家其漸趨于貧弱者為其以東南之民驅而養
西北之兵也卒之首与尾兩窮而富与強俱困亾惟借民以
延食旋借民之食以延兵無名募揀選而技良無營壘作據
而備設無更番屯戍而居處寧無牽制覦望而肝膽豈規疆
理為營陣揭鋤挺為干戈轉用其所以斃獸者以為斃敵之
法上不言下不覺百姓日馴夫狠戾不肖之心而國家坐享
夫數百年全勁之利老氏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易曰需天
下至險于至順嗚呼公之意豈亦本諸此歟蓋嘗譽之井田

奕局也田獵之闔闢縱擒屈伸進退其變迄于不可勝記皆所以挾其局而布之為勢也後世若柳宗元之封建林勲之本政其井田純用局者也狩于郎兵于崇丘講武於平樂觀陣兵于驪山之下其田獵純用勢者也時異世殊必舉三代之法以困人主是又執死勢而遺故局者也改阡陌恣游畋是局殘勢敗者也新莽以井田飾亂漢諸帝長楊上林以田獵飾治局非局勢非勢其不知奕均也嗚呼寧獨漢唐以後諸君子孔子輿氏之論井田詳矣公猶得以農事之說籠而掩之況其下者乎微獨子輿氏即當時但稱師尚父為善將而不稱姬公為善兵嗚呼聖人之深于藏法一至此哉夫善易者不言易善兵者不言兵而後知兵之所以莫測也故曰井田者古今兵法之祖也 陳繼儒

田制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為廣州教授建炎三年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竄卒類為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為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為一井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為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為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則又分為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匠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賦歲収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饗御則布六尺麻二兩所収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勲為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勲又獻比校書二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數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曰勲為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世之為井田之學者孰有加於勲者乎要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宋史

附鶴林玉露

林勲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為步、百為畝：百為頃：九為井井

方一里井十為通〻十為成〻方十里成十為終〻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実為九萬頃三分去二為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埆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為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実為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養之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居

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有餘以補不足則民親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為閑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羨田之家則毋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

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還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義田者宜悉從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賣其總步涌畝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畧如如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猶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況均田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6886-13

賦役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于是倉無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粃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且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于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与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知當邦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于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国久則固〻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于今而養兵與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為之深憂蓋古者兵出于農而役出于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于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

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于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賦其粟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費而天下無攻守動勞之民以為大役故調其財以為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于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于官以為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為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為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無為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于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于民〻歲

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于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為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為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為兩稅以至于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与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濬運則常患無以為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于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為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為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于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于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嘗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隸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為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

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于天下不惟重乎苟庶而無所求惟其能綫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人幸則雖有取而不害于為養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為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于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不足于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于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無又可驅而歸之于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蘇轍役游民策

鄭元錫論宋役法曰成周有政役鄉遂有司各聯其民徒卑輦以時至聽徵於司稽事達關未論朝廷誠静重慎事獨精擇牧令如古漢循吏之倫為牧守而久任之其撫民而子之直也如家有僮作其養民而賦之役也如子趨父事何遽不可而何必創法更令紛紛爾為也且夫上之於下也如元首之與四肢一体而成者也分無可逃鄉何得解得其人而司牧之如六馬之在御非其人而智驗之如置禽於闌圍而獵之也悉民役於官而吏侵漁之青苗保馬保甲諸法民何以

自免於官患民苦於錢而差役之為便也田賦諸雜變賦庸非賦於民乎得其道則交利失其道則交病熙寧於青苗保甲保馬以賦於民為是而差役則非之元祐於差役以賦民為得而保甲馬則罷之亦偏指不參矣

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為國之急務也軒黃已前不可詳記自堯遭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戶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為太平之盛及殷革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洎周室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畿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法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時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它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為出計農以立軍雖遭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税工商急關市之征倍舟車之筭人口既以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一千二百餘萬墾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種殊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戶口祗有二百四十餘萬洎隋文之代與漢比崇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文皇帝以

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群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自貞觀至于開元將及九百萬户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救人瘼者以重斂為病源料兵食者以惠餘為軍啟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為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細配為名止以正稅加納則天下幸甚 李琪上唐莊宗疏

自秦廢井田之制隳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住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一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乃

令田每畝輸粟四升又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略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履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絹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租庸調者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綾帛而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此乃掊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為切

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法矣又歷代口賦皆是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背繆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宜其所謂計估算緡失平長偽扶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困斂求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是以致富雖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于微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可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為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于楊炎而少之乎 馬端臨

賦役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於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讐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耶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為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是不朽之功躋堯舜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歛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

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隣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興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興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矣將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翻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

都者視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六尺謂之步二百有四十步謂之畝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千里之都五十有四百億畝方里之內以十畝為之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蔬菜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塗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洲渚溝瀆之所渠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擇其中斷長補短而量之一畝之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

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千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郭通川大塗畝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蔥韭蔬菜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畝率十取粟一石為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備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於是矣其田閒樹之以桑凡樹桑人一日之所休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於帛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匹帛公索其百之十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為之州縣城

郭道川大塗畎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惡韭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參之田大計三分當其土旱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凡一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切、率十取一匹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匹以貢於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檃水旱之災皆足於是鰥寡孤獨有不一人疾者公與之粟帛廩自給者并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園萬鄉之所入於公者歲十分其一於公園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園使勿偷飢歲并入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

寡出公園與之而勸之藝以須麥之升高及其大豐鄉之正吉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畜當戒必精切須以內於公園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於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於食不死於溝洫不流而入於他矣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穉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群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有强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於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

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李翱平賦書

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大司徒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考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鄉師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州長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縣師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遂人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民師而至掌其政治禁令逆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簡師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察其媺惡而誅賞縣正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稍人若
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
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縣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
鼓兵革帥而至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凡令賦以地與
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
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
人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考而誅賞均人凡均力
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

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王制曰用民之力歲
不過三日司空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
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祭義曰五十不
為甸徒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
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
其三而父子離詩大東西東國困於役北山曰役使不均古
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民不與焉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
故任之以地之媺惡辨之以國之野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
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卿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可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遠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近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與近郊什一遠

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止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有於冬之一時致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舞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酇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族家為族遂百家為酇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以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酇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從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朞不從政然則從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嘆日聞於上也後世戍更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貴者也降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議先王之法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卿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徒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懋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陳祥道

按差役古法也非弊也差役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僱僱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义义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戶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蓋以事体之便民者觀之僱便於差義便於僱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未如之何也已竊

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掌二十五家六鄉）曰酇長（掌一百家六遂）皆中士也曰族師（掌一百家六鄉）曰鄙師（掌五百家六遂）皆上士也曰黨正（掌五百家六鄉）曰縣正（掌二千五百家六遂）皆下大夫也曰州長（掌二千五百家六鄉）則中大夫也周時鄉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勸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獄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巡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古之所謂復除者復其身戍耳如三老亦古復除之科然則謂三老為役可乎）蓋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疋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三疋或五疋其尊之也至矣故戾太子得罪而壺關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為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仇香之徒為顯宦有聲名然其猷為手望亦皆見於為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

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衆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恥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為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為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於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觀監察御史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願為故有避免之人琬言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曰以頃年差人以充猶致亡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弊也唐宣宗時觀大中九年之詔然後鄉職之不易為故有輸差之舉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差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鎖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污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虐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產不能自保則繇役之禍反不至也然則差役之名蓋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荊公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

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徵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習聞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參以為凡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賦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僉舉使鐵僉詳元祐閒講明差僱二法為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為者皆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

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故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僱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當任僱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僱募之費則其身與官無預而貪姦無所施此其相與防閑之術雖去古義遠甚然救時之良策亦不容不如此然熙豐閒言其不便者則謂差役有休歇之時而僱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僱役則戶戶繳錢至有不願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皆愚懦畏事之人而桀黠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

催役錢為不便又嘗時各州縣所徵催役錢除募人應役之
外又以其餘者充與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旱
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催役之錢可以備
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鬻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
取辦傾囷倒廩不足陪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催
役之法豈復可行催役之錢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
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為善者亦以當時執役
之費本少故也僅義消亡貪饕成俗為吏者以狐鬼視其民
睥睨朵頤惟恐蹙窮之不早為民者以寇式視其吏潜形屏
影日虞懷璧之為玦上下相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戶之

貲留為官況之費殺百姓六畜以役籍之條為驗家道之興
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
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尚延歲月而在職役之
列者立見虐扼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本正塞源之論
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飭廉稍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
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濟物存心然後鋤姦貪
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法之支補備作以養其事力賦歛
之簿書必覈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
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於
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況無困苦之憂不作避

免之念則按籍而役之可矣矣公曰偉曰義之紛紛哉不
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
反藉為屬民之一大事惡不知其說矣馬端臨
按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並用革新法之病民者如救焚然
青苗助役其尤也既然曰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
而復有再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建請乃出於范忠宣雖曰溫
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具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明及四月
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知也後以臺諫交
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遂大悟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役
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僱募者居其半故兼僱二者之法

雜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雖號為革新
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蓋未嘗有一定之見宜熙
豐之黨復來得以為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
息提舉司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
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
而僱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於官其極弊處至紹聖間
論一變群奸嘯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考其施
行之際蓋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入戶助
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歛
之意反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

錢則知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廢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廣蓄儲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且不取息亦可以繼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貸催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但因很愎不能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激之群憾因得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啟其征利害民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為之宗主然惇元祐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僱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僱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其識不惟切中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攘臂稱首者正張商英所謂熟荒要做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不了然於胸中也其奸人之雄歟　高瑞齡

右經總制月椿版帳等錢所取最為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為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亦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

發非有興於民也此又與推耳鹽鐵之智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説以誑誤朝廷耳此亞當之論昔太史公論桑弘羊之善理財以為民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温公謂其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然弘羊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山澤也若酒酤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蓋山海天地之藏而商賈坐籠不貲之利稍奪之以助縣官經費而不致盡倚辦於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則弘羊所為亦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訾也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而復別立窠名以為取辦州縣所斂不及民將以誰

取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吳居厚之徒亦羞為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無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興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為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較之令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熙寧以後經畫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倉卒之際不暇審訂致不量州軍之力一

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發運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
横之法取之於民紹興講和以後至乾淳之時諸賢論之屢
矣如趙丞相所奏及水心應詔所言最為詳明然言其弊而
不思所以革弊之方則亦未免書生之論矣經總制等窠名
皆起於建炎紹興用兵彼何如時也強敵壓境歲有蠶食吞
噬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之所兵屯日盛將帥擅命
而都邑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財惜費之時則何暇為寬征
薄斂之事隆興再講和好之後國勢稍張敵患亦息雖曰詰
戎兵討軍實不當廢弛然文物禮樂既已燦然承平之舊矣
則無名之征權宜之法豈不可講求而蠲削之議者必曰錢

物數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着未易盡捐然酒價牙契之利
可以增羨則當於坊場要鬧之地人戶湊集之處而明增之
不當例立此法而使州縣之間撒無措者不免加賦於民以
取足也官員請俸之給可以免除則當視其員之太冗者俸
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指留頭錢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
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樁留之財賦可以
求取則當參其郡計之優厚者於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
調取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紋畫明白之後則正其名色曰
某郡酒坊牙契錢增收幾何某郡增解戶部上供錢幾何諸
郡減除冗官俸錢幾何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樁版帳

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捐
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甦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
得借鑿空取辦挨卻不敷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民上下之
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進歲諱避而暗取之
固不若致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羨等項既明
屬版曹則異日或有甦辦不行之處亦未嘗不可明致蠲減
之請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者曰經總制月樁版帳錢也
而州縣之所藉以辦此錢者曰酒坊牙契頭子錢也或所取
不能及額則違法擾民以足之曰輸納斛面富户詞訟役人
承替違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齟合州縣以

酒坊牙契不辦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制錢而
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辦彼也百姓以斛面罰錢
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以辦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入己
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覆文不與而實與
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困不若大行核實擇其可取者正其名
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奸
豈非經久之計壽皇英主乾淳閒賢俊滿朝而計不及此惜
哉　馬端臨

賦役

或問畿外有貢畿内有賦有税有征斂之目其別何如曰公田以為税私田以出賦征斂則税賦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外諸侯則食公田之税以為祿幹私田之賦以為貢耳學者於貢賦税之説何其紛紛也愚請略公田之税而姑論畿内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説可以盡折而一之人徒見夫税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為止於兵車以九賦為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税賦雖一而賦有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賦也一曰邦中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四郊而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事則農出一兵甸出一乘事已則兵還於農乘還於甸雖名為賦其實則使民自為衛耳有以足軍之用而未有以足國之用也國之大用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事幣帛有芻秣匪頒好用不取諸民於誰責而供之於是始助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而九職之任以代九賦之出今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廛人廛人收皮毛筋角、人歛齒角羽翮丱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澤財物掌葛掌染草則征絺綌染草以當邦賦掌炭掌荼則征灰炭荼蒭以當邦賦其始也以九穀為主而其終則皆以九職

之物充賦其始也以五等定輕重而其終則皆以年之上下出歛法熟讀一書其所以然、於田賦之說者蓋以其未始立法也若公田十一之税周禮曷嘗一言之蓋惟公田太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乘之出自有定制耳此自黃帝為井牧以來未之有改役則自周公之身而經始之也目常農其巧立輕重常隨其過差有無常患其相遺受用常憂其相亂是以太宰正其名載師酌其數閭師縣師通其物太府謹其待用蓋其終始本末無毫髮不經思慮者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食其税於國則税之名變而為祿諸侯納其賦於王則賦之名變而為貢始於太宰之

然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之令其獻考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幷之布帛此即取物以充賦也又考之大行人自侯服之祀物甸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即變賦以為貢也其纖悉委曲則與畿內無一不相應者蓋嘗以禹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貢稅賦之別源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堯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稅雖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乃太宰之九賦也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之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為貢篚之制禹有金木錫石之貢有漆絲羽毛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

此則太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少異者周禮畿內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為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米粟之屬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徵異者耳不害其為同也周衰王制不明貢稅賦之法不復存成王周公之制魯之宣公初稅畝是以公田之外復履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雖然賦則尚無恙也至於成公之作丘甲則每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法之舊哀公之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私田之賦非復載師之舊至於邦國之貢蓋陵夷而無統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是諸侯既不致貢於天子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於諸侯

者久雖訟爲此豈惟非周家之舊法哉虞夏貢賦之法自三代以來所謂相承而不廢者至春秋而掃地矣嗚呼讀周禮見周之所以盛讀春秋見周之所以衰鄭伯謙

救荒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于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于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其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旁午于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
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
閑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于待升合之食
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
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
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
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
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于來
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
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
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徧則為施不均而民猶
有餓死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
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于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
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
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
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
費既無所需就食于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
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
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
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

不知何藪盡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延塞之地空延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延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于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于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于未

然銷之于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閭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于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于今而收之于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于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

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
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
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于
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
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
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饑殍之民而與
之升合之食無益于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
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
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于畎畝之
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于流轉死亡之禍則戴

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
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于無窮乎如是
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于下天意
悅于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
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于可為之時消患于無形之內乎
此所謂審計終始見于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于
一有桴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
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
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

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于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于救災髮膚尚無足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于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于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賞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賞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曾鞏救災議

救荒

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飢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其荒政制度不可攷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膳損減有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為一書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糶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遣人掌縣鄙之委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賑饑而已當時斂散輕重之式未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如弛張斂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飢乞糴於晉魯飢乞糴于齊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為斂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

愈壞則其術愈粗論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後來元宗溺於苟安不出長安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糴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飢此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糴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政君子不幸遇凶

荒之年不得已而講要之非常行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於飢餓之養々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使其下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無糜粥之養隨所寓之時就上面措置得有法亦可大抵論荒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

試舉六七條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後來販粟者免稅六亦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々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見歷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今皆施用得適了今但關舉而措之而已今所論荒政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

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汲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曆嘉祐閒既有常平倉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荊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閒雖復章惇又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攷呂祖謙

漕運

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亦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縣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至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常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閩粵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ゝ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衆所以唐高祖

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肅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槩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

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此藩回紇為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貢道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略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船不入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

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第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汎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方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所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卸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

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姦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楊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綱無水脚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畜積發運有名無實此名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呂祖謙

前代所運之夫皆是民丁惟今朝則以兵運前代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今朝則是長運唐宋之船江不入汴汴不入河河不入渭今日江湖之船各遠自嶺北湖南直達于京師唐宋之漕卒猶有番休今則歲歲不易矣夫宋人漕法其便易也如此而其間船也又有載鹽之利今之漕卒比之宋人其

勞百倍一歲之間大半在途無室家之樂有風波之險洪閘之停留舳艫之衝激陰雨則慮浥漏淺澀則責推移沿途為將領之科率上倉為官攢之阻滞及其回家之日席未及煖而文移又催以兌糧矣臣于塩法條下既已歷陳宋人轉船載塩之法于前伏乞 九重注意推行 五濟

邵文莊公言運法五變一曰海運二曰海陸兼運三曰支運四曰兌運五曰改兌恐未然予謂運法凡三變初海運再海陸兼運三漕運已而漕運之法又三變初轉運再兌運已而兌運又有支兌改兌遮洋一總猶海運但不自太倉開洋遠出登萊大洋只從天津入海運至薊州耳轉運雖變為兌運而淮徐臨德四倉尚存改兌即改支兌者為兌運其為兌運一也非變也今考洪武末及永樂初蘇松浙江歲糧供輸納太倉由海道達直沽洪武中航海侯張赫舳艫侯朱壽永樂初平江伯陳瑄皆督海運及建北京江南粮一仍海運一渡江由淮入河抵陽武陸運至衛輝沿衛泝潞達通州永樂五年議者言北京軍餉河運不繼給須兼海運今海船少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請於太倉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擇文武大臣中公勤廉幹者充使行移如布政司提調各衛所海船并出海官軍 文皇命再議九年始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十六萬五千人濬元

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以通漕舟十年禮言海船造辦太迫請造淺船五百由會通河運淮揚徐兗諸郡粮百萬石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瑄等始議轉運蘇州等府并兗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倉交收浙江并直隸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運至通州名為支運一年四轉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乃罷海運遮洋船兌三十萬石內六萬入天津倉二十四萬直沽淺海入薊州倉江南巡撫周文襄議裏河民運多失農月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衛所出通關付繳宣德八年參將胡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同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之四浙江蘇松等船各就本司府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於小灘山東濟南州縣於濟寧其餘水次做此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交兌裏河官軍將江船於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粮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軍名為改兌奏曉

夫謀　國大事豈易易哉相地宜稽往策采輿議操獨算必如是而後績可奏利可永也何也天下事有關乎軍　國至要者夫人而能言之矣然言已事易言未事難觀已成易未

成難建奇功易建永利難啟淺識多謀易動而奇非計也屢
掇條更罷民詘力非功也籌之於未就驗之於既往辨之於
利害斷之於衆聽而收其成於萬全舉非常可駭之鉅役貽
萬世無窮之大計工於謀 國者類若此彼憚慮者廢好作
者僨然於成者罔覺忍於民者喜功此雖耻小且莫任也況
國家大事乎哉方今 聖主南嚮而憂元衛握机而慮英士
持籌而算者非漕務耶則漕務固 國家大事而目前所宜
尋究者必西之河東之海也養食者奚足知之第嘗覩之主
河運者則絀海道曰風濤浪楫漾瀚叵測未可也主海運者
則絀河道曰黃流為梗歲費億萬不可也愚此誠虛舊之談

乎愚請一切猶衆之直以聽對而親事毋讓焉夫會通既成
海運告罷民甚便之利也而洪閘停留則苦艱運河流衝塞
則苦推移會通獨無害乎遮洋初試民甚苦之害也而擅無
剝損可省耗石舟無停次可舒艘卒海運獨無利乎彼韓非
子曰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
害而功多則為之如此則天下皆無難之法皆無害之功世
之受笑者毋亦較利害計難易孰少多耳按秦攻匈奴饋運
繁苛飛芻輓粟起自黃腄黃腄古東萊地則東省為轉穀者
之門戶直自秦始而秦運益未廣也漢都長安初不過漕山
東粟數十萬石已自是用益後引渭穿渠又通褒斜道非好

勞民勢不得不然也唐亦都長安初不過漕關東粟十萬石亦自足用逮後劉晏漕於汴淮李泌增運百萬非好侈費勢不得不然也宋之漕也東南自汴入陝西自黃河入陳蔡自惠民河入京東自廣濟河入益分為四路矣元之漕也始而河繼而陸乙而海益分為三道矣海漕通而運至三百萬石豈得已哉秦漢以上事寡而備簡秦漢以下官冗兵繁輻輳並進且猶不給勢則然也故管子曰七十二代之君俱王天下必國富而粟多吉哉言之矣 國都定鼎背控長邊平衡以臨三面經費百出倚辦東南漕輓之道僅僅一綫避後捷塞歲事講求而甲可乙否迄興修罷卒未有能超然建萬世

之長策以紓 君相之隱憂者何益說有保利而曠於事者言有撲詡而適於用者見其難而釋其業觀其害而捐其利則四海之無成勞也噫沐者尚有棄髮殤者且無完膚而況謀及大事乎今之談河運者不曰黃淮失道乎不曰徐邳高澗乎不曰崔鎮諸口未塞高寶諸堤未固乎不曰泇口可疏徐南故道可通乎夫高儲固防塞決補潰淮揚之役不日告成前後大臣經畧無遺筭矣泇口若濬可遠河患而崇岡漫泊厥功難施姑勿論也若彭城西境逹乎夏邑黃河故跡儼然在焉疏而復之以濟洪流以殺河勢南不妨鳳泗 皇陵北不逼兗冀運道此其利害彰彰著也何也徐呂二洪資河

之利亦受河之害哉如河臣之議修復故道有三利焉河改
而南北流漸細奔淤留城之間可免衝塞利一也南流既下
建瓴直達勢無紆折湍悍益甚徐南壅沙漸去利二也四野
泛濫羣歸故道蕭碭曹單永有寧居利三也夫治之而有利
三也則雖違衆論斷之可也任心膂之能臣假便宜之重寄
俟積時之少紓舉必成之石畫而漕流安矣方歐陽氏曰河
流已棄之故道自古難復信斯言也則以不易辦之鉅費圖
不可必之大功非今日所當緩焉者耶此治漕河之大略也
今日之談海道者不曰閩越長樂港乎不曰林稜龍江關乎
不曰太倉劉家港乎不曰自淮口以入海乎不曰田成山以

達直沽乎夫浙直大海橫數千里兵艘賊舶晝夜相續朱清
張瑄所經畧無遺慮矣嘗遡而上遶歷成山風濤險惡礁石
林立誠可畏也若膠口以北海倉以南元運舊河儼然在焉
脩而濬之以近易遠以夷易險南北商販可使幸通東者本
色可使漕故址其利害亦彰彰著也說者謂分水嶺馬家壕
難于開鑿大沽河小沽河易于壅沙復欲自黃埠嶺雲河口
諸所鑿開一道以接之愚則以爲理舊業有三易焉夫馬家
壕兩崖阻石舟不可觸近經削治海船大行不煩人力一易
也二沽衝沙爲害良不能免然河廢越一百年積沙僅以尺
計冬春水涸歲加撈剔何能爲患二易也分水嶺地勢誠高

然河底泉水可灘河旁支流可引更為增置閘壩蓄洩有備何憂淺閣三易也夫治之而果有三易也則排衆議而舉之可也捐東省數萬之存留募治河郡縣之丁壯皆率則責之二三能吏部置則假之方面重臣而將河辦矣乃歐陽氏曰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然則較利害之輕重信斯言也則海運之有利於 國勝河之无有利於海運非今日所宜究心者耶此治海運之大畧也大抵今昔異勢新故異備達者不期脩古昔士務於知新夫何故勢易乎時備因乎事也則又當以今日之事勢審之矣彼元世都燕歲有邊供而今則百萬仰哺矣宋處中土四面八饋而今止東南一隅矣故脩河

宜亟而海運不可忽也海運當圖而沁衛不可忘也何也專主漕河便矣而潢池弄鋌咽喉為梗能無慮乎專主海運當矣而溟渤揚氛烟波阻絕獨無虞乎漕海並治沁衛兼通無事則脩守故轍有警則增置萬夫以阻彼通危趨麟貫 國賦日飛食貨日充以通四塞之要以助軍 國之盛非水利歟抑更有疑焉或謂治漕者當以導泉濬淤治洪建閘為上而引河次之治海者當以龍閃劉港開洋為上而淮安次之何說也萬里黃流建瓴直下湍悍則決散緩則淤從突不常自古為然既欲資之濟運而病其妨運誠有神禹不能慮其後者然禹之九道元之四道流澌雖斷故跡豈盡泯耶設能

按圖求索分遣屬邑預為蓄備稍俟歲豐人和偏加疏瀹勿逼而南令其由清入海而別引沁水從魏博折而東之以資漕艘是亦一奇也江南之運幾三百萬爪儀以北河流如帶萬一有阻京庾何恃誠有如丘文莊所慮者議者欲令浙直之運自太倉發三楚之運自龍江發俱由大洋以入膠河每歲試輸三十萬石俾其習熟海道永備不虞雖有小挫勿遽停止是又一奇也夫謀奇者謀於衆而後定事奇者斷於獨而後成何也合己則賞異我則棄人情也共謀則良共功則隨亦人情也王良造父皆為良御者獨攬轡筴之用也使王良操左造父操右則一日不能致十里其故也田連成竅得為善鼓琴者獨擅音徽之用也使田連鼓上成竅撫下則終日不能成一調其故也往來既合參論既孚利害既析地宜既適則屬氣於廟堂之上持斷於密勿之間如是而事參集矣要之冗冐不節則東南民力何以紓漕員不恤則漕卒耗散何以收濫駕不清則兩河輓役何以甦黃流不濬則帆檣壅滯何以通斯雖老生虛舊之談可盡廢耶至決若何塞淤若何通泉若何導工若何分吏若何置則自有司邦計者度之愚安能知焉萬曆己卯山東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6287 v.14

屯田

漢之屯田止於數郡宋之屯田止於數路唐雖有九百九十二所亦無實效惟我　太祖加意於此視古最詳考其迹則衛所有閑地即分軍以立屯非若歷代於軍伍之外分兵置司者也考其置則三分守城七分屯種以言其數則外而遼東一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內而極安如浙江者亦有二千二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零推之於南北二京衛所陝西山西諸省尤極備焉則其于所謂數郡數路九百九十二所者又豈足以比之哉永樂中令各處衛所凡屯軍一百以上委百戶一員提督之其有餘人自願耕種者不拘頃畝任其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繁三四五年之間又有紅牌一面等例并具農器則總於屯
漕細粮子粒則司於戶部至於 宣德正統每有添設屯田
副使僉事之設 景泰天順亦有監督兼理之令 成化
十一年十三年二十一年 弘治十三年又令管屯等官用
心清查莫非拳拳於此然歲久弊生利偏害出嘗閱禮部尚
書劉定之曰有屯田之名無屯田之實耕種之際鹵莽滅裂
收穫之後侵欺移用以管屯為職者率優游於城市何嘗有
阡陌之巡以典屯而來者亦憑信於簿書何能核倉庫之實
則斯弊也至今猶未息也王圻
天下有其言似迂而實切其事似緩而實急其一時若無利

而其為利實大者則今日之屯田是已夫屯田之額數自若
也屯田之規制自若也昔何以有餘今何以不足非謂其法
久弊生增兵增餉而然耶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況欲取足于
屯田不能也然補偏救弊變而通之及時修舉乎屯政猶可
為也要之人情大抵欲速肉食未能遠謀天下方思桑孔之
握籌而我獨同樊須之學稼則見以為迂經營在數年之前
而獲利在數年之後則見以為緩一鎮之田僅足供一鎮之
用原無非常可喜炳耀耳目之功則見以為鮮利況自我發
端未必自我結局自我經始未必自我樂成利害易應議論
繁興自非識時務之俊傑鮮有此主張自非不二心之忠臣

鮮有此肝膽自非強有力之幹局鮮有此精神自非君相特達之知遇鮮有此負荷回者倚而寬以歲月假以便宜此政其有興乎愚請因朙問而備言之夫屯田之法昉于漢世本以禦邊戍因而圖敵圖敵者事逸而功速禦邊者用踈而利遠何以言之漢自晁錯請募民實塞下家室田作以備之意專備邊也洎武帝通西域復輪臺及趙充國擊先零罷騎屯田以待其敝意兼圖敵也其後曹操用之于許昌司馬懿施之于汝潁遂能兼幷群雄坐擅江左終隋以前四方軍壘所在悉推行之然法緣事起衆隨兵撤唐開軍府折衝其制天下凡九百九十二屯隸司農者每屯三頃隸州鎮諸軍者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之煩省收率之多寡具有繩畫至天寶間天下屯歲收百九十一萬三千六百六十石盛矣然兵民糅耕村疃告擾三農貲器輙仰給于田官計歲所入不償厥費于是率以無功報罷何者損兵耕守將吏制其息故利以暫興久則物屈彼其彌文之計竊而陵替之患作故唐宋利之而不能久也胡元竊據神州中原糜爛已極私田盡廢而為官兵民二屯徧于天下　朙興天下既定

高皇帝頗仍元制改管軍萬戶府為軍衛以統兵遂撤民屯幷罷屯田萬戶府悉以衛兵從事其法每衛以指揮一人督五千戶千戶一人督十百戶百戶各督旗軍一百一十二

人畫地而耕遣之天下初　命諸將于龍江等處屯田惟康茂才所屯充牣乃下令申諭諸將而歸之人力之勤惰激勸著矣既因沐英之奏而嘉其盡心又念邊地久荒榛莽蔽翳姑緩其輸粟徵之數年之後軫恤至矣又令在屯軍士人樹桑株柿栗胡桃若干隨地所宜以備歲歉規畫詳矣又用宋訥所獻守邊策立法分屯布列邊徼遠近相望首尾相應綜理密矣又誅侵暴屯卒百户吴信遣使戒諭諸將毋如吴信用法嚴矣又　命秦晉二王凡邊撥屯種五月報屯養七月報結實十月報子粒以當有四海度越萬古之主而依依南畝眷眷西成究若田間之老農精神注矣是以歲無不登農無不獲北平一都司歲收禾麥等至八十餘萬而各邊可知已是以近臣有言山東銀場可興者　高皇帝直語之曰汝知銀場之利我知銀場之弊不說昔人有拔茶種桑民獲其利者乎近臣有言理財以紓國用者　高皇帝又語之曰人君為天下之主當貯財于天下豈可塞民之養而陰奪其利乎蓋屯政既舉則軍儲足軍儲足則邊備修邊備修則國用自裕屯田之政興而言利之臣詘此　高皇帝可以為萬世法者也　文皇帝即位之初首徵牛于朝鮮酬以布絹而分給屯軍重農具也又念屯田肥瘠不同視其歲收之數為例考較謂之樣田戒取盈也又設按察司屯田僉事以綱紀之

防武弁也頗謂侍臣少識田家見所食粗糲每親勞之管屯官何不如是恤軍情也諭户書夏原吉屯田軍士不許擅差妨其農務違者刑之重三時也　文皇帝親見　高皇帝立屯種法用心獨至而法久弊生後漸不如故憂深慮遠若此今歷二百餘年而　二聖之精神如在此固　皇上可以宸寐接也　先朝之土籍惧存此固廷臣可以按圖求也苐不究其弊則天下有法外之姦而蕩滌之難不究其利則人心無必奮之志而振作之難自守邊將吏得請官田以自便命之曰養廉而屯軍始困蓋膏腴在官而瘠薄歸軍官享其利而軍任其賦賦不堪則不得不寄甲于豪要而欺隱逃多欺

隱既多則不得不攤税于佃軍而包賠愈苦此隱占之弊也自邊臣變亂屯政每畝必于取盈而屯田愈廢蓋但開清查不開勘除但開増糧不開減税甚至阡陌未成而名已在冊播種未熟而吏已至門此催科之弊也自衛所以之官各占軍餘而屯軍愈缺衛所苦于屯卒之貧而公用不支屯卒苦于衛所之役而逃亡相繼蓋有糧在而田不識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此撥役之弊也況沿邊之田精膏腴者十之二三而沙石者過半也則憂又在土西北之地旱魃為虐而千里皆不毛也則憂又在旱秋水時至百川暴漲而桑田變滄海也則憂又在水以此三弊兼之三害屯田其不可

後半然屯田故不可不複也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王鏊曾言其利矣歲用但仰給東南緩急不足恃屯田興而田疇無非倉庾楊一清曾言其利矣且耕且守最為今日守邊之要商輅曾言其利矣況通天下言之西北居其三而東南居其七石田沙磧西北憂之而東南不與也旱魃為虐西北憂之而東南不與也山水暴漲西北憂之而東南不與也吳楚俱為樂土閩越亦是膏壤巴蜀識為天府而嶺南亦多沃野其要在于清理隱匿嚴句餘丁計人授田計田起稅不越兩年成效可覩惟是齊魯中州與九邊一帶真有言之若易而行之實難者語有之不一勞

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書稱成賦必則三壤禮制地征必辨五物禹任土作貢至十有三載乃同若取快一時操切之謀而無復異日經久之慮析秋毫之利而失萬全之圖無乃非策乎則請畧言其槩事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者有行之一邊而不能通之各邊者有迂緩宜于改絃而束濕宜于察脈者療飢不期鼎食拯溺無待規行則議屯在今日又當別有兄驗之實計矣夫膏腴占為莊田空地縱于邊帥商輅之論正矣然久利之齒刻可驗累世之積勢可清乎則查驗實在定以冊籍汰冗抑豪勿令兼并者宜也夷虜出沒不常邊卒耕耘無擾梁材之䟽當矣然烽燧之烟雖熄未靖之具

奚資乎則遴一撿勘修齊陣緞斥堠牛具粟種官為之貸歲田所入什一取償者宜也職官屯者優游城市而不歷溝塍司典屯者憑信簿書而不按覈實劉定之議核矣然功令不肅于上而奉行能暢于下乎則申明條課嚴示殿最積穀數多同何福之獎侵冒屯本伏吳信之誅者宜也擾之弗請持之太急遂民凋瘵畔漢入胡王嫭陳之悲矣然祛弊豈堪于鷹擊調停不貴乎卵翼乎則擇遴明信大臣諷其疾苦細與畫一懲何鑄之弊削偽增之數者宜也今之海汛平矣頓遼左赤地尚在荒蕪倘借牛朝鮮且屯且守既可遏備倭奴兼得積儲雄衛則復屯之兼用防海者宜也今之河患亟矣

潁山東通濟泗沂河南豐汝蔡洹息陝西會涇渭漆沮則西北諸田不惟可植糈糧且可徐議稅稱經畫疆理得西門豹鄭國一二臣足矣則緣河屯田分別蓄洩者宜也正軍充伍餘丁撥屯此制不可復矣則如楊一清所條補助屯丁料實驗數使健丁貼役貧丁假佃者宜也經界模糊飛詭百出其源不可稽矣則如胡璉所奏總括草分畫一格式詳註都圖土名明開除收新舊庶虛糧可蠲逃亡可復者宜也至于地廣民稀土著不諳耕耨則當倣漢募民之法分卓鄭之餘貲貴卜式之餘勇勞以爵秩使開墾紀勲廣示風厲者宜也至于內外轄屬法必專設所司則當倣劉晏以士人領度支

不許吏書預數謂士之廉恥重于功名吏書慄姦止為祿秩者宜也又其大者則屯鹽興與俱興廢與俱廢葉淇建改折之說而易粟以金矣金又不之塞而之鹽司矣大粟不輸則屯不復乃令徼摧之令一日百下商緍之入腹削已空少府垂橐以應煩冒帑藏蕩懸以充撲滿必欲以粟易金無異采苓登罅誰其信之則大虛心恭而在輸粟之外多設便宜使商農兩相濟乎況鮮衣大賈走地如鶩彼方攫取厚利或區畫用之為屯鹽委輸令引輕而鹽倍賦輕而粟倍或有濟也又其難者姦宄日滋法所難禁老子曰衰國右有餘非真有餘上之嗜多而民心躁也今之民躁極矣弱者甘于析骨強者喜于揭竿詎能佝僂汙邪壟石田以冀盡穎栽朝而服勤夕不得報不決旬而弃之他徙矣可奈何則夫悉意募來傒脊勸課蠲租除斂令縣官享屯田之利而屯軍不見屯田之苦或可圖也噫思我　莊皇帝即位初年　命龐尚鵬為九邊屯田都御史尚鵬條上薊鎮九事較先臣加詳焉而未幾以無功報罷夫廢弛百年而欲收功一旦豈肉食者未能遠謀哉今我山西都司原額屯田萬二千頃有奇見額屯田三萬三千三十頃有奇山西行都司原額屯田萬頃有奇見額大同鎮屯田二萬八千頃有奇較之　祖宗時蓋不啻倍之矣乃我實有田而弃之屯實有法而壞之一兵以上仰食縣

官軍餉愈增而屯田愈不足雖數或偽增田多不入然聞之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五百餘里不可耕者二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地四頃有餘一里得地千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百里該地九千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贍五十萬人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辯矣大同都御史詹榮以其言上聞仍請一歲牛具銀兩市牛給軍 上報聞而本省都御史楊守謙亦請經理營田謂偏頭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為營田以內省京運外蘇防守且舉副使張鎬為提調通判張應麒為總委官欲久任以責成功其牛種皆取自本省 上亦報聞而未幾罷則以

通年無久任之開府而後來無守法之平陽也屯田安得而成哉或言欲開屯田必興水利夫古之興水利者皆西北也史過導漳于鄴封鄭國溉鹵于秦渠白公借灌于涇水馬援引流于洮瀆猶不可行之于晉乎款塞以前戎馬奔突兵大被于原野烽燧遍于都徼今幸息肩弢甲款關請和乘此而決渠引澮溝塍相仍長塹巨濠鱗次邐隱然金湯之險也而不可行之于晉乎第晉之民險嗇而自愛其力無地不希無山不童強之畚鍤是為拂性莫若捐數十之金募東南之民悉力開墾俟已成熟然後授之屯軍永為世業可也乃說者謂 高皇帝之世沁州民頭募受屯官為貫鈐定公田給

之仍令募本州民徙塞下曰　高皇帝之世則可今屯田之壞已久逃民見害而不見利即令捐金募之猶恐掉臂而去況望其自相應募乎補偏救弊惟有悉心清理簡補屯軍庶武弁而屬有司寬歲輸而免勞來意者其庶幾乎乃或者又謂戰國時韓魏燕趙皆稱饒富粟支數年蘇秦亦曰燕雖不佃作而棗栗之實足富于民由此觀之國家惟在能盡地力亦何必皆水田耶今若屯田之外地之莽者山之童者閒擇東南心計小臣相其地形高下而經畫之廣募流民量與牛種使之開墾雜蒔五穀間以梨棗比五稔而後登賦則農狎于野民安其居阜成寧不可冀乎蓋晉之貧極矣禹貢冀州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使爲生于今當以下下書之而今之賦固猶倍于他方也晉之所以貧也詹事霍韜上疏曾謂洪武中山西惟　晉王一府歲支祿米一萬石今增　郡王將軍中尉等二千八百五十一位歲支祿米八十七萬有奇在嘉靖中已增八十六倍　天潢流派繩繩無已其在今日又可知已晉安得而不貧也大同一鎮增田增餉已十倍于先朝況採辦雜派溢于額外寺人銜命急于星火磨牙擇食吮膏嚼血商賈不通城市蕭條晉安得而不貧也以極貧之民極瘠之地而蕪之以　宗室之貧貧則何所不至祇恐數年之中邊儲與　國計俱空百姓與　宗室交困天下脫

有風塵搖之者恐不在異人也蓋晉之游惰多而物力寡不
均不安耗人之憂大要不在屯田矣概而論之南屯以清辦
為要北屯以力田為本南屯一二年可以責成而北屯非遲
之數年不寬其成南屯之利速而小北屯成而引伸觸類萬
世席其利矣此可與知者道也大抵自然之利易興而道旁
之築難就苟非廟堂之上獨斷獨行寬以歲月假以便宜
不惑浮言不惜小費在事無意外之憂功成有破格之賞誰
肯引之為己任者嗟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
身不得正此之謂也圖之此其時矣 萬曆癸卯山西程

郊社

依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
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天帝臣等謹按鄭玄此義唯據
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云月
令及周官皆謂圜丘所祭昊天上帝為北辰星耀魄寶又說
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以配天皆為太微五帝
考其所說殊乖謬特深按周易云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
乎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
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此則
天以蒼昊為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

無二焉淂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駁此義又撿太史圜丘圖
昊天上帝外別有北辰坐與鄭義不同淂太史令李淳風等
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三等與北斗並
列為星官內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之說此乃羲和所掌
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沿不謬又按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
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
之曰帝亦如房心為天王之例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于
四郊又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唯稱五帝皆不言天此
自太微之神本非昊天之祭又孝經唯云郊祀后稷無別圜
丘之文王肅等皆以為郊即圜丘圜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
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為兩祭圜丘之
外別有南郊違弃正經理深未允且按吏部式惟有南郊陪
位更不別載圜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
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于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是明堂所祠正在配天而以為但
祭星官文違明義又按月令孟春之月祈穀于上帝左傳亦
云凡祀啟蟄而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啟
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
取王去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
天之義其方丘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既

無典據理又不通亦請合為一祀以符古義仍並請循附式
令永垂後則謹議 昊天上帝及五帝異同議
臣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鍾為宮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
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鍾為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
八變以祭地示大祀必以冬日至者以其陽氣來復于上天
之始也故宮用夾鍾于震之宮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
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三一之變合陽奇之數也祭必以夏
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于下地之始也故宮用林鍾于坤之
宮以其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之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四
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又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槱燎祀其在
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貍沉辜疈祭其在地者而以黃
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時位倣其形色而以氣類求
之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天人降求諸地而地
祇出得以通精誠以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
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
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
天地共犢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
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
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闊一時之舉也然
而因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

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典章法度固已比隆先王之時矣
豈襲後世一切之禮乎是以臣親奉德音俾正訛舛訛舛之
禮首宜正其大者大者不正而末節雖正無益也況天地歲
祀今亦不廢獨惟有司攝事而已誠未足以上盡聖誠恭事
之意也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請陛下
每遇親祀之歲先以夏日至祭地祇于方丘然後以冬日至
祀昊天于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先王之禮其
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
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
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況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

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
郊或如南郊以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
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
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必順天時二至之郊
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禮可謂法歟彼議者徒知
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
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之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
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役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
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注之文以正其訛謬補大
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

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陳襄南北郊議
楊氏曰愚按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禮雖不同議各有當冬至一陽生此天道之始也陽一嘘而萬物生此又天道生物之始也故周官大司樂以圜鐘為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所以順天道之始而報天也祭天必於南郊順陽位也夏至一陰生此地道之始也陰一翕而萬物成又地道成物之始也故大司樂以函鐘為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示所以順地道之始而報地也祭地必於北郊順陰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之嗣堯位也類于上帝望于山川歲二月東巡守則柴于岱宗望秩于山川武王之伐商也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又柴望並舉大告武成成王之營洛也丁巳用牲于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凡因事並告天地有同日而舉有繼日而舉者此所謂告祭也然祀上帝則曰類類者謂倣郊祀之禮而為之則非正祭天也告地而舉望祭之禮或社祭之禮則非正祭地矣蓋特祭天地乃報本之正祭也故其禮一而專並祭天地因事而告祭也不必拘其時不必擇其位雖舉望祀社可以該地示故其禮要而簡所謂禮雖不同義各有當者此也自漢以來分冬至夏至二祀為南北郊南郊則周人之圜丘也北郊則周人之方澤也然後之人主欲行親郊之禮者未聞以

南郊為難而常以北郊為難矣五月雖盛暑之月它事之當舉它禮之當行者未嘗廢也而獨難於北郊何也諸儒謬誤之說惑之也按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惟祀地之服經無明文鄭注亦未嘗及之賈公彥始為之疏曰崑崙神州亦服大裘可知夫賈公彥一時率爾之言未嘗深考其故豈有夏至陽極之月而可服大裘哉而崔靈恩孔穎達與杜佑通典亦為是說於是祀天地之服不問寒暑必服大裘而北郊遂為不可行之禮至本朝元祐中議北郊禮論者猶以大裘不可服為言於是始有請於冬至南郊而合祭天地者矣若顧臨等所言是也有援虞周告祭之禮以證祀地之正祭者矣如蘇軾之言是也閩諸儒一時謬誤之言而欲廢祀地之大典可不惜哉或曰正祭告祭之禮不同而人主父事天母事地其心則一也告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而可以對越天地則正祭不拘其時不擇其位奚為不可以對越天地乎曰因天道之始而祀天因地道之始而祀地以類求類此報本之祭也當天道之始而祀地於義何居周公制禮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其義不可易矣周公豈欺我哉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土對

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猶父與
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
以為瀆亂尻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
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
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
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别以義
起亦可也夫類於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
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為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
當以人廢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為南北郊冬至祀天
於圜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

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
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皆各為壇以從祀蓋複有虞之典於
四千餘載之後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
配享分命群臣各獻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徵屢
應其克享天地之心而偏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丘濬郊祀論
臣於三月十一日節該欽覩 聖制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
二至日行事臣無任慶幸以為天地合祀南郊自東漢以來
歷代循襲朱子所謂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而 陛下今日
獨破千古之謬一旦舉行誠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者也又
伏覩 聖制南北二郊俱以我 皇祖高皇帝奉配仍於歲

首祀上帝於大祀殿以我　皇祖文皇帝奉配臣無任慶幸
以為虞夏殷周四代之郊惟配一祖後儒穿鑿分郊丘為二
祭及誤解大易配考孝經嚴父之義以至唐宋變古乃有二
祖並侑三帝並配之事宗周典禮隳棄蕩然而　陛下今日
獨覩萬化之原一旦更定誠可謂質諸鬼神而無疑者也夫
天地合祀之非與祖宗並配之失一也漢唐而下天地之祭
或分而復合々而復分祖宗之配或正而復失々而復正中
間大儒名賢之論未嘗不確有定見而時君世主勝於淺陋
疑於信從使郊祀大禮卒不得以大明於世與聖人之所以
難逢而大道之所以日隱也恭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聖挺

生千載之後而一旦為此度越百王之舉誠可謂考諸三王
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奈何今日禮官廷臣乃
猶或依違疑沮於其間臣誠不知其何也昨於十日禮部會
官於東閣集議尚書李時首言天地分祀南北郊聖諭已定
無容議矣惟太祖太宗功德並隆並配天地已久今宜仍舊
大祀殿及圜丘方丘俱當以　二聖並配於時臣應之曰
聖諭以　太祖配天　太宗配上帝正是各全其尊天與上
帝一也因是功德並隆故皆得配天非有差等大祀殿並配
則兩失其尊矣臣不敢擅議宜從　聖制萬一遷就猶為非
禮若圜丘方丘俱配　二祖則是今日之失況是我　皇上

肇建大禮豈可重貽後人之議臣不敢從於是尚書方獻夫
贊之曰言之言亦是兩郊之配今日新禮也當求至當李承
勛亦贊之曰是宜以兩請議上以候　宸斷群臣次第畫題
臣亦畫題而退自是不知禮官議奏云何盤甌上令九日矣
不奉　明旨連日外間傳聞少傅璁大學士鑾聯翩上奏必
欲　二祖並配臣不勝疑駭初意　聖制已明示在廷淂禮
之正無容喙矣及久俟　明旨不下竊恐　聖心亦不免於
疑疑則不免於改制矣萬一有是則違經叛禮貽譏萬世非
細故也臣敢昧死為　陛下陳之臣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
不止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對越
天地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耳猶
諸神理其不可並配一也且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兩漢
以高祖配天東漢以光武配上帝義亦止矣唐初始有無配
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
十年明皇親饗圜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宋至道三年
詔書親郊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至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按
典禮辯崇配之序仍以太祖定配嘉祐六年諫官楊畋論水
災由郊廟未順禮院亦言三祖同配非禮翰林學士王珪等
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然尊之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

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遽祈以瀆乎高帝非所以寧神也
請如禮官議七年詔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馬光曰古之帝王
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
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
天者避祖宗也光之言可為萬世訓矣考漢唐宋之故事如
此考諸往牒其不可並配二也禮曰父坐子立孔子曰事死
如事生又曰祭之以禮今 太祖父也 太宗子也然則
太祖在御之日我 太宗敢與並坐否乎以分則父以功德
則肇基受命之祖我 太宗建北都以貽子孫萬世久安長
治之業功則盛矣然克平僭亂混一區宇掃蕩天之虜以後

我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而全付於 聖子神孫者則
太祖之功德又振古帝王之所無也今以父子之間進祖並
席尊卑不協於序幽明不通於理豈所以安我 太宗之心
乎豈所以安我 太祖之心乎豈所以安我 皇上之心乎
揆之倫理其不可並配三也且聖諭曰朕原因缺祀天報本
之典故所為問當遵復 皇祖之始制露祭於壇方合古先
聖王之意以盡事天之本又曰人君祭天乃報本之祀大哉
王言真洞達禮樂之本矣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
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是故人本一祖也
萬物本一氣也寧有二本乎哉若以 二祖並配則失一本

之義矣先儒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有大享之禮焉此周家明堂之祭所由起也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祭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故郊者古禮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此周事然也今　陛下覽觀古昔更定大禮正允合於宗周之典是故奉我　太祖配天於圜丘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所以尊　太祖也奉我　太宗配上帝於大祀殿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所以尊太宗也二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豈有抑揚輕重於其間哉故並配則各失其尊分配則各全其尊矣臣不知議者又何所疑也以臣觀之所謂聖人復起不可易者也建百王不易之盛典成萬世無疆之令名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在天之靈我　太祖　太宗列聖在天之靈我　恭肅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在天之靈無不慰悅下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及我國初定禮諸臣歿而有知亦將含笑於九原之下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惟　聖明留意焉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夏言

郊祀二祖並配議

執事發策而以郊祀大禮下詢承學甚嘉惠也顧愚生跡未造於駿奔目未睹乎鴻典至於制作之原尤未嘗涉涯涘而窺毫渺也何以塞明問哉姑以所聞請質記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敬故事地察郊祀之禮所以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大報本而反始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所從來遠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而郊祀大禮至為明備冬至祀天於圜丘大司樂用圜鍾於寰宮舞雲門而禮蒼璧所以順陽位而象天也夏至祭地祇於方澤大司樂用函鍾於坤宮舞咸池而禮黃琮所以順陰位而象地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掃地而祭於

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天垂象聖人則之是郊祀之義也此其通天地之故究神明之蘊仁人孝子之極淵乎穆穆而未易窺者也三代而下若秦置四時於咸陽四仲舉祀祀每用駒三年一郊郊則尚白蓋惑於文公獲龍之妖而欲以水德厭之是東海迎遊之餘說也安在其能享帝漢建五廟於渭陽郊見五帝神氣若人冠冕尚赤火光燭天蓋惑於新垣平望氣之詐而欲以火德王之是宣室受釐之陋習也安在其能事天武德之分郊分配似矣而五行六天其說何盈庭耶乾封之祈穀祀天似矣而上帝五帝其禮可錯舉耶卜禘先事於類宮魯行之矣乃天寶之後先朝太清宮

而後享廟享天並不卜日譜何典也卜郊受命於祖廟周記之矣乃天聖以來先祭而郊禮而後告景靈宮謂之恭謝遵何說也宜執事以為不經勿論已其間英君誼辟與夫儒臣碩輔講求異同之故而考證分合之典者不啻備也大都漢唐主合而宋主分其間合而後分者如建武來元始中故事合祀雒陽後命營北郊是也分而後合者泰始中先郊祀北郊後復親祀南郊方澤不別立是也逮至元祐紹聖間集百官議禮卒亦未聞有確然定見可以上契制作之精夫帝王之事天地也貽格遵ゝ陟降不違至於視無形而聽無聲於是為之崇報薦享者其精神素與對越也而後世討論不過

儀文度數之間趨蹌將事之節亦何以潛通　重玄而仰答靈貺哉其大者既未足以通神明之德則分祀合祀並配特配亦文具焉耳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首　命陶安考正祀典酌諸古訓斷自　聖衷始制為分祀之禮建圜丘於鍾山之陽建方澤於鍾山之陰以冬至祀　天夏至祀地而奉　仁祖配焉後因雨暘未若洪休徵應於是感父母之義剛柔之配卒定為合祀之禮一祀於　奉天殿再祀於大祀殿舉以歲首卜以上辛而仍奉　仁祖配焉　宸慮淵微所以歆享沖漠之精獨觀典禮之與化裁變通而靈承祇順舉周公之制作於數千載之上而立　聖子　神孫千萬

世之極者至章〻也　列聖相承肅將無替　成祖合祀則
以太祖特配　仁宗合祀則以二祖並配百六十餘年未之
有改豈非以　膚謨玄遠所當世守而不可易者乎至我
世宗肅皇帝稽古定禮從　國初之制而為圜丘祀　天於
冬至北為方澤祀地於夏至配以　太祖特崇隆報至孟夏
又有祈穀之祀季冬又有大享之典歲凡四舉大抵皆周公
之舊也後復行祈穀大享於　大內而圜方二祀中世以後
多弗親行肆我　皇上誕膺　玄祐光纘　洪圖淵衷所達
天地為昭矣適有肇舉　禋祀大典輔臣因進祀禮圖考首
叙分合沿革之由　壇壝陳設之畧次列儀註樂章之繁縟
之圖盡繕寫成冊所以議後合祭之舊無隆並配之典者蔚
乎詳已愚竊謂制作如周公議禮制度如我　高皇帝至神
極聖萬世莫能加焉夫　高皇帝寅若　昊天朝夕匪息躬
至勤也分祭建於初年更數歲而後定處至速也大經大法
悉做周官而獨於大祀之禮不嫌異同制至周也記曰祭不
欲數〻則煩〻則不敬祭不欲疎〻則怠〻則忘由我　高
皇帝之先分而後合　肅皇帝之四舉而中寢觀之甚矣疎
數之不可繼也聖人蓋慮之矣誠由　肅皇帝之心以求
高皇帝之心由　高皇帝之心以求周公之心則合祭之為
便也並配之為順也一舉之為宜也雖一時未定之制而實

萬世議禮之據愚嘗反覆剬考而知其槩矣其曰古今異宜
適時為順故舉以歲首卜以時和歲惟一出為屋而祭此推
高皇帝之心而言也安見合祭之不便乎其曰　文皇帝再
造宇宙功同開闢一朝而罷之人情大有不安此推　肅皇
帝之心而言也安見並配之不順乎其曰冬至極寒夏至盛
暑六飛再駕時義為乖此又體　皇上之心而言也安見一
舉之非宜乎何也禮求其可繼也昔者夫子蓋曰仁人事親
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又曰仁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
也者鄉也鄉之而後能饗也夫所謂如也鄉也是仁孝之實
不假壇壝而肅不待柴燎而馨孚於殷薦之前而通乎於穆
之表者也即監於周公而損益乎　肅廟之制奚異同哉我
皇上聰明睿知　天寔縱之擬　天法　祖尤出　至性頃
秉禮大臣方以積誠致潔之義進　上即嘉納之以為具
見忠敬　君臣交儆　上帝如臨蓋所謂建中和之極而端
制作之原也即大議未遑請得拭目以俟萬曆丙子河南程

郊社

郊祀國之重事也先王之禮猶可以考之於經而諸儒異論者經之所著不同也蓋其不同者有四郊丘之制也天帝之號也天地分合之異也春冬時日之差也郊丘之不同者有三周官謂之圜丘戴記謂之南郊又謂之泰壇鄭康成之說曰祀昊天於圜丘謂之禘祀五帝於南郊謂之郊而泰壇無說康成之言非也兆於南以就陽位於郊故謂之郊夫子嘗有是言矣王肅曰崇丘以象天體是謂圜丘圜丘人所造也是謂泰壇兆於國内是謂南郊然則南郊也圜丘也泰壇也其名有三其實一也天帝之異有三曰昊天曰上帝曰五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泪五帝為上帝孔安國之說也天為昊天元天為上帝五方之帝為五帝鄭司農之說也孔鄭之說質之於經固已不合而鄭康成則又曰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也五帝者始於青帝靈威仰終於黑帝叶光紀也以緯亂經雖不辯可以知其無稽矣於徧覆無外故以天名主宰造化故以帝名在書言類於上帝而又言告於皇天在周官以為禋祀昊天上帝知昊天上帝一而已矣是故詩書所載有皇矣上帝之言有昊天上帝之言而周官始有五帝之名夫上帝至尊無二而有五帝何也上帝天帝也五帝五人帝也何以知之以周禮而知之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氊案朝日祀五帝則張次上帝在朝日之先五帝在朝日之下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一也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郊兆於四類之先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二也司服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言上帝又言五帝則五帝非天帝其證三也呂不韋之月令嘗言五帝矣春則太皞夏則炎帝秋則少昊冬則顓帝夏秋之交則黃帝不以五帝為天也鄒相之秦亦詳言五帝矣太皞乘震炎帝乘離黃帝乘坤少昊乘兌顓帝乘坎亦不以五帝為天也秦漢間言五帝者皆五人帝而已其說必有所從受也古之祭天者主於上帝其配以祖周公既成洛邑用牲於郊牛二其一帝牛其一稷牛大禮簡則嚴之

則敬是故祀天所以報本尊祖故以配天嚴敬之義也合上帝與五帝而謂之六天則近於誣矣天地分合之異先儒考於經者不審也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尊天而親地隆殺固有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古之祭地者有社則亦有大社大社謂之冢土未有北郊方丘之名也社祭土主陰氣也祭帝於郊以定天位祀社於國以列地利而子思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明地不可與天相並尊天之義也周官論周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漢中方丘此冢土也此古人所謂大社者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折〻則方矣其名有三其實亦一也至漢康衡乃有南北郊之說則先失王尊天親地之意矣新莽始有天地合祭祖妣並配則失先王之意益甚矣雖然莽之說因周頌之言而失之也周官夏日至祀地於方丘冬日至祀天於圜丘則曰此天地分祀之證也夫春夏祈穀其詩為噫嘻祈有二祭而所歌者噫嘻一詩也秋冬報其詩為豐年報有二祭而所歌者豐年一詩也昊天有成命之詩可歌以祭天豈不可歌以祭地乎以先王之行事質之武王東伐告於皇天后土矣告於皇天則類於上帝是也告於后土則宜於冢土是也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一也周公之祭於洛邑丁

已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是天地未嘗合祭者二也以武
王周公之行事而求其制禮之意則天地未嘗合祭無疑矣
冬春時日之異則戴記之言失之也其言曰郊之祭也以迎
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而繼之以卜
郊夫日至而郊周禮也卜日用辛魯禮也雜周魯之禮兼祀
之而郊之時日參差矣蓋周人之郊有二皆無所用卜日至而
郊報本之郊也啟其禮行於一陽之初復啟蟄而郊祈穀之
郊也啟其禮行於農事之將興制禮之意坦然明易戴記言
周之始郊正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吾是以知其合周魯之
郊而參其時日也諸儒異論為禮經之害者多矣去其異論

之害而究其禮經之正經雖殘缺禮意則固可知也已（王炎[illegible]說）
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
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
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周官司裘掌為大裘以共
王祀天之服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大司樂若樂六變天神
皆降凡以神仕者以冬至日致天神此總天之百神言之也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司服大裘而冕以祀昊天上帝
此指統乎天者言之也司服言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
則五帝異乎昊天上帝也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祀大
神示亦如之則五帝異乎大神也肆師類造上帝封于大神

則上帝又異乎大神也掌次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異乎五帝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則上帝異乎天也上帝之文既不主於天與昊天上帝又不主於五帝而典瑞旅上帝對旅四望言之旅者會而祭之之名則上帝非一帝也上帝非一帝而周禮所稱帝者昊天上帝與五帝而已則上帝為昊天上帝及五帝明矣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明堂以配上帝則明堂之祀上帝其為昊天上帝及五帝可知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以配祖者天也以配考者兼五帝也合天與五帝而謂之上帝則易孝經之於周禮其義一也周禮明其祀之大小輕重故天帝之辨如此詩書之文未嘗有稱五帝而書亦未嘗有稱昊天上帝者其稱天及上帝類皆泛言之而已此固不可援之以議周禮也且周人明堂之制有金木水火土之五室自漢以來皆於五室以祭五帝惟晉泰始及唐顯慶中嘗議除之後亦遂復則明堂之祀五帝其來遠矣鄭康成以上帝為五帝而不及天王肅以上帝為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二者之說皆與禮經不合不足信也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乙元始閒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閒曰皇〻天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宜講求以正之五帝與昊天同稱帝不與昊天同稱天猶諸侯與天子同稱君不與天子同稱王周官祀五帝之禮有與天同以極其隆有與天異以致其辨故皆禋祀皆服大裘此其所同也祀帝於圜丘兆五帝於四郊此其所異也鄭氏之徒謂四圭之玉黃鍾大呂之樂夏正以祀感皇上帝於南郊蒼璧之玉六變之樂冬日至禮天皇大帝在北極者於圜丘天皇大帝耀魄寶也五帝太微之帝也分郊與丘以異其祀別四帝與感帝以異其禮王肅常攻之矣然肅合郊丘而一之

則是以五帝為人帝則非夫有天地則有五方有五方則有五帝月令之五人帝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而已果以是為五帝則前此其無司四時者乎古者祀五帝必配以五人帝從以五人臣月令之五人臣春句芒夏祝融中央后土秋蓐收冬玄冥春夏秋中央之臣皆一人耳而冬有脩與熙者蓋冬於方為朔於卦為艮於體有左右於器有權衡於物有龜蛇於色有青黑則官有脩熙宜矣司馬遷不紀少皞以黃帝顓頊高辛唐虞為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氏高辛唐虞為五帝其說與四時五行之理不合當以月令為正陳祥道

宗廟

晦菴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以為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為後王之大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為太祖而成陽及三宗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
于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於稷契故奉之以為太祖舉
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
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大公晉之征西豫章
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
奉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倫矣是以韋玄
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援叙周之制者蓋太
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
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祭之然
唐世以景帝為太祖當中睿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

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
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親盡已毀而禘
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
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嚮之
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
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
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
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
昭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
啓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禧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

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禧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繼及五代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於是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啓土創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

然則歷代所以不能援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馬端臨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其說有二一則太祖之議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於前叚者矣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於晦菴之說既為之說又為之圖覽者一見可決矣其大槩謂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以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既創此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于昭穆入于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以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以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于幽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之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王之世則以穆懿夷為昭共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王之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孝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以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攙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菴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況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閒而其第六世祖昭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

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周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矣後乎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三世矣蓋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淩亂若必欲祀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啟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祔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為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滕庵之說外為都宮內則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

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祧遷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遞代旋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創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肅觀視似又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堂異室共為一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馬端臨

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為禘郊即郊也祖宗即明堂也於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創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為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是其姦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釜之與黃鍾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啓王業事跡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歷代多未有以處於是取之遙遙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

是以當時議之後代而之以為不類至於唐既以神堯擬文
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
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
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屬夫也上視周室僅可
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
當時固譁然以為不可蓋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
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於是獻議者始
為尊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
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帝之右而為其徒習其教
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

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蓋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
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宮每禘祫並於玄元皇帝前
設位序正是蓋以玄元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
為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紛興遂復效唐
人之為推所謂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靈宮
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
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居為昭穆矣晦庵嘗言景靈
之建外為都宮而內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古蓋以其規制
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猶類古人立廟
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

所謂聖祖者果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尊如稷之於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註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為次項甯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黃帝顓頊契冥湯文武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蓋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與祀其祖先則固與其說大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為我將我將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與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祗矣周有天下棄則固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稱而卑祖也故復創為

明堂之禮而以是二理人者各配一祀焉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末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効周之禮推其遠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馬端臨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各自為室自漢明帝以後始為同堂異室之制行之千有餘年一旦革之以復古制蓋亦難矣必欲酌古今之制果何如而可適今之宜而不失古之制乎臣切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為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為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為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者名為一世而各自為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謂祠禴烝嘗者春祠則犆祭夏秋冬則祫祭如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為始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畢即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

祭則群廟之主各得以伸其尊而不壓於太祖矣至於夏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雖為人家而發然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則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為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為二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為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真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禧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国之初即追封以為親廟其可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為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為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附其中遇行禘禮則請禧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太祫則太祖居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

祖如常儀如此太祖名號與廟號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主之心矣若夫祭天享帝則惟以太祖配焉夫然則尊尊親親各得其宜而古禮廢者可行之今是雖不盡合古人之制而古人之意或亦畧得其彷彿矣（立濤宗廟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祀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

民事而野死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
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
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
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
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
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
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
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加之以社
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
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
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
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
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
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
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
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滋長以
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
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于朕躬不為百姓朕

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漢文帝增祀無祈詔

太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主術斯世之治統也以報功也文廟之有從祀者謂能佐其師術斯世之道統也亦以報功也其典禮之秩宗而其議掌之太常雖德之者不能舉無功之祀惡之者不能廢應祀之功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蓋愚嘗讀商盤庚之告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又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臣也又嘗讀周禮大司樂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而後知先王之用情於其師也生而共其祿於朝死而共饗於廟而君臣之體一矣生而以茲地嗣其教沒而以茲地配其饗而師弟之體一矣夫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禮舉矣而不備於盛世君子之所以為禮恥也禮備矣而世無其人以應之君子之所以為盛世恥也　太廟之有從祀其制見於周而其議詳於高堂隆任茂大抵以一代之臣配一代之君而已至唐而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距太尉李愬凡三十二人也至宋而可考者韓忠獻王趙普濟陽忠武王曹彬而下距承相葛邲凡二十四人也其它固代不絕也夫金裔飛耳而猶能舉斜也粘沒喝兀朮張

浩葦之祀而況不為金者乎文廟之有從祀其禮起於漢延
光而其議定於唐貞觀大抵以其有功於聖經而已而不必
盡論其人也故貞觀之詔自左丘明卜子夏而下距范甯貴
遠人蓋二十二也宋至元豐而益者荀況揚雄韓愈也至淳
祐而益者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也至景定而益者邵
雍司馬光也其它間代不乏也夫元荒陋耳尚能進董仲舒
而其人有許衡吳澄者應之而況不為元者乎 明興 高
皇帝之初念無以貽宣諸功臣之烈建 太廟首議以李韓
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
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

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 文皇帝祀者至
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真榮國公
廣孝二王二公而已 先皇帝之世於 宗廟大典益惓惓
焉首上 太祖徽號及進上 文皇帝祖號已采禮官言進
誠意伯基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
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天下不以私病
英而以公快基廣孝謂英功足稱也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
聞者過也夫承平之世先文德而後武功則 列聖之丕承
宣明治道抑何章章著隆也忍使萬世之後謂 明有君而
無臣不得比於唐高宋真之季耶夫以楊文貞李文達商文

毅劉文靖楊文忠之賢於輸而不得從塞忠定王忠肅王端
毅馬端肅之賢於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
張定興輔之三下南交朱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
環衛為心膂牙爪而不得從何也其人雖不能與中山開平
等豈盡出世儒真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一建白下公卿
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灼然者不為過也 高皇帝又念
無以表揚我先師之道詔革天下神號而獨不以及夫子
且謂所封爵及諸從祀者俱如故至正統而益以胡安國蔡
沈真德秀吳澄 先皇帝之世於大廟大禮愈惓惓焉允再
釋奠 幸太學爵改王而為師神改像而為主佾改八而為

六蓋前是從祀者黜揚雄矣已而輔臣言退荀況馬融劉向
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吳澄而罷其祀抑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而祀於鄉進王通胡瑗楊時蔡元定最後
以濮議故進歐陽脩天下不以私嘗修而以公許王通等謂
脩學是藉也然此皆先世儒耳至於 明而獨寥寥者何也
夫治統與道統而俱盛即 列聖之嗣德揚詡教化抑何
敎不替也忍使萬世之後謂 明以功而不以德至不獲比
於元焉上之俗耶當嘉靖中言者請進薛文清瑄從祀會議
且定矣一二沮之者謂其鮮著述無大裨益 天子伸其說
而屈其請今 上初言者欲併合王文安守仁陳檢討獻章

而祀之後下羣臣議其許瑄者十而九其許守仁獻章者十而二三而卒莫定也豈非以瑄經行淳備篤信守死出處以道有功聖門至於守仁則因其致知而疑其慧於獻章因其主靜而疑其寂耶其進於慧與寂者其流之罪也非其師說也是三人者頫不得與二程朱氏等豈盡出胡瑗楊時下耶愚以為禮官臺臣當再一建白下公卿大夫博議而精覈之進其確然者不為過也然自 高帝諸功臣而下尚有說焉李韓公之佐開創固不下鄧侯雖以嫌死 帝尚為諱之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傅潁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將侯而開滇

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於 帝之末造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勲烈固伯仲岐陽而子承義矣縱不得從 太廟祀亦宜別於其鄉隆其贈謚而録其後不宜使子文之勲為若敖氏之餒鬼也彼於聖門而稱學者若吳聘君與弼之介胡布衣居仁之敬魏恭簡校之端羅文毅倫文恭洪先之守似亦可祀於其鄉令恭簡有專祀而諸君子未備不可一次第舉乎而愚又有進於此者 先朝之黜漢儒凛乎斧鉞矣夫卑漢者所以尊宋而不如其陷宋儒於背本也今訓詁之學不傳即明哲如二程朱子亦何所自而釋其義乎愚以為若盧鄭等者復其祀於學而劉向吳澄輩專其祀於鄉可也斯禮也

愚能言之即執事能聽之而議者未必許也今天下雖其典
而易其人者何也遠者不能悉其實而近者有所疑於心也
愚故曰斯禮也人主行之以厚道而持之以公道者也隆慶
庚午山西程

祭祀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
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閟宮傳遂緣此以解皇皇上帝皇祖后
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者魯
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
矣於事猶未之考也按左傳隱公九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用
二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若魯先公素用八佾則其羽數隱
公自能知之何以問於衆仲故春秋於桓五年書曰大雩見
大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見禘之僭始於

閔也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不從見郊之僭始於僖也自伯禽以下十八世皆未有郊社禜歆而獨自僖始則僖以前未有郊社之事而始僭於僖可知矣閟宮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蓋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其不出成王之賜尤為可證又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使成王果賜周公則惠公何以復請乎王使史角報之蓋未之許也且襄王之衰猶不許晉文公之請隧謂賢如成王其見乃出乎王襄王下哉其八年東

謚法

余嘗有謚法通紀三十卷列其凡而冠之所以標先王制謚之本旨與歷代沿革輕重之變略備矣至明亦有紀而未甚詳於是編考金匱國史之藏秘閣之籍參以家乘而後靡所不備凡有釋義者皆閣籍也每故事大臣卒禮部以謚請報俞矣則內閣以兩字者三請于　上而自擇之是以其釋義也洪武之尚為英也諸功臣死事有勞而夭者皆榮出侯之爵而傳之謚終高帝世文臣弗得也武臣即都督弗贈侯伯弗得也至建文而待制王禕得謚文節矣文臣之有謚自禕始也其謚小臣者亦自禕始永樂之制嚴矣終　太宗世文

臣之得者僅姚恭靖廣孝胡文穆廣而恭靖之爵則公也文臣之有謚僅文穆一也洪熙初始大合敘臣化勞於 國謚於青宮三品而上易名者十餘人而後文臣之謚廣然 宣英之代猶斤斤焉持其柄而弗輕予且大魯王愛子也秦王次嫡子也 高帝命之謚曰荒曰愍而瑩之冊曰不敢以子故而廢天下公其於宗室諸子王尚有許也文臣之有榮獮也則瑕弗掩也文榮之以爵也文愍之以事也庶幾寓褒貶矣婦人之有謚也自 后妃而外則死節也公主之有謚也自 仁宗之悼愛女始也乳媼之有謚也自 宣宗始也乳媪之夫之有謚也亦自 宣宗始也方士之有謚也自 世宗始

也謚而四字溢矣而使方士得之則益淫也當 世宗之季吾又得二事焉夏文愍之持秉則同列皆中謚及自以罪死易世而後寧復所得者中下謚也繼而嚴氏之持秉則其子為市焉非上所甚注懷者必賄而後得不賄不得也即得之不賄不上謚也及身以罪寵削弗謚也夫謚者人主之春秋也尊則稱天以命之不尊則與天下共焉之而柰何為大臣修怨貫利地也然則如之何其必畧採唐宋故事遇大臣以謚請有命者則翰林之司纂者為議而定二謚焉以授禮科科詳之後議而上之閣臣復衷而聽上裁凡文臣二品而上及勳親臣公必謚侯伯之莅軍府加保傅必謚謚兼美惡二

品以下自卿佐以逮庶僚有德行政術者亦有謚〻則言官請之禮部裁之有美無惡可也自 國初以至 先代勛臣若傅友德若徐輝祖之類文臣若章溢若唐鐸若胡儼若魏源之類武臣若劉玉馬永王劾之類諫臣若楊瑄黃鞏王思揚爵之類儒林若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之類文苑若李夢陽何景明楊慎歸有光王世貞之類追之以謚可也勛臣若李善長馮勝若廖永忠耿秉文若丘福之類文臣若陳循若徐有貞之類追之以謚〻而不丕敝瑕可也又若于謙者易之以上謚可也萬安劉吉汪鋐張瓚者易之以下謚可也凡此數者皆所謂與天下共隱之操法於賞罰之外而毋使人得而議其後者也 余明謚法考序

夫謚者所以尊名也人主有號焉有謚焉春秋題辭曰號者功之表也謚者行之跡也是故號有媺而行有惡夫謚者春秋篆也一字襃而華衮一字貶而鈇鉞孟氏有言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且謚有媺惡同辭者靈武共莊之類也故曰春秋篆也皇之爲太昊庖羲氏也炎帝神農氏也號也黃帝之爲黃也帝堯之爲堯與帝舜之爲舜也謚也皆易世而後追隆之者也人主之有謚自黃帝昉也夏忠而弗奈夫獨有大禹商質而弗備夫獨有成湯後世之有二謚也自成湯昉也商之諸帝以甲乙氏抑何質也然武丁之有武也而又

加之以宗曰高興大茂之為中宗也以表功德也人主之有
廟號自中高昉也西漢之為宗也僅文武宣元爲東漢而皆
宗矣人主之靡不廟號自東漢昉也癸之為桀也辛之為紂
也易世而後追貶之也周之有幽有厲也其臣子不得已而
施之所謂至南郊稱天以誄之也秦皇帝制詔天下毋以臣議
君子議父自始以至千世萬世烏然不三世而宗社墟矣夫
幽厲之不得為與秦之不得儕皆理也湯臧慝國自謂曰曰
予甚武蓋天下稱武王爲是有義帝因之矣人主之有尊號
也自湯為武王昉也周追王丶季而不為謚也漢因之身不
享天下而冐君謚自魏曹氏昉也周法卿大夫有爵故有謚

士無爵故無謚矣越之不君謚也虎道也秦楚之不臣謚也
未純華也蔣曾魏衛之謚也自卿止矣大夫而下無謚何居
班於天子之士也魯之謚及大夫矣何居為其為周公後也
用王礼也鄭之不臣謚也伯國也宋公國也其不臣謚何居
我末之前聞也戰国之君黜而棄人臣之謚而天下同之矣
然死無謚生有號如武信文信武安剛成之類是也嬪生而
薄死也後世之封爵不以地而以德自戰国昉也西漢之有
謚也緣爵者也東漢亦緣爵者也然而加慎焉故西漢之關
侯無弗謚也東漢即創侯有弗謚也晉渡江而後詔公卿無
爵而賢者亦予之謚無爵而謚自晉昉也白虎通曰夫人無

謚者何無爵故無謚也然而春秋傳蔡共姬其謚何賢也不知夫周穆王之盛姬哀淑人先之矣婦人之有謚自周穆王昉也太子无士也士無謚是以太子無謚晉惠公之改葬世子申生也而謚之共後世因之太子之有謚自晉申生昉也人臣而有二謚者衛之於公叔貞惠文子也　明因之以再及方士矣生而預賜之謚衛侯之於北宫貞子析朱成子也二法皆斷廢也處士之有謚自苻秦之於張忠公〻孫永昉也其有私謚也則自春秋黔婁昉也春秋出奔而仕它國者有謚如臧武仲中行文子之類是也崔杼之為武也欒盈之為懷也身隱矣而族又滅何居豈其故臣而追謚之抑左氏撰也

宦者之有謚自北魏昉也方技之有謚亦自北魏昉也公卿大夫祖父之有謚自元昉也王世貞曰余奚忍言哉余奚忍言哉謚至元而濫極矣是謂以虜鄉飾漢藻且其人也冠屨之不郵而焉用文為所尊何名跡何行哉明興始稍〻為畫一之制自　皇帝后太子而下凡親王一謚郡王公侯伯文武臣二謚親郡王而非譴終無弗謚也郡王之支子而將軍而中尉即賢弗謚也創胙之公侯伯而非譴終無弗謚也其嗣公侯伯而非賢與文武三品而上非賢弗謚也三品而下非大賢弗謚也不亦彬〻稱文質哉然而所以一惠之旨亦日渝矣余故備述其人與事錄凡若干卷而為之叙庶後之

司國是否有致焉 弇州謚法通紀序

蓋謚法未備何以予奪謚義未明何以勸懲以 累朝之因循而欲一朝之釐頓要須搜羅古今之謚書參以館閣之意見如周公謚法之外有春秋謚法有大戴記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奐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有鄭樵之書雖展轉相因言文襍採無是深取而蘇氏承謚編定六家去其所以為尊卑之號者九如皇帝王公侯君長是也此猶然之見也鄭樵有美無惡之論其言甚辨要之不過以媚世主然謂堯舜禹湯桀紂之非謚而去之是亦一見也其去取乎蘇氏未必無謂而併

自來之釋義悉去之自謂即一文以見義文簡而義顯不知去義而即文〻寡而用窒與又似是而非者也要之當以周公謚書為主參以蘇洵鄭樵之書次為上中下三等而上中下之內又各次為三等然後斟酌字義闕者補之未備者廣之疑者正之未當者易之下集 廷議上請宸斷而後少彷唐制使考功與聞其事禮部主議翰林院主擬禮垣主駁閣臣祈衷而彙獻之

明堂月令

稽諸詁訓參以舊圖其上圜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消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蠭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為一殿宋齊即仍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嘆意在玆乎臣等親奉德音令參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睹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于文繁若依裴頠所為則大體傷于質略求之情理未允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今之所詠非無用含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既體有則
象人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神不
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
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
懿範不使泰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拚漢武之
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日（唐魏徵明堂議）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睹肇起黃帝降及唐
虞彌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衆說舛駁互執
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
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衡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
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為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叙明堂
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門據此一堂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
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
之義足為明證文王居明堂之篇載帶以弓韣禮于禖下九
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
凡一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為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明堂也者
明諸侯之尊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
堂一筵據其制度即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
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

初有丞郊之言僕攷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為矛盾原夫負扆
受朝常居出入既在皋庫之內亦何云于郊野哉孝經傳
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于搢紳言論紛然
終無定據乃立于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
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
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為明堂辟雍太學一實三名金褒
等又稱經傳無文不能分别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
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
景已之地潁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七名其體一也苟
立同異競為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
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
否宣尼美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
株何殊膠柱昔漢議封禪博召諸生則乖戾多端事乃依違
累載惟倪寬先覺獻奏昌言獨斷之于天子于是詔制始下
決策施行詔列辟之鴻明成天下之壯觀今既時和歲稔俗
阜前安兆庶子來鈞繩庀具揆景置臬良其會也愚謂不出
墉雉邁樣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
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于來葉區區碎議皆略而不論顏
師古議

明堂

郊以事天廟以事祖備三代之遺禮也明堂以享帝則非郊以享親則非廟夏商所未有也而周始為之故夫子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武王之代商而歸也祀明堂以教民知孝其禮行於朝覲耕藉養老之先而嚴父配天之義夫子不屬之武王而屬之周公者蓋明堂之禮武王主其事而行之其制度則周公明其義而為之也夫義者禮之質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周公達於義者也其在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章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尊祖以明有

令此百世所不變者也而周之王業實成於文王夫易始於乾坤以定君臣之分則北面事商者文王之心文王非有意於王天下也雖然詩之國風始於關雎小雅始于鹿鳴大雅始於文王頌始於清廟皆文王之詩也關雎有王者之化鹿鳴有王者之政大雅始於文王則受命作周矣頌始於清廟則盛德有百世之祀矣武王之伐商也誓於孟津誓於牧野其伐商而歸也告於群后無不以文王為言則王業成於武王而所以成之者文王也配天於郊則不可以二太祖之尊然嘗於廟則不足以明文王之德是故宗祀明堂以配上帝此義之所當然禮之所繇起而非廖於其稱也知此則周公制禮之義明矣而所可疑者明堂之制度也考工記周書言之矣夏有世室宗廟之制也殷有重屋路寢之制也而周有明堂其制一堂而五室鄭康成曰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康成之言固不足證而考工所記亦未可盡信也其未可盡信者何也若有堂室而無壇墠則嚴父配天當在宮室之中矣先王之禮非特禋祀上帝於郊丘也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夫五帝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譏其非禮況祀天帝之尊乃即宮室行事而謂周公為之乎故曰考工所記未可以盡信也夫考工記先秦古書也且難以

盡信則諸家之異說紛紛從可知矣是故莫若求之於經夫傳記有之經無之不得已而從傳記可也傳記有之經亦有之捨傳記而從經可也捨經而從傳記可乎竊此理至易曉也二禮周公之經也周官司儀將合諸侯則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此明堂之說也然略而未詳儀禮所載則詳矣諸侯覲於天子為宮四門為壇其深二尺加方明於其上而設六玉焉上至下壇祀帝也去壇就瀆祀四方也於是拜日禮月祭天燔柴此則明堂之禮而祀神以為類也即盟王設几即席諸侯之篤不入王門奠圭繅上此則明堂之宮而朝諸侯以為朝會也其盟會詔於明神是故謂之明堂鄭康成曰王巡守至於方岳諸侯來會亦為此宮以見之康成雖知方岳之為此宮而不知此宮為明堂是說也吾於孟子有證焉齊國於泰山之下者也宣王之時明堂尚存趙岐曰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也是說也吾於班史有證焉漢武帝之東封也泰山東北址有古時明堂處則宮壇不存而其址猶在也雖然鄭康成趙臺卿知時會殷同之有明堂而未能明天所以朝諸侯祀五帝之義也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即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即其宮而朝之由此言之明堂制度與其祀典瞭然如指諸掌可以決千載之疑議擯諸家之異說矣夫諸家之失不一皆

臆度而盡之也是故戴氏之誕戴氏之論戴氏之陋戴氏之倍戴氏之雜皆非所以論周公之典禮也呂不韋之月令南有明堂左右个與月遷徙以聽朔而布政此夫之誕者也大戴之記則曰上圓下方九室每室四戶八牖桓譚新論又從而廣之以為有四闥以法四時十二堂以法十二月此夫之倍者也蔡邕所論又以太廟靈臺辟雍合為一區此夫之雜者也長于春秋所傳茅茨蒿柱則陋而不中禮公玉帶所圖複道層樓則誕而不經折之以二禮其說蓋不攻而自破也大抵聖人制禮必有大經而寓於度數則有節文大經本也議禮者之所當重節文末也議禮者之所當輕明堂之禮下則以朝諸侯上則以事上帝大經存焉若夫壇墠之有崇卑堂室之有廣狹區區節文之末酌其宜而為之雖或異於古人何病焉自漢以來儒者之議明堂至今不決而考禮經殘闕之文斷以臆見則倍矣雖然漢儒所傳不能盡誣以為非亦不可盡信以為是故詳其義於禮經而折衷焉所以不避其僭也王炎

馬端臨曰黃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

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誇誕者多假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庭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户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6883 v.15

萬卷菁華卷十五

禮

韓子　禮者所以貌情也群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也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有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故
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
失禮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
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
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
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
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朴而不明故曰禮薄也凡物不並盛
陰陽是也理相奪予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
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
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
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曰夫
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尋常之室無奧剸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右之義
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上下悖逆父子
悖亂而況其大者乎 賈誼禮篇
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禮
官觀三代損益廼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
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
刑罰故德厚者位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
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

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
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
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大羹玄酒所以
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
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
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于世奢溢僭
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
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
下漸漬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于衛所居

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
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
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
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
寮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
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于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
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于世務刑名數于諫孝景曰諸
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
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
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

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迺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于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ゝ而不得則不能無忿ゝ而無度量則爭ゝ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于物ゝ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大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

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損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鞈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于垂涉唐眛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隘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

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嚌先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侑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幬也郊之麻絻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縣一鍾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

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為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夫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于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司馬遷禮書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

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竝舉其法度節奏之美至于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于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為聖人之化性而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于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于外耳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于人而後馬適于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于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舍木而不為器舍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于深山大麓而

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耶以謂天性無是而
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于天而
成于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
也 王安石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
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于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
揖讓獻酬百拜樂作于下禮行于上雍容和睦終日而不亂
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
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
人入于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于禮之曲折
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耻退讓之節睟然
見于面而盎然發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
其暴戾鄙野之氣至于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
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且記錄三代禮樂之名
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
傴僂拳曲勞苦于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
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
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
汙樽抔飲燔黍捭豚蕢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
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

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于上古之說巽愞而不爲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韍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須望于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也是以思其生平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際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于牀而食于牀上是以其器不得不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

澗而難言自非聖人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
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
之是則有取焉耳 蘇軾禮論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
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
及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
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
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
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
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
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
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
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
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
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
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
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遺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
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器制其物為其數立
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

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與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漫無而不敢為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為節至患夫為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為法以禁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耒耜者或不為宮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衣薪為不可易也豈好為相反哉以為人之所以旣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丸桷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

所好者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〻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悖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之者特出於其勢

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適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為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為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曾鞏禮閣新儀序

禮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為射御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遺

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
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君思所改作不能超然
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
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
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
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
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
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
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
未嘗見也況能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
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
具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
幾何　歐陽修禮樂志

名諱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于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晳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
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
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唐諱呂后名雉
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
諱滸勢秉饑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
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經質之于律稽之
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
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
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于周公孔子亦
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〻周公孔子曾參乃
比于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于其親賢于周公孔子
曾參者耶 唐韓愈諱辯

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頌祭文王之廟曰克昌厥後周人制
禮臨人有昌本之葅七月之詩周公所作曰一之日觱發栗
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為諱而得言之若曲禮曰詩書不
諱臨文不諱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而書牧誓云今予發
武成曰周公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錄而不諱知于法不當
諱也金縢曰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之書親自讀之諱
其父名口改曰某既讀之後史官始錄依王所讀遂即曰某
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錄故因而不改也古者諱名

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為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樂律

四朝史志序言宋樂中興以前其制屢易本末大槩如此然李照既逐劉几之樂行而隨廢范鎮之樂元未嘗行至大晟樂既成始盡弃舊樂以其制頒行天下蓋建隆之樂至崇寧而始盡變耳嘗試論之樂之道雖未易言然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鐘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

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徑圍且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蓋樂者器也聲也非徒以資議論而已今訂正雖詳而鏗鏘不韻辨析雖可聽而考擊不成聲則亦何取焉然黠傑漢津之說亦既私為工師所易而憒不復覺方且自說改制顯受醲賞則三人者亦豈真為審音知律之士其瞻悟神解豈足以希荀勗阮咸張文收輩之萬一也哉

永嘉陳氏曰律呂之法起於黃帝氏律呂之說定於太史公知黃帝氏之法而不知太史公之說則雖與制律知太史公之說而未知黃帝氏之法則雖未能制律而不害其為律矣何者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制十二之管吹陽律以候鳳吹陰律以擬凰而十二律之法由是而定信乎起於黃帝氏者也黃帝氏之法雖存而太史公之說未出則天下之人雖知律之不可闕於樂而不知所以制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於度量衡而不達所以制律之意本不知而意不達則雖斷竹鑄鍾定形穴竅區區用上黨之黍分其長短而較其合否窮日夜之力以為之未見其能定也然則太史公之說果安在哉蓋太史公之為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

曰陳武請代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雞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者老之人不至市廛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嗚呼若太史公者可謂知律呂之時而達制律之意者也何則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苟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為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為非用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然則律呂之說豈非定於太史公者 按

古人言律為萬事本度量衡皆由爲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小大衡有輕重雖庸愚之人皆能知之至律之於聲其或雅或淫或和或乖則雖賢哲之士不能遽曉蓋四者之中識律為難度或長或短量或小或大衡或輕或重三物皆生民日用不可闕者然以四海九州視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也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也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於用而初無害於事固不必盡同也至律則毫之繇忽不能以諧聲聲不諧不足以為樂樂不和不足以致治蓋四者之中制律為尤難是以古人之於律或求之於絲竹伶倫之管

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於金石編鍾編磬鎛鍾篆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之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假如有人與后夔伶倫並世而生亦豈能盡得其依律和聲之法乎後之儒者病樂之不和議欲更律而更律之法或取之絫黍或求之古之度量然絫黍之法漢制特以較度量衡所謂黃鍾之長黃鍾之龠黃鍾之重云者特以明三物之與律相表裏耳未嘗專言絫黍以為律也至於古之度與量則周鬴漢斛與魏晉以來尺十有五種相去且千年其流傳至於今者是乎非乎不可得而詳也倘其果為古器則不知造此器之時其與前朝之同律度量衡周王之孜制度

果無纖毫之差乎亦不可得而詳也而方依ゝ然於千百載之後搜求古雅之器於荒丘古墓之中而自以為得之蓋亦踈矣蓋律度量衡雖曰相為表裏然至易睹者度量衡也至難知者律也隨時而變易屢易而無害於事者度量衡也一定而不易ゝ則害於樂者律也今失其難者而反取則於其易者失其不可易者而反取則於其屢易者何哉竊以為必欲製律必如杜夔荀勗阮咸張文收之徒自有宿悟神解而後可以語此如其不然或專求之於絫黍或專求之於周鬴漢斛魏尺之屬毋異刻舟而尋劍也李照胡瑗房庶之說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房庶之說以為照以縱黍累尺

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則太長璞以横黍累尺管容
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則太短皆以尺生律不
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三分
則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為是累千百言大
要不過如此愚請得而詁之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如
十二律管皆徑三分圍九分黃鍾之管長九寸自大呂以下
以次降殺是也然則欲制律必先定分寸而古今之分寸不
可攷矣是以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為一分則是十黍為
一寸分寸既定然後管之徑圍可定管之徑圍既定然後律
之長短可定璞與然雖有縱横之異無以黍定分以黍之分

定管之徑圍則一也今庶既盡刪縱横之說而欲以是千二
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黃鍾九寸之管取三
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度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既非縱黍之
分復非横黍之分則何以為分乎未有分寸不先定而可以
制律者如度之所謂分既非縱黍復非横黍則必别有一物
為度以起分倘别有一物為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為
徑以九十分其長為黃鍾之管為律本不因於黍矣何煩實
黍於管又何煩於漢書中增益八字以求合千二百黍之數
乎此愚所以未敢以為通論也古律以竹為管然竹有大小
其大者容千二百不能以寸其小者不及千二百黍而盈尺

矣故必先以黍為分度之三分為徑然後實以千二百黍則九及十分其長為黄鍾之管矣愚雖不能曉鍾律切意古人以黍定律其法如此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絶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之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

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如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准又何處取淂准來　傳習錄

有作樂之本有作樂之具何謂本恭之造化發之性情達之倫理驗之風俗以還隆古之盛治者是也何謂具長短之辨多少之差清濁之判高下之節以求太音之希聲者是也明於其本矣而不審於其具吾見音韻之難諧也規度之未備也太和雖存何以成導和之用至順雖協何以收達順之功哉世之論樂者往往究心於中和之理致詳於神化之精而於鍾律諸家之說漫置之不辨曰此器數之小也此節目之微也聽其言非不美矣大矣而實則不然夫金石不調后夔無以施其智律呂不具師曠無所寄其聰故雖聖如仲尼賢如季札使非樂聲之親接於耳何以學之而忘味聆之而審音邪昔漢有制氏世掌樂官然但能紀其音律而不能言其義君子固深惜之自漢以後通經學古之士類能同文以求其義而音律之製載籍亡傳則知之者蓋鮮矣是以為論愈多為法愈淆雖以和峴胡瑗司馬光范鎮諸賢亦不能以相一也況其他乎古稱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彼議樂者何獨不然在宋徐邃氏有言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求其器其可用乎此言制律當先審音也朱子曰審音之難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此言審音當先求
諸黃鍾也世為黃鍾之說者曰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
法得長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各因而三之上生者
益一分下生者損一分自是朱子因之以為清濁之辨曰五
聲之序宮最大而獨濁羽最細而獨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
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見於通解鍾律者然也是司馬遷之
說也蔡氏因之以為多少之辨曰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
八百一十分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
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見於律
呂新書者然也是亦司馬遷之說也按戴記宮為君商為臣

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而貴賤因以判焉信如朱子之言也
則是濁者貴而清者賤乎按易傳一生二：生四、生八：
生六十四以至於萬所謂太極也信如蔡氏之言也則是多
者貴而少者賤乎愚生於此蓋不能無疑矣且以黃鍾九寸
上下相生互為損益者算之其增減之數少自二分多至於
四寸三分差池不齊夫律曆一道也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
之不差毫釐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四分奇又一
氣短五分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分三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
三十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
亦不可用矣況陽氣自冬至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

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以漸而降而律又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擬之數而不脅求其說而不得於是有半律子聲之議出焉委曲以相符變遷以相就其辨雖工恐非造化自然之妙也愚嘗求之諸書於通鑑外紀得劉恕之言焉曰黃帝命伶倫造律呂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於隋志得長孫無忌之言焉曰傳稱黃帝命伶倫斷竹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近世儒家因取是說以為元聲而以次推之非陽漸益至於蕤賓得九寸歸陽漸損至於黃鐘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左右對待言之隔八相生者以正微言之雖未必果有得於天地之元聲然其措意也勤用心也密矣徒以異於先儒之說也并劉恕長孫無忌之言槩不之信焉不知君子之論惟其理而已求之理未必是也雖言之出於聖賢不敢以為同也求之理未必非也雖言之不出於聖賢不敢以為異也今姑就劉恕長孫無忌所謂三寸九分者算之由黃鐘至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大蔟由大蔟至夾鐘由夾鐘至姑洗由姑洗至仲呂由仲呂至蕤賓並增九分由蕤賓至林鐘減六分由林鐘至夷則由夷則至南呂由南呂至無射由無射至應鐘由應鐘復至黃鐘並減九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五陽之盛

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閏正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驗之清濁焉則黃鍾極清者也大蔟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大呂次清者也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林鍾而極〻則以漸而清轉為黃鍾斯不亦清者貴而濁者賤乎驗之多少焉則宮聲極清者也黃鍾為正宮其數極少故為君臣數多於君故商為臣民數多於臣故角為民事多於民故徵為事物多於事故羽為物不亦少者貴而多者賤乎是故通於清濁多少之辨明於貴賤尊卑之義而黃鍾之律可得而言矣然則司馬遷黃鍾九寸之說非乎曰九寸者蓋黃鍾之終蓋之極而為蕤賓之管也非愚之私言也九寸黃鍾之變聲胎

嘗言之矣非特韋昭言之也司馬遷亦曰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是遷亦未敢自以為神而必有待於聖也朱子亦曰古聲既不可考姑存之以見聲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者是朱子亦未敢自以為知而必有俟於後也今試取所謂九寸與所謂三寸九分者並試之築室布灰以候其氣截竹為管以求其聲而孰為正也較之籥合以均其量實之秬黍以參其度而孰為準也然後以之比歌聲以之彝簫聲以之定十六聲其是其非必當有相形而不可揜者故程子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有知音者舉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真知言哉雖然所謂作樂之本者是

天地之元聲也作樂之具者是天地之元數也元數者律呂長短損益之義雖難言也而夫人固可能也元聲者乃黃鍾律呂之原雖易言也而非聖人莫之能也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今世古制弗存明者則何述然而至樂之在天地間固不容以一日息也竊意 聖明之世必將有后夔者出焉神解於曠世之後以成鳳儀獸舞之化彼區區得牛鐸而知為黃鍾之宮得玉磬而識為黃鍾之缺如荀勗張文收者蓋不足言已書生之見管窺蠡測篇疑於中久矣謹因明問而贊之 隆慶丁卯鹿天程

昔太史公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祇及言祇兵而於漢之文帝獨加詳焉以為天下富庶百姓嬉遊此和樂之本也嗚呼若太史公者蓋深達制律之意者哉六代之樂自咸池而下靡不由此明問謂非徒作誠然乎漢以來文始之舞即韶樂也五行之舞即武樂也二樂終漢世不壞至魏而亂至晉而亡自是而古樂不復存矣樂之用不外乎聲音律呂通典云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如仲呂之管長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黃鍾三分益一不及正律九寸之數但得八寸七分有奇以為黃鍾之變律半之得四寸三分有奇為子聲此聲有倍半之畧也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為和應鍾生

蕤賓不比于正音故為繆蓋五音相生至于角位則其數六十有四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為變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其數五十有六以為變徵變者與正比則為和變者與正不比則為繆此音有和繆之畧也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為七始此合而言之也又以黄鐘為天始林鐘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此分而言之也蓋黄鐘居子為天統林鐘居未衝丑為地統太蔟居寅為人統故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宮為秋應鐘為冬以三合四是謂七始此三始七始之畧也以七音因十二律為八十四調除二變聲不得為調以五因十二則為六十調然二變不調則冬夏聲闕四時不備蔡子之説非而鄭譯之議是也此六十調與八十四調之畧也以徑象言之黄鐘長九寸為乾林鐘長六寸為坤乃邵子皇極經世聲起于多乾之甲也音起于古乾之子也此理之可通于易者也以娶妻生子言之黄鐘為陽大呂為陰猶甲子之娶乙丑皆同位者也黄鐘之生林鐘林鐘之生太蔟猶甲子金之生庚辰金皆隔八者也乃洗重鐘律議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當一朞之日隨日建律依次運行當日者以天為宮而商徵以次從焉此義之有符于曆者也樂必用五音然周三大祭皆無商音説者謂周德木也故祭鬼神之樂去金開元諸臣建言亦謂唐土德王

請加商調去角調是即周禮之意云耳我　朝以土德王
太祖高皇帝初作洪武正韻聲起于東從角也後見禮部韻
會而遵用之不起于東而起于公此則從宮矣豈非深達造
化者哉律止于十二是矣然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
也本聲重大為君為父應聲輕清為臣為子故四聲曰清聲
即夾鐘大呂黃鐘太簇之應也首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
應矣我　朝冷謙建議用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為十六豈
非洞達音律者哉詩稱定之方中謂測日景以辨方也土圭
之法祖沖之之論備矣然候氣者使據日景之子午以布律
則氣必不應何也天氣微偏于左地氣微偏于右所謂不參
差則不能生物者也故土圭測日景常在子午之中此天之
正位也以鍼定南北常在丙午壬子之中此地之正位也故
冬至置黃鐘之律于壬子之中夏至置林鐘之律于丙午之
中然後飛灰應律今元定乃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鐘
夫差之毫釐氣即不應而顧欲多埋律管豈非臆說哉黃鐘
起于子之一以三倍之歷十二辰而終于亥之一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漢志蓋借十二辰以列三同之算位耳故有
寸分釐毫絲之法有寸分釐毫絲之數至章明也蔡子不知
其假借立法而以為真有十二辰之數張皇鋪衍而去真益
遠矣自黃鐘之管陽皆下生陰皆上生自蕤賓之管陽反上

生陰夂下生此非空言也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五呂言下生呂上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生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蓋班志濁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于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奇京房之法至蕤賓重上生凡五十六上終于仲呂其長六寸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雖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可以復生黃鍾耳蔡子乃識其陰陽錯亂毋亦未之思乎雖然此猶可也近世儒者乃又倡為之說曰黃鍾非九寸之管而引外紀呂氏春秋所載含少之說為證曰黃鍾音始也象則君也其律宜短其氣宜微其聲宜清者也是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者也夫黃鍾以八十一分為管而吹三十九分以為聲故謂之含少乃遂以三十九分為黃鍾之律而執含少以為清管焉是其言本非誤而所以信其言者誤矣此律一差大呂而下十一律者將無由取正矣何其好為異論而不師古哉蓋太史公之言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神而明之雖妙必效彼氣之贏縮聲之清濁固有不在于器數之末者使識在于器數之末也烏用是聖人神明為哉雖然審律之道神解為上浮數者次之不求律于心而求律于器泉下矣毋論黍之縱橫尺之長短愚直謂俗樂與雅樂亦不甚懸絕者夫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為箏笛

此雅樂之變為俗樂者也黃鍾用合字太呂大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宮用工字此俗樂之可通于雅樂者也微獨此古以俎豆今以盃盂古以莞席今以桌椅雖聖人復生不能舍盃盂而後俎豆棄桌椅而用莞席也是古今音樂之說也雖然此之謂樂器爾數爾非所論于器與數之外也夫有器而無官與無器同知聲而不知音知音而不知樂與無官同舍其本而圖其末沾沾焉鍾律是較非樂之完也本立矣末具矣天造未亭而擬音以逞非樂之至也蓋聲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是樂之器也記所謂聽其鏗鏘者也子野歌而南北之風殊伯牙鼓琴而峩峩洋洋之音著后夔氏典樂八音諧神人和焉是樂之官也記所謂審音以知樂者也嗣是而後荀勗之識牛鐸阮咸之較玉尺張文收得玉磬而知黃鍾之欽楊收見古鍾而定姑洗之角之數子者是亦樂之官也記所謂審聲以知音者也昔者吳公子札聘魯請觀周樂工為之舞武曰美哉周之盛也為之舞濩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為之舞夏曰美哉勤而不德者也為之舞韶曰德至矣哉如天之幬如地之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此數聖人者如蔡秋毫如較累黍不少異焉豈樂固有本耶何披遺音于數千載後

而歷歷如脂也此樂之完也嘗效其時數文德舞干羽有苗
格而韶作歸馬放牛示弗服用垂拱無為而武作蓋聖人治
定制禮功成作樂自六代而已然矣故曰樂以安德義以處
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国同福祿
來遠人所謂樂也此樂之至也方今承平二百餘年百官序
萬事理榮開啓和氣翔是虞夏之盛也可謂有其時矣　主
上仁聖總萬類撫人羣于以調四時宜八風是伊姚之英也
可謂有其本矣及此時而一講明之庶幾禁暴戢兵保大定
功安民和衆豐財是德之成也樂之本也藉令陳其數備其
器則一伶官事耳審其聲知其音審其音知其樂則一太師
責耳歷歷之器與數何足論哉故曰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
之謂也語云大聲不入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執事之
所養者大聲也愚生之談折楊皇荂之屬也于執事何當焉
於
　國家何當焉　萬曆壬午浙江程

樂律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〻仲尼三百篇皆史之徒例能歌
也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然
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
樂郎杜夔〻老久矣不肄習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
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李延年所得
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
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〻者華三詩同節故曰
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〻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
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
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
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
代之時人有是心〻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〻無是樂
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
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
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
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返魯問於太師
氏然後取其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
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
定南陔白華〻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
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

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荀勖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鄭樵

按夾漈以為詩本歌曲也自齊魯韓毛各有序訓以說相高義理之說既勝而聲歌之樂學自微矣愚嘗因其說而究論之易本卜筮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十翼而不能曉占法禮本品節之書也後之儒者知誦戴記而不能習儀禮皆義理之說太勝故也先儒蓋病之矣然詩也易也禮也豈與義理為二物哉蓋詩者有義理之歌曲也後世狹邪之樂府則無義理之歌曲也易者有義理之卜筮也後世術師之占書則無義理之卜筮也禮者有義理之品節也秦漢而後之典章則無義理之品節也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官人百吏所以取秩祿也蓋春秋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制不至淪喪故巫史卜祝小夫賤隸皆能知其數而其義則非聖賢不能推明之及其流傳既久所謂義者布在方冊格言大訓炳如日星千載一日也而其數則湮沒無聞久矣姑以漢事言之若詩若禮若易諸儒為之訓詁轉相授受所謂義也然制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能言鏗鏘鼓舞之節徐生善為容京房貴直善占所謂數也今訓詁則家傳人誦而劉氏之鏗鏘徐生之容京貴之占無有能知之者矣蓋其始也則數可陳而義難知及其久也則義之難明者簡編可以紀述論說可以傳授而所謂數者一日而不肄習則亡之矣數亡則義孤行於是疑儒者之道有體而無用而以為義理之說太勝夫義理之勝豈足以害事哉馬端臨

論曰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燕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於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後能也嘗竊觀於太常其樂縣鍾磬塤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類皆倣諸古矣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豈所謂古樂其聲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然今太常獨與教坊樂音殊絕何哉昔者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要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鐘磬也後世易之為方響絲竹琴瑟也後世變之為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為甌革麻料也擊而為鼓木柷敔

也貲之為板此八音者與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鎛鐘鎛磬宮軒為正聲而槩謂胡部南部為淫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桮盂古者簟席以為安後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桮盂榻按而復俎豆簟席之質也然則八音之器豈異於此哉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惉懘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為淫聲哉當數子紛紛攷制鐘律而復廣之論指意獨如此故綴其語存之以俟知音者 宋兩朝樂志論

選舉

今議者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貢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數者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於人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格孟軻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以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不至矣德行之弊至於如此自文章而言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政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之則策論詩賦均為無用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為設科取士不過如此而已豈獨吾祖宗自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決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麗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也又可施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天下而必欲廢之近歲士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略盡臨時剽竊竄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且其為文也無規矩繩墨故學之易成無聲音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文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眾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且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為進士曉義者又已去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能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於有政能否自彰今進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何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為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別注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

蘇軾答詔論學校貢舉之法

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崇論欲議足以康時政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又況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靡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牆面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許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它可知王荊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始於隋唐也 馬端臨

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難於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為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徇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使倪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等

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後之進士明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為士子進取之塗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荅曾參所說孝經閔賓之孝悌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畢果銳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達者皆椎朴無文之人遂欲別求進身之塗賑政黃緣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與傳數以所不知也而已不能荅則其無所抱負可知景祐閒李淑言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儁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爲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閒賓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材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輩耳馬端臨

既曰九品中正之官設之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意然來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為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品則宜其難憑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況中正所定者又未必允當乎

朱熹嘗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私議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治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

類通達強立不反為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癈其一經之為教已不能偏而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僥倖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可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書詩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礼仪礼及二戴記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為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為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時務則律暦地理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通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雖熹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

頃安世擬對學士院試策曰科舉之法非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蓄縮而不安

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論伊傅周召如何但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當時之事決不硜硜受此纏縛也自王導謝安以下隨世就事之人欲於妥帖平靜之中密致分數劑量之效則必不敢變今之說取今之士矣此固無以議為也然則用王謝之術為之調度亦有道乎曰有時於尋常尺寸之中畧出神明特達之舉稍更闒茸已甚之習薄伸渾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已也蓋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御佹偉非所以御豪傑也夫所謂佹偉者其才不應得而冒欲得之之謂也一人得之衆人攀之其門一闢不可復塞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進而無隙欲求而無辭是則法之效也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為人上其才宜為世用非所謂佹偉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與比以此為例諸敢攀之有若是者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實行扶善人而愧惡子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負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名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舉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

於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脊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矣然祖宗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有朋友之義也宋祁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容次先通所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畋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其外又有陳充之恩謄名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猶出於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受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然可千萬中之一二耳漢吏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

兩漢之世文武之用非一途選舉辟召署吏積閥往往雜進晉世始重門第而中正之設尚隱然三物之遺江左則王謝朱陳北方則崔盧李鄭門第之勢益專而不可久隋煬矯之設科取士白屋韋裳稍一氣於唐宋因浩維登進尚廣而途則日益重矣元興自朔漢以馬上得天下固不盡廢宋舊而省臺之正皆委聰於其族類科舉之時分為左右　羌膺而左中國掾史紛進辟署惟意是以吏治若亂絲而不可整高帝之初式致禮網羅或收由狀徵皆朝赴鎮來夕登精席洪武三年聚徵內諸貢士尋未及會試而官之明年始復試得

進士吳伯宗等以為諸儒生多未脫佔佴無益天下大計罷之又十三年而始更布條式載在甲令二百年來公卿大夫之業皆出於此易代之際灼然名臣至孤卿者當有楊士奇之攜簽劉中敷楊善之啟築夏原吉郭進胡儼吳中呂震之應鄉書而其後遂寥寥矣世久事殊法網微疏孳牙其閒蓋至嘉靖而司水鏡者往往門互市回吏買奴亡不籍闌節而滑揚揚與經生伍相門紈袴薄璽郎夕拜而不就乃至猿萬衆之賤而奪其鼎甲捷之酬函關之抱腕蓋至今尚未艾云言路諸臣扶摘頗峻人主亦微覺之而當事者以弗便已弗竟也乃作科試考弇州科舉考序

夫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所求博也今才所錄進直三途耳然貢于學官者以遲暮見擯起于掾吏者以刀筆見廢其所以育鴻鉅而濟緩急者則取諸佔畢文詞之薄技耳彼巖穴之夫冗散之吏即有斫蛇揮霍之才幾由進也故登翻之途宜廣也語有之騏驥不可以逐鼠殊性也梁麗不可以窒穴殊用也今率以一人更數職通河渠者復責以法律習錢穀者復責以甲兵是故稷卨夔龍之所不能兼唐虞之所不能彊也而以責中世之士一試不效奮起而議之即有他長不足贖矣故器使之道宜明也古者為吏長子孫居官為姓氏無內外尊卑一也今久任之法人人言之然卿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藩臬所謂尊官大吏者或歲遷月移席不暇煖而以責疆埸之臣郡邑之吏夫孰不懷覬覦之私而欲循資之擢乎令格于上而欲法行于下不可得也故久任之法宜立也蓋聞課纖者縷而積之則無廢也吹竽者一一而聽之則無濫也今愛憎殊途剌舉異意薦墨未乾旋以掊聲作矣謗書獨騰遠以善狀聞矣獵名者以沽飾售欺任賢者以著瑕蒙詬夫衡石之書一夫之續不可以為據也故功效之實宜核也

選舉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陞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然諸賢之議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於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便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自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

體統脈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迹太露故趨勢者不顧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為瑯琊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弟衍々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恩讐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弔劭子岐々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貶坐是沈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乃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訴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猶戲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拔拭澣滌則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據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覈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馬端臨

學校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々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角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々雖閭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褒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々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々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

王朝者進而思政羸者退而備闕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執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擬盛唐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奇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閒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宣者徵諸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公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樊準勸崇文學疏

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尚於斯矣方是時建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獨無建學之制則其吏非塵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業士之廩則其士非為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衆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發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

制皆於國之勝地披永蔡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
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
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
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
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
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
呼此意深矣 江陵項氏校江新學記
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
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
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以其私意行之於下
其禍敗固宜 蘇軾南安軍學記
先王之制度雖自秦漢以來皆弛壞廢絶然其他如禮樂法
度尚可因影見形因枝葉可以尋本根惟是學校幾乎與先
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禮後世所傳固非先王之舊如
射饗宗廟明堂雖是展轉參雜而有識之者猶自可見且樂
如韶樂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舊然知鍾律者尚自可以推
尋復先王六律五音之舊且如官名後世至體統斷絶然而
自上臨下以大統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
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出與古大不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
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唐

虞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舜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掌教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却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是以善人之形而不是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看若後世學校全不可法大率同枝葉可以見本根今則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

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無當時所謂卿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州序黨遂略見於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公設官下至於射夭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豈於與賢能國之大教不見其明文其他大綱小紀表裏如此備具學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非簿書期會之事其上者三公論道不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体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鮮克由禮以蕩凌德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悖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重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自司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嚴禎識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是又見體用本末

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秦漢以後却做官司看了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是矣秦漢之事當求之不觀今所詳編者要當推此意大抵有後世秦漢一段錯謬教為政全然背馳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興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為諸生投戈講義初建三雍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貞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為美觀惟是擬模之固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弊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

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這箇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却是擾攘之時剛武之君偏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是亂却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却遠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般處學者須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見學校之所以淂失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 呂祖謙

學校

舜典曰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 文王世子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 燕義曰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

道周禮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至德敏德孝德教三行孝行友行順行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儀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子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及徹師學士而歌徹此教國子之法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乃布教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乃師教法於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因此

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祀禮陽禮陰禮樂禮儀俗刑誓度世事賢庸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以鄉八刑糾萬民不孝不睦不婣不悌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以五禮防萬方之偽而教之中吉凶軍賓嘉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俊造之教也若夫選舉之法則又有不同焉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諸子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此國子之選舉者如此也周禮閭胥二十五家書其敬敏任恤者

族師百家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黨正五百家書其德行道藝州長二千五百家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鄉大夫萬二千五百家三年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王制曰命鄉論秀升之司徒曰選士即自比長以上升之也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即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々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鄉舉俊造者如此也若夫諸侯

教養選用之法則亦有可攷者矣詩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無小無大從公於邁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諸侯教俊造之法也至於貢士用賢之法則又有可考者矣周禮司士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禮記射義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書傳曰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々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

適謂之誅其適則有衣服弓矢秬鬯虎賁之賞其不適則有黜爵之罰此諸侯之貢士如此也春秋之時若季文子之忠叔孫穆子之公孟獻子之加於人一等皆出於魯之三桓也若子皮之舉賢子產之惠子太叔之美秀而文者皆出於鄭之七穆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舉其尤者華元子罕是也衛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荊公孫叔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鰌史魚寧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高國鮑晏楚之鬬蔿薳屈皆能世其家而不忝乃祖乃父此諸侯用國子之法如此也管子載齊桓公爲軌里連鄉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公又問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於是鄉長退而修德進賢蓋古者鄉舉之遺也此諸侯舉俊造之法也考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十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6889 v.16

萬卷菁華卷十六

進學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為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〻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雖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〻說得無滲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卻乃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為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為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偽矣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于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為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
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
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
理同也蓋所以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
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
乎天理則亦可為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
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學
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
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
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
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
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
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
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
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
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
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
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
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旁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
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

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為深切惟謂堯舜為萬鎰孔子為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為多孔子九千鎰不為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体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節氣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易於明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

之体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耶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耶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于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于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問大人與物同体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艸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与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与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歟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所喻揚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于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始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于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

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

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俗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于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說尤為不經是乃后世倿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于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

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于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礼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于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

分辯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于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于西而冰堅于東霧釋于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于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啟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

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痾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

心体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与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横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鬭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脩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〻籍〻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讙謔跳踉騁奇鬭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盻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疏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

寔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

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

其關吾拔本塞原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于外求是以已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已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

聖人之道率其性之自然中而已矣中也者常道也天下萬世人〻皆有常道而聖人亦何以相傳為執道之傳凡以為賢智者說也賢者智者世所謂非常之人而往〻思以非常之見行非常之道而不知聖人率性之中体道之常未嘗異也好異而違其自然非道也豈惟不可以近道且誤天下而入于非道聖人欲以常道覺天下萬世而惧有非常者害之是故聖〻相續心〻捐領要以衛吾常而不使為非常者所亂此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而子思所為作中庸也夫唐虞而上蓋未聞道之名非無道也人〻而道也又非人〻能為道道固在人而未有以害之者其民侗乎不識不知而未有驁然自賢自智之意以不有故不離無釁之而常明也無蘊之

而常行也時至唐虞言則巧矣恭則象矣托族者譁於朝而棄瓢洗耳之明畜于野皆矯為殊絶以自出于嬉遊耕鑿之民而天下始不能相忘於道則堯舜所大憂也堯舜憂之而身所為者則禪讓之事其迹類于輕天下而與棄瓢洗耳者同瑰奇之称天下無乃駭而不察以日驚於奇而道滋晦則其憂蓋甚故大聖相授大寶相傳方天下注目属耳之時特揭吾至易至簡之道而名之曰中若曰道止是耳即以之治天下而可矣為天下不知道之即心也故曰道心為天下不知道心之妙而迹求之也故曰惟微道心者中也彼出乎私智離乎天真過中而失正者皆人心也中則安非中故危由

此言也之道固簡而事道固易矣今天下得吾説而憬然悟也廢既闢而復明塞而復行乎是二聖人之意也然聖人以人所共由者名道而後世遂以為堯舜之道以人所同受於天地者名中而後世遂以為堯舜之中夫既舉中道而歸之堯舜則堯舜處其有而已當其無於是以衆人望聖人不能無駭矣以衆人學聖人之道不能無難矣蓋自夫子沒而微言絶索隱行怪之士無忌憚之小人幽渺以為無傀狂宕以為不滯皆挾其好異亂常之資窃中以自肆而中道復晦於世則又子思之憂也於是不得已起而為之解曰夫堯舜相傳所為中者何謂哉不過庸而已庸者自然而常然大同而

無異者聖人盡之衆人亦能盡之非有增減於其間者也吾求之於性而天實命之矣求之於道而已實率之矣位與育至遠也而中和則迩參與贊至博也而盡性則約刑百辟平天下至彪炳也而闇然則淡經者九重者三至繁鉅也而一則精人人道也故夫婦可與聖人之知能物物道也故鳶魚而察天地之上下鼙則日月自明江河自行吾直無翳之而明矣吾直無壅之而行矣而柰何賢智昔之過求也賢智之士其慕為聖人也必甚甚慕聖人則薄常人也亦必甚而不知舍常道以為聖人是必不至之術也非獨不至而已既薄常人厭常道必且就為名而勇為異舍四通八達之逵而自馳

於蓬藋棘荊之境言行本庸而乃立奇詭道德本達而強生往實登高引臂以相招號令後之豪傑者皆惑並趨以至離性鑿命而不自知也然其初亦常有意於堯舜孔子之道而乃離中以為道亦有意於堯舜孔子之中而乃離庸以為中性非率其自然而道非道其常道遂以為中道蠹可怪也歟若夫愚者雖不及知矣然而有知不肖者雖不及行矣然而與能其與知與能也而道在即其不及知不及能也而道猶在何也愚不肖者不能明道行道而道固明且行彼蓋未嘗翳而壅之也然則聖賢為吾道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亦可知已昔者孔子之在當年門弟子不能知也天不可升日月

不可追而躡而子貢至以夫子為日月為天夫子無如何也故曰吾無隱乎爾以為天不必升而無違非天日月不必追而躡而夲目皆日月耳夫以夫子之聖與子貢之賢周旋一堂之上而不能辭于無言有隱之疑蓋不悟夫子之本無異於人與己之本不異於夫子如同戴一天而共一日月也況其他乎甚哉人之好異而果於離道也此子思所深憂而中庸不可以無作也雖然愚不肖之知能道矣道其如愚不肖何頹世之可與任道者終賢知豪傑士猶之江湖河以汎決為害而灌溉負載之功迺可少哉而豪傑之士一旦釋其好異之行而支於常道則斯道之負荷必力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噫世無害道者聖人固無憂乃世無任道者安得不憂夫使賢知之士無害道而任道又聖人意也故曰道之傳也為賢智者設也

古君子藉甚一日者莫不超與道會卓然自出於正故能轄德之所未備增才之所不足舍奇戢精騰千載而流光也夫道何分於儒与百家哉沿流者涉洞而皆從源游者源遠而流益分管窺筐舉守一不化屈蟠于掐井而昂首于聮臙雖儒何益荀卿知為宰符會大道雖各就所術默成獨庭有青於藍寔於水虎釋於師傳之外不可以隅象測故足多也孰事謂今之為儒者鄙將發其覆蒙而鑪冶之愚敢不荼赦而

承德聞之古曰善學擇術然至言也雖無擇術之道微不可以書傳師授也今之言擇術者徒曰儒耳儒耳不得于儒而分儒於百家之外故學常不遂也且古之治方術者多矣語其凡則曰百家夫百家識駁淺擽摹剽剟誕傲矣而何存其說於跂者自邃固之徒猶為不能易後世依誦不衰雖哲人宗工肯昌言排之而復起不廢意亦有不廢者乎且自王道衰聖學息迄春秋至于今數千百年豪傑不世之所以扶危定傾靜亂庇人紹明帝王之業者豈唯不離刻藏循徒而稟業焉也有以矣張子房漢所謂有道之也夷項定漢通幽洞冥超然羈紲之外世以為從圯上老人受兵法夫子房往來穀城聞鄒魯儒者非之而田來乃若此矣賈生雖少年天下奇才也立絳陳紀輕重同將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然世以為明申商者也所知吳公吳公亦李斯門人非儒也孔明王佐才也不求聞達三顧後起居則寧靜澹泊出則鞠躬盡瘁然隆中抱膝慨慕管樂常與諸生習誦不求精熟悍為恃士家言非儒矣魏鄭公唐之蓋臣也房杜雖才任臣已耳魏公恥其君不為堯舜往復數十萬言前代争臣所不至然學為縱橫家又其初固道士非儒甚也夫四子於三代之下猶晨星之嘒嘒耳彼其力能魁壘歙張樞紐乾坤而曷不為儒天既不為儒矣而又何獲道承德數仁炳義未始詭

于儒者自有宋大儒操繩墨執衣鉢踵黃千百世之上歸命此四子若推而寘于儒之林於子房則程正叔稱有儒者氣象於賈生則呂伯恭稱有洙泗典刑於孔明則蘇子瞻稱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於魏公則眞希元稱前後諫疏非縱橫家所及迨陳同父推轂四子謂駸駸聖門雖由賜游夏不足進矣夫四子當世未始以儒自命也迺且千載人未有命為儒者也而至于宋乃軒之若此其自為豈及此乎宋之儒衆矣而名公卿常出於儒未著之先若韓魏公上蔡所謂學不由講者也范希文則孔鑄不由曾魯未篤者也涑水公入學不逾于太虛守人者也當是時豈無濂洛關閩之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三君子者不在儒後魏公之學沉毅迺迪行其所知非識上起明則不違非定上起迪則不徼希文之學有運設有持待有光輝行無藏軏見無介藩涑水之學以誠入而博學足以究其大烈心足以任其運實踐眞信可以貫金石此皆世未始數數見也吾故曰不在儒後也乃若儒明有之金陵之學以聖人為己任以堯舜為必可為以經術為必可行邀然不可浮沉褰然不可遷易儒矣而愊憶紛擾隊為惡流曾不足望涑上洛陽之塵烏睹所謂儒哉亂由是言之吾以為古豪傑之學罔不冥觀超覽自得乎學術之外彼學術者特寄焉以為朴斲丹漆之資而非其所以資也何也大道之初渾

淪邃與不可方名而祼鱗彗走灌莽皂無所不貫及樸雕
而為器〻散而為事如泥之落乎埏埴惟所為之有百其門
始乃無窮矣故曰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又曰同歸
殊塗一致百慮信無異人術也若夫堯舜在上統一聖真必
使鬻李為老更夷吾主書晏嬰常侍荀卿典禮尸佼執法申
不害司隸彭祖王方揚朱奉常墨翟典客孫武司馬尉繚護
軍蘇秦張儀輶軒往來隨巢慎到惠施鄧析之屬咸殺有司
終不令其爭情畜變爭長遂丈之閒禮弄矛盾以煩居辭又
豈分為儒為百家者坐黃帝于門外居摶執于域商乎戕儒
之道未嘗一日忘于天下雖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

梁魏隋唐宋之閒而天命民彝不少衰息有離附無滿濼有
疑冉無泯滅顧人自得何如耳略其情而觀其似則管蔡華
士少正卯之誅不申商乎殺斧避東微服過宋不黃老乎子
貢存魯孟子辯齊不縱橫乎舍其跡而察其心則心韓身漢
去就不疑豈黃老之編所有乎制度文章開漢綱紀連語侍
政等篇微言具在豈內外儲之遺乎伏羲顧仁卓爾不舍數
奏教告一觴服心豈牧民山高及河上丈人語乎十思十漸
仁義道德之言豈押闔險盤之口吻乎偉望英識勳業蔽于
三朝後樂先憂人物稱為第一忠信止直頌稱滿于四夷固
非百家衆子所能型范也然豈嘴嚅章句拒趨門墻侍濂洛

閩闢而後興起者于是好善學者心總要衍意存獨解欲不渴之泉踰無垠之路明宇宙一貫古今一心會皇帝王伯于共流合道德性命于同術疏現萬物而知其情衆揩治乱而通其度井官羣有制劉大理恢々罩々孰知其纏淆々紛々孰測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其兼百家而有之若無子孫天豈揭々然明儒之名以熒惀衆人之耳目哉所以必明為儒者垂教立訓化誘愚俗而已愚俗不知端方踰撿為制聖人設六經崇四術以示之趨使不流於踰蕩而愚俗亦恃理人有所依歸以無恐故教訓生焉若豪傑者當知愚俗之所實乃聖人之所棄騰躍簡編從容神理解結為融破異為同

總道備物無極不可始無貞于聖人而稱儒宗豈宜足已自封閣于太較遜希澗而不居觀理神而叉走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小之為害詎不甚歟有大儒而小家珍詭之所尚皆衰矣故天下有非儒之儒有儒之非儒若前七子非儒之儒也金陵儒之非儒也非儒之儒安天下故天下誦功而百家之名益張儒之非儒害天下故天下歸謗而聖人之道遂病夫不善儒之禍不獨自病而至於病聖人此與逆節何異儒之不宜遜為大儒以此昔魯哀公小儒孔子張之或以為非聖人語以為延謗而不知孔子特為哀公言殊不盡耳試為今人言儒止是乎今之人治怪說

玩奇辭以相流消也交手一匡九合之績而攘霸之跡又玷之用迷心致靜守虛之實而推擧格禮孝樂之言掩面強固富民之術而與目流膏暴肯之事鄙舌審形搞微之際而厠足登隴之牆之路此亂世奸人之儒非獨執事所謂不耆也愚也守學大儒而未至即小儒所不屑而況今之儒萬曆癸未會試程

蓋觀孔子之言曰知我者其天乎未嘗不悚然深省也曰聖人有不傳之傳其信心之謂哉素何欺世好名者之壞之而世莫察也夫吾心之初徵如白日無所以入之而虛無所以翳之而明虛明之中真是立焉信之而皆真故無庸疑行之而皆是故無庸遜皆是而皆真故無庸襲技之而即見故無庸諱世有守道之士列尊卑分界限者其為中行乎吾不知之然而其心可知也與之以游大道引之以言同体而蕩蕩平平之境腦然目厠何者以其無掩襲也故是則與天下公之不是則與天下公之初無深痛難除之病掩襲之道陰道也君子之所必禁而好名者所由也蓋惟襲故其掠美也多惟掩故其護短也客惟護客而掠多故其成行也究即淩傷絶世之資離羣矯俗之行且難與語純疵而其心已逃諸不可知之鄉于是以世緣為正鵠吾心為羽石毀譽為賞罰如是鼓而逐亡子亡者東亦隨之東彼亦自不可蹤跡矣夫人

實自有心尭舜之傳罔曰精一朱何其決之至此哉而世亦
甘受其所欺彼且乘之以揭幟吾道之內孟子狂狷鄉原之
辨所爲惜〻也他日又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予豈好辯哉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夫大道無域聖人無名從其類焉曰道
則狂名所謂抗而尊之者從其靡焉皆混則狷名所謂界而
限之者從其立於俯仰之間則鄉原名所謂陰亂而陰守之
者蓋聖人之于狂狷其亦若慈父之于子乎將畀之以瓊壺
而明習之以威儀即世〻燕嘗可幸不絕固不知秦楚之閒
業有倡雄心而移之祀者夫鄉原之陰取而陰守亦秦楚之
賈人也蓋其平爽知同之說于聖道迹似越嚮衆狂狷之小

隙而攻其瑕覘中行之無人而攝其位罔天下之不見而攬
其目罔天下之無聽而塞其聰故聖人之道尺璧也狂狷瑜
而瑕也鄉原非真無瑕而善匿之本之則燕名也世不少宋
人之徒則燕石寶而玉且棄可畏也哉儒者之言曰狂狷之
思其在顏曾之閒乎真知言矣乃其先狂于狷固自有說而
孔子亦明言之其曰狂者進取而世未達于取之義昔人謂
取天下與守天下異道非識通天下者罔不能亂至如推吾
道以象曆數借聖人以明發心即湯取堯于商文取湯于周
孔子取大于東遷其所取者謂何善乎宋儒之言曰東海西
海之內有聖人焉此心同也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

人為此心同也世之取物于人非直窺其室物無由得即力有至有不至而其意想神馳已不在堂階戶席之間狂者之進取蓋已洞見古今之一心從心而取固無堂室家有善鬻者安時世文業棄所傳為方不治曰是不足為也世所謂醫書吾見之矣惟扁鵲之言深至而不詳意使後人自取之乎子之術出于此嗟乎斯亦可謂知所取者劉子謂道有通途猶介之人道狹津隘功在墨守此亦足為狷者景已夫二子者拯之皆能至委之皆無成通其初之所開以從入者已自迥異如徒以尚論盡進取之指羅人視吾道不啻九鼎豈虛顧之人所能肩亦引繩墨範馳驅猶亦何可次也且夫人一息之間通天地游古今實惟此心心在而道固在何階級焉信至而心即至何漸次焉心至而前聖即後聖何授受焉故曰聖人之思狂者其皇皇乎謂其闢門也廣大而無所阻其取道也徑直而無所紆其入室也力省而無所待如負百鈞之重游萬里之途一負之而趨一宿之而使此其景彰明較著者儻以論于鄉原則判然蒼素也鄉原者世之怪異人也而巧于為牧廣于設羅既自以所居所行之似包絡賢豪而以其同流合污者收其愚不肖盡當時之人入其中不覺也迴論者或疑其不能兩存此則有說蓋後世陰陽長短之宗闔闢之祖鄉原善用之而無其名也世有仰日而瞻者矣未

闢有望月而瞬也者固有樹的而矢集者矣未闢有圍空而射也者長者陽之施短者陰之藏闔闢者陰陽長短之門鄉原以其不欲者不取者不敢者示之為陽為闢而不敢顯然以是非捏天下且旁引曲證牽合附會齊其不一而歸之一蓋兼陰陽混長短齊闔闢是並用之術而鬼神之秘也故天下既愧于其行詛之高而無以窺其瑕又便于其形跡之匿而無以容其忌又困于其說之洸洋而無以得其端一唱羣和無足怪者竊鉤之不足而竊國焉迺又借其道之似詭為之說甚且欲窺素王而代之曰天下之所貴于聖人者以其離毀吝黜圭角而絕同異也固不知聖人無毀譽不無是非無圭角不無規矩無同異不無從違特不以形跡參焉形跡者趨避之門心之翳也如以跡求則堯舜之極縣而與禹不遠於人情乎禹之傳湯之征不嫌疑乎周公之東山不犯羨乎孔子之應公山赴中牟不淄涅乎然聖人不顧而為之姑暴其心于天日之間迹之所近而吾心在迹之所不近而吾心亦在彼且晦此心以成其名其見賢也如簽環其匿瑕也如撲户其趨吝也如簽執其避毀也如逃谷如瓶之受濁水也不務澄汰而惟蓋藏即拔之清者亦濁矣如病之中于膏肓也不務通洩而惟忍棊即棄之聖者勿施矣至于形神不暇相守浮笑不可自由旦莫之間千態萬狀蓋亦勞且險焉

而世情然以為賢也少正卯之誅雖子貢猶疑之矣當而觀
夫行仲尼之徒益三盈三虛而魯國之人可知也聖不孔子
知不顏淵其孰從而先之從鄉原之道其不爽中国化人類
者蓋亦鮮也雖然論人三代之下即彷彿狂狷不失真心如
董仲舒王道者宜無負許可仲舒之進退可程疆諫無枉狷
之迹爾至其論王伯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砆碔美玉之喻其董子之所自擇者乎通之讚易止禮續經
奏策狂之擬爾至其釋微言而曰啾然小乎所以屬於人驤
哉大乎獨能成其天識徧得皇極之主而與之叙九疇非神
而明之不及此也蓋二子不失闇然之修不與世俯仰當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亦無有知二子者適既龍隱董亦小試顧然不以彼易此
置之洙泗固當列閔冉于廣川後曾點于龍門藉令班之孔
光遇道之時又安知不失以為嘐嘐踽踽也光與道始終具
在畧攷其平生光明經而表世道孝廉以起家其學同道肩
薪而席翁光蓬戶以攻苦其潔同光恥推薦以受恩道懶代
耕以任德其謙同道承雅拜以憚周光抑毋后以除漢其忠
同向微見明同列失身回朝即大賢君子安得諉之而當時
宗以為宿儒天下至比于孔子蓋至千載而後光所傳傳士
業流傳不絕儼然經師王介甫解說古今于道獨照固曰大
直者誠至仁遺身則信乎其移人心而感後世堅固不破之

術也然多不獲生于清盛之朝而常困之于進退維逆之境則造物忌之人無力矣夫衆盡而脫固存木蛀而標且墜摘在外也鄉原之所以自賊者也稼秀而螽賊入虎踞而毛蠋完賊在内也鄉原之所以賊人者也居盡賊于重門積霜雪于巖谷攻之既之盡亦難爲力矣世之學者固顧竊比中行而不知狂狷之未易及也排鄉原而回爲之而不知其行之完難攻也其數微又易溷也共譏之比周乎津之曲學其不爲狂無難知然亦有劉蕡往往虛論高謙言務卑契實漸帶商訣井田陳周禮修陶飾古車戰而可以爲進取乎吾不得而知之胡廣之中庸南陽之畫諾其不爲狷無難知然亦有

違衆獨是跡寒心喧當感而歌御風而歸棲終南若北山先生象同蒼生而可謂之獨行乎吾不得而知之流俗世之所共避也故避者不必賢不避者不必不賢洛蜀之異幟左右之互祖夫非避之而非者乎至如寄妻帑于張讓微不撓于左原吾又安得以逆而疑之同之則爲王衍之龍門不同則爲皇甫鎛之市噬其同與不同皆非也忠信廉潔世之所共趨也故不似者不如賢而似者亦不必賢理錄竹于戴崇標大言于李訓夫非違之而非者乎至如崔瓌之慎嘿持重盧杞之惡衣朴躬吾又安得以其似而不疑之不似則爲范蔚宗之修靡王欽若之句挾似之則爲於陵之織屨爲譙周之推

誠是似与不似皆非也故世之立于鄉黨之先後者大略有
二彼其搢之于萬鍾見之於簞豆矜之于賓客疑之于妻子
者固不宜奉而目自適于前假令真有人乎既不愧于衾影
亦不愧于千駟既不顧于天下之非亦不顧于鄉曲之譽即
鳴鼓而攻竊國之罪彼亦安能用其陰陽長短闔闢之宗以
發通繞也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是故
聖人能使己之獨知天之可知而不必于人之皆知蓋有當
時不知後世知之者焉有終古而終不知者焉至于終不必
知而後聖人之心無一物以翳之而明無一縷以荼之而虛
睹白日而覩青天至矣哉自大道既隱士鮮克行世固不皆

孔子而詩書所載略可覩者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語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是故上士之心獨往
獨來中士之心衣錦尚褧賢者求心不肖者求名毫釐之差
天地之隔乎士惟不甘欺世藉令力不至鬬休含行不至登
人其庶幾狂狷奈何夫廷鄉黨坐鑠三光之精陰消剛大之
氣亦足羞也已先儒有言學聖人而不成不為小道斯亦
進孔之士乎 萬曆丁酉福建程

心性

耳目口鼻之不相亂其所以能聽能視能味能嗅者有心為之官而管攝之也役使羣動鼓舞萬物莫知所以然而然者有心為之宰而制割之也能貴能賤能與能奪能生能死其所以貴賤與奪生死之者有心為之君而命令之也心之為心亦大矣世之論者莫得其旨以時求心而心非時之可求所謂出入無時者是也以處求心而心非一處之可得所謂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是也以體求心而心非一體之可見所謂不在內外中間者是也以用求心而心非用之獨得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也衆人放心賢人勿喪心

亦猶今之視昔故人君之運心動念其可不克慎耶四方萬里以為遠矣而不思四方萬里之外果何物耶以為虛空則虛空之外復何物耶空生於覺心之中如大海之一漚〻緣風激空自妄生妄本無妄空亦非空〻既非空則四方萬里亦非物也物亦非物空　亦非空同一真境爾充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禹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其為感格則至矣而未免彼疆此界之有所也莊周曰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〻而不議猶在理也存而不論則心存而言絕矣言絕之處心境晧然心迹境亦迹攝萬物于一塵不為不足故會四

聖人從心至人無心惟無心故能忘天下能忘天下然後能得天下而若固有惟從心故能不拘于天下能不拘于天下然後能應天下而有餘裕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不離乎方今此心之一念此一念心直下研究不見倏起之端倪亦不得曾去之踪迹方生方滅之間亦了然無兩倚薄惟狂克念作聖一念聖則全體是聖惟聖罔念作狂一念狂則全體是狂〻與聖只一念間爾一念瞥起之心與前乎百千萬世之已去後乎百千萬世之未來同一時爾蓋時由念起念自心生一心無二心故一時無二時也是以日新之德則念〻故矣罔念之狂則心〻新矣後之視今

海於一堂之上何足道也心遠境亦遠偏一塵于萬法而不為有餘故推恩足以四保海未足多也則人君置心之處其可自狹耶草木有理蟲魚有性有理而無知有性而無別無知則無好惡無別則無親踈自其異觀之肝膽甚遠矧無好惡親踈者乎自其同觀之天地為一矧有理有性者乎理不異性々不異理心同一體甯一草一木一榮一謝吾心之理實在焉一蟲一魚一飛一潛吾心之性實具焉以為無知而夫之以斧斤可乎以為無別而困之以羅網可乎葉頭節尾毛端介末理無不具性無不存心無不在一蟲魚之身毛端介末之甚微一草木之體葉頭節尾之至細尚不忍傷其生

況擒羣而畋竭澤而漁童山赭林暴殄不以時者乎豺獺祭天葵藿向陽蜂蟻之有君臣喬梓之有父子雖無知無別非此心實偏于其間者何因而致然況其類自有相賓相使相制相用之妙理人不得而知者為人君者烏可不知此心之全體耶蛾之九蟻之粒與夫承蜩貫虱者同一心之巧用也螳蜋之斧莎雞之羽與夫扛鼎拔山者同一心之力用也工倕之削輪扁之斵庖丁之牛與夫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同一心之妙用也人君知此故能任六子之力而收天地之成功斡四時之樞而揔一歲之能事雷風疾驅而號令務馳雨霜以時而政刑並行九重淵默龍見而雷聲四方赫然冰凝而

淵亦用于大天地不能周用于小塵毛不能位用之遠則四
方上下莫能禦用之近則瞬揚眉睫之不及其用如此其感
亦然易曰咸速也惟無心故能感人心之速如此為人君者
烏可不知此心之妙用邪陛下踐祚以來為政取人無彼時
此時之間損益惟時之宜用舍惟義所在可謂達用心之時
矣陛下之心即神考之心神考之心即一祖五宗之心一祖
五宗之心即堯舜三代之心也心同則念同念同則時同時
同則治同念是雖惡亦是念非雖善亦非桀紂幽厲之心未
必皆惡也念非雖善亦惡矣齊宣之心未必皆善也不忍一
牛之觳觫孟子以為是心足以王矣念是雖惡亦善矣陛下

以神考為念即當以一祖五宗以一祖五宗為念即當以堯
舜三代之君為念以堯舜三代之君為念即當以桀紂幽厲
為念以桀紂幽厲為念即當以齊宣舉心動念為念克此一
念則仁不勝用矣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記曰大時不齊
能知古今治亂之不齊然後能齊古今治亂不齊之理非通
乎晝夜之為一者不知也能通乎晝夜之為一此所以為大
時義矣必以今日之不齊而求合于昔之齊者哉陛下論心
之時貴通此也守新邊之城堡陛下不以廣土為大棄湟鄯之
屬郡陛下不以盛國為小大小見於畛域陛下心無畛域則
大小之勢平矣八荒之外無以異於側足之下尺土寸天無

以異於九夷八蠻之中陛下不以大小望于物則物不以大小望于陛下天下孰有爭也虞舜陶于海濱一年而成聚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無心于留而人不釋也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無心于去而人不置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商無心于大而人不矜也隨心而足陛下今不嘗足矣心若不足無時而足故漢武甘心于大宛唐太宗銳意於高麗謂不足守民力疲矣心不足之過也有民有土置君以安之可也彼之土安于民矣彼之民安於君矣彼之安即我安々而不去即我守也如是則豈獨守在四夷在々處々皆為陛下守矣蓋一心無二心故一處無異處

也陛下論置心之處貴識此也陛下于鰥寡孤獨常時有養疲癃老疾冬賜以粟一有凶荒水旱分遣使者賑貸賙恤無所不至垂死之囚刑可疑情可矜請必得生其仁于人之生者如此已死之骨埋掩有祭其仁於死者如此燒田野有令不輕于植物矣殺牛馬有禁不賤于動物矣可謂知心之全體也禹見罪人而泣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百姓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他人之心可忖度者其體同也本同而自異此禹所以痛之也禹痛百姓之心異而臣痛有天下者以萬物之心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堯之德也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文

王之仁也鳥獸草木何知而堯與文王何治而致然也若曰道化仁德此其大略惟知心之同體然後能該能偏能感能格陛下以禹之心思百姓以克文王之心及鳥獸草木則一人向隅陛下為之不樂也一草一木一蟲一魚取非其時陛下為之不忍也蓋本體無二體故一心無二心陛下論心之體當寘此也陛下以旱乾為災夕視而朝而以日蝕為變晝祈而午晦天固高且遠矣其應陛下也如響陛下以儉德率民故民日用而加富不以後心用民故民日勤而不匱以公心行賞々不及者歡然若親被其澤以不忍之心行刑々不當者憖然如身被其辱民固愚且下矣其應陛下也如神其

故何也陛下心即天心天心即民心是以一言之出足以風四方一行之見足以表萬世蔀屋之下日月所不照而不敢為陛下隱幽囹之間天地所不聞而不敢為陛下寃陛下非親臨之也高拱深嚴所以鼓舞天下者蓋有道也易曰神也者妙高物而為言者也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心之妙用其神如此可不素養耶心不可不虛不虛則不明不可不实不实則不誠不方則不足與守不正則不足與行擾々萬緒靜有餘應紛々羣言公無遺理陛下審是非以養公則言之逆遜無所逃也寡思慮以養靜則事之變態不足多也端好惡以養正則人知向矣致剛健以養方則事知制矣實以虛養

故精神外通處以靜養故純白內含養之既備故用之不匱擴之則彌滿天下掃之則不見蹤跡手提神器則萬夫不得睥睨鑄持太阿而一介無敢覬望以之為政故日新而人不倦以之設教故神化而人不知陛下論心之用常葬此也心之旨如此其廣且大彼牿于形骸之內見于肝膈之上昭昭然以為妙道之得曾無異于鼃井踔以議東海坐蚊蝱而咲九萬之圖南也陛下紹述先烈可謂孝矣必欲豐功偉績超然度越于百王之上當出自胷襟無膠一偏之論無蹈于己陳之迹故臣敢以心說獻願賜燕閒一過睿目臣願畢矣莊周曰使道可獻子莫不獻于其父臣莫不獻于其君以道為果不獻也周所言道也臣所知說也說本無說心亦非心道果在乎臣不敢知也江公望心說

自孔子沒諸子之言性甚衆未曾有一言及正性正性無性非無性也謂空無自性也若有自性愚者常愚不可以為智智者常智不可以為愚狂者常狂不可以為聖聖者常聖不可以為狂為其空無自性也故不可以不習習者學之謂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性如美田種藝耘耔以時益以灌溉苗實豐美若其不力耨薅滋遂及其成也不若稊稗種藝耘耔灌溉之效猶習智而智習愚而愚習聖而聖習狂而狂也書曰習與性成孔子曰性上智與下愚不移習至于成不可移